

雙十節的感想

胡適

綏薩旅行觀感

陶葆楷

故鄉之今昔

季珍

蘇俄旅行記 (十)

丁文江

人才統制的必要和方法

敦福堂

雙週閒談(一)

明生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 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清費社

天津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南京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常熱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廣州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汕頭 興寧書店 新民國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桂林 東方書社(代定) 濟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青島 吉昇昌書局 威海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衛書局 濰湖 匯海書局 燕湖 匯海書局 中書書局 綏遠 甘肅書報社(代定) 宣化 覺民書報社(代定) 太原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開封 甘肅書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資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重慶 新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局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二二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十四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雙十節的感想

胡適

我們這一期報的付印正當雙十節的前夕，所以我們也要借這個機會來想想這個革命紀念節的歷史的意義。

雙十節有兩層重大意義：種族的革命和政治的革命。

第一，辛亥革命在當時最容易使一般人了解的意義是「排滿」，是種族的革命。種族的革命在當時頗有人反對，一半是因為有些持重的人恐怕革命要引起瓜分，一半是因為有些人對於滿洲皇室還抱一點中興的希望。現在回頭看來，怕瓜分還有點歷史的根據，期望滿洲皇室的中興是完全錯誤的。滿洲民族，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強弩之末；皇室都成了敗家子弟，後來竟連兒女都生不出來了；八旗兵丁也都「文」化了，在乾嘉之間的匪亂裏，他們的戰鬥力已大衰了。太平天國之變更證明了這一羣外族統治階級已絲毫沒有抵抗力了。從十九世紀中葉到辛亥革命，滿族的統治權全靠漢族新興領袖的容忍。其間戊戌年的「百日維新」，不足以證明滿族可以出個維新皇帝，只足以證明他們只配擁戴一個昏殘頑固的西太后。拳匪之禍，主要的政治領袖都是皇室貴族，從此滿洲皇室更被全國人民厭恨

了。崩潰的統治階級早已不能抵抗那幾次爆發的民族仇恨了；只有那七百年理學餘威還在那裏支持一個尊君的局面，使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諸人不敢作進一步取而代之的革命。但理學的本身也早已成了強弩之末，禁不起那西來的民族觀念與平等自由的思想的摧盪。這一道最後的壁壘有了漏洞之後，他所掩庇的滿洲帝室自然瓦解了。所以辛亥革命「排滿」成功的意義只是推倒一個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統治；那種「摧枯拉朽」的形勢，更可以證明時機的真正成熟。這個說法不是小看了革命先烈的功績，這正是要表明他們的先見遠識。倘使常時那班昏愚的帝室親貴能繼續維持他們的統治權到今日，中國的形勢更不堪想像了！

第二，帝制推翻之後，中國變成一個民主共和，這也是歷史造成的局勢。在二百七十年的滿族統治之下，漢人沒有一家能長久保持一種特殊尊貴地位的，也沒有一家能得到國民愛戴，有被擁戴做統治中國的皇室的。即使君主立憲黨人出頭當政，他們也沒有法子憑空捏造出一個皇室來。所以辛亥革命不能不建立一種共和政體，乃是歷史必然

的趨勢。還有一個歷史的理由，就是中國向來的專制帝政實在太糟，太無限制，太醜惡了，一旦戳穿了紙老虎，只看見萬惡而無一善。這是中國和日本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日本自從九世紀以來，一千餘年中，天皇沒有實權，大權都在權臣的手裏；天皇深居宮中，無權可以爲惡，而握專制實權的幕府成爲萬惡所歸，所以後來憂國的志士都要尊王倒幕。後來日本天皇成爲立憲的君主，其實很得了那

一千多年倒臺的幫助。中國則不然：一切作威作福的大權都集中在皇帝一身，所以一切罪惡也都歸到他的一身。在紙老虎有威風的時候，一切人都敢怒而不敢言。等到紙老虎不靈的時候，「專制萬惡」的思想處處都可以得着鐵憑鐵據，自然衆口一聲的要永遠推翻專制帝政了。帝制的罪惡是歷史上最明顯的事實，何況還有共和自由平等的幸福的期望在將來等着我們的享受？所以日本維新變成君主立憲，而中國革命不能不倒倒帝制，都是歷史上的自然趨勢。袁世凱張勳的帝制失敗都是這個趨勢的旁證。

但辛亥革命的政的意義不止於此。帝制的推翻，雖然好像是不曾費大力，然而那件事究竟是五千年中國歷史上的一件最大的改革。在一般人的心裏，這件事的意義是：「連皇帝也會革掉的！」這是中國革新的一個最深刻的

象徵。辛亥以前，中國人談了四五十年的改革，實在沒有改變多少。因爲那班老狗是教不會新把戲的。八股改了，來的是策論；策論廢了，來的是紅頂子做監督提調的學堂。要「預備立憲」了，來的是差不多「清一色」的親貴政府。——但是辛亥以後，帝制倒了，在積極方面雖然沒有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體，在破壞的方面確是有了絕大的成績。第一是整個的滿洲親貴階級倒了，第二是妃嬪太監的政治倒了，第三是各部的書辦階級倒了，第四是許多昏庸老朽的舊官僚也跟着帝制倒了。這多方面的崩潰，造成了一個大解放的空氣。這個大解放的空氣是辛亥政治革命的眞意義。在辛亥以前，無論什麼新花樣，——例如編排一齣新戲——只消一位昏庸的御史上一個參本，就可以興起一場大獄。在辛亥以後，許多私人提倡的改革事業都可以自由發展，不能不說是政治革命的恩賜。即如民國六七年北京大學的教授提倡的白話文學，在當時雖然也有林紆先生們夢想有大力的的人出來干涉，究竟沒有受着有效的摧殘。若在帝政之下，我們那班二十多歲的青年壓根兒就不能走進京師大學堂的門牆裏去講中國學問，更不用說在「鞏毅」之下提倡非聖無法的思想了！民國十三年以後的政治社會的改革當然是比辛亥革命激烈的多了；但若沒有辛亥革

命的政治大解放，也決不會有這十年來的種種革命。辛亥革命變換了全國的空氣，解除了一個不能爲善而可以爲惡的最上層高壓勢力，然後才能有各種革命的新種子在那個解放的空氣裏生根發芽。

所以我們可以說辛亥革命是後來一切社會改革的開始。中國古來的政治雖然是完全放任的，然而那個「天高皇帝遠」的放任政治之下，一切社會制度實在都還是倚靠那個禮法分不清的政治制度的維持。放任是放任的，但變換新花樣是不容許的；其實也並不是有意的不容許，只是無法子變換出來。那個上層的硬壳子僵化了，他的壓力自然能僵化一切他所籠罩的東西。辛亥革命只是揭起了，打破那個硬壳子，底下的社會就顯出流動性來了。

這二十年中最容易看見的改革是婦女的解放。然而婦女的解放運動，無論在家庭，在學校，在社會，都直接間接的受了辛亥政治革命的推動。即如今日男女同學的普遍，在舊日帝制之下，是誰也夢想不到的。又如新民法根本

## 綏薩旅行觀感

我於九月八日和清華大學水利工程教授張仲伊先生乘

推翻了舊禮教所護持的名分，親屬關係，宗法觀念，造成了一種不流血的禮教革命。這樣澈底的法律革命，在舊日禮教與刑法互相維護的帝政之下決沒有實行的機會。這不過是隨便舉出的一兩點，已可以說明辛亥革命有解放全社會的大影響了。

我們在今日紀念這個革命節日，一面當然感謝那許多爲革命努力犧牲的先烈，一面當然也不能不感覺我們自己在這二十年中太不努力了，所以雖有一點成績，究竟不夠酬償他們流的血，出的力。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二十三年過去了，我們還只是一個抬不起頭來的三等國家。他們夢想造成一國民主立憲的自由國民，二十三年了，却有不少的人自以爲眼界變高了，瞧不起人權與自由了，情願歌頌專制，夢想做獨裁下的新奴隸！這是我們在今日不能不感覺慚愧的。

廿三，十，九晨

陶葆楷

平綏車西行，我們此次旅行之主要目的，在調查民生渠，

視察其工程的缺點，並研究其失敗的原因。近來國人都注意開發西北，前往調查的人很多。開發西北主要工作之一為振興水利，民生渠即是應付這個重要使命而產生的。

我們九日到薩縣，事先曾打了電報給民生渠工務所和水利公會，所以有人到車站來接。同時有復旦大學考察團及華僑二人亦來參觀，為照料便利起見，我們暫時和他們合在一起。當晚住在新農試驗場，承該場殷勤招待。次早參觀該場工作後，即至民生渠水利公會，後赴民生渠第九支渠渠口視察閘門，返民生渠工務所休息。在薩縣普通的交通工具是騾車，這是對於我們時間上有極大損失的。第三日復旦大學考察團及華僑和我們分手，我們一早乘火車赴鏡口視察渠口，視察完畢赴包頭。第五日我們回到歸綏，耽擱一天，又到大同張家口，行程總共十天。在歸綏和綏遠省政府服務人員談的很多，在張家口又和察哈爾建設廳的人說得異常起勁。關於民生渠工程方面專門的問題，我們希望不久有報告出來，我這裏單把民生渠目前的困難及其原因，和今後的希望，作簡單的敘述，此外並就我們在薩縣鄉間耳聞目覩的情況，提出幾個問題，供關心西北者的參考。

(一) 民生渠 民國十六年，綏遠大旱，災情以薩拉

獨立評論 第一二二號 綏遠旅行觀感

齊，托克托兩縣為最甚。因綏遠建設廳及地方人士的合作，寔行開渠救災。當時沒有好好的測量，更談不上審慎的設計。西面從鏡口的黃河岸邊開挖起，引河水以供灌溉，東至後野場，由大黑河以入黃河。招集流亡，以工代賑，在當時確是迫不及待的問題。所需工款，由平綏路及綏省烟畝罰款附加賑款，同時政府方面亦籌發急賑，綜共集資二十餘萬元。以四分之一，用於工賑，興工一年，即用去六七萬元。於是由綏遠省政府和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商妥，民國十八年訂立合同，雙方集資，繼續未完的工程，請美人塔德(O. J. Todd)為總工程師。經三年的開挖，至二十一年始大部告成，總共用費八十餘萬元，除綏遠省出資約三十萬元外，其餘五十餘萬元，均係華洋義賑會担任。幹渠長約一百二十餘里，坡度八千三百分之一，渠口寬九十五尺，深十二尺，底寬五十六尺；渠尾寬四十尺，深一尺，底寬三十七尺，橋梁十三座，閘門五座。支渠原有十四道，皆在幹渠之南，後僅開九道，總長約一百四十餘里，橋梁七座，閘門十五座。據估計現有渠道約可灌田七千頃，將來支渠全部完成，可灌田一萬四千餘頃。

工程告一段落後，由華洋義賑會，綏遠省政府，及薩托兩縣，各推代表三人為理事，組織民生渠水利公會，以

管理渠工，救濟農村。不料二十二年雨量增加，河水大漲，支渠之閘門土壩，多被沖壞。派工陸續修理，至二十二年冬始放水試驗渠道，又以種種困難，不能進而為農田的灌溉。現渠口渠身，均已淤積，渠口並築土堤，以堵黃河的水灌入渠內，而發生氾濫的危險。所以是項工程，至今還不能應用，全國經濟委員會有鑒於斯，特組織民生渠工務所，先在民生渠灌溉區域內，作地形的測量，然後再進行工程方面改進的設計。

民生渠工程方面發生困難的原因，據我們調查所得，主要的不外下列兩點：

(甲)地形沒有經過測量，渠道沒有精密設計——現代工程，在實施以前，必須作詳細的測量工作，以為設計的依據。民生渠因為以工代賑的關係，倉促間地形沒有測量，土壤沒有分析，就開挖東西長一百二十餘里的幹渠，南北總長一百四十餘里的支渠九道。現在所有的幹支渠剖面圖，是開挖完成後測量的。因為沒有地形測量，支渠都是平行的，相距都是十里，地勢的高下，當時大概沒有顧到。現在有許多地方，因地勢太高，不能上水。查民生渠灌溉區域內，西部七千頃地勢較高，現已開挖支渠九道，多數不能上水，將來須用人力水車或風車打水，勢必增加灌

溉費用。東部七千頃地勢較低，水可自然流入田地，支渠却尚未開挖。現在經濟委員會所組織的民生渠工務所，正在做地形的測量，預計在本年冬季以前，把全部灌溉區域都測量過，然後計劃改良舊渠，或在東部再挖新渠，這種工作，不是一時可以完成的。我們知道，修理一部壞了的機器，有時比造一部新的機器還要費事，所以我們對於民生渠工務所的工作，不可希望過急，應當與以充分時間的。

(乙)洩水問題——按原定計劃，民生渠是要引用黃河的水，以入黑河。不過有時黑河的水位，高過民生渠渠尾的水位，所以黑河的水，倒灌入民生渠，黃河的水，無法排洩，有泛溢的危險。即便不至泛溢，河水所含泥沙，必逐漸沉澱，渠床一天一天的加高。目前閘門的位置，都不適宜，閘門前亦是泥沙沉澱的場所。民生渠工務所現在進行的測量，想在東部低的地方，找到一個洩水口，確是十分重要的。

上舉的兩個問題，是計劃灌溉工程必不可忽視的，民生渠八十餘萬元的工程，却因此而發生種種的困難，不能用作灌溉，弄到等於廢物，令我們抱無限的遺憾。最近江蘇又有以工代賑開發水利的計劃，我們希望主其事者，能

詳細設計，勿再蹈綏遠民生渠的覆轍。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民生渠灌溉區域內的土壤，含碱頗多，碱的成分和分配，已由地質調查所土壤專家研究。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以後可以看他們的報告。

(二)農作的改良 綏遠自民國十六年大旱三年之後，近四年雨量充足，又形穀賤傷農的現象，再加上捐稅的負擔，軍隊的供應，農村破產，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據民生渠水利公會的調查，地方捐稅名稱，有二十一種之多。故談到復興農村，第一步是政治的改良，廢除苛捐雜稅。關於這點，討論的文字已經寫的很多，我這裏不再申述。綏薩一帶，農產向以糜子爲大宗，以前外蒙爲大市場，需要極多，現外蒙交通斷絕，他省銷路又少。故談開發西北，振興水利之外，還要研究作物的選擇。民生渠水利公會及新農試驗場，已經做過一點點的試驗。如灌溉問題解決，再能改種他項作物，如小麥黃豆之類，才可稱爲實際的效果。

農具問題，新農試驗場已有經驗，民國十九年，曾購犁耙等項機器，價值二萬餘元，次年即棄而不用。據該場主任任承統先生說，用機器犁耕田，每畝油價需洋三角五分，如用牲畜和人工，每畝總共需洋三角。假若當時用兩

萬塊錢去買了牲畜，該場現在的規模，要大三倍。這一點材料，值得我們參考。

(三)鴉片問題 這問題的重要，不僅綏遠一省，凡在中國旅行稍多的人，沒有人不感覺到的。綏薩等地，因氣候的關係，每年農作的時期較短，人民懶惰而多暮氣，又因租稅的苛重，迫得不得不種烟以圖存。據綏遠省政府某君言，普通農作物，農民終日勤苦，不特一無所入，每畝平均還要賠洋八角。如果種烟，租稅固然加高，每畝平均農民約可賺洋三四元。這位先生所說數字的可靠與否，我們且不去管他，不過種烟對政府對農民都有好處，那是顯而易見的。凡是薩縣街道上掛紅布燈的舖子，都是吞雲吐霧的場處，門口還大書特書寫着對聯，我還清清楚楚記着的是「嗜，可壯身體；吸，能增精神；請嘗試之」。薩縣人民的臉色，一個個都像臘紙。與這種人民談改良，其困難不言而喻。

(四)民衆教育 據民生渠水利公會的調查，薩縣人民識字者，僅百分之三。縣立小學只有一所，學生不到一百人，讀的還是三字經一類的陳書。同時天主教的勢力，却一天一天的膨漲，每個教堂都設有學校，除了誦讀聖經之外，還念教育部審定的小學教科書。他們傳教對於民衆的

影響，姑置不問，他們茹苦耐勞的精神，確是值得我們欽佩的。因此我想到我們現在提倡的鄉村運動，如平民教育促進會在定縣所辦的事業，已有十年的歷史，他們所引以自慰的，是定縣爲一個實驗區，定縣的工作，是要試驗出一個改良農村的方法，應用到全國的農村去。所以他們雖然每年花了很多的經費——中國普通的農村絕對無法供給的經費——他們還覺得心安理得。我以爲中國今日的鄉村

## 故鄉之今昔

季 珍

教育，應當盡量地推廣，以定縣一地所花的錢，應該可以照顧到十幾縣。並且在某一地方試驗出來的結果，不一定可以引用到別的地方去。在定縣採用的方法，到綏遠來，不合適的恐怕很多吧。我們要開發西北，除了生產建設之外，這個民衆教育問題，實在不容忽視，所以我希望主辦鄉村教育的人，竭力向橫的方面發展，比較實用些。

我的故鄉是一個位於河北省井陘縣東北隅的村莊，崗巒起伏，四面環山，戶口約有千數，爲縣中數一無二之大村，人民可說百分之百是以農爲業的。土地盡是零零碎碎之旱田，無成大塊在二十畝以上者，高低連接，宛如梯階。土地分配尙屬平均，最富者亦不過二百畝，真正房無一間，地無一隴者，亦很有限；故不論窮的富的祇要能吃苦耐勞，勤儉仔細，在雨量多的年頭，決不愁沒飯吃的，可是偶遇旱災，那就糟了。所以平山縣——我們的隣縣，土地多能灌溉，是不怕旱災的——的人們常對我村的人開玩笑，說「你們村裏的人有個特別標記，就是頸後無髮，因爲每

天仰着頭望天落雨，將頸後的髮慢慢的磨去了。」由此可見這變化不測的天，對我村是有多大的關係。

陰曆正月以後，人們便開始耕作了，窮的固然要拼命的去作，即富有者亦非親自下手不可，因爲如一切耕種均賴雇人，恐一年之收穫，尙不夠作活者之飯食及工資。夏秋兩季是人們最忙的時候，可以說男女老少日日在起五更睡半夜的總動員中，與風雨戰同烈日爭，既怕荒旱，又怕蝗霍，不憚煩不惜力，種一次不成再種，鋤一次不成再鋤，視禾苗如生命般的保護着培養着，祇怕不意的損害來摧殘，提心吊胆，苦樂難測，直等到五穀收拾到家，場裏的



柴草按置清理後，才可稍微放心，呼口長氣。

小麥種上以後，差不多在九月之末了，耕種工作，已告結束，他們似乎可以休息休息了；其實不然，他們決不肯坐吃靜穿過那種舒服的日子，男子壯健者多開始去「住花房」（註一），其餘的不是登機織布，便是上山拾柴；女子們一則因受纏足遺毒四肢無力，二則不許與人來往，祇好關到「石洞子」裏去紡棉紗；（註二）雖然利潤很少，而每冬辛苦之報酬足資一家數月之食，於是夏秋兩季之收穫便可節省一部分，以備完納錢糧，應酬親友，或者儲存起來爲子孫添置家產。

生活慾望非常之低，食料多以米高梁玉蜀黍糠糝蘿苳蔓菁等充之，夏秋三餐，冬春兩餐，大米白麪肉類非過年過節或婚喪大事親友到家絕少食用，甚至有終年不知肉味者；衣服多以土布及石莊產之洋布爲之；近數年來，因外出者漸多，奢侈之風襲來，穿皮底鞋者，支貢呢馬掛者，陰丹士林長衫者，在年節時亦漸有之，惟人數很少，在一般人之眼光中，似視爲過分。

近兩年來，可謂風調雨順，十成豐收，按理說來，似應家家富足，慶賀昇平；誰知世界不景氣之怒潮，狂風暴雨般的襲到農鄉，使得「穀賤傷農」「豐收成災」，農村

經濟破產至不堪言狀，窮者固然無法謀生，即富有者亦天天愁眉不展，憂慮着難以過活。

糧食爲我村之唯一出產物，換言之即唯一之財源，無論吃的穿的零用的完稅的等等，均是從這點收穫中開支的。我村農產品中以小米小麥爲大宗，玉蜀黍豆和高粱等次之；平常年景，每畝夏可收麥五斗，秋可收穀八九斗，（穀一石可碾米七斗）前二年糧價高時，小麥每斗值一元七角，小米每斗一元五角，平均計算，每年每畝之收入可達十六元之譜，今則不然，麥不過六角，米亦不過六角，以同樣之田，費同等之力，而收入減去一半有餘；財源雖然銳減，而稅雜開支，仍然照舊，於是家家戶戶均發生入不敷出之恐慌，不得已時，祇得割肉剜心似的賤賣祖宗所遺留之家產，以充必需之費用。

土地是農人之唯一財產，貧富之分即以此爲標準。我村土地概分平崗坡三種，前二年各項事業發達金融周轉活動時，平地每畝可值百五十元，崗地可值百元，最次者亦無在四十元之下者，故家有田三四十畝者，即便負有千八百元之債務仍不失爲小康之家。但近二年來因糧價慘跌，影響於地值大落，前值百五十元者，今不過四十元，百元者今不過二十元，甚有賤至料想不到每畝數元者，故稍有

債務從前以爲不足慮者，至今便不免有破產之虞。最近二年以來破產者聞不勝聞，數不勝數。常有許多產業很好之家庭，平日不肯吃不肯穿，祇因胆量稍大，負債未還，俗語所謂「撐大槓」者（註三），遇此年頭祇有宣告破產，眼看着自己的土地，全家老少所依賴之唯一財產，一段一塊的售與他人！

家裏男子較多而土地很少不夠耕種者，往往留下一人經營自己的土地，其餘的去給人家作長工，一則可以混飯，再則可得工資，普通工資年總在五六十元，所以在我們一帶家裏無地不要緊，只要有兩個身體健康肯出氣力的壯年，每年準可有盈餘。在我村一帶長工們照例是二月上工，九月散工；九月以後，正是各花店開張的時期，也是社會上需要棉布作棉衣的時候，所以織布「住花房」是兩件很發財的事情，苦誠然是苦，但在此農閒的冬季，也是很值得的。可是這二年不行了，因爲糧食不值錢，雇人種田者感覺虧本不再雇人；受了不景氣的影響，花房多不開張；受了外國洋布傾銷及山西省統制經濟的影響，土布的銷路斷絕，（土布的銷路從前大半爲山西省之定襄五台一帶。）遂使貧苦農民在正業上副業上皆生了恐慌，社會上產生了一批失業的流民。今春家家戶戶糧食缺乏，無處謀

生，沒法子祇好到平山去給人家鋤春苗，或推糞土，每日工資銅元四枚，合大洋八厘，尙不足兩枝紙烟之資，而其所以情願賤賣勞力者，無非爲混頓飽飯而已。春苗鋤罷又無工作，適逢華北水利委員會在靈壽縣建築水閘，工程浩大，用人很多，於是村中之無工作者多前往之，祇管伙食，不給工資，且時受工頭之責罵，雖如此苦痛，而繼往者仍如過江之鯽，晚至者尙有向隅之感。人民謀生之難，生活之苦，可想而知。

農民借債平常多以土地爲抵押，到期不還者，土地便由債主承種。——祇有使用權而無所有權——直到償還之後，地方退歸。但此不過形式上之規定，實際上人民多以信用名譽爲重，以使債主種自己之土地爲恥，故每屆還期，不是變賣財產，便是另舉新債，總要設法償還。但自前歲以來，地價低落，破產者日多，凡稍有積儲者多以放債爲危途，不敢出借，舉債者即十分利息亦無由借來。故欲償債者，另舉新債，無從得來，變賣財產又不值錢，且深恐將財產售罄尙不敷償息之用，於是爲維持合家生命計，祇有將信用名譽擱置一旁，出於賴債一途。又常有一塊土地爲數債權人所抵押，因抵押衝突糾纏遂生，二年來債務訴訟日有所聞。聞縣府近來之案件半數以上皆關債務，每日開

審二次，仍有審理不完之勢，詞訟之多，可想而知。鄉人終日耕種，不出家鄉，怎知詞訟手續，故進城來只有受訟棍們之支配與擺弄，常有因二三十元之糾纏，官司打得騎虎難下不能終止，由縣府而地方法院，由地方法院而高等法院，使得雙方家產蕩盡，兩敗俱傷。最可憐者，有許多孤兒寡婦人家，因雇人種田虧本，遂將土地出賣。靠放債爲生，到此年頭，休提利息，即本金亦難得償，思之能不悲傷！

現在村鄉中最感困難之事體，即爲食鹽問題。鹽爲食品中不可缺之物，家家必用，人人必食。但自政府屢加鹽稅及改用新秤以來，使得鹽價一漲再漲，漲到吃不起的程度了。所以現在家家戶戶在食鹽上均生了打算，在可能的範圍內就吃淡飯了。照村裏的習慣，麥收過後要吃「犒勞」四次，（饅頭烙餅餃子麪條各一次）以慰夏季之辛苦，日期前後各家不同，因鄉誼敦厚，故行鄰家互邀之禮；今暑假在家我曾嘗到某鄰家的餃子一次，淡而乏味，簡直無鹽，且該戶尙屬富有，犒勞終年祇僅僅四次，貧苦之家，平日

之飯，可想而知，人生最低之享受亦被剝削，真不如趕快死去。

綜括言之，農村問題，現今嚴重至極，此非我故鄉之特殊現象，全國皆然，查我國自古以農立國，農民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如農民問題不能適當解決，一切都是妄談。今春漢奸入關招華工，應募出關者一帮一批，源源不絕，當局無法禁止，我們豈能怪他們不知愛國情願爲亡國奴嗎？要知民族觀念國家觀念均敵不住腸胃的飢餓，人到飢餓時便不顧一切了。

註一：「住花房」即到棉花店給人家彈軋棉花的意思。

註二：「石洞子」是以石頭在地面下砌成的小屋，頂似

弧形，無樑無柱，冬暖夏涼，頗合農家冬日藏菜及紡紗之用，我們一帶家家均有。

註三：「撐大柵」者，即有些人愛好虛榮，借上人家的錢來增置財產，外表好似富有，其實內中空空如大布柵。

☆

☆

☆

☆

☆

☆

# 蘇俄旅行記

(十)

丁文江

## 新舊的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打得

列寧格打得的遊覽——「紅櫻粟花」的舞劇

我在列寧格打得一共三天。大部分的時間消耗在參觀科學機關上。蘇俄旅行社的招待員是一位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士——她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醫學教授；她的丈夫也是醫生，所以她對於我的目的很能了解。但是兩天以後她對我說道，你明天晚上要回莫斯科去了，難道你連列寧格得的風景建築都不看就走開去嗎？于是她把我拉上汽車在城市裏繞了一個圈子。

出旅館沒有多遠就到奈瓦 Neva 河的岸上。她指給我看道：那邊屋頂的台上有一根很長的金針，是舊日的海軍部，是列寧格打得市裏最好的目標。向西去是十二月革命者的廣場——紀念一八二五年十二月衛隊營的譁變。再西爲「勞動宮」(Palace of Labour)，郵政局，新海軍部。那就離奈瓦河口不遠了。我們在河的左岸(南岸)。對過是河口的兩個大島：靠南面的一個是三角形的。三角的尖子朝東。從舊海軍部北邊的橋上看去，風景很好；從西向東是大

學校，科學院，動物博物館，舊日的交易所。再向北去過一座大橋就是第二個島。島南面是著名的「彼得保羅砲台」(Fortress of Peter and Paul)。這是十八世紀初年的建築，名爲砲台，實則變爲政治犯的監獄。我們從舊海軍部北邊的橋經過第一島到第二島上。橋的右面是革命廣場。廣場的旁邊有一所房子，原是一個著名的女戲子住的。革命的時候列寧住在那裏，常常從陽台上向民衆演說。再過去一所新的回教的禮拜寺！如此向東走在列寧公園繞一週又從東面一座橋向北回到奈瓦河左岸市的中心來。從這座橋向西到舊海軍部第一是以前的大理石宮，現在爲科學家的住宅 House of scientists。再過去是赫爾米他居，與「冬宮」Winter Palace。舊海軍部附近的紀念品，如亞力山大第一的石柱，古彼得，和尼古拉第一的銅像都依然保存着，不過聖愛撒克 St. Isaac 教堂已經改爲反宗教陳列館了。

從舊海軍部向南向東都有一條幹路。我們順着向東的那一條到「十月」火車站。沿路經過國立圖書館，市立博物院。後者四圍有花園，園裏常有露天戲劇。車站的前面是

力亞山大的銅像，一點沒有毀壞，但是坐子上刻了幾句挖苦他的詩句。從車站向東北走到奈瓦河從向北轉灣向西的地方，是著名的「司冒兒尼」Smolny 原來是貴族女子學院，現在改爲列寧格拉得市政府。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時候是革命黨的大本營。從此向西又回到舊海軍部一帶來。路上經過一九〇六年舊俄議會的會場，原來是加泰林女皇送給她情人的宮府。

如此一走，就完結了我游覽舊俄京的義務。旅行社的招待員問我印像如何。我說比莫斯科好的多。她拍掌說道，「我們都是如此想。我很高興先生也變爲列寧格拉得黨員！」許羅克夫反對道，「你們都是中了西歐的毒。在你們西歐化的人看起來，莫斯科總是不如列寧格拉得。其實後者是一個完全模仿西歐的城市，沒有一點創造。莫斯科大部分是純粹俄國式的，是帶亞洲氣味的，是創造的。列寧格拉得，那裏比得上牠！」

三日的晚間我們到歌舞劇場(Opera)去看舞劇(Ballet)。招待員不到八點就來催我們動身。因僞俄國人最不守鐘點，劇場就定出一種蘇俄獨有的規則來：一過法定鐘點，把劇場門關上，任何人不許進去。于是凡要看戲的人都得遵守法定時間。招待員同我們同去看戲，着一身人造絲

的半晚禮服，胸背一半露着，長筒的人造絲襪子，高底皮鞋，擦着粉，塗着胭脂，宛然是一位布爾喬亞的婦人。我私向許羅克夫講起這問題來，他板着面孔答我道，「爲甚麼不可以？」

舞劇却很有興趣，因爲是新編的「紅櫻粟花」，是向中國宣傳共產的出品。蘇俄的一隻船到了中國碼頭——大概是上海——碼頭上有苦力，洋車，印度巡捕，美國海軍官，名「桃花」的倡女和愛她的銀行家。一個苦力卸貨的時候，跌倒在地上，被巡捕拿鞭子亂打。其中有一個苦力不平起來，糾合衆人來打巡捕。于是苦力慢慢的要吃大虧，幸虧得蘇俄的船長帶了水兵來救護他們到船上去。第二幕在一個歐洲式的跳舞場。表演各國的跳舞。英國的海軍官，蘇俄的船長，銀行家，「桃花」都到場上。銀行家看了桃花，桃花却愛上了蘇俄的船主。第三幕在「桃花」的家裏。她睡在板床上做夢，夢見各種的神怪，預示不吉祥的兆頭。第三幕在銀行家家裏開跳舞會。英國軍官，蘇俄船主都是客人，「桃花」是演員的主腳。英國軍官和銀行家計議要用毒藥放在酒裏來毒死蘇俄船主。無意中被「桃花」知道了。到了進酒的時候「桃花」把藥酒杯打碎了，救了蘇俄船主的性命。最後一幕蘇俄船主上了船，「桃花」和

中國苦力來送行。「桃花」當場被龜奴用刀刺死。……時候，蘇俄的船開走，許多小孩子捧着紅櫻粟花……」，表示赤色的花，在青年手裏，繼續滋牛下去

扮「桃花」的是蘇俄有名的舞女孟家羅夫女士（M. M. M.），舞得的確令人神往。但是我根本不喜歡舞劇的。這種矯揉造作的姿勢，完全是封建時代貴族蓄歌妓的產物。蘇俄至今還保留牠一切的形式。足見得藝術上創造之難。

## 人才統制的必要和方法

敦福堂

人才統制的聲浪一天比一天大起來，這是十分可喜的事。中國這幾年來似乎很注重機械一方面的建設，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現象。不過機械需要之外還得要運用機械的人。我們假如老是像現在那樣，只管機械，不管人，弄下去終究要遇到兩層困難：第一是有了機械沒有人才，建設不會成功；第二是機械建設勉強成功，中國至多變成了機械的奴隸。

機械的奴隸！西洋人已經嘗到這種滋味，而且嘗得很够了。他們竟有不少的人因此懷疑自己的文化，懷疑機械的發明是會有益於人類。因為機械畸形發展的結果，並運

在休息的時間，許多人都排着隊在台前空室裏往返的散步。我們也加入在內。這許多看戲人真是各種裝束都有：穿着做工的衣服，滿靴子都是泥，滿臉都是鬍子的是男工人。穿着半新舊的人造絲的晚服，長筒襪子，高底靴子的是女工人。在二者之間是學生，書記，「專門家」各色的人。有兩個穿着晚禮服的是外交官。有六七個似工人又似學生的是中國共產黨員。

用機械的人本身也變成機械了！工人和僱主的關係再沒有手工時代那樣親切了，同時工作的性質也比從前變得單調；在這種情形之下，工人和僱主的中間是極容易發生誤會的，工人和工作的中間是極容易發生反感的。我們已經找到，有許多許多暴動，罷工的風潮，表面上的原因儘管說是爭勞資，而實際上是因為工人在那種環境之下工作，找不到自我表現的機會，煩悶已極，無處發洩了。現代社會上許多不安的產生實在是因為機械發展得太快，人和人的關係，人和工作的關係全被他衝散了。

機械建設終究不是一個最後的目的，最後的目的還是

人。我們現在不能不注意機械了，我們也得注意運用機械的人。我們現在不能單講機械建設了，我們要建設適合於人的機械。這一點西洋各國已經漸漸地明白，所以他們近來很注重這種關於人一方面的研究。譬如：減少人的疲乏，引起人的興趣，顧全人的個性，增加人的效率等等。現在中國開始走上機械化的道路了，如果我們打算把整個的民族國家犧牲在機械的齒輪下面，我們沒有半句話說，不然，我們對於這些問題極應預先商榷的。

但是這並不是眼前的危機，我們還談不到，就好像房子還沒有蓋而已經想到房子塌了如何是好一樣。我們眼前的危機是恐怕不能讓我們有充分的時間，從從容容地來建設的：我們的時間是那樣地短促，那樣地有限制！這是極明顯而簡單的事實，誰能否認？不過我們還算僥倖，現在似乎還有這點短促的時間，有限制的時間等着我們作最後的嘗試，這次再不好好利用，可真就完了。所以我們今後建設唯一的態度是求在最短期間收最大的成效！我們再也不能浪費人才，誤用人才，弄得一誤再誤，到一個不堪收拾的地步。我們要集中我們的人才，我們要儘量地發揮他們。要這樣辦，自然就得實行人才統制。

假如要實行人才統制，我們應當注意四點：

第一，人才的認識。請注意，我們這裏所說的人才，並不是單指那些專門人才。專門的人才固然是人才，不專門的一才也是人才；天才固然是天才，中庸的人也一樣地是人才。我們所說的人才，並不是單指那些成年的，有學識，有能力和經驗的；那些未成年的，沒有學識，沒有能力和經驗的也是人才呵。國防設計委員會所做的專門人才調查，甚至教育部將作而未作的大學畢業生調查，最多只能算是人才認識的極小極小一部分。何況那些調查還夠不上說是認識呢。那些調查只能調查資格，並不能認識人才。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是真正認識我們民族裏所有的人才，而充分地利用他們，發揮他們。

人才的認識，誠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古來就有所謂「患不知人」的嘆息。但是現在心理科學進步的結果，我們雖然不能猜出一個人現在心裏想什麼，或者斷定他一分鐘後要作什麼事，但是我們却比較的有方法可以測量他們的智慧、性格和道德，而且比較有把握地告訴他們合適做那些事情，不合適做那些事情。今後我們建設的成效如何，全看我們能否認識人才，能否給人才找到適當的工作，或者能否給工作找到適當的人才。

第二，人才的教育。講到人才的教育，這個問題太大

了，非教育專家來幹不可。不過有兩點是希望我們的教育專家注意的。(一)注重兒童的智慧。最近蔣夢麟先生提議中小學的教育制度由單規進行的教育改爲多規進行的，以後注重職業教育，這是很對的。不過單是一種職業有一種特殊教育還不够。同一種職業，難易是有等級的；同樣學一種職業的人，智能是有高低的，我們現在最要緊的是把選定某種職業的人，按他們智能的高低，分班教練，給他們不同的職業準備。我們以後尤其應當注意天才的教育。

(二)注重職業指導。人生最苦痛的事情不會再比職業不合自己的胃口更利害了；可是人生最大的毛病也沒有比不知道自己做什麼事情好更容易犯了。據「英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的報告，一百個中學畢業生裏竟有五十個喜歡或選擇了他們不應該選擇的職業；這些人若是聽其自然，將來都是要失敗的。就咱們中國說吧，有幾個大學生在他們挑選學科的時候是真正認識了他們自己最宜于學什麼，將來能夠勝任什麼樣的事業或職業呢？還不是大半受了社會一時的風尚，父兄的勸告，強迫，或者是從前一兩門功課分數高低的欺騙嗎？而且恐怕這個比例較在英國要高得多呢。凡人從事一種事業或職業，能不能成功不是單憑一個熱烈的希望，或者一兩種特長便可決定的。我們應當最

少注意到四方面。(1)普通的智力和能力，(2)特殊的智力和能力(3)性情，品格，志願，興趣，(4)家庭的和社會的關係。

自然，職業指導也不是單靠皮毛的心理測驗可以成功的，一切有關的困難的和複雜的情形都是必需顧到的。職業指導與其說是科學不如說是藝術，不過這種藝術是根據了科學的方法，以及對於人性的真正的明了和同情罷了。職業指導不應該只限於大學，中學小學何嘗不需要呢。最重要的指導者必需對於被指導者的能力和性格要澈底明了，對於他的家庭狀況要熟悉，對於近代科學的職業指導的原理和方法要有研究，對於本地的各種主要職業的性質和前途要認得清清楚楚，決不能隨隨便便即可指導職業的。

第三，人才的任用和保障。講到人才的任用和保障，這個問題更重要了，這實在是人才統制的中心問題。關於人才的任用政府已開始注意，譬如改良公務人員任用法便是一例。不過我們需要知道，有了人才不用固然不合道理，可是用了人才而不能善用，更是不合道理的。工作最高效率的獲得，有兩個條件：(一)個人的才力和技巧能夠勝任，(二)個人和工作以及工作的環境中間須有最大的調和。第一個條件我們假定在人才任用的時候已經解決了，但



是第二個條件人和工作以及工作環境中間怎樣纔能夠有最大的調和呢？一個最簡單而容易明了——雖然不大確切的回答，便是讓人能夠「安居樂業」。關於「安居」一方面，我覺得政府對於一切從事生產的人，不論是公是私，都應當極力設法使他們的生活和職業有安全的保障；至於怎樣纔能够使人「樂業」，那正是職業心理學者極力研究的問題了，我覺得政府應當獎勵這種研究。

第四，人才的收效。這一項是不成問題的，只要前三項統統辦到，而且辦得好，「收效」是必然的結果。不過我

## 雙週閑談 (一)

明 生

現在要希望大家注意的是：我們講人才統制應當拿收到人才的效用，收到全民族所有的人才的效用爲目的。我們應當設法使所有的人才都能安心地，充分地施展他們的才能。我們應當用人才來創造事業，建設事業！我們萬萬不應當用事業來限制人才！這是自殺。這是沒有出路的，這會一無所成的。

總之：建設成功的先決條件是人才統制。人才統制應當採用科學的方法。我們講人才統制是在使各個人都有盡量施展才能的機會，並非怕人才過剩弄得大家沒飯吃。

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全世界人的眼光都注射到東三省，一時各國的新聞記者，各國大報社的特派員都趕到瀋陽，長春，哈爾濱，和其他重要的地方，調查實際的情形，訪問關係的當局，以探求真確的消息，報告世界的讀者。在這群新聞記者之中，有兩個人，一個名叫梯斯爾(Alfred Chibald Steele) 是紐約泰晤士報的訪員，一個名叫林德特(A. R. Lindt)，瑞士人，大概是英國的一個新聞社的特派訪員，他們曾在馬占山詐降日本以後，在北滿與幾位愛國

將士抗日的時候，不避艱險的跋涉幾千里去謁見馬占山。我們還記得國聯調查團到了哈爾濱，便表示想找馬占山談話。這個表示觸怒了日本軍閥，調查團爲敷衍日本，便匆匆的離開哈埠。這兩個記者便是在這個時候，爲好奇心，冒險心，所驅使，做人所不敢做或不能做的而出發的。

去年這位林德特出版了一本遊記，名叫「特派訪員」(Special Correspondent With Bandit and General in Manchuria,) 敘述他在東三省做訪員的經驗。大體說來，這書

只是遊記的文章，但一則因為他所記的當時的，特別是內地的（即在日人勢力所及的鐵路線以外的）情形，非常清楚，——這都是我們少有的材料——一則因為他所記的都是速寫的印象，雖然大部分流於膚淺，但有時却頗深刻，況且作者個人並沒有存着什麼偏見或成見，所以倒值得一讀。

這書第一部分敘述作者在滿洲里及哈爾濱所見的情形。第二部分敘述作者隨從日本軍隊向一面坡進攻的經驗。第三部分，也是全書最長的部分，約佔全書之半，便是記者訪問馬占山的經過。兩位記者同着一位姓韓的翻譯，嘗盡辛苦，冒盡危險，居然尋到馬占山將軍，全旅程幾乎有二十天裏，他們祇在歸途中遇到一次實際的路劫，損失了所帶的萊卡照像鏡。我們看了一方面如第二部分所述的日本軍隊的組織與精神，一方面第三部分所述的北滿內地的中世紀的生活的狀態，抗日軍隊的武器與組織的幼稚與缺乏，我們真不得不為抗日的英雄們落淚，悲愁我們這個老大自然族在今日物質發展時代不可避免的命運了。最末的部分敘述記者回到哈爾濱後受盤問偵查的情形，（日人拿他們做國聯的間諜）還有到海拉爾及附近蒙古包的經驗。著者說現在海拉爾一帶，移來了不少的布利亞特族的遊牧人。

他們都為不慣於蘇俄治下的新生命，從西比利亞逃到海拉爾繼續他們原始的游牧生活。他們是反蘇俄的，所以傾向於日本，認他可以救護他們。同樣的這一帶的蒙古王公，對於中華民國，至少對於代表政府的當地的軍民長官沒有好感，所以也傾向於日本，認他為蒙古民族的救主。這種錯誤的，短視的見解，不過是促進他們受日人宰割的日子罷了。至於他們想聯合內外蒙古以及西比利亞的各游牧民族，靠着日本的援助，中與他們還有忘記的成吉思汗的偉業，那真是青天白日下的大夢呢。所幸的，這僅僅代表中年人的見解，代表將要過去的一代的見解，四十歲以下的布利亞特人便不做如此想，青年的人都投身蘇俄騎兵隊，歌頌共產主義了（原書二五六，——二五七頁）。我想外蒙的青年受過了蘇俄的新訓練，一定也不會像海拉爾一帶的王公做親日，倚日的念頭的。

## 國際譯報

第七卷一期要目

國聯復活前歐洲形勢鳥瞰  
一九一四年八月之回顧  
漸入佳境之大不列顛  
德國將步蘇俄後塵乎  
日本霸佔世界市場的實況  
日本專使訪美印象記  
人工孕育法詳評  
戰事與西方文明之新動向  
西方社會思想之新動向  
最近蘇俄遊記  
化學戰及微菌戰

勾心鬥角的世界軍備競爭  
瑞典新生活運動之一幕  
有聲電影對教育的功用  
德國獨霸空中的驚人計劃  
蘇俄逐漸走上中庸之道  
中國人的婚禮

本報自本卷起，改為月刊，全年定費二元，半年一元，零售每册兩角，希讀者注意。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永安里國際書局

# 編輯後記

適

△陶葆楷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土木工程教授。他的「綏陸旅行觀感」，記載綏遠民生渠一帶的情形，是最值得讀的。

△「明生」先生是我們最敬愛的一個朋友，他最愛讀書，又喜歡閑談。現在他開始給獨立做一些讀書的閑談，準備每兩週寫一段，所以題為「雙週閑談」。

△關於「國醫」問題，我們也收到一些贊成孟真先生的

部分都是狠值得讀的。現在先發表「季珍先生」的「故鄉之今昔」。前幾次我們發表的都是描寫浙江農村的。「季

珍」先生寫的是河北井陘縣的一個村莊。△敦福堂先生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助教。

△我們近來收到了許多描寫各地農村苦痛的文字，大

主張的文字。因為篇幅關係，我們現在暫且停止這個問題的討論了。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今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確之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京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  
 北京 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  
 北京 大學出版處  
 北京 飯店內法文圖書館

天津 法界圖書公司  
 南京 國書局  
 上海 中國書局  
 Kelly & Watson, Ltd.  
 Chinese-American Book Co.  
 黎明書局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等欄，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副刊「學園」、「藤園」各欄，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實為平中唯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

###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內地)每月二元三角  
 (香港)每月二元九角  
 (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  
 (南洋)每月二元九角  
 (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民間

半月刊  
 第十期出版

大眾語怎樣提高？  
 從試驗縣說到實驗縣  
 怎樣研究民間宗教？  
 普及教育的一種有效方法  
 民間生活(漫畫五幅)

孫伏園  
 素真  
 黃華節  
 孫秉傑  
 楊芒甫

### 簡評

九一八的三週年  
 政府尤應注意消極救災  
 合作榮譽鼎  
 兩種不滿  
 小本借貸處  
 可惜我們自己沒有力量

優待直接訂閱本年內預定全年按定價八折實收六角四分  
 定價半年五角全年八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郵費另加八角  
 均有代售  
 北平石驢街  
 馬大號  
 十一號

## 民間社

# 外交月報

第五卷第三期出版

蘇俄的外交政策  
 蘇俄外交何以勝利  
 最近法在東歐之外交政策  
 中日貿易關係  
 憲法上的外交權問題  
 唐努烏梁海問題及其與中俄蒙三方之關係  
 「九一八」後法日二國之關係  
 海軍會議與對華問題之關係  
 沃大瓦英帝國經濟會議之檢討  
 九一八事變後國際外交及各國內政之趨勢和我國應有的對策

胡道強  
 乃白維  
 董希籍  
 楊桂崧  
 劉子環  
 何育五  
 劉子環  
 鄭志譯  
 王信

### 價目

零售每冊大洋四角 外國八角

元肆	國	元貳	國	期六	年半	預
元柒	外	元叁	內	期二十	年全	定

社址  
 北平西城  
 府右街運  
 料門裏外  
 交月報社

# 山東民衆

# 教育月刊

第五卷  
 第七期

農村社會問題與農村民衆學校  
 在民衆教育上應當注意的幾個問題  
 民衆學校的理論與實施方法  
 民衆教育與鄉村建設  
 農業推廣與鄉村建設  
 誰到農村去  
 教育戲劇運動發端  
 日本之實業補習學校

解炳如  
 李靖宇  
 吳廷選  
 邱治新  
 倪有祥  
 虞杏林  
 黃澤林  
 趙波隱  
 張陳卿

齊河義務教育之改進計劃  
 張俊三

全年十冊(壹元五角)半年五冊(八角)寄費在內  
 全國三等以上郵局代訂本刊，如蒙訂閱，希就近接洽為盼！  
 發行處：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出版部

政治統一的意義

胡適

早鄉泛憶

張公量

回家的印像

董浩

歐游隨筆 (一)

蔣廷黻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胡適

小伙計，現在怎樣呢？ (書評)

衡哲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  
 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常熱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漢口

武昌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費社  
 廣州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汕頭 報社  
 興寧書局 新民國書局  
 梅縣 永昌公司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吉昇昌書局  
 荷澤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南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蘇州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宜化 小書報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甘肅書報社  
 蘭州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寶書局  
 合川 新川書局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現代書局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第一二一三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廿一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政治統一的意義

胡適

在幾個月之前，我們幾個朋友在獨立評論上討論到「建國」的問題。（獨立第七七號到八八號）當時我個人提出的一个結論是：「凡夢想武力統一的人，大概都是對於别的統一方法全抱悲觀了。……中國統一的破壞，由於各省缺乏向心力，就成了一個割據的局面。……我所設想的統一方法，簡單說來，只是用政治制度來逐漸養成全國的向心力。……今日必須建立一個中央與各省互相聯貫的中央政府制度，方才可以有一個統一國家的起點。」（第八十六號）

那時我舉了一個例子，就是國會制度。後來頗有人笑我迂腐。其實我當時明說：「我要請大家注意的只要一個連貫中央與各省的機關，要建立一個象徵全國全民族的機關。」國會的根柢觀念只是「讓各省的人到中央來參加全國的政治，所以是養成各地方向心力的最有效的一步」。

我所說的「政治統一」，只是指那些維繫全國，把中央與地方連貫成一個分解不開的全體的制度和關係。關係有多種，如經濟的利害相關，如國防的安危相關，如交通

的往來相關，等等。但這種種的相互關係，若沒有統一的政治制度的表現與統制，明明相互的關係也可以鬆懈到不相關，甚至於相衝突的地位。政治統一全靠政治家能充分了解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用政治的制度去培植他們，鞏固他們。一個國家的統一，決不能單靠武力一項把持各部分使他們不分崩。國家的統一其實就是那無數維繫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制度的總和。武力統一之後，若沒有那種種維繫，統一還是不能保持長久的。

秦始皇的統一是武力的統一，他把天下人的兵器收去了，却沒有造成一些可以維繫全國各部分的制度，所以他的帝國不久就瓦解了。漢高祖革命成功之後，他並沒有收天下兵器，然而漢朝不但保持了四百年的統一，還留下了兩千年的統一規模，使我們到於今還自稱為「漢人」，真可說是替中國建立下了「大一統的民族國家」的基礎。所以者何？在漢家初期，在那「與民休息」的七十年中，各種維繫全國各部分的制度，如統一的法律，統一的賦稅，統一的貨幣，選舉的制度等，都逐漸成立，並且實行有

效了，所以人民漸漸感覺統一帝國的利益。四百年的統一  
是建築在這些維繫之上的。二千年的統一的民族國家，也  
就是建築在這些大維繫之上的。

在這最近二十年的短期紛亂之下，我們所以還能保持  
一個民族國家的大輪廓，也全靠我們還留得一些雖鬆懈而  
不曾完全割斷的大維繫在。有些維繫是歷史上遺留下來的  
：如歷史，文化，語言，文字，風俗，宗教等等。這些當  
然是最基本的維繫，因為他們是一個民族國家的靈魂。凡  
這些根本關係存在的地方，都有統一的可能，因為都有潛  
伏的偉大向心力存在。凡這些根本關係不存在或很薄弱的  
地方，向心力就薄弱，一遇到機會，離心力就容易發展了  
。

但這些歷史的維繫，儘管是根本的，往往可以被暴力  
搖動，拆散，割斷。這二十年中的分裂局面，並不是因為  
那些根本的維繫不存在了，只是因為我們在這時期裏所造  
成的制度還不夠維持那些歷史遺留的老關係，更不夠建立  
這個新時代所需要的種種新關係。所以二千年的統一，禁  
不起十幾個軍人的割裂。然而在那割裂之中，還能多少保  
持一個中國大輪廓，這不完全仰仗那些歷史的大維繫，其  
中也還有一些新興的統一勢力。第一是近幾十年的新教育

，無論如何淺薄，至少比向來普遍多了，容易了解多了  
。第二是一些銷行全國的大報紙，無論如何幼稚，總算是  
向來沒有的一種新的統一勢力。第三是從報紙與學校裏傳  
播出去的一點點民族觀念，國家觀念，愛國思想，——雖然  
薄弱的可憐，也居然能使一個地方發生的對外事件震撼全  
國，使窮鄉僻壤的小學生認為國恥國難。第四是新興的交  
通機關，如電報郵政輪船鐵路公路等等，也究竟縮小了不  
少的距離，使全國各地的人增添了不少互相接觸的機會。

今日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輪廓的統一，是靠那些老的歷  
史關係和這些新的連鎖支撐着的。這許多新舊大連鎖是超  
政治的。去年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之後，改國號，改元，分  
一省為四省，真所謂「儼然一敵國」了。然而我每回收到福  
建各地的信件，檢看郵局蓋的印子，年月仍舊是中華民國  
的紀年，地名仍舊是老地名。郵局是統一的，電報是統一  
的。又如教育部規定的各省中學畢業會考，在中央勢力管  
轄之下的各省當然舉行了，可是那政治上獨立的廣東省何  
以也會舉行中學會考呢？名義上儘管是廣東教育當局自動  
的舉行的，事實上我們看見的廣東會考的試題和別省的會  
考試題並沒有多大的分別。但是如果廣東不舉行會考，廣  
東學生就不能投考外省的大學，所以廣東也就不能不會

考了。所以就這一點上看，教育也是統一的。司法制度至今還能維持一種統一的系統，也是因爲同樣的道理：如果一個割據省分不承認中央的最高法院，訴訟人就少了一次上訴的權利，他們當然不情願的。

我所謂「政治的統一」，就是充分發展這些維繫統一的大連鎖，建立貫串中央與各省的密切關係，使全國各地都感覺在這重重疊疊的關係之中，沒有法子分開。歷史的舊連鎖固然是應該繼續培植的，適應新的需要的新維繫更是應該趕緊建立的。

今日各省與中央之間的維繫實在是很薄弱的。不是要錢，不是告急，各省都不感覺中央的需要。鄒魯先生要想

## 旱鄉泛憶

張公量

我六月杪就啓程南歸，在京杭道上遙望那不盡的田疇，半是焦卷的稻禾，不覺着了一驚。七月初頭我就回到了家鄉，浙東（偏南）的一小縣，括蒼山的正脈所在——縉雲了。長老見着就問，「聽說杭州下面的稻田，也鬧着水旱的，你一路行來，親眼經歷，究竟如何程度？本邑三鄉要算本鄉（西）比較好了，但如果再待十來日不雨，我們只有

增加中山大學的經費了，就忽然認得中央政府了。雲南發生了對法國的交涉了，於是張維翰先生就跑到南京來了。四川軍隊被共產黨打潰了，於是四川代表來中央請派兵入川了。這樣「無事不登三寶殿」的關係，不是統一的途徑。所以我們主張，政治的統一必須建設在平時的維繫全國各部分的相互關係的政治制度之上。我們所指出的國會制度不過是一個最扼要又最能象徵一個全國大連鎖的政治統一的制度。但我們觀察將近三讀的憲法草案，看那個國民大會的組織，不能不疑心今日指導政治的人們似乎還不會感覺這種大連鎖的需要。這是我們不能不感覺失望的。

挨餓了，穀價米價一天漲似一天呢！」

溪澗的沙石變成赤白，堰水斷絕了供給，禾根畢露了，唯一的蓄水的地方，只有塘均。但阡陌間那裏會隨處鑿着塘均呢？泉水是有限的，爭水的風氣，每每傷人性命，有時還牽累到隣村的械鬥。我的戚家這次就因此和人家鬧起口角，至於毆擊，幸虧退讓了結。現在既經久旱，大家



搶着屎水，塘凹的水，只賸淺淺的一層了。大毒日的火線，豪不憐恤的向着地面放射，把稻禾曬得七零八落，如同深秋的蒲艾！我幾次携着妹子姪子出門，幾疑身在黃茅中，不覺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好容易二十天過去了，青天似鏡，毫無雨信，雖有時天空呈現幾堆雲影，也不過給人以徒然的歡喜。在這二十天裏，農家手忙脚亂，拚命的屎水，五六十歲的公公婆婆，和七八歲的童年子女，都排入屎水的陣圍。在寂靜的清夜裏，水車「嘎——嘎——嘎」地，送來斷續的淒音；天真的幼女，有時和着幾句山歌，卻是十分酸楚的。老母親輾轉着嘆息，深巷狗兒在狂吠，天氣又燥，我實在睡不好了覺。

村脚有一個幾丈寬的泥潭，村南的一片稻田，全仰給于它。由一條小溝，引水到各處去，每畦只能得到微量的水，所以非接聯的屎不可。這泥潭就擺滿水車，成一行列，合村的人，只能輪流，不能獨霸，現時此地，成爲汗血的聚集地，我每次走過，總捏一把冷汗。心中感到沉重的慘痛，瞪着那輪子的旋轉，農夫的步伐出神。

穀價已由三塊錢一擔漲至四塊錢一擔了，大麥也售缺，豬肉卻賤到極度，市面生意非常清淡，各人的臉龐上，

無形中置上一層土色，人心有點鬱動。

我一連兩年的北方留滯，對於家鄉的俗情，慢慢地淡漠了。但是少時的遊樂，總不時回憶起來。第一件便是祈雨。因爲借此機會有「綠豆粥」喝，有「翻龍竹」看。自己也和羣兒們以小竹竿綻起環來，穿了木棍，像鐵槓樣翻的。

「大概人民的智識開明些了，所以這樣大旱天，也不例行祈雨，迎佛像。否則，那有這末安靜！」我自解自慰，默默地想着。

錯了，想錯了，禱雨的時候臨了，河陽取（禱於的意思）長山，雅宅取歷山，凝碧取城隍，這村那村，都發了雨帖，準備禱雨，我村明天也要取里西岩（極近）唐葛周三將軍了。我的心登時戰慄，怎麼辦呢！我不願他們做此種無聊的舉動，但沒法勸阻。那天午牌，凝碧取回過境，妹子要我同去觀看。看到執紼縞裳的紳耆，背槍挾戟的壯勇，拈香的善士……大隊的人，我就有點悚然！等到覘司翻上龍竹，尖聲禱告的時候，那大隊人慌忙跪下，鳴砲，我更覺顫抖，忍不住那愚蠢的舉動的激烈。禱告辭是這樣的：（不能盡憶，大致如此。）

城隍爺爺（或其他神祇如龍母娘娘，三將軍等）兮，  
敬祈法雨隆施！今天時亢旱，彌月於茲。溪流斷絕

，零露無滋。土皆龜坼，魚蠅慘死。赤日炎炎似火燒，田禾農作盡枯焦！耕夫離畔相啼哭，四野嗚咽撫旱苗。城隍爺爺兮，敬祈法雨隆施！啊，勝降！

「勝降！」跪着的人迅雷般的附和着。銅牌從魏司的手裏掉下地上，寫着「五湖四海」，「行雨龍王」，「石燕高飛」，「商羊起舞」等等的雨旗，又在飄拂了。過一村，演一齣，二十五里之遙，整整化了一天！如果遠到五六十里的，總得二天甚至三天的。人數最少五百以上，多則一千二千都說不定。祈雨期間，舉事之「村」，「都」，完全陷於歇業的狀態。以每人工資每日兩角五分（普通）計算，一千人總需二百五十元。這筆損失，在窮苦的農村，真是非同小可！

八月間我統在城裏姑母家裏住，爲的是有報看，有朋友談天。這近一個月內（二十六日北返），簡直走地獄！

那一天，那一夜，那一刻，不是受砲聲鑼聲的震恐，不是在槍棍隊裏衝跑，不是在睡夢中驚怖？大家說「我們比祈雨的人們還要煩躁，腦袋耳膜，幾乎衝破了！」一縣三鄉廿餘都千來村，沒有一村是漏落的，都虔誠的求城隍老爺的雨澤。偶像那裏會給雨？無智識的鄉民是不管的。在後，無意識的舉動變成有意識的舉動了！這個轉機真怪，可太笨了；原來大家知道天象不對，旱災難免，不必祈雨，

免耗人力金錢。但忽然來了一則消息，說是省府按灾情的輕重設法賑濟，縣長歡喜大家祈雨，以便乞救。其實縣長只是說，祈雨是無用的，不如遞旱呈罷。大家於是一方遞旱呈，一方還來縣城——一定要縣城——祈雨，每陣都在縣署前演習，縣長也麻衣草履，躬臨膜拜。否則就要闖進去，享以槍桿。有一天晚上，南鄉的聯合村說是要來二千餘人。在那民情囂張的時候，譁變是一件並不稀罕的事。商民恐慌，閭閻騷然。十字街頭，一群群聚着議論。據說雍容老成的縣長先生，已嚇得魂不附體，幾乎落下淚來。「怎麼辦呢」，這個問題，就在大家的腦中轉轉地旋轉。躲避，當然。太陽落在地平線上，掌燈時分，鑼聲從東門進來，個個「黔首」，擺成長蛇陣，佔了大街，交通一時斷絕，聲勢十分浩大。我想陳勝吳廣的起義，漢末黃巾的暴動，正可以比量齊觀。我們誠惶誠恐的，看他們曳曳的走上西山城隍廟，設壇，做雨齋。我們提防着。

他們有出街買貨的，有過這番談話：

「你們的稻都遭了旱麼？」

「怎的不是！」

「可有幾分收成？」

「高亢的山郊，怕無顆粒可收；平坦的野原，怕有

三分罷，也靠不住。我們只有餓死。」

「有副產沒有，有副業沒有？」

「我們一伙子十多口，是靠種田，養豬，打散工，做裁縫來維持生活的。稻倒運，凡事都倒運。本來小豬一窠十多隻，每隻平均十多斤發售，往年一塊錢四五斤，一次可賺三四十塊錢，一年有兩三期，可得百餘元。現在行市太賤，一塊錢九斤十斤，尚且無人過問，而餵料還是不能少的。再說散工和裁縫，往年散工工資貳角一日，裁縫吃主人的飯，每元七八工，還是照應不迭，現在工資減低，反沒有

人招雇，一伙子逗在家裏，那裏活得下？」

那一次總算平安渡過，一直到我離開故鄉，總算沒有闖禍，只不過遞旱呈，祈法雨，鬧得天翻地覆滿城烽烟！稻已到收成時期了，「三分」「三分」，從農民口中叫喊出來。

省府對於各縣的旱災，已定下救濟的辦法。第一件就是在建設廳辦一「種麥訓練班」，飭各縣保送兩名前來訓練，期限一星期，期畢派各縣指導種麥，也可說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但於當前這末嚴重的事實，是否有補，終竟是一個問題。

## 回家的印象

董浩

放暑假以後在北平住了一個多月，雖然想用點功，終以炎熱所苦沒有什麼進步，於是決定回家鄉去看看。

我的家鄉位於河北省的東南部大城縣，去天津一百里路之遙，因為大清河與子牙河可以航行，所以交通尚稱便利。我在七月二十七日由北平動身，乘北寧路的平津特別快車，到天津已是黃昏時分了，住在一個小店裏，臭虫咬得一夜沒有睡好。次日清晨便到小火輪碼頭趕內河小火輪

，津保火輪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造福家鄉一帶實在不淺。八點鐘起航，晌午的時候到了離家鄉二里地的一個村莊，又換了輕便的小木船，一水之便，便到了一別半年的故鄉。村內靜悄悄的沒有什麼聲息，炎熱的太陽照着大地，只見幾個提水的婦人，都穿着襤褸的衣服，還有幾個赤身的兒童，好像不會感到太陽晒背的痛苦！

到了家裏，見了久別的母親和祖母，感到無限的愉快

，但看到他們那蒼老的顏色，又不免生點「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悲哀。家裏的人們都很殷勤的招待我，尤其是老年的人們，他們以爲兒子由大學畢業之後便有鐵飯碗，仍然抱着「沒有餓死的秀才」的觀念，他們更以爲供給子孫上大學是下本謀利的行爲，與種地營商沒有兩樣。每談到畢業作事的時候，我便以將來的希望安慰他們，同時暗地裏也增加我向上努力的熱度，因爲在整個社會沒有出路的時候，唯有自己更向上的努力，庶幾不負他們熱烈的期望。

現在大學畢業的信念已在鄉村中起搖動了，因爲有許多大學畢業生出於鄉間又回到鄉間，手不能掌鋤，肩不能負荷，在鄉下竟成了一個廢人。又有變賣田地資送子孫留學者，結果回來離異妻子不識父母，弄得滿城風雨，成了笑話。聽說某村一位富翁有幾個兒子，都使他們不讀書了。他的理由是：供給一個大學畢業生需數千元，但畢業之後沒有飯碗的保障，反不如把這幾千元置些產業或放利錢爲他們將來生活之資，況且兒子有了知識，恐怕生出其他不料的變故而破壞他的家產。

臨水之鄉，蚊子甚多。我不幸竟因蚊子的傳染得了瘧疾。在鄉間患病是最困苦的了。將近四千人的村莊僅有一位醫生，他的年歲大概有七十多了，步履已很艱難，所以

病人得求上他的門去。記得前年暑假，我因爲得了一點小病，去求他診治，服藥之後，結果反燒起來。今年不敢去求他了，祇好聽天由命的耐了許多日子。這位醫生還是前清遺留下的寶貝，倘若不久死去，竟一位醫生也沒有了一！

農村的經濟狀況更是愈趨愈下，今年全國水旱災而家鄉很饒幸的有六七成年景，但因物價慘落的結果，却與往年不可同日而語了。家鄉一帶乃產麻，麥之區，麥秋已過，收穫不佳，人們因爲急於用錢，所以都不待這次因災糧價上漲而將辛苦得來的麥子賤價出售了。麻秋雖然收穫很好而價格則較去年貶落百分之四十左右。我的大舅父是一個辛苦耐勞的農人，他向我說他在南窪種了七十畝麻，收穫的結果僅賣了二百八十元，假若將七十畝地出租，也可以收租價二百八十元。麻的收穫工作是很繁苦的，所以僱人作工也很費錢。據他最後的計算，賣價加上工資與地租較比起來每畝地淨賠一元以上，共計賠了七十餘元，那談得到利潤呢？至於勞農狀況，真非一般人所能想像者。據我大舅父說他每日在夜裏兩點鐘便起床赴市叫人。所謂市就是勞動買賣的市場，在那裏堆滿了許多待僱的工人，黑鴉鴉的一片。有時能聽到尖銳的喊價聲。僱人的方法是這

樣的：例如我今天需十個工人拔麻，則看工作之難易與市場上勞工供給與需求的情形而喊價，同時並言明工作之種類，於是願欲受僱的工人都麇集，而後由僱主挑選，自然老弱皆在被淘汰之例，不到一點鐘的工夫，受僱的隨着僱主作工去了。老弱的也都蹣跚的走了，另想办法解決今天的生活。剝麻與拔麻都是最艱難的工作，從東方灰色的時候作起直至太陽倒西，每日的最高工資不過二百枚左右，合成洋錢不到四角，除去自己吃飯的費用，五口之家就很難維持了，二百枚的工資，還是在夏秋旺日，若在冬季，既無副業，又無正當的工作，唯一的方法，便是舉債度日。利率之高，實出人逆料。有所謂「天錢」者，即每一元錢每日出利錢一大枚（即兩小枚），一元每月的利錢便是一角一分左右！

農村的生產已竟是簡陋了，又加上農產物的落價，我們的推想，他們一定要更努力與撙節了。那知由事實上的證明正是相反。家鄉有魚船兩艘，每當魚的季節，這兩隻船便輪流着每日把魚裝載至天津出售，所以村裏人的需用品，有許多是這兩隻船由天津掙回來的。據管船人的統計，僅就茶葉一項而論，每年約有兩仟餘元流至天津，這還不算私人由外面帶回去的和由別的集鎮買來的。紙烟，

煤油，布匹，雖然沒有相當的統計，我相信總在茶葉之上而不在其下。據老人說，二十年前村中沒有肉舖，油炸條已經是代董的食物了。現在村中竟設有兩個肉舖，每天很容易的可以賣兩個豬。我並不是反對鄉下人的生活程度提高，祇是看見他們的生產方法仍是二十年前的舊樣，生產物仍是二十年前的舊東西，而其價格又非從前可比，在這個情形之下，他們的生活程度居然慢慢的高起來，豈不是最危險的事嗎？所以在這些年中，只聽見某家破產了，某家落不了！再也聽不見老人所說的：從前誰家因儉起業，誰家耐勞致富。這種頹唐破落的情形是什麼原因呢？我也曾再三的思維過，我所想到的有下面三個原因：

一，近代商品流入農村，使一般農人沒有抵抗的接受了，如煤油，紙烟，洋布等，這種商品流入農村以後，很容易的把自足經濟社會打破，而他們的生產能力供不上他們享受的費用，於是都市的現金累積，農村金融枯竭，「天錢」的利率也是應時而生的產物。

二，無恆產而無恆心，這句話很可以代表現代許多農人的心理。因為我每當想到這個危險的問題時，我常問他們為什麼這樣享用而不顧將來，有許許多人的回答是：「我們的賬是還不完的了，將來沒有什麼希望了！只好自己享

用點吧！」

三，人口問題。在農村裏很普遍的現象便是：「家家的孩子多於大人」。許多的農人也很感覺到孩子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因為大人們的生活都很困難，何況不生產的孩子們呢！然而他們又苦於沒有解決的辦法，只好爲孩子們當牛馬受痛苦。但是我們看看那些赤背焦臉的孩子們，他們又有何辜？還有我國的均分遺產制度，再加上人口的激增，愈使農人貧窮問題加速度的進展。當此經濟衰落的時候，起家興業已成了農人的泡影了！然而他們的人口增加畢竟是個事實，因之分家析產乃接踵而至。土地是有

## 歐游隨筆 (一)

### 一，經過「滿洲國」

現在的旅行者誰不想到蘇聯去看個究竟？近十幾年來，關於蘇俄的情形，我讀了不少，聽了不少。譽之者說蘇聯是天堂的臨世，毀之者說蘇聯是瘋子造的活地獄。數月以前，我遇着一個新從蘇俄來北京的美國教授。我告訴他，我準備到蘇聯去。他說：「好極了。現在只有蘇俄值得一看。別國，連美國在內，都是束手無策。惟獨蘇俄一

限的，財富是稀少的，於是愈分愈少，愈少愈窮，這真是中國眼前最大的問題。

在家鄉住了一個多月，所見到的是貧窮，紊亂，人民生活的頹廢，知識的淺陋；所聽到的是破產，分家，土匪等等，不一而足，到處都象徵着中國前途的黯淡。

九月一日在家躬身旋平，由破產的農村到資本主義典型下的天津，由天津搭平津快車，日暮的時候又回到這溫柔寂寞的古城。一日之間，三百里的路程，目睹三個絕對不同的社會，我的神經好像感到一些輕朧的夢幻。

二十三，九，十五，輔大新樓

蔣廷黻

往直前。並且在蘇俄旅行毫無困難。」不久，我偶與北平某使館人員快要歸國者談話，我問他是否將取道西比利亞。他說：「我不走過蘇聯。我不願在途中餓死，或被蚊子臭蟲咬死，我的行李，我也不要被小竊偷去了。我何不走海道舒舒服服的回家呢？」這個人，我以爲是有成見。不過臨行之前，我買到一部新出版的「旅俄須知」。著者的口氣是袒蘇聯的；他著書的目的是要勸人到蘇聯去的。確是

他的寫法頗使旅行者畏難。他說旅行者必須帶蚊帳，臭蟲藥；必須僅防扒手；牙粉，胰子要多帶些；紙筆也不可帶。這樣說來：到蘇聯去簡直比到中央亞細亞還要難些。

我因為這次出國是要去找歐洲各國所藏的有關中國的史料，不能不到蘇俄去。無論怎樣困難，去是要去的。這大前提決定了，走那條路頗費斟酌。中蘇兩國是鄰邦，而且疆界相連的幾及萬里，但是兩國之間的交通尙有困難。若乘船過蘇尼士運河，不但費錢費時，而且須經過好幾個第三國家。若走旱路，最直接的莫過於坐歐亞航空公司的飛機，經新疆、中央亞細亞；可是新疆地方當局，抱定閉關割據主義，不許通航得以實現。許多的朋友勸我取道海參崴。不過這也有困難。第一，怎樣到海參崴？從天津海參崴，並沒有直航的船。從上海到海參崴雖有船往來，但是航行無定期，且都是裝貨的船。只有先到日本，再從日本坐船到海參崴；這樣，豈不是繞了一個大圈子。第二，從海參崴，坐烏蘇里鐵路及阿穆爾鐵路也費時間。第三，人們所以不願走東北的原故之一是精神的不愉快，但是海參崴，烏蘇里，阿穆爾（即黑龍江）豈不也是失地？想來想去，我終決定出山海關，取道哈爾濱，滿洲里。這是無辦法中的一個辦法。決定雖是這樣決定了，經過「滿

洲國」的困難那能使我欣然就道呢？

我是八月十六晚間在北平動身的。因為無同伴，我更加感覺不高興。十七清早車到了山海關。我的心跳上跳下，如臨大敵一樣，不知日本浪人軍警要玩什麼把戲。殊不知下了車以後，第一件事不是別的，而是在同一個站上等「奉山路」的特別快。直等了三個鐘頭，誰也沒有來理會我。我只好看別人往來來。山海關這個地方是最奇怪的。車站雖是北寧路的車站，站上的軍警及海關職員，除非細加致察，很難分別他們的國籍。車剛到站的時候，站上一排兵，我當初以為他們是「滿洲國」兵。但是排長發號令的時候，用的是日文，我就把他們當作日本兵。後來我又想起：或者由日本人用日文發號令是「滿洲國」的國粹，這些兵仍是「滿洲國」的兵。至於旅客：那些坐三等車，背着包袱，牽着小孩，有老婆跟着，不敢左右顧視的，當然是我們貴國人。坐頭二等的，有些很難分別。像我那樣穿西洋衣服，說湖南話，一班脚夫總疑我是東洋老。

在站上，忍不住，與日本國際觀光社的一個社員交談起來。這人倒很聰明：一見面他就認定我是個中國人，且是一個受過盎格魯撒克遜教育的中國人，因為他開口就向我說英文，其實他的北京話比我的還好。他很客氣的領導

我到一個小錢舖去換錢。這就是我的消遣。「滿洲國」的副幣輕便整齊極了。我作了一點歷史攷據的工作，發現了兩個極關緊要的事實：一個是「滿洲國」居然自稱爲「大滿洲國」；另一個是在「康德元年」以前居然有「大同三年」。「大同」這兩個字又引起了許多的感想：戊戌變政家的康有爲好講大同；孫中山先生有時候也講大同；現在鄭孝胥又這樣的實行大同起來了！大同究竟是大同，還是大不同呢？

十點鐘檢查行李。檢察者是那一國人，我始終沒有斷定。檢查倒很合理：不過嚴，也不過於隨便。同時我看見一個三等旅客帶着一個舊式皮箱，外加木架，架板是無數繩子縛住的。難怪檢查者要疑心他。箱子打開以後，檢查者要這位旅客把衣服一件一件拿出來，搖一搖，擺一擺，如北平前門外或天津估衣街賣舊衣的那樣。檢查的時候，旁邊站着一個荷槍的兵士，威風凜凜，大有要吞人的樣子。許多腳夫閑人圍着看把戲，商女不知亡國恨；不如商女者又何其多也！

十點半，我上了「奉山路」的特別快。在上車以前，沒有人問我要看護照。上了車以後，前面所講的那位荷槍兵士不久也上來了，他問我到那裏去，我說到歐洲去。大

概我的「歐洲」是十足湖南土音的。我說了三遍，他還沒有懂。他很氣，我也很氣。於是我從口袋裏拿出名片及北平日本使館給我的介紹信給他看。他看了，不再問就下車去了。

這樣的，我算出了關，進了「滿洲國」。現在且談這個「奉山路」的特別快。最後一輛是頭等；頭等以前是二等；二等以前是飯車；飯車以前是什麼，我沒有去看。飯車及頭等二等的式樣完全與南滿路相同，而其精緻反過之。尤其是那輛頭等車：一半是坐車，一半是客廳，最後是觀望台：其裝飾之巧美，只有日本人能作得出。這輛車子之新，新過「滿洲國」。日人好美而尚武；我們好美者尚雅，而雅者多半有癆病：這是什麼緣故呢？車開了不久，侍役在各客人前攔一雙拖鞋。同車者僅四位日本客人，兩文兩武。文武同時脫下皮鞋，套上拖鞋。我也跟着他們在「奉山路」過日本生活了。

遼西沒有特別風景。鄉間的狀況一如關內。各處都滿佈太平景象。我看不出什麼「王道」：挑担者挑担，趕大車者趕大車，一概仍舊。沿途的站上，兵稍微多一點；沙袋，鐵絲網，碉堡似乎也比往日多一點。不過這些只使人們想起霸道。車到錦州的時候，一位高級日本軍官上車。



站上排滿了送行的人們：軍官居首，次是兵士，再次是成年平民，再後是兒童。車開的時候，行軍禮的行軍禮，灣腰的灣腰。我不知怎樣忽然想起法國一七九一年的憲法。

那個憲法把國民分爲兩種，積極的或動的國民(Active Citizen)及消極的或靜的國民(Passive Citizen)；靜的國民有人權而無民權；惟獨動的國民有人權，亦有民權。當時法國革命的激烈份子批評這個憲法爲反動。我覺得國民有動靜之分是彰明昭著的事實，與是非毫無關係。錦州站上的送行列隊表示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幼文武，都是動的國民。我們的人口雖六倍於日本，恐怕我們之中動的國民之總數還不及日本。

下午七點多鐘，車到瀋陽，日人叫「奉天驛」。這裏我又須等四個鐘頭。我得想法子「殺時」。在滿鐵站的食堂裏吃晚飯「殺」了一點鐘。這裏的菜單與「奉山路」飯車的菜單是一樣的：第一行是日文，第二行是和化的漢文。我不懂日文的時候，看和化的漢文；不懂和化的漢文的時候，就看日文；把兩種湊合起來，可以勉強定菜。譬如：單上有牛肉扒，日文字母說這就是 Beefsteak。蝴蝶蛋這個名詞多末誘人，確是拿出來一看，不是別的，就是一面煎的兩個雞蛋。吃了飯，還有二個鐘頭，只好在候車室裏

觀人。許多青年日人，身着洋服，興高彩揚的，在室裏談話吸煙。仔細看看，我覺得他們並不快樂，不自然。快樂的，自然的，還是那些腳拖木屐，身着寬袖大領和服的人。最不自然的是日本軍官：他們的長桶皮靴子使旁觀者看見不舒服！日本的西洋化雖比我們高些，日人的天性似乎不安於西洋文化。日本國內的不安及日本給國際的不安，歸根豈不是因爲日人中了西洋文化病菌？

十一點上南滿路的特別快。上車以後就睡；醒來就到了「新京驛」。民國十八年的夏天，我會遊過長春。現在似乎熱鬧多了。上了中東路的車以後，一個着制服的人進我的房間，問我要名片。他看了，就問：「那邊都好？」我答：「那邊都好。」他又問：「您舒服嗎？有什麼事我可作嗎？」我答了「沒有」，他笑嘻嘻的下去了。不久又來一個着便服的。他道歉式的說：「你知道我不能不這樣作」。於是他問我答，不外從那裏來，到那裏去，作什麼去等，總共不過四五句，他也下去了。

中東路——或「北滿路」——的車子有點像汪精衛先生所說的破落戶。寬大，而且曾有一個時代很講究；現在不過裝個體面而已。上午八點多鐘開車，下午二點到哈爾濱。沿途的景像一如常態。我的同房的皮箱上面寫的 P. Y. W. 的

，但他手裏拿的是本日文雜誌。我們始終沒有交談一句。

哈爾濱的「格蘭得火大魯」Grand Hotel 幾乎是專爲西比利亞旅行者而設的。事無大小，這旅館沒有不能代辦的。旅客把事情委托了以後，可以安心樂意的到街上去玩。上次我在哈爾濱的時候，特區的長官是張煥相。他治哈埠的精神很像諸葛亮治蜀那樣：抱定鞠躬盡瘁的目的，事無大小必親自處理。那時我因爲要知道外人對哈埠市政的感想去找了美國總領事漢森先生談話。我問他美僑是否交納市稅。他回答說：「美僑爲什麼不納稅呢？市中道路，警政，電話等都辦的大有長進。我們的商人既然享受這許多的便宜，他們有何理由不納稅？」民十八年可說是中國人在哈埠的黃金時代。造孔廟，建宮殿式的中學校舍，收回中東路的地畝和電話，開市民議會；論市政，那時哈埠是全國的模範市；論國際關係，那時特區長官勇往直前的收復失權。那時在哈埠的中國人真能揚眉吐氣，不免太驕傲一點，目中太無人了（這種心理是以後中蘇戰爭的根由）；白俄趕車，作教化子，在街上替人刷鞋，作娼妓，開飯店；赤俄爲主義所束，大勢所迫，進退兩難；至於日人，那時他們是看戲的，不是唱戲的。現在日人不但上了台，且唱的是主角；中國人少數上台的不過裝小丑而已。

十九早晨，搭中東路的車往滿洲里。車子過了松花江，四面一片汪洋。我很奇怪怎末哈埠以北來了一個大湖。打探才知道是漲大水。過了半個鐘頭始到旱地。下午路過一站名叫「成吉思汗」，可惜我不知道那個地方與成吉思汗有什麼關係。大概說來，齊齊哈爾以東，土地肥沃；以西則只有草地，且帶點沙漠氣象。有幾站有日人的軍功碑：某年某月某日帝國軍隊某營某團以少敵衆，殺退幾千幾萬中國兵。有些地方有日本軍官的土墳，簡略的木牌說明這是大佐或中校某某以身殉國之處。

二十日（星期一）清早到滿洲里。這是中東路的最西一站，過了這站就入蘇聯境了。西比利亞的特別快還沒有到站，我們只好到市裏去玩玩。我同兩個美國人——一個是哥倫比亞大學的法文教員，一個是鐘表商——進城。讀者不要誤會，滿洲里與中國一般的城市大不一樣。第一，此城沒有城牆。第二，市上的房子大多數是木建的。第三，街道寬則寬矣，全是自然的。雨後的狀況可想而知。第四，舖店的招牌全是漢俄合璧。夥友全是能說俄國話的山東人。不到黑龍江及西比利亞走走，我們不能知道山東人的殖民能力。走了半點鐘，我們把滿洲里的街道都走到了。所見的人，漢俄約各半，似乎很相安的。我看見少數日本兵，

一個小小的日本旅館；我沒有看見日本商店或日本商人。

十點，「滿洲國」檢查出「國」旅客的行李和護照。

檢查護照者是個說英文的日人。連辦公室牆上的通告都是日文的。他讀了我的介紹信，倒很客氣，沒有多問，並且

祝我一路平安。檢查完了，上西比利亞特別車。十一點多

鐘車開了，我就算經過「滿洲國」了。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日（星期日）書於莫斯科

##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胡適

雙十節的前一日，我在燕京大學講演「究竟我們在這二十三年裏幹了些什麼？」各報的記錄，都不免有錯誤。我今天把那天說的話的大意寫出來，做一篇應時節的星期論文。

我們在這個雙十節的前後，總不免要想，究竟辛亥革命至今二十三年中我們幹了些什麼？究竟有沒有成績值得紀念？在這個最危急的國難時期裏，我們最容易走上悲

觀的路，最容易灰心短氣，只覺得革命革了二十三個整年，到頭來還是一事無成，文不能對世界文化有任何的貢獻，武不能抵禦一個強鄰的侵暴，我們還有什麼與致年年做這樣照例的紀念？這是很普遍的國慶日的感想。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肯灰心的人應該用公平態度和歷史的眼光，來重新估計這二十三年中的總成績，來替中華民國盤一盤賬

今日最悲觀的人，實在都是當初太樂觀了的人。他們

當初就根本沒有了解他們所期望的東西的性質，他們夢想一個自由平等，繁榮強盛的國家，以為可以在短時期中就做到那種夢想的境界。他妄想一個「奇蹟」的降臨，想了二十三年，那「奇蹟」還沒有影子，於是他們的信心動搖了，他們的極度樂觀變成極度悲觀了。

換句話說：悲觀的人的病根在於缺乏歷史的眼光。因為缺乏歷史的眼光，所以第一不明白我們的問題是多麼艱難，第二不了解我們應付艱難的憑藉是多麼薄弱；第三不懂得我們開始工作的時間是多麼遲晚，第四不想想二十三年是多麼短的一個時期，第五不認得我們在這樣短的時期裏居然也做到了一點很可觀的成績。

如果大家能有一點歷史的眼光，大家就可以明白這二十多年來，「奇蹟」雖然沒有光臨，至少也有了一點很可

以引起我們的自信心的進步。進步都是比較的。必須要有歷史的比較，方才可以明白那一點是進步，那一點是退化。我們要計算這二十三年的成績，必須要拿現在的成績來比較二十三年前的狀態，然後可以下判斷。這是歷史眼光的最淺近的說法。

上星期教育部長王世杰先生在他的廣播演說裏，談到這二十三年裏的教育進步，他說：拿民國二十三年來比民國元年，小學生增多了四倍，中學生增加了十倍，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增加了差不多一百倍。這三級的數量的太不相稱，是很不應該的，是必須努力補救糾正的。但這個歷史統計的比較，至少可以使我們明白這二十三年中，儘管在貧窮紛亂之中，也不是沒有驚人的進步。

二十三年中教育上的進步，不僅僅是王世杰先生指出的數量上的增加而已，還有統計數字不能表現出來的各種進步。我們四十歲以上的人，試回頭想想二十多年前的中國學校是個什麼樣子。二十五六年前，當我在上海做中學生的時代，中學堂的「博物」，「用器畫」，三角，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往往都是請日本教員來教的。北京，天津，南京，蘇州，上海，武昌，成都，廣州，各地的官立中學師範的理工工課，甚至於圖畫手工，都是請日本人教

的。外國文與外國地理歷史也都是請青年會或聖約翰出身的教員來教的。我記得我們學堂裏的西洋歷史課本是美國十九世紀前期一個托名“Peter Parley,”的世界通史，開卷就說上帝七日創造世界，接着就說「洪水」，卷末有兩頁說中國，插了半頁的圖，刻着孔夫子戴着紅纓大帽，拖着一條辮子！這是二十五年前的中國學堂的現狀！現在我們有了一百十一所大學與學院了，這裏面，除了極少數之外，一切學系都是中國人做主任做教員了；其中有好幾個學系，是可以在世界大學裏立得住腳的；其中也有許多學者的科學成績是世界學術界公認的。這不能不算是二十三年中的大進步吧？

試再看看二十五年前中國小學堂裏讀的什麼書，用的什麼文字。我在上海（最開通的上海！）做小學生的時候，讀的是古文，一位先生用浦東話逐字逐句的解釋，其實是翻譯！做的是「孝弟說」，「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義」，「漢文帝唐太宗優劣論」。後來新編的教科書出來了，也還是用古文寫的，字字句句都還要翻譯講解。民六以後，始有白話文的運動。民九以後，北京教育部始命令初小第一年改用國語。民十一以後，小與中學始改用國語教本。我們姑且不談這十六七年中的新文學的積極的絕大成績。

我們試想想每年一千一百萬小學兒童避免了的苦痛，節省了的腦力，總不能不說這是二十年來的一大進步吧？

試再舉科學研究來作個例。辛亥革命的時候，全國沒有一個科學研究的機關，這是歷史的事實。國內現在所有的科學研究機關，——從最早成立的北京地質調查所，到最近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都是這二十年中的產兒。二十年是很短的時間，何況許多科學研究所與各大學的科學試驗室又都只有四五年的歷史呢？然而在這短時間內，在經費困難與時局不安定之下，我們居然發展了不少方面的科學。在自然科學的方面，地質學與古生物學的成绩是無疑的。趕過日本的六十年的成績了；生物學，生理學，藥物化學，氣象學，也都有了很顯著的成績。在歷史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方面，中央研究院的歷史語言所在考古學上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在先史考古學上的工作，北平社會調查所與南開經濟學院在經濟社會方面的調查工作，也都在短時期中做出了很大的成績，得到了世界學人的承認。二十年中有了這些方面的科學發展，比起民國初元的貧乏狀態來，真好像在荒野裏建造起了一些瓊樓玉宇，這不可以算是這二十年的大進步嗎？

這樣的歷史比較，是打破悲觀鼓舞信心最有效的方法

。即如那二十年中好像最不爭氣的交通事業，如果用歷史眼光去評量，這裏那裏也未嘗沒有一點進步。我們從徽州山裏出來的人，從徽州到杭州從前要走六七天，現在只消六點鐘了，這就是二十四倍的進步。前十年，一個甘肅朋友來到北京，走了一百零四天；上星期有人從甘肅來，只消走十四天了；今年年底，隴海路通到了西安，時間更可以縮短了。

但這二十三年最偉大而又最容易被人忽略的進步，要算各方面的社會改革。最明顯的當然是女子的解放。在身體的方面，現在二十歲左右的中國女子不但恢復了健全的人樣，並且漸漸的要變成世界上最美的女性了。在教育方面，男女同學的實行不過十多年，現在不但社會默認爲當然，在校的男女學生也都漸漸消除了從前男女之間那種種不自然的醜態。此外如女子的經濟地位與法律地位的抬高，如女子參加職業和社會政治事業的人數的加多，如婚姻習慣的逐漸變更，如離婚婦女與再嫁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的改善，這都是二十年來中國社會的大進步。

我記得在民九的前後，四川有一個十九歲的女子殺了她的「十不全」的殘廢丈夫，她在法庭上的自辯是：「我沒有別的法子可以避開他！」四川的法院判了她十五年的監

禁。這個案子詳到司法部，部裏的大官認為判得太輕了，把原審法官交付懲戒。有一天，在一個席上，王寵惠博士（那時是法官懲戒委員會的會長）大罵我們北京大學的教授，說我們提倡打倒禮教，所以影響到四川的法官，使他們故意寬縱這樣謀殺親夫的女人！然而十年之後，國民政府頒布的新刑律與新民法，有許多方面比我們在民八九年所夢想的還要激進的多了。頑固的法學家也不出來抗議了，因為時代變了，他們也只好跟着走了。

總而言之，這二十三年中固然有許多不能滿人意的現狀，其中也有許多真正有價值的大進步。革命到底是革命，總不免造成一些無忌憚的勢力，但同時也總會打倒一些應該打倒的舊制度與舊勢力。有許多不滿意的事，當然

是革命後的紛亂時期所造成的，所以我們也贊成「革命尚未成功」的名言。但我們如果平心估量這二十多年的盤賬，終不能不承認我們在這個民國時期確然有很大的進步；也不能不承認那些進步的一大部分都受了辛亥以來的革命潮流的解放作用的恩惠。明白承認了這二十年努力的成績，這可以打破我們的悲觀，鼓勵我們的前進。事實明告我們，這點成績還不够抵抗強暴，還不夠復興國家，這也不應該叫我們灰心，只應該勉勵我們鼓起更大的信心來，要在這將來的十年二十年中做到更大什伯倍的成績。古代哲人會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悲觀與灰心永遠不能幫助我們挑那重担，走那長路！

（轉載十月十四日大公報）

## 小伙計，現在怎樣呢？

（書評）

衡 哲

書名

Little Man, What Now?

著者

Hans Fallada

譯成英文者

Eric Sutton

英文本出版者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33

這是一本德國小說。牠的英文譯本是去年在美國最

風行的讀品之一。聽說現在牠已有電影的本子了，雖然改壞了許多的地方。這小說的故事是很簡單的，一位每月掙一百七十五馬克的青年，忽然愛上了一位與同樣地位的女子。經過了幾個月，他們又發見了立刻結婚的需要，結婚不久，孩子便來了，女的也不能作工了，於是他們便開

始了那個平凡而又充滿着奮鬥的生活——一個差不多完全屬於經濟性質的奮鬥，雖然偶爾也有一點道德和社會的資質夾雜在內。這個奮鬥的背景是大戰後的德國社會。我們所看到的，雖然只是這社會的一角，但牠是怎樣的明亮透澈呵！那失業的恐慌，那青年男女的新的而同時又離不開那舊桎梏的生活方程，那商業的凋疲，以及由此凋疲而引起的「惡圈子」。

我們的兩位主人翁是很平凡而却又是很有可愛的青年。他們有時能做出很愚蠢的事情，因此更證明他們的近乎人情，如男主人在他那一百七十馬克的月薪中，用一百二十五馬克去買一張梳粧台，回去巴結他的太太這類。但是這樣的長久下去，他們自然只有掉入泥濘的一條路。後來他們住到了一個朋友鄉下的廢宅中去，女主人便每天出外給人補襪子，洗衣服。男主人是當然失業着，他只得懷着慚愧的心，在家燒飯，喂孩子的牛奶，以及做其他屬於一個主婦的種種事情。有一次，他到城裏去取失業金，回來時走過一個乾果店，他忽然想起了他的嬰兒所需要的一點黃油與香蕉，但失業金却是已經付作舊房東的欠租了。當他正在這店窗外呆站着的時候，一個巡警走過來了。他看見這個衣衫襤褸，面現畏懼的人，便把他當作一條野狗看待

，把他趕出了大街。我們的男主人到此也就不由自主的去自己當作一條野狗了，他喪失了一切的自信心和自尊心，以及奮鬥的勇氣。他黑夜中一個人走了回去，他躲在矮樹叢中，不敢走進房子去見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終於把他找着了，她安慰着他，領他走進了他們的茅屋中。此時在他們的心目中，忽然湧現出了他們初戀時的那個海濱。他們覺得坐到了牠的波濤上：

「我們在一淘」，她對他說。波濤向上升，向上升，明星在他們的頭上照耀著。波濤越升越高，直把他們從污濁的地面，上升到了明星邊。

但他們終究還是在污濁的地面上的，所以著者最後要問，「小伙計，現在怎麼樣呢？」

這書的可愛處，第一在牠的文學風味，第二在牠的人物。牠的文字是那樣的簡練潔淨。牠靠了寥寥的兩三語，可以寫出一個很複雜的情節。牠能直寫而不淺顯，簡潔而不晦澀；故在人物及事蹟的描寫上，在空間與時間的觀念上，我們都能得到一個明瞭而深刻的印象，像一羣白鴿飛過碧藍無雲的秋空時所給我們的印象一樣。全書是這樣的沒有一筆糲糊，沒有一句廢話，這還不是文學的上乘？

這書的第二可愛處，是牠所寫人物的個性。他們中間

很少十足的惡人，也並沒有十全的聖人，雖然兩位主人翁是顯然的比其他人物為可愛。這兩人受到了經濟的壓迫，含忍著無窮的痛苦，但他們却絕無恨毒之心。而在這兩位人物中，却尤以那位女主人為更可可愛。原來平凡的本身是沒有色采的；牠若是與低級的興趣，或是醜惡的心理組合

，牠便成為庸俗，甚至於下流。但是，若在平凡之上加上常識與同情心，吃苦的能力和自立的技能，以及一個活潑的性情，平凡便又成為一個康健人生的象徵，我們也就覺得牠的可愛，而不覺得牠的無味或可厭了。我對於書中那位平凡的女主人的印象，正是屬于後說的一類。

###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裏，我們又發表了兩篇描寫農村苦痛的文字

第一段。

。寫浙東縉雲縣的張公量先生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寫河北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一篇，可以補充我的「寫在大城縣的董浩先生是輔仁大學的學生。」

△蔣廷黻先生從莫斯科寄來了兩段游記，今天先登出

第一二二期)的不足，所以轉載在這裏。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報及通訊，則佔百分之二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彈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彈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劉旬忱 博士著

###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n.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  
東安市場北  
口外人文書  
店  
北京大學出  
版處  
北京飯店內  
法文圖書館

天津

南京

上海

法界東方圖  
書館  
國府路拔提  
書店  
Kelly & Walsh, Ltd.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定價 三元



怎樣建設內地

翁文灝

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

張茲閣

如此「天堂」

徐燮祥

談談廣東的鄉村

鄧達泉

歐游隨筆 (二)

蔣廷黻

雙週閑談 (二)

明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第一二四號

國民三十三年十月廿八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	華泰出版	廣南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青島	青島中書社	長光書社	武昌	新生命書局	（代定）胡正
濟南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南昌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徐州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廣州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蘇州	安市場	佩文齋	汕頭	現代書局	（代定）圖書消
杭州	記書社	米市大街	廈門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鎮江	書業社	宣內	福州	新時代書局	新民書店
南京	廠甸	現代書局	青島	永昌公司	黃勝和堂派
上海	沙灘	北大	濟南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天津	朝大	清華	威海	荷澤書報代辦部	文南書局
平西	天津	紫房子	安慶	甘肅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
南京	華書局	新中華	蘭州	新安書報社	（代定）
鎮江	花牌樓	正中書局	西封	小書報社	（代定）
徐州	大中華	天一書局	開安	華新報社	（代定）
鎮江	鎮江	（代定）	太原	中華書局	
鎮江	（代定）	（代定）	宜化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宣化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開安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太原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宣化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開安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太原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宣化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開安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太原	（代定）	
鎮江	（代定）	（代定）	宣化	（代定）	

# 怎樣建設內地

翁文灝

中國的建設計畫向來是自外發或對外言的多，自內發或對內言的少。因為是自外發動或對外提議，所以計畫的目的完全是開發內地，把內地的財力輸出國外，或是把外國進口來的貨物盡量輸入於內地。開發當然是好的，但如果各種事業完全偏重於輸入洋貨，必定弄到內地到處都是洋貨，本國工業完全破產，所有現金盡數集中於沿海口岸，離海較遠的省份紙幣遍地，民不聊生。如果常是這樣的建設，必至工作愈進步，經濟愈退步，這是破壞，不是開發。

中國自動的建設必須以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為目的。中國的面積連東四省及外蒙西藏在內和整個的歐羅巴洲一樣寬大，即使把他們減去了，剩下來的還有二百八十四萬多方哩，比法國或德國大十四倍，比日本本部大十九倍。如此大國，即使不能完全經濟獨立，至少也應該想法使自已已有許多出產——原料及製造——一方面供給本國的用途，一方面極力向國外推銷，和我們自己實在無法出產的物品互相交換。內地出產多了，對外開發纔不至完全吃虧，洋貨

方不至壟斷我們的市面，財力方不至完全窮乏。

東亞的大局真如一個大火爐上的一條絨氈，爆發焚燒的日子近在眉睫。假如日本與蘇俄認真開了戰，有許多人想日本人一定要佔據天津青島與上海，關住了中國的大門。所以即使中國不想開戰，也不易完全中立。當那沿海區域被別國佔據和封鎖的時候，不但軍械汽油等等的供給毫無自由，而且我們靠以生活的米麥都將無人供給。所以內地如果沒有經濟中心，在平時固然愈開發愈加窮困，在臨時更是整個的受制於人不能立國。所以我們可以說建設內地便是建設中國，因為有了勉強足以自給的內地，我們到了危急的時候，至少還可據以自守，徐圖恢復。

建設內地如何做呢？第一要認清內地的經濟中心。中國有一種極通行的誤解，便是把各處地方不論高低富瘠，一概用面積來做比較。例如說甘肅省差不多比浙江省大四倍，所以甘肅便能容納四倍於浙江的人口，即八千八百萬人，比現在甘肅人口可增十五倍。這是太錯。因為一塊土地能養活若干人有許多重要環境，決不能專靠面積作為唯

一標準。然則中國究竟有幾個重要的經濟中心呢，這問題稍爲複雜，此地不易詳細說明，現在只能略說大概。目前大家所最注意的幾乎不出緊靠海岸或緊鄰長江下游的少數地方。自然這種地方交通便捷，商務上是極重要的，但也必須內地更有生產中心，方免外強中乾之苦。生產中心在那裏呢？江西和湖南天然的是兩個經濟中心。這二省都礦產豐富，江西的鎢，湖南的銻，都是全球第一的富礦，如果善爲利用，出產尙可大增。江西的瓷器，湖南的鋅鉛，雖然缺少進步，也還是全國第一。在二省內煤鐵二礦也優勝，有了如此天然富源還只是購用外國進來的煤鐵，真是辜負天工。此外如夏布，如糧食，向來也極發達，只須減少人事摧殘。長江上流，四川向稱天府之國，到現在還是出口超過進口。四川不但糧食富足，而且有好幾種工業，如煉糖製碱造紙等，在沿海各省都不能立足的，在四川還狠能維持，這便是建設內地的好處的一個最大証據。四川的鹽井豐富是世界少見的，更有煤氣及少量石油的附產。一部份鹽井內還有鉀鹽和碘溴的存在，都應該設法利用的。說到北方，河南河北山東的富源，大家都已知道。至於西北各省的情形則往往有若干誤會。我已屢有機會說明決不能單靠面積做標準，空談把東南太多的幾千萬人口都快

速的移往西北，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參看獨立第三第四號論「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但西北自有西北的好處。西北的農業固然不能過份樂觀，但可以施行灌溉工程的區域爲數不小，譬如陝西的涇惠渠已經狠有成績，每畝收成可增數倍。如果洛惠渭惠二渠亦能善爲經營，成績可以相等。不過以上三渠每個能灌溉的面積大約都不能超過一百萬畝以上，如果希望過大，失望也不能免。再遠的如寧夏平原，如涼甘肅三州，或導用黃水，或引用山泉，古人成績猶存，今人更宜利用，但他們的面積也並不是極大的。當然我們並不要專說大話，我們把目前能利用的富源儘量利用，也就造成幾個內地的經濟中心了。雖然內地交通不大便，有許多東西運不出來，但如棉花，如煙草，倘能善爲培植一定可以大宗產銷。就整個的華北講，當然煤礦是最重要的。煤是動力之源，一切工業離不了他。華北煤田之寬廣，煤層之齊整，煤質之優良，都是世界少見，應該極力開發，作爲許多工業的基礎，現在除了二三個有外人幫助的大礦外，其餘皆衰微憔悴，真太可憐了。

以上不過隨便舉例，便可見內地大有可供發展之地。每一個經濟中心都應該有人盡力經營。說到此處，我有一個感慨，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士太不肯往內地去了。近

年來中央與各省都很提倡留學，還有幾個庚款機關從旁幫助，爲國造才當然甚好，但是畢業回國的人才，如果全數擁擠在京滬平津等地，大家都不肯到內地去做事，那內地怎麼能發達呢？不但留學生，即是本國大學現亦大造洋樓宿舍，學生用費每年須要四五百元，多則七八百元（但正經的學費却可不繳！）學生舒服慣了，大多數也怕入內地。偶有不得已而去的，也是灰心失意，胡作妄爲，於地方害多益少。全國財富和全國可希望是人才的人，滿都擠在沿海三四地內，把內地弄得一空如洗，這是中國最大的險象。所以我說建設內地的第二辦法是要請全國有志有力的人才，大家都往內地去服務，不要怕勞畏苦，因爲現在只有建設內地是真正救國。

第三是要溝通各個經濟區域的交通。中國各省近年有一個很危險的趨勢，就是要想經濟獨立。例如山西省，各縣地方的治安，行政的整齊，真是華北第一，可做全國的模範，但他們的經濟政策却太偏向獨立。鐵道部要從太原

造一條鐵路，直達風陵渡，以期與隴海路在潼關相接，這計畫是很好的，山西人却定要改造，不到潼關而到蒲洲，在我們看來，真不懂是什麼意思，因爲本來可以溝通內外的，現在還是整個的關在省內。再如廣東要對他省入口的貨物加收進口稅款，更是自分畛域，格外可惜了。其實經濟的第一作用是有無相通，彼此幫助，如果大家關門自大，不相聞問，其結果必弄到大家沒有好處，內地更加衰落了。從這一點看來，其他地方的交通建設也狠應特別留意。例如漢中一處甚至四川盆地對於陝西中部的交通應該極力設法增加便利，希望遇到華北荒年，可以用他們的糧食來救濟，而陝中的棉花也可運往南方做衣服，因爲四川全省人口甚多，而棉花是極缺少的。有許多講交通計畫的人，都只想如何從內地通到沿海商埠，這當然是很重要的；但同時也必須想想如何從內地的一個經濟中心通到另一個經濟中心，所以我特別提出這一點來供大家參攷。

## 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

張 茲 閻

自世界市價銀價高漲，以致引起白銀自中國外流，國

內朝野都加以十二分的注意。經過許久的醞釀，政府終於

採取徵抽銀出口稅，以圖制止銀貨的外流了。在本月十四日財政部發表令關務署文，制定銀出口稅率，「(一) 銀本位幣徵出口稅百分之十，減去鑄費百分之二·二五，淨徵百分之七·七五 (二) 大條寶銀及其他銀類加徵出口稅百分之七·七五，合原定百分之二·二五，共為百分之十。如倫敦銀價折合上海匯兌之比價，與中央銀行當日照市核定之匯價相差之數，除繳稅而仍有不足時，仍按其不足之數，並行加徵平衡稅，即自本月十五日起一律施行」。同時發表的文件，尙有中美兩國關於白銀的照會，和滬銀行同業公會商會等要求徵收銀稅電。原文都已登載各日報。

自十五日開徵銀出口稅以後，外匯市場的變化，很足以引起我們的注意。以一週來英鎊外匯行市，和倫敦銀價來比較，其變動略如下表 (錄自大公報經濟欄)：

	英鎊匯價 (國幣每元)	倫敦銀價 (每盎斯)	折合英鎊半價 (國幣每元)
十五日	一先令五便士 十四三七五	二十四便士 十八七五	一先令八便士 九七
十六日	一先令四便士 十六八七五	二十四便士 十七七五	一先令八便士 九七
十七日	一先令三便士 十三七五	二十三便士 十八七五	一先令八便士 一四
十八日	一先令三便士 十七五	二十三便士 十七五	一先令八便士 〇四
十九日	一先令四便士 十三一二五	二十三便士 九三七五	一先令八便士 一四

由上表可見銀價折合英鎊半價與英匯行市的差額，曾經很劇烈的變化。因此平衡稅也同樣增加。據報載十五日平衡稅是百分之四·七五，十六日便增為百分之八，到十八日竟增至百分之十四。事實上白銀出口業已完全停止了。在十四日已裝輪報關的銀子，約值九百二十五萬元，在宣佈徵稅後，除一部分繳稅運出外，大部分也都卸裝了。此外政府對於與徵銀出口稅有關的措施，還擬設立外匯平市基金，并設立委員會來管理。據最近的消息該項基金，定額一萬萬元，由中央，中國，交通三行按四，四，二分配。如有虧蝕或不足，由財部負責，章程在草擬中。

事實的演進，大概如此。我們對於這樁事件，有什麼感想？茲就管見所及分作兩層來討論。

#### (甲) 銀出口稅開徵前後的觀察

白銀市場的動向，始終以美國的態度為轉移。自從五月裏美國宣布白銀法案，規定授權政府購銀充貨幣準備，至金三銀一的比例為止。便可證明羅斯福總統對於貨幣膨脹的政策，絲毫不會改變。到八月再宣布白銀國有後，所有銀問題的關鍵，全在美國是否即時向海外大舉購銀一層。按美政府早已在海外購銀，數量雖未明白宣布，但估計數量還不鉅，而銀價的上升，已很可觀了。如果一但大舉

購銀，銀價自然更加上漲的快。從前美國向海外購金所不能得着的效果，現在却希望向海外購銀來實現，這種理解，實在令人難懂。

因為美國在國際間貿易所佔首把交椅的重要地位，其所採政策，自然要對其他國家，發生重大的影響。要知道對於中國不利的影響，讀者可參閱沙爾德(Salter)的報告，便知端倪。國內的論調，大約可分為兩層：第一層認為銀價上漲，使中國銀元的外匯價格上漲，結果是鼓勵入口，而使入超更大。這一層并不一定的確。我們試看海關的報告，本年前八個月的入超約為三萬六千萬元，但是去年同期內入超數額已達五萬六千餘萬元。兩下比較，便知道提倡銀價上漲可以提高中國向外購買力的議論，是不攻自破了。這個緣故是因銀元外匯價格上漲，出口趨於減少，而出口減少，便不能增加入口。第二層認為世界銀價上漲，而中國銀元因逆勢國際支付的壓力，不能使他的外匯價格隨着銀價上漲。結果兩者之間總有多少差額，向國外運銀，有利可圖，銀貨自然向外輸流。因銀貨外流，國內發生了貨幣緊縮的現象。於是利息高漲，物價下跌種種不利的影響，因之發生。這一層論調，是切近事實的解釋。據海關的報告，本年前八個月，銀貨入口不過五百八十餘萬

元，而銀貨出口達一萬三千八百萬餘元。近數月來的物價下落，和最近上海銀拆的暴漲，債券市價之下落，都足以證明這種論調的切近事實。

從十四日所發表的文件看來，美國答復我國的照會，無論口氣何等委婉，實際上是一口回絕。美國政府的用意，依然是有重在國內的政治，十一月的選舉快到了，如果不採澎漲政策，是無法滿足西方各州的期望。我們豈能希望他們顧全中國的利益而放棄自己主張？以銀易金，姑不論美國政治情形能否容許，即論這種價格怎樣決定，也是很難的問題，處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容不讚許政府措施的適當，因為這是政府的自覺，要求對策，仍須反求諸己。而且只有這種辦法，不僅在事實上比較易辦，尚可不至引起內部過分之紛擾。

現時我們討論這種問題，最感覺困難的，便是統計材料的缺乏。第一：中國國際支付差額，一向是一個謎。第二：究竟中國現存銀貨，較事實上用來維持現在金融制度所需的數額，比較有無餘裕。換言之，中國的銀貨，要向外輸出多少，便要發生恐慌？如果金融制度改善，能否減少銀貨的需要？這一層也是向來無人曉得。所以貿然揣測未來的趨勢，是很危險的。即如在開徵銀出口稅以前，海

外銀價和中國銀元的外匯價，相差原不甚多，但這是因本年鉅量銀貨外流的結果。有些論者忽略了這層緣故所以推論百分之十固定稅太重，以為除原有百分之二·二五出口稅外，再酌徵有伸縮性極微之平衡稅，即可生效，無須提高固定稅率（大公報十七日社論）。不料自十七日以後，除百分之十固定稅外，平衡稅已達百分十四以上。如不提高固定稅，則所謂有伸縮性之平衡稅，將達百分二十二以上，不得謂為極微。這種論斷所以難得準碼，都是統計材料缺乏的緣故。

但是未來趨勢固然難以預測，眼前中國銀元對外的跌價，乃是必然的事實。中國銀元在國際上的生銀價格，自然隨着世界銀價變動。同時受了逆勢國際支付差額的壓力，中國銀元在外匯市場，終歸是低價的。在從前銀貨自由外運的時候，尚可藉此減低這種逆勢國際支付差額的壓力。現在開徵銀出口稅了，也可以說是中國承認了銀元在外匯市場低落地位。所徵銀出口稅的數額，自然常常受上述兩種相反動力的支配。如果世界銀價——因為美國暫停購銀或產量激增與其他原因——能殼下落，同時中國的國際支付差額——因為國外貿易差額的轉優及無形收入增加或借得長期外資——能殼減少現在的逆勢，自然中國銀元

按銀市折合的平價與其外匯價格可以逐漸接近，銀出口稅也可遞減。反之則銀出口稅仍舊要增加或保持現在數額。此外尚有投機的活動，固然可以臨時發生很大的影響，但是從長時期看來，仍然逃不出自然的趨勢。

## (2) 對外的安定 (External Stability) 與對內的安定 (Internal Stability)

除却上文所述外匯劇烈的變遷以外，國內的情形却比較安定了。在未徵稅以前數星期，上海的銀拆，步步上升，債券市價下落，市况很不安定。但自徵稅以後，銀貨出口停止，市面銀底不虞再有減少。首先發生的影響，便是將來利率不致上漲，銀行對於放款可以放手去做，銀拆下落則債券行市可望安定。間接所有貨幣緊縮的影響，可以免除。這種情形，與一九三一年英鎊厚兌的時候，有不少的相同的徵象，雖然所採手段是不同的。在中國尚未建立真正的中央銀行制，商業銀行必須以銀做第一層準備，所以不能和其他各國採取同一的手段。至於有幾家錢莊的倒閉，乃是無知識的投機所致，不能歸咎於政府這次的措施。所以政府這番舉動，可以說是求對內的安定，而犧牲了對外的安定。換言之，即寧可使中國銀元外匯價格變動無常，但必須保持國內經濟秩序的安穩。這自然是眼前事

實上的需要。但我們不可不注意，怎樣來使這種稅法發生所希望的效果。這幾天來外匯激漲的緣故，尙不明瞭，究係入口商趕緊補進，抑係投機家所爲。如果投機家因紛買外匯，交付價款，以致銀貨流入洋商銀行，即使不起運出口，而市面銀底終至減少。所以亟須取締投機，同時不可忽略洋商銀行的舉動，總以能使其服從政府命令及取得合作爲宜。

其次便是銀貨停止外流，金融界穩定了，我們依然有

## 如此『天堂』

徐燮祥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可是現在的蘇杭，非但不能比擬『天堂』，簡直已經淪爲『地獄』！

我的故鄉是在離杭州東北百餘里的地方，本算是浙江下三府中富地方的一個。因爲這裏的農民一年有兩熟，一是種田，一是養蠶。只要蠶熟了，就是田差一點，或是蠶不好而田裏豐收了，都還可以過得去。所以他們『蠶罷』（收繭繅絲等蠶事了後，稱爲蠶罷。）時的歡樂是不減於秋收，什麼還債，贖當，娶媳婦，嫁女兒，和種田資本都得到這裏取償。只要蠶事順利，秋收也還過得去，鄉村間

許多問題還是未曾解決。一般的經濟問題，例如怎樣減少入超，增進工業生產效率，農村的復興，政府決算預算的平衡，推廣交通事業以利商運，廢除類同省際間的關稅；關於金融的問題，例如銀行制度之建立，信用組織之推廣，籌設全國清算制度以免除近代國家所不常見的國內匯兌之困難，而謀國內資金的自由流動，都是切要之圖。僅僅把銀貨外流停止了，還是不曾達到我們所需要對內的安定

便充滿着熱氣，城市裏的商業也現得興旺，我們這時的故鄉，確算是個好地方，比起西北來，確可稱爲『天堂』了。

去年的田稻是豐收的，可是每個農人都負了一身債，因爲二塊五毛一扣的穀，把他們鬧窮了。但他們是不會灰心的，總把希望放在將來，打算只要明年『蠶罷』好，不是什麼都沒問題了嗎？他們在漸漸暖和的三月，便打起精神來養蠶了。可是今年蠶罷的結果是因天氣不好，絲繭竟全沒有收成，就有一二家例外，也只聽得上海陳絲還屯積在棧裏，絲廠是連連的倒閉，鎮上的繭廠是都沒有開秤，



雖有十二元十兩的絲價，十五元一担的繭市，卻沒有地方賣去。

農民們是不會灰心的，因為要生活，也不容許他們灰心，他們又把好日子放在後面。蠶沒有熟，只要田裏收兩担穀子一畝，今年又可打發過去了。他們仍以養蠶時的熱心準備下田插秧了。把欠的蠶糧錢，桑葉錢，和地主們的高利貸，都約在田稻收穫的時候償還。

他們是要等着下了梅雨，趁着這水才可下田插秧的，這總沒有問題，梅雨是從來不失信的。『陳搏老祖活到八百歲，沒有見過黃梅水不發。』可是這回的老天爺卻有些別扭，好似有意和窮人們作對，很快的人了梅，很快的已經出了梅，大家眼巴巴地望着，一天天地等着，整整三個月不見一點麻麻雨，太陽像烈火一般的掛在當空，田裏的泥土乾燥了，慢慢的張開了一條條不可彌縫的裂痕，像死龜的甲壳。慢慢的連河港也乾涸了，也和田裏那樣張開了裂痕，像一條張着鱗的大死蛇。但是也有十分之二是插了秧的，這是限於少數的有相當財力的人家，有錢下了本，雇了人去屏水，他們在殘餘着有限的積水的池塘裏接了二架或三架水車爭着踏，拼命地踏，不分晝夜地踏，汗從每個人的頭頂一直流到腳跟，口裏縷縷地直冒出青烟。但

終於到了河底向天的時候，他們的汗血滴在這龜裂的田裏，是白化了，至多是比较沒有下種插秧的多些茅草而已。

藍禮潘佛和張天師在上海杭州祈雨後，我們這裏也有上面來的命令叫『禁屠』了。公安局的警察到魚行肉舖去巡查，碰到還有鮮魚死豬，便是違禁，都給帶走了。可是老天爺並沒有感動而起了半點憐恤和慈悲。災象是證實了，農民們的希望是完全斷絕了，他們的油煎一般的心也有些暴躁，不能安穩了，於是他們約齊了到縣政府去『告荒』。縣長既不是龍王，又怕妨礙治安，我們的一個隣縣便當衆放了幾槍，結果是打死了幾個當然算不得什麼的鄉下人。縣政府是解了圍，治安也維持了。可是農民們沒有飯吃，總也會覺得肚子餓的，律筆還可以飲鳩止渴去用高利貸向地主或米行借和拿點絲到當也和田裏那樣張開是有沒有收成，沒有東西可當；而借債是要有抵押的，你既沒有長物如絲繭可抵，又沒有青苗可指，你雖願意出三分四分的利息，也是借不到一個大的。他們本也吃南瓜，芋頭，挨過一年的，今年卻連這些都旱死了，到這山窮水盡的時候，饑饉在他們肚子裏爆發起來，於是他們去實行所謂『吃大戶』，——到鄉間有錢人家去『坐飯』，這些鄉間所謂大戶便紛紛搬走了。於是連儲有五六斗米的人家也分吃盡了，

於是便有這次官府告急，報紙記載，纔被大家覺得旱災嚴重的搶米事件的發生。

搶米的開始，是只有些農婦挽着個籃向米行借貸，因為農民們和這些米行往年是常有些交涉的，在青黃不接時農民向米行賒了一担米，把青苗作抵，倘使豐收，得還米三石；倘使沒有收成，便得連田都沒給他們。這些農民們來向他們借貸，原是帶些怨恨的，而米行方面當然沒有允許他們的要求，並且還斥罵和動了手，於是第二天便加進了男子，米行的米是搶空了，而農民們的手裏卻都只分得半籃或一包。因而又驚動了一般官府大人和縉紳老爺們，便派人打電報去省垣請兵維持治安，彈壓暴徒。當這些××隊開到的時候，真好威風！上了刺刀，按着木壳，走到便立刻捉了六七個搶米的『匪徒』，後來絡續還捉了些，聽說別處也同樣因搶米而請兵逮捕了不少，都解到不知是××處或是法院去了。

可是事情又有些困難了，因為這些天神一般的爺們既自負有大功大恩於地方，地方自應爸爸一般的侍奉和供給，以天天得準備幾十斤豬肉，幾盞酒，幾担西瓜，幾十聽香烟，還要現錢犒賞。地方本是很窮，沒到二十天，鎮上稍稍像樣的人家都已有幾十塊錢的捐款，到無可再捐的時

候，縉紳們又起了新的恐慌。只得把這些『保衛地方』的天神們打發走了。大概這筆賬現在還沒法弄清呢！可是農民們到底不敢再放肆去搶米了。這些農民們原是良民啊！紳縉們的身家可保，他們滿意地笑了。

這事情可不能這樣就了結，米行老闆覺得太吃虧，他們既向來和農民們有往來，他們當然還認識他們，於是遞了名單向縣裏舉發了。於是衙吏們便有了好買賣，他們按名捉拿，下鄉查抄，這些『蠢如豬鹿』的農民，碰到這些如狼如虎的爺們，結果怎樣是不難想象的了。他們還和當地土劣勾結，早查清每家人家的底細，照他們的家產可榨迫多少的程度作為贖罪的價格，農民們早着了慌，那敢有半個不字，有的把老婆女兒賣了，有的把幾間破屋拆了，凡是可換錢的都變賣了。總算僥天之倖，蒙這些爺們赦過了。而連老婆破屋都沒有的呢，無疑的是給帶走了，要知道也得消消差啊！

但是搶米的案件是解決了，農民們的肚子卻還沒有解決，並且經這一次的洗刷，他們更窮得精光了。於是他們中間有力的便拼着性命去挑私鹽，官鹽是一塊錢七斤，他們是一塊錢二十五斤，於是便違犯了管事老爺們的禁忌，且觸犯了他們的尊嚴，聽說鹽場上和路上已被打死了好幾

個，死的是販私鹽的，活該！但販私鹽的並沒有減少。只是家家把鹽買夠了，不說二十五斤沒人耍，連四十斤五十斤一塊錢都沒人要時，又怎麼辦呢？況且鹽運使也已出了「災民不耐靜候官廳之救濟，藉口年荒，販賣私鹽，秩序破壞，本使不得不切實語誠，以盡良心之主張。日本美國亦復天災，從不聞有鬧荒之舉動，吾國素號文明，兩浙尤屬優秀之邦，尤應保全名譽，政府威信所在，決不容不良份子藉端作奸犯科」的告示了。

另一方面，壯年的男子要以最低廉的價格出賣他們的

## 談談廣東的鄉村

鄧達泉

獨立評論很少見過談及廣東鄉村的文字，我這篇或者是第一次。我本是個小學教員，整日惟有在兒童群衆中厮鬧，那有高明遠大的眼光，去觀察及批評這千頭萬緒的社會狀態與趨向？不過就現在所見所聞，隨便寫來，都可證實經濟衰落農村破產，到處皆然，不分南北，大抵都同病相憐。這就是寫此篇的動機。

我的鄉村在廣東三水縣的西邊，人口雖不甚稠密，但在比河床還要低的地方，當不起西北兩江的汎濫。耕種是

苦力，卻沒有人耍，只好回家去吃麪皮。（麥外面的皮，比糠價便宜些）。有連麩皮都沒得吃的，便餓死了，或全家自殺的，也時有所聞。四等車裏天天有許多年青的少婦少女到上海去，說是去做工或做活。城鎮裏有更多的哀求人，人家只要有飯吃，不要拿工錢的。賣小丫頭的，街上特別多，也特別便宜，七八歲的只要十塊錢。而每一個小城鎮裏有近千的成羣結隊的骯髒老婦人在乞食。只是現在到明年的秋收還有整整的一年，這情形又怎樣混得下去呢？唉！我真分不清這算是「天堂」呢，還是地獄！

「十年三收」的；所以大部分的男子，是出外工作，遇到清明除夕才回家數日，雖會短離長，生活上倒覺安適。——不止我這裏如此，兩江沿岸都是一樣：廣三鐵路每到廢曆年底及清明前後，勢必擠擁到連車廂外的扶梯上，都站滿歸心似箭的旅客。在近年世界不景氣的情況中，各人的工資，已減到不能再減的最低限度。可是生活要緊，不容許你消極，只有從不能節省的開支項下，更退一步忍痛遏抑以圖掙扎。誰知一年不似一年，各業到了現在，已達到

飽和的狀態，社會經濟的進展，好像恢復上古不發生交易  
的途徑上。因此，我這裏許多由辛苦而更辛苦的工人，也

不能繼續微弱的掙扎，終於宣告絕路了。還記得去年九月  
從河口趁駁輪到大塘，船剛啟碇，賣葯的，賣食物的，先  
後在各艙裏，施展那駕輕就熟的江湖慣技，說出天花亂墜  
，不覺你不大破慳囊；結果，三十六度宣花斧舞完了，照  
例擎起貨品，繞行乘客面前連聲喊着「那位朋友要買，就  
開聲，待兄弟親自送到！」唉！真晦氣！各個乘客都像畏  
羞似的，遙見他來，先把視線移到窗外，去領略煙波雲樹  
的风景，直待他走過了，才敢回過臉來。他只好自言自語  
的說：「今日都是熟客」，便一溜煙跑了。（這是一句和平的  
不傷自己體面也不侵犯衆人的話。）有一位賣跌打葯的更  
倒黴，他用盡九牛二虎的力去打動群衆，聲嘶氣竭了，還  
得不到一位「發起人」。結果出到最後的苦肉計，自己的心  
胸椎到腫起來，手臂也劃花了，鮮血像樹脂般往下滴，只  
博得看衆的目光起勁了一回，仍舊得不到二毫子的光顧。  
後來他忍不住氣，向大衆牢騷了幾句，也就收場了。可憐  
他只會罵人出外賺錢，只知給黃臉婆貼漢子，却不知一般  
人，不是歸來「食穀種」，（俗謂失業坐食叫食穀種），就是  
勉強掙扎的人呢！我今年回到家裏，偶然談及這些，聽說

我這荒僻的小村，從來絕少江湖客光臨過，去年也破例接  
過十三次駕了。

我在第七小學（在三水北區的一個小市鎮）的時候，聽  
見那裏的商人說：「打算來年買現銀貨，也無法維持年關  
的信用了，」——他們整年的買賣，習慣上只要到年結時  
清算了，下年便可一封信就有貨物寄到。可是農村沒有購  
買力，貨積不銷，大抵許多地方都是同樣的不能清算，所  
以，三水縣最繁盛的中心商埠——西南鎮上那一間商店商  
業最大，就那一間先倒閉，餘的不過苟延殘喘罷了

回頭再談我的鄉村。我此次暑期回家，眼見失業歸來  
的人，比平時回家團叙的還要多。往日認爲最安定最有把  
握的三五優秀份子，也站立不住歸來「食穀種」了。像我這  
飽不壞餓不死的小學教師，在不久的將來，也就要「同歸  
於盡」，這不是很難逆料的事。幾年闊別的從兄，也隨着  
我幾天後歸來，他是在某輪當護船破手的，該輪往來三水  
江門接拖貨物，——以磚瓦等建築物最多，因「四邑」（新  
會台山開平恩平）多華僑，故建築特多。現在華僑也要「  
食穀種」，磚瓦業一落千丈了。他此次歸來，也因受了這  
種間接的影響，一方因他的僱主，眼見地方寧靖（？），爲  
維持目前計，不得不去兵爲先。他還對我說：「依我說來

，盜賊倒是好的。」我聽了不知怎樣的說才好，心中本待要說：「世界若長此下去，他一定會再來請你去幫忙的了。」但到底還不敢說出來。今年各地都旱到赤地千里，我這裏却浸到連來年的穀種也沒有了。

以上都是從事實寫來，遠的地方，我不敢胡亂的講，不過「一雷天下響，」我相信「到處桃梅一樣花，」沒有例外的。即如順德，從前多麼饒富！聽到這句「去艇裝絲，回艇裝銀，」也夠艷羨煞人了。我這裏失業歸來的說：「有些順德的同業，到了現在的境地，還沒有回家去。因

## 歐游隨筆

(二)

### 一，車窗中所看見的西比利亞

在滿洲里開車以後，不久車子又停了，蘇聯的檢查員上來了。我們的行李，護照，及銀錢都要受檢查。行李的檢查頗仔細，不過檢查員很客氣，而且有點幽默。他們最注意的是書籍雜誌。但是全車的旅客沒有一人因為行李發生困難。護照及銀錢都要登記。照相機都要加封皮，在途中不能照相。檢查幾費了三個鐘頭，到下午兩點才開車。

從滿洲里到莫斯科總共是六千七百啟羅米達，要走六

為他們的鄉村，單是靠種桑為生的，一時不容易改種。這様，他們的鄉村情形，也可想見了。更有那些「不落家」的繅絲女，——「不落家」的名詞很古了，該處的女子，嫁後三天，便跑回母家，繅絲食力，不返夫家，有許多自願出資替丈夫娶姨太太的，并且有很堅固的組織。從前曾經取締過好幾次，也沒奈何。但是近日因為絲業衰落，生活發生問題，她們都各自為計，歸的歸，嫁的嫁，無家可歸的，另尋生活去，已不勞風俗改良委員的多方勸化了！

蔣廷黻

天零三點鐘。在火車上接連走六天當然不是很快活的生活，不過至少我個人並不感覺煩悶。每星期一在滿洲里開的特別快是比較舒服的。頭等很像滬平通車的頭等；二等比頭等差不多，也是兩人一間房，不過房間較小，且沒有個別的洗臉房。侍役很殷勤，並不在資本主義國內的侍役之下。如有兩人結伴同行，那舒服極了。我原定二等，因為房間較小，加付了十九元美金，改坐頭等。第一天，我個人一間房。在赤塔停車的時候，我到站上去散步，回來發

現房內坐着一位中年俄國女客。我大起恐慌，覺得不可終日。後想起在什麼書上讀過：赤色文化不講偽虛的性的規矩。我也只好從俗。其實我並沒有受過什麼大不方便。晚上到了十點左右我離開房間，給她一個就牀的機會。早晨，先起者洗了臉，穿好衣服，就出去，給後起者一種方便。在依耳庫次克，她下去了，可是又換了一位女客，一直到莫斯科。因為言語不通，我沒得與她們多談。一個曾作過教員，她到依城去學饑餓事業；第二個是位管家的太太，她的先生在蘇聯一個航空公司服務。

飯車的伙食還好。各色的酒都有；菜味不免單調。價錢略高，三餐須費四元半美金。大半的客人從哈爾濱帶着不少的乾糧和水菓。左右房間裏可以時時教侍役倒茶或開水。一天到飯車裏去吃一頓也就夠了。有許多人說西比利亞車中的飲食問題如何困難。我是沒有遇着。

車上還有澡堂。費五毛美金就能洗一次。

到第二天，同行的客人，除非言語不通，都彼此相識了。我這次同行的有俄國人，美國人，英國人，瑞典人，匈加利人，埃斯當尼亞人；中國人就是我一個人。最通行的言語是英文；有一位——埃斯當尼亞人——俄，英，德文都能說。他的兩位小孩兒，在哈爾濱生長，還能說幾句中文。

最有興趣的同行者是美國電影明星兼政論家洛奇爾 Rogers。他是一個最美利堅的美國人：生長在美國中部的一個牧場上，小學沒有讀完，靠着自己的天資和常識，步步的成了美國當代的一個人物。他在中國游了兩次。我問他對我們的感想。他毫不躊躇的回答：「一個中國人是天下最聰明的人；兩個中國人合起來是天下最糊塗的人。」我們一天到晚談笑，看風景，玩紙牌；不知不覺的日子就過去了。車子到了大站，總要停十分或二十分鐘，我們一羣人都下去散步。

西比利亞人口很少，尤其在東部。不過生活簡單的鄉下人，看見火車過，必要把牠當作一種消遣，所以我們也看見不少的人。現在西比利亞的居民，據我所看見的，沒有受過飢餓的遺痕。衣服確很平常，甚至於破爛。在全西比利亞，軍官除外，我沒有看見一個俄國人穿着光亮的鞋子。鄉村小孩十之八九打赤腳；成年的女子也有不少打赤腳的。看看站上的小攤，可見得俄國現在的消耗品不多。普通慢車的三等總是旅客擁擠不堪；有些鄉民男女老幼整天在站上等車還得不着位子。這種情形很像我們的三等車，恐怕還有不及。洛奇爾太太是個富有慈悲心的婦人。她看見那些赤腳破衣賣花的小孩，或看熱鬧的小孩，總忍不住

住，總叫 Will 拿糖去分給他們吃。得着糖的的嘻笑與沒有得着糖的的眼淚是不容易忘記的。沿途的兵確是不少。在東部許多地方，他們正忙着蓋營房。有些兵就住在貨車裏，與我們貴國一樣。我以先常想我們的兵，生活這樣的苦，服裝這樣的不整齊，怎能打仗；現在我看見了蘇聯的兵，我倒放心了，因為沒有問題，蘇聯的兵是能打仗的。

從消耗方面看，蘇俄的人民，沒有問題，是在普通國家水平線之下（但是一般人民的生活比我們還好的多）。從建設及生財方面看，也沒有問題，是在普通國家水平線之上。西比利亞儘管人口少，荒地多，我們每天總要遇着好幾十列貨車，滿載大松木，石油，各種機器，尤其是載重的汽車，和耕田的機器。有的站上，同時擺着三四列，每列有三四十輛車子。愈到西部，工業空氣愈緊張。至於工人，我們在路上及站上所看見的，都是很努力的，尤其是女工。我們看見過男女一道在路旁荷起鋤頭修路。不仔細看，分不出男女；仔細看，有時還能發現一二個很美的青年女子。每天近中午的時候，車子總要在一個大站停二十幾分鐘。一停車，就有十幾個女人，一手拿樓梯，一手提水桶，到車旁來洗刷，替車子洗過澡。沒有私產，沒有消耗，而工作這樣努力，建設這樣勇往直前：這樣的國家是

有前途的。

西比利亞這個地方本身也使我感覺俄國的偉大。風景倒很平常。除貝加爾湖以外，我們所看見的全是平原。東部是大草場，已耕的地很少；西部則森林佔十之八九，耕地不過十之一二。樹木多松杉及白皮的 Birch。松全是黃皮松，逼直的。車近森林的時候，看不見樹頂；鑽的時候，樹木的稠密很像叢竹，不過帶着深青的帽子。俄人建房子就用這種大松木，一根一根的堆起來。他們的燃料是松木，電線桿子也是松木。俄國的森林幾有用之不盡的模樣。耕種的地都是大塊的，深黑的。我們過身的時候，有些田莊已經收穫了，且又犁過了；有些是一遍汪洋的黃麥。以俄國物產之富，可說是共產主義最好的試驗場。到了第五天，我們要過烏拉山，都等着看雄壯的山景。不料路線避開了高山。一直到莫斯科的郊外，都是平原上的大田莊和大森林。歐洲的俄羅斯與亞洲的俄羅斯，在鐵路經過的這一帶，並沒有自然界線，連植物都是一樣的。地理上，俄國是屬於亞洲的或歐洲的，旅客很難知道。

西比利亞的人民大多數是白人，少數黃人，還有少數顯然是黃白之間。軍隊也是如此。俄人幾乎沒有種族的觀念。黃白一道當兵，一道作工，彼此通婚的也不少；黃

白的小孩一道玩。在幾個站上，我想與黃人談話；他們笑而不答；大概他們是蒙古人或土人。在一個站上，有一個高大的黃人，靠着欄杆看特別快。我發現他是山東人，在那個站的食堂當廚司已經十幾年了。在站上那羣人中，他幾乎是貴族，因為他穿的西服比別人的都要整齊。

第六天（星期日）吃了中飯以後，人人收拾行李，有些交換住址。我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又是初次來俄國，心中不免有點着急。五點鐘，西比利亞特別快進了莫斯科車站。

二十三年九月五日書於莫斯科

## 雙週閑談 (二)

明生

資本制度的社會裏一個極矛盾的現象，便是一方面極大多數的人從事生產，另一方面極少數的人從事消費；一方面終日的，有時還是夜以繼日的勞動；另一方面將所有的時光都消磨在娛樂上；一方面將精力都供獻給人，而所享受的極少，或竟不夠普通的生活，另一方面盡量的享受而貢獻給人的極少，或竟絲毫沒有。這個矛盾的現象違反公道，自不待言。要想革除他，我們祇好希望將來實行一種更公道的經濟制度。

現在社會裏專門消費，專門享受的人，有關老，關少，關太太，關小姐，一切靠着利息，地租，利潤的供養，而一點不用勞心勞力的人們。現在中國有多少這樣的人，我們不知道。我們要想這些人，放棄他們所有的不公道的

權利，而加入生產的工作團體，在現狀下，當然是不可能。但我們想到另一類享受階級，似乎可以改變他們的消費生活，利用他們的精力為社會增加些生產。那就是中產的薪水階級的太太們。

本文所謂中產指月薪二百元以上的人，薪水階級指靠着薪水的收入生活的階級。這個階級的家庭大概都雇得起廚子煮飯做菜，男女僕做家庭裏的工作，奶媽喂養並照管小孩，裁縫師傅做衣服。至於每個家庭能夠雇多少服侍的人，所雇的人們的本事如何，便看他的經濟情形。大體說來，經濟情形越好，所雇的人的量與質越高，也就是家庭裏的各員服侍自己的工作越發減少。在這樣的家庭裏，如果先生每天要出外做事，小孩們到學校裏去讀書，做太太



的如何打發她的時候便成了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問題。

在中產階級的意識裏，「太太」是一個榮譽的稱呼。

無數的貧苦的婦女，要伺候自己，伺候旁人，祇被稱爲「王媽」「李媽」或「王奶奶」「李奶奶」，他們不配稱爲「太太」的。但是從職能方面看來，太太，特別是經濟充裕（換言之，就是先生的收入高），沒有孩子的累贅，或孩子都已長大，而不成爲累贅的太太們，實在完全居於寄生的，享受的，消耗的地位，與蜂窠裏的雄蜂一樣。這樣的太太們如何消磨她們的光陰呢？祇有交際與賭博。前者要引起衣服，裝飾，陳設，飲饌的比賽，後者要耗費精力，妨礙規則的生活。兩樣都是費錢的，而賭博更有害於衛生。（祇就衣服一端說，我們聽說在這古老的都城裏，交際忙的大太太在一天裏，常有四次的酬應，午飯，五時茶，晚飯，跳舞或看戲，每次必須換一次打扮，今天的打扮，以後也就很少再用了）現在我們所要問的，就是這些位太太所徒然虛耗的精力與光陰，可否用在有結果的，有益於社會的工作呢？

我們記得在日本武力侵略我們的時候，許多交際忙，賭博忙的大太太們，一時都曾受了國難的激刺似的，放棄了娛樂，努力做了些所謂後防的工作。當時所得的成績，不

能算壞。會幾何時，這些有用的精力又消耗在資本制度社會病態的消遣上了。現在應該將有用的精力用在有用的事業上了。中國現在一切落後，須全國人的努力才可以使他前進的快一點，薪水階級的大太太們，大概都受過些教育，有的還受過高等的，專門的教育，正應該做她們所能做的事情。中國現在許多事業，都因爲沒有經費不能舉辦，如果這些有先生們供給一切的太太們可以義務的進行幾種事業，中國的進步也就可以快一點了。中國現在自己不能養活自己，貿易上是入超，支付上亦是入超，一個原因便是全國的生產少於消費。如果薪水階級的大太太們，減少她們的消費，而扶助，雖然是間接的，生產，國民經濟破產的危險也就可以或者避免了。

至於大太太們可以或應該做那些事呢？我們想多着多着呢，祇要肯不求報酬（或者還要貼本），不求名譽的去做。教育，衛生，救濟，文化，都等着普及，等着發展。即就北平一市而論，北平全市的大太太們對於這些工作一時便做不完的。薪水階級的大太太肯改變她們的生活嗎？肯放棄不正當的消費生活，而致力於社會服務嗎？如果肯，我們便不必跟着人去喊這個救國，那個救國，而喊「太太救國」了。

## 編輯後記

適之

△翁詠霓先生果然寫了一篇文章送來了！我知道國內外無數讀者看了這篇文章，知道他果然從九死一生中完全恢復了他的健康，一定會十分高興的。

△蔣廷黻先生從莫斯科來信，說他的遊記的第一部分——從中國起程到離開蘇俄，——大約共有七篇，現在我們已收到三篇了。我們因此有點替丁在君先生着急：大概蔣先生的蘇俄遊記要趕在丁先生的蘇俄遊記之前登完了！

△我前回介紹「明生」先生的「雙週閑談」時，說錯了一句話。我說他要寫一些「讀書的閑談」，他後來對我說：他要寫的全是讀書的閑談。果然，他的第二週就不關讀書了，這回的題目是「太太救國論」。

△獨立第一二一號十一頁第九行譯田伯烈先生的文字中有音譯的「嘉木寺」一個地名。我們感謝開闢大學經濟研究所王蔞雨先生來信指出，這地名應作「佳木斯」，其地在松花江下游，屬吉林省樺川縣；佳木斯即是那縣城一帶的古地名。

△我們很感謝張茲閣先生給我們寫了一篇「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張先生在獨立上發表過好幾篇關於銀價問

題的文字（第九三號「提高銀價對策之商榷」；第九七號「再論銀價問題」；第九九號「管理的貨幣淺說」），讀者可以參看。

△在這一期裏，我們又發表了兩篇描寫內地農村苦痛的文字。一篇「如此天堂」寫的是浙江海鹽，硤石，王店一帶的旱災區域；作者徐燮祥先生，生長在硤石，現在住在硤石，海鹽是他的祖居，所以他能說他記的是他「耳聞目觀的事」。

△還有一篇是鄧達泉先生寫的「談談廣東的鄉村」，作者介紹他自己是一個小學教員，他寫的是廣東三水縣的鄉村。

△徐燮祥先生寫的浙江農村的蠶業，使我們想起茅盾先生前年發表的小說「春蠶」。「春蠶」所寫的地方似乎是嘉興一帶，徐先生寫的王店也是屬嘉興的。茅盾寫的時候是在旱災之前兩年，那時農家的經濟情形已夠可憐了，何況在這大旱災之後呢？（近年新出的小說，「春蠶」是最動人的第一流作品，我們在這裏附帶介紹給不曾讀過此書的讀者。）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確之方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北平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北京大學出版處、北京飯店內法文圖書館

天津 法界東方圖書館、南京 國書府路拔提、上海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商務印書館

## 經濟評論 第六號 目錄

評論(三則).....	湯遠
中國農村救濟策.....	湯怡
法西斯經濟政策理論之研究.....	吳世漢
英帝國主義克服恐慌政策觀.....	李猷遠
日本與滿洲.....	陳毅
二十三年度國家總概算之檢討.....	余醒民
進口稅與我國新進口稅則.....	張菊生
經濟統制之理論的根據.....	張菊生
戰時統制經濟論.....	化府
日本國民經濟之基礎及其發展.....	平凡
價值論淺釋.....	范奔公
五年來湖北歲入的分析.....	周春崖

漢口金城里五九號 中國經濟評論社

## 第一卷

## 水 星

純文藝月刊 錄

春雨.....	余一
存虎.....	蕭乾
木匠.....	何家槐
劫數.....	蘆焚
離羣者.....	靳以
夜襲.....	君蓋
虎雛再遇記.....	沈從文
沙漢中朋友.....	盛成
昭君墓.....	西諦
車窗外.....	蹇先艾
藝術家.....	李健吾
點畫.....	李鶴田
種菜將軍.....	李廣田
更夫.....	南星
天冬草.....	吳伯簫
秋夜.....	麗尼
兩世界中間.....	駱其芳
壯士的心.....	何其芳
都市的樓.....	臧克家
風琴與教師.....	林庚
刀劍集序.....	曹木風
生之懺悔.....	鄭振鐸
罪惡的黑手.....	臧克家
蟲蝕題記.....	靳以
詩人舍曼.....	羅莫辰

定價：每冊二角 預定全年二元二角 半年一元一角 本年內預定全年一元八角 半年一元

發行者

文華書局 北平西京畿道二號

# 商務印書館編印

# 萬有文庫第二集

總編纂者：王雲五 分編纂者：何炳松 傅緯平 周昌壽 張天澤 丁毅音 蘇繼順

本館編印萬有文庫，於中外各科要籍，治學門徑之書，及必要的參考圖籍，無不包羅。前出第一集，風行全國。茲續編第二集，所收各書與第一集銜接，而範圍益廣：在基本讀物方面，則加重國學基本叢書與漢譯世界名著之數量；在治學入門書方面，則以自然科學小叢書與現代問題叢書而代第一集之農工商醫等小叢書；在參考書方面，則收入十通與佩文韻府。全書計正編七百種，分裝二千冊，又大本參考書兩部，分裝二十六鉅冊，另附索引二冊。名稱種數列後：

- 正編 國學基本叢書** 二集 一一〇〇種  
**漢譯世界名著** 二集 一〇〇種  
**自然科學小叢書** 二集 一〇〇種  
**現代問題叢書** 二集 一〇〇種  
**十通** 二〇鉅冊 索引一冊  
**大本參考書** 二部 二十六鉅冊 索引一冊  
**佩文韻府** 六鉅冊 索引一冊
- 通志—續通志—清朝通志—通典—續通典  
 清朝通典—文獻通考—續文獻通考—清  
 朝文獻通考—清朝續文獻通考

## 發售預約

第二集正編七百種，二千冊，版式裝訂與第一集正編相同，高市尺五寸二分，寬三寸五分，又大本參考書兩部，布面精裝二十六鉅冊，另附索引二冊，版式高市尺八寸寬五寸七分，一律用上等道林紙印。

預約自廿三年十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底止，遠省展遲兩個月。

預約	十月內	十一月內	十二月內	各行省郵費
合購	三六〇元	三八〇元	四〇〇元	四四元
分購	三五〇元	三二〇元	三四〇元	三二元
佩文韻府	二五元	六〇元	六五元	九元
十通	二七元	三〇元	三元	

**出書目錄** 正編分五次出書，廿四年三月起，每半年出書一次，至廿六年三月出齊，大本參考書分三次出書，廿四年三月起，每半年出書一次，至廿五年三月出齊。

第二集目錄附張合訂一冊，承索即奉。

## 本館第一集同時發售特價

- 〔冊數〕 第一集正編一千種，分裝二千冊，又大本參考圖書十種，分裝十鉅冊。
- 〔定價〕 六百元。
- 〔特價〕 四百五十元。
- 〔郵費〕 各行省每部另加郵費卅二元。
- 〔目錄〕 第一集目錄承索即奉。

我們沒有歧路

吳景超

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

翁文灝

何謂工業心理技術

鄭丕留

歐游隨筆

(一)

蔣廷黻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第一二五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四日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br>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br>安市場—佩文齋(代定)<br>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br>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br>書業社 宣內—佩文齋<br>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br>沙灘—北大—院 景山<br>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br>朝大消費社<br>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br>天津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些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br>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br>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br>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br>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br>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 鎮江書店<br>徐州 徐州廣告社<br>徐州書店(代定)<br>南通 振華書局<br>常熟 振華書局<br>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br>新生圖書公司<br>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br>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br>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br>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br>費社<br>汕頭 大東書局<br>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br>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br>瓊州 海南書局<br>桂林 永昌公司<br>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br>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br>威海 吉昇昌書局<br>臨清 荷澤書報代辦部<br>安慶 文備書局<br>蕪湖 世界書局<br>蕪湖 匯海書局<br>宣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br>太原 小書報社<br>開封 覺民書報社(代定)<br>西安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br>蘭州 甘肅書報社<br>成都 西安派報社<br>萬縣 文寶書局<br>重慶 新友書店<br>雲南 東方書店<br>貴陽 新友書店<br>福州 現有圖書公司<br>廈門 開明書店<br>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br>衡州 衡州派報社 |
|----|--|----|---|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我們沒有歧路

吳景超

中國的工業化，在國際中比較是落後的。工業革命的工作，有的早已完成，如英美；有的正在進行，如蘇俄。

中國在若干年前，也曾聽到工業化的呼聲，但工業化的成績，還沒有表現出來，便有人在那兒反對工業化了。就在這一兩星期之內，我便看見許多文章，有的提倡農本政治

，有的主張以農立國，還有人來告訴我們，「除農民外無所謂民。」這些見解，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稱，便是「經濟上的復古論。」我們對於一切的復古運動，都不能表示

同情，對於這種經濟上的復古論，尤其反對。我們以為筋肉的生產方法，對於人民福利上的貢獻，無論從那一方面

着眼，都不如機械的生產方法。在這一點上，美國與中國，正站在兩個極端。美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

等于二三·三八馬力，中國平均每人可以驅使的生產力量，只有〇·四五馬力。這是使美國人富而中國人窮的主要

原素。我們認為中國人現在應當積極的努力，用機械的生產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朝這一條路走下去，自

然是工業化，自然是商業發達，自然是農業方面的人口減

少，而別種實業方面的人口加增。假如在這些成績之外，還採用一種公平的分配制度，使貧富的距離不致相差過甚，那麼工業化的結果一定是大家的生活程度都能平均的加增。這是我們所看得清楚而且願其早日在中國實現的。

但是現在還有許多人不願朝這條路上走，他們所以不願朝這條路上走的原因，據我的觀察，至少也有四種。

提出第一種原因來的，我們可以稱之為誇大派。這一派的人，以為中國的文化，無論那一方面，都比外國人高

。他們知道中國大多數的人，是從事于農業的，與英美等國，大多數的人，從事于別種實業的不同。但他們既以中

國一切的文化，都是好的，都是應當保守的，所以在這一方面，也不必學別人，還是以農立國為佳。同時他們還常

用一些籠統的名詞，來描寫農國的優點，及工商國的缺點，以自圓其說，以滿足其誇大的慾望。但是事實勝于雄辯

，對於這些讚美農國的人，我們可以問他幾個問題，看他如何回答：

第一：這兒有兩條路，一條使人富有，一條使人貧窮

，我們應走那一條？

第二：這兒有兩條路，一條使人聰明，一條使人愚笨，我們應走那一條？

第三：這兒有兩條路，一條使人長壽，一條使人短命，我們應走那一條？

我這兒所說的两條路，一條是以農立國，也就是以筋肉方法生產的路，一條是以各種實業立國，也就是以機械方法生產的路。從這兩條路上走，可以得什麼樣的結果，我們最好不必空談，拿點事實出來給人看看。

先回答第一個問題，這可以各國人民的平均入款來說明。根據一九三〇年的估計，各國人民平均入款最高的前五名是美國（七四九元），加拿大（五七九元），澳大利亞（四七七元）英國（四〇九元）及瑞士（三八九元）。最低的五名，比較難說，因為有許多文化落後的國家，統計不齊，難于估計。但就有統計的國家而說，我們發現人民平均入款較低的，有印度（三七元），有立陶宛（五四元），有波蘭（七四元），有歷維亞（九四元），有希臘（九八元）。前五國農民的百分數，沒有在百分之三五以上的；後五國農民百分數，沒有在百分之五十以下的。換句話說，前五國是以各種實業立國的，而後五國是以農立

國的。

再回答第二個問題，這可以各國文盲的百分數來說明。世界各國，文盲的人，在千分之五以下的，有丹麥（〇·一），有瑞典（〇·二），有英國（〇·三），有荷蘭（〇·三）有瑞士（〇·四）這五國中，除瑞典的農民，佔有百分之四十以外，其餘各國的農民，都在百分之三五以下。丹麥這個國家，許多人總以為他是以農立國的，其實丹麥人口，在農業中謀生的，不過三分之一。再看那些文盲的百分數，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家，如埃及（九二·〇）如南非聯邦（九〇·三），如印度（九〇·五）務農的人，都在百分之七十以上。換句話說，以各種實業立國的國家，人民因為大多數受教育，所以是聰明的；以農立國的國家，人民因為大多數未受教育，可以平均年笨的。

最後回答第三個問題，我們可以平均壽年及嬰兒死亡率兩種統計來說明。一九二〇年左右，男子的平均壽年在五十歲以上的，有新西蘭（六二·七），丹麥（六〇·三），澳大利亞（五九·一），英國（五五·六），挪威（五五·六），瑞典（五五·六），美國（五五·三），荷蘭（五五·一）瑞士（五四·四）。這些國家的農民，

沒有在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假如把挪威與瑞典除開，其餘國家的農民，沒有在百分之三五以上的。農業國家的人口登記，多不完備，所以關於這類的材料很少。但印度是農業國，而印度的男子，在一九一〇年左右，平均壽年只有二二·五歲。再拿嬰兒死亡率來說：嬰兒死亡率最低的國家，在一九三一年，爲新西蘭（每千嬰兒死三二人）澳大利亞（四二），荷蘭（五〇），美國（六二），英國（六六）。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多無職業統計。如只看有嬰兒死亡率的統計及職業統計的國家，我們也可得到一個結論，便是以各種實業立國的國家，嬰兒死亡率沒有在一百五十以上的。其在一百五十以上的國家，如布加利亞（一五四），如何才利（一六二），如印度（一八〇），人民以農爲業的，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換句話說，便都是以農立國的。

這些統計所表現的事實，決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集合的必然性的，利用筋肉的生產方法的國家，人民一定集中于農業（也有還不如農業的，如畜牧及漁獵），一定沒有大量的剩餘財富，因而人民大多數過窮苦的日子。窮人受不起教育，因而愚笨，無力講究衛生，因而短命，也是必然的結果。中國素來是以農立國的，所以比較的窮，

比較的愚，比較的人民多短命。窮，愚，及短命，決不是可以誇大的事，所以我們對於這些誇大派，只有請他認清事實，要知道以農立國，是一件可憐的事，沒有什麼可以自誇的。

提出第二種原因來反對工業化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爲禁慾派。這一派的理論，可以下面所引的幾句話爲代表：

「蓋物質文明與日俱進，換言之，即日趨奢侈。生活以此爲鵠，即縱慾之衣食住行。縱慾之背景，卽爲工商，以工商發達，促成消費者之不規律、激增日異之濫費也。合理之衣食住行，要在節慾。其資料之獲得、備置之法度，使用之珍持，皆有應循之程序，應合之分際。生息于何種政治之下，始足語此？以果求因，其維農本。」

作者的意思，大約以爲農業的生產，雖然不能滿足我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慾望，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不在加增生產，而在節制慾望。這種懶人的態度，我們根本不能贊同。我們以爲人類對於物質享受的慾望，要量多，要質好，要花樣新鮮，乃是使人類上進的主要動力。假如在採集經濟時代生長的人，相信禁慾主義，他們決不會產生漁獵或畜牧的經濟。在漁獵或畜牧經濟時代生長的人，



如信禁慾主義，也決不會產生農業的經濟。人類在生產方法上能夠改良，能夠使現在一個平民，其享受超過中世紀的一個諸侯，便是因為人類有滿足慾望的要求，有不滿意現狀，要求改良現狀的勇氣。假如大家都禁慾，大家都隨遇而安，人類的社會，決無進步可言。

而且在這個時候來提倡禁慾，來反對發展工商，未免大忽視了大眾的福利。中國的大眾，並不是縱慾的。他們終日孜孜，并非在那兒想過奢侈的生活，想得逾分的享受，乃是在那兒設法，滿足生活上的基本需要，還時刻的感到力不能濟，時刻的受凍餓的苦痛。我們對於這些面有菜色的大眾，衣不蔽體的大眾，茅棚草舍不足以避風雨的大眾，不能使他們的生活改善一點，反去勸他們禁慾，這是「深悉民間疾苦」的人所忍發的言論嗎？

我們以為中國的勞苦大眾，在衣食住行四方面的慾望，要求滿足，乃是做人應有的權利。而且在衣食住行之外，對於教育，娛樂，交際，衛生，旅行等方面，想享受一點他們現在沒有享受到的快樂，也決不能視為逾分的。但在現在這種生產方法之下，上面所說的慾望，是不能充分滿足的。所以我們要提倡改良生產方法，要提倡走工業化的路。

提出第三種原因來反對工業化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為因噎廢食派。這一派的人，對於工業化的好處，是有相當認識的。他們對於英美工業化的文明，也有相當的鑑賞。可是他們看到這幾年歐美各國種種不景氣的現象，便嚇倒了。他們看到近年這些所謂工業化的國家，都發生了大規模的失業問題，勞資間發生了尖銳化的衝突，社會上充滿了不安的空氣，因而對於工業化的本身，起了懷疑。他們以為與其把中國工業化之後，要遇到這些難解決的問題，不如還是不走上工業化的路為妙。

對於這些因噎廢食的人，我要他們看看農業社會中的問題。農業社會中有一個問題，其性質的嚴重，比之工業社會中失業問題，有過之無不及的，便是災荒問題。世界上還沒有一個以農立國的國家，已經解決了他的災荒問題。在這些國家中，災荒問題，每隔若干年必來光顧一次。光顧的結果，歷史上記載得很明白，是農民暴動，是內亂發生，是死於饑饉者若干萬人或數十萬人，是人相食。工業社會中的失業問題，從來不會發生這樣嚴重的結果。即以一九二九年以後的情形而論，自那年開始的商業蕭條，至今還未見顯著的轉機，各國的失業者人數，自數百萬以至一千餘萬不等。但在這種不幸的狀況之下，有一件事值

得注意的，就是這些國家的死亡率，年來并未因商業蕭條，工人失業而提高。美國的死亡率，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二·一（每千人中，死一二·一人），一九二九爲一一·九，一九三〇爲一一·三，一九三一爲一一·一。英國的死亡率，在一九二八年爲一一·九，一九二九年爲一三·六，一九三〇年爲一一·七，一九三一年爲一二·五。德國的死亡率，一九二八年爲一一·六，一九二九年爲一二·六，一九三〇年爲一一·一，一九三一年爲一一·二。我們要知道死亡率是人民生活程度最好的指數，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在生活程度上有突然的下降，死亡率沒有不上升的。但這三個國家，在一九三一年，還能維持他們的死亡率，與一九二八年相彷彿，可見他們對於失業者的生計，也有相當的解決方法。這些方法，據我們所知的，在英德以社會保險爲重要，在美國以公家救濟爲重要。有了這些解決的方法，所以在工業社會中的工人，遇到失業，決不像農業社會中的農民，遇到災荒，便有生命的危險一樣。

還有一點，我們要請這些因噎廢食的人注意的，就是工業化與失業，不一定有因果的關係。假如我們能夠把制度變更一下，工業化也不一定就發生勞資的衝突問題。歐

洲已有一個國家，根據這種信仰去試驗了。看看別人的勇氣，我們還好意思說怕發生失業及勞資衝突問題，而不進行工業化嗎？

提出第四種原因來反對工業化的人，我們可以稱之爲畏難退縮派。這一派的人，天天在那兒大呼，說是工業化的路走不通。問他們爲什麼走不通，他們便抬出一個魔鬼來，這個魔鬼，他們稱之爲帝國主義。他們以爲工業已經給帝國主義包辦，市場已爲帝國主義壟斷，關稅已受帝國主義支配，在這種種的壓迫之下，本國的工業，實無發展的餘地。假如要走這一條路，前途真是艱險萬狀，不如回轉頭來，整理我們的農村，過我們固有的農民生活罷。我們對於這一派人所指出來的困難，自然也要承認。但是遇到困難，便逃避下鄉，等於坐以待斃。假如我們努力去征服困難，也許有出頭之一日。譬如我國的土布業，受外國工廠製造出來的洋布所打擊，幾無立足之地，我們新興的工廠布業，與英日的洋布相競爭，也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這是大家都見到的。我們在這個時候，如見難而退，把所有的布廠關門，那麼我們永遠要受別人的宰割。如努力去設法改良工廠中的生產方法，改良管理，虛心採納他人的優點，金融家與政府，又都能與實業家合作，那麼前途

終是光明的。因為英日等國，以工廠的出產品來侵奪我們的市場，我們只能以工廠的出產品——實際便是以機械的生產方法所製造出來的貨物——去奪回來，除此以外，別無他路。同時我們還要認識清楚，新興的工業，沒有不受老工業國的壓迫的，這不單是我們今日才遇到的問題，在別國也會遇到同類的事。但別國并不因受壓迫而退縮。我們都知道，英國的工業化，是最早的，他有一時曾霸佔全世界的市場。但美國與德國，并不因為有英國的勁敵，便放棄了工業化的企圖。日本的工業化，比較他們還後，但

他也不因市場上已有英美各國的貨物而退縮。最近我們可以看看蘇俄，蘇俄并不因為他的四周已有了許多工業國，便取消了五年計劃。別人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之下，依然是要工業化，「有為者亦若是」，我們為什麼要自己喪氣？

總之，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中，我們只有努力走上工業化的路，才可以圖存。我們只有一條路是活路，雖然這條活路上的困難是很多的。大家不要再在歧路上徘徊了。

二三，十，二十六。

## 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

翁文灝

我應預先聲明，我對於土壤研究原是外行。不過因為有人要我兼管土壤調查，所以我不得已，於行政餘暇，也學得了一些關於土壤的大略知識。現在所要說的，也不是真正專門問題，不過是一般社會應該知道的幾點常識。

雖然近三年來中國每年進口的米和麥都可多到一百三四十萬噸，但中國人總還是自說「以農立國」。其實也只好如此說，因為中國其餘生產究竟都遠不及農業的豐富。中國的米，麥，小米，棉花，茶葉……等出產，或是世界

第一，或也佔極重要的位置。這種物產都與土壤有很大關係，所以土壤認識，實是十分重要。

中國人的土壤知識發達極早，所以禹貢內便分別各州土壤的色澤和富瘠。北平中山公園內有一方壇（從前叫社稷壇），其土色北黑南紅東青西白，中間一塊却是黃的，除了東西二邊略須解說外，這是極好的一幅中國土壤分布全圖。正可見中國人從前對於土壤區域很有幾分知識，恐怕現在有此知識的人還不很多。

用科學一些的名辭來講，中國土壤天然可分二大類。

秦嶺山脉及淮河以北的，大部份爲鈣層土，其南的差不多全是淋餘土。這二個是美國創造的 Pedalfar 和 Pedocal 二字的譯名。什麼叫鈣層土呢？因爲華北（連東北及西北在內）氣候較旱，雨量太少，土內的鈣化合物不容易爲水所溶去，所以他含的鈣質往往不少，氧化鈣大抵在百分之二以上，在黃土內更高到百分之六乃至十。相反的，在華中及華南雨量豐富，除了山坡上最新土以外，其餘土壤所有的可溶物質完全被水所溶解流去。因爲土內所含的鈣和其他一切可溶的物質統被淋去，所以稱爲淋餘土。因爲這個成分的分別，便使中國南北部土壤性質大不相同。

就成分說，當然鈣層土是很富的，因爲不但不多鈣，而且其他有益植物生長的滋養品如鎂，鉀和磷亦多少有些。更因爲有鈣的關係，所以有機物質在土內亦略爲容易存留。這都是於農業極有益的。淋餘土的成分正好相反，以上所說的有益物質幾乎完全淋去，所以南方有許多地方種稻便須用石灰（含鈣極多）做必要的肥料。便是用河底泥土，也是有一部份爲的是利用泥內蚌殼所含的石灰質。

但是土壤的人生關係並不專在他的成分，氣候的影響也是很大。氣候的內容，第一是在雨量多少及下雨時節，

第二是溫度高低及作物生長時期的長短。此外地理位置，地形險夷及地質作用也有許多關係。因此種種，所以華北（界說同上）土壤又可分爲若干區域。長城以內有二個最重要區域，在西的是黃土高原，在東的是含鈣沖積平原。黃土高原包括甘肅東部，秦嶺以北的陝西大部，山西最大部，以及河南西部。在此區域內土質固然狠肥，但雨量太少，有時還不到每年三百七十公厘（即約十五吋）。雖然有幾處地方可以人工開渠引水灌田，但灌溉面積究竟有限，小的只有幾萬畝，最大的也不過千萬畝。所以這區域土質雖好，生產究竟有限。含鈣沖積平原在河北河南二省大部及山東西面一小部，土質也是極肥，但雨水雖不多，却比黃土高原好了不少，全年平均大約總有五百公厘（即約二十吋），所以這一塊便是華北農業最富區域，人口也是極多。以上所說的雨量，粗看起來雖覺相差不多，但這些分別恰是最關緊要。到了五百公厘，不用人工灌溉也可耕種，不到此數便不甚易，到了四百公厘以下，人工灌溉便是極重要的了。

東北四省，在遼甯熱河二省除了局部沖積平原外（這種小平原黃土高原內也有，例如渭河及汾河平原，也是農業較盛之地），以棕色森林土爲最多。這種土壤區域也包

接山東省大部，向北延長則由吉林東部伸入黑龍江省之小興安嶺南部。在這區域內土壤統一當然不及以上二個區域，但大致却還相近。土內滋養物質頗多，故宜於森林的生長，也往往甚宜於種植果木，有時也宜於花生。又這區域所佔地方既多，所以氣候不甚一律。山東東部及遼甯吉林東部雨量大約在每年六百至七百公厘之間，比以西各地好得不少。但吉林北部及黑龍江省則大為減少。農業的出產，也是不同，例如山東及遼東的花生，吉黑的大豆。

在以上三大區域之外，有好幾處黑土區域，皆在極北方，正足以證明北平社稷壇北土色黑之說真確不謬。黑土是俄文 Chernozem 的譯名，富含植物質，土性甚肥。這種土壤多自古以來少經耕種，故滋養料保存甚富。他的分布在黑龍江省嫩江流域有一大塊，近年來開墾甚多，在熱河察哈爾及綏遠三省靠北山脈，即所謂大青山脈，也有自東北趨向西南的窄長一帶，土性頗好，可惜水量太少。自此再往西北便是蒙古高原的栗色沙漠土壤，很不利於農業的了。

以上所說皆是華北土壤，最特著的是中央的黃土和北方的黑土，如果把我們的黑土完全割去，那便把北平社稷壇的土壤圖都撕毀了，我們還成什麼樣子？

過了秦嶺及淮河，人生狀況好像換了一個世界。水鄉澤國，遍地稻田，水牛縱橫，草舍零落，皆與北方大不相同。北方鄉村大概人家聚集甚多，村莊距離頗遠，種田人所種田地有時離家不近，但有大車或牲口，往返不以爲勞。南方則不然，除了少數大鎮之外，還有許多小農村散處田間，人少村近，種田人朝出暮歸，全靠步行，所以工作地方亦離家甚近。

南方的主要土壤區域也分三大類。第一是長江淮河的沖積土壤平原，土內含鈣極少或絕無，土地肥沃，爲華中富庶之區。每年雨量自八百以上至一千六百公厘，總平均約一千一百公厘（即約四十四吋），比北方好得多了。第二是邱陵地的灰棕色森林土壤，從閩浙贛皖鄂以至陝甘蜀三省之間皆有之。第三是贛湘粵的紅色土壤（Lateritic soils），在廣東省更爲寬廣。末後一區雨量最大可到二千數百公厘，但平均也不過一千六百公厘（即約六十四吋）。

以上諸區土壤皆屬於淋餘土一類，因爲雨量甚多，鈣和其他可溶的物質都已被水溶去。因此在農業上講這土壤是狼瘡的，全靠水多天熱，故尙可以種稻。在第二區內的森林土則比較略富，種茶葉是最好的。照大致講，中國土壤酸性愈南愈高，鹼性則以黃土區域爲最高，其他北方區

域亦不甚低。鹼性的高下在土壤學內常以氫依翁即pH表示之，此數在黃土高原及含鈣沖積平原上大多數皆在8.5至9.5之間，到安徽的蚌埠宿縣便只有七左右，到長江沿岸九江蕪湖一帶便只有五以上至六左右。在廣東廣西大多數是在四以上五左右，只有很少數能高到六。所以在南方有許多地方非人工加上石灰（也有加石膏的）不能種稻。也因此有人狠反對用硫酸銨做肥料，恐怕因此反增加土壤的酸性，把他弄得更壞。在北方則從來沒有人工加石灰，因為土壤內本來含鈣很多，不用再加。反之，北方的鹽土和鹼土問題却狠為重大，我新近聽人說，因為黃河南北二岸田間所產的私鹽甚多。所以政府每年損失鹽稅一千萬元。有若干田地簡直弄得不能耕種，還有若干地方，因為人工灌溉反把土壤更加弄壞。何以呢？因為人工加水將地下水提高，把土壤下層所含鹼質源源不絕的帶到地面，所以地面鹼性也愈弄愈高了。因此可見有許多水利工程很需要土壤學的帮助，否則白費資本，而反惹禍。

淋餘土內還有二大區域尚未講到的，一是雲貴高原的準灰化紅色土壤（Podzolized red soils），二是四川大盆地內的土壤，後者在農業上是極重要的。四川紅色盆地內雨量大致一律，每年平均約一千公厘（即約四十吋），比華

北約高一倍。溫度終年不凍水，也極少下雪，所以雖在濕帶，但也有幾種熱帶植物。這兩區土壤研究甚不詳細，所以現在不多說。

從以上事實的記述，我狠想在人生問題上得到幾個結論。一是如何利用荒地。這是一個許多人愛唱的高調。例如離南京最近的句容縣，便曾有人說有極多荒地，要請中央政府去辦極大農場，連國聯聘來的有名專門家都如此主張了。其實提倡這種主張的人從來沒有考察過那邊究竟有多少荒地，和他所以不能不荒的緣故。他們應該知道沿江一帶有許多地方都有這種階段土層，離水太高不易種稻，所以大家只有把他來做墳墓，從蕪湖到鎮江都有同類情形。這種土層聽其荒廢當然可惜，但如何開發，例如種樹或牧羊，狠費許多試驗，單說開發空話是絕對無用的。從此一小例，我們可以推想到開發西北問題，當然西北各省太苦了，我們要建設內地，切不可忘却西北。趕緊延長陝豫鐵路，至少先有一頭到蘭州，頭到漢中，中間雖有一段狠困難的工程，但終應該盡力去做，不可怕難。尤如甘肅寧夏許多溝渠不但不修，反而迅速破壞，也必須極力修治，寧使少開幾個學校，（我聽說寧夏本有一種修渠專款，現皆改辦學校了。）萬不可荒廢了一個渠道。但是要想將西

北各省人口都增加到像江淮平原或華北平原，那是事實上不容易的。各種限制的情形以上已說過了。

二是如何保存土壤。中國古語說「黃河如帶，泰山如礪」，都帶着永久不變的意思。其實山河都正在變遷。當然，我不願講地質學內長時期的大變遷，現在我只要說很短時期內我們直接看得見的變遷，可也並不甚小。我曾計算被黃河帶到海中去泥沙每年約有三百二十六兆立方公尺，河北五河帶往海內的每年約二十二兆立方公尺。長江流出去的泥沙大約每年有四百兆立方公尺。西江流出去的據說大致相等。再加上浙江閩江等河流。中國全年從陸地上刮下來的泥沙大約不下一千二百兆立方公尺。這大量材料如果堆在像浙江省大的一個面積上，每年可以積高到十二公厘，每一千年可以積高到十二公尺。這可充份說明中國地面上的物質每年正在如何大量的天然損失。我又曾計算黃河及河北五河流域內每年被水侵蝕的材料平均約厚三分之一公厘。其實在斜坡的地方速率比此更快，假定為每年半公厘，則自周武王元年算到現在，陝中的「隴隴周原」便已低下了一公尺又半。足見侵蝕作用的効力在歷史時期內已很能顯著。他的結果是使山坡上的浮土常常見新，但在土層太薄的地方便往往將好的土壤完全剝去。華北大部

份黃土之下是一層礫石或粗砂，如果黃土剝盡，砂礫出露，則良田變為瘠土。這種現象在陝甘等省尤其廣大，講開發西北的人必須注意。所以除了沿邊的或新漲的新土地以外，現在我們所有的可耕地實在已比古代減少，周秦漢唐的古事未必可做今日的借鏡。然則對於這種可怕的侵蝕現象我們怎樣辦呢？我想有二個方法可作有效的限制。第一是種樹。每年植樹節我們只在花園內種樹當然不夠，就是在野外也要有些講究。我想最要緊的是在山坡上侵蝕太快的地方必須廣種樹木，庶可保護土壤。假使以此為地方政府的考成，不但要查種植株數的多少，還應看他們種植的地方是否合宜。第二是梯田。四川省內，除如成都附近局部小平原之外，其餘皆是邱陵。但是他們農業發達，人口繁盛，全靠的是倚山沿坡人工做成許多階段形的梯田。這種梯田他省雖多有之，究竟應用不廣。我想應該勸導人民在侵蝕太快的山坡上極力多開梯田。初辨時不妨免他錢糧，甚或助他工費。開成了，既可防護土壤，又可增加生產。土壤保護得好不但有利農業，而且侵蝕既緩，水流自清，於各處水災也很可減少許多危險。

三是如何發展農林。從土壤的研究便可知道可以生長或繁盛的植物各地大不相同，所以發展農林的方法便各地

不能一律。我深信黃土和與黃土相近的土壤都很適於種田，但不宜有造林。所以黃土區域內大約從來沒有很好森林。

反之，有森林土的邱陵地則於造林最為相宜。又如同一宜於種田或宜於造林的土地，又要看土壤的成分尤其是地方氣候，而定其種植何種植物最為適宜。我希望有幾位有經驗的農業家能根據各處氣象，地形及土壤研究的結果，

參以農林的實驗，定出幾個明顯的區域，說明某地應種某物，使大家可以作為標準。

中國近幾年來科學研究總算開始了，但研究結果的應用似乎還不甚多，盼望大家多多努力。末了，我要說明我所有關於土壤的粗淺知識，都靠幾位土壤朋友幫助，此篇內所用土壤名詞多遵照侯光炯先生所擬定，借此謝謝。

## 何謂工業心理技術

鄭 丕 留

在本刊一〇七期我曾寫過一篇文字討論我們目前需要的是應用心理學裏面的各枝，注重於心理技術的實際應用。其後本刊又連續發表了四篇討論「心理技術」的文字。其中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周先庚教授的「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教訓」（一一三號）。那篇文章讓客觀的事實告訴我們，在英國「工業心理技術建設」進展到怎樣地步；再返觀我國心理學現狀與社會一般人對於心理學的認識，實足令人歎氣。往往一門專門學問在外國已經有了蓬勃的進展和它不可泯滅的貢獻，等到介紹到中國來時，對於一般人却成了一些新奇的名詞，「心理技術」(Psychotechnics)和「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等便是例子。這篇文章

字的目的就是想把「心理技術」這個名詞作一澈底的闡明，使一般人腦筋中對於「心理技術」有一個清晰明確的概念。「心理技術」一詞的含義，周先生在他「國防設計與心理建設」（一一〇期）中曾提及：「所謂「心理技術建設」即是現代（特別是歐戰之後）實驗應用心理學，在國計民生日常生活各方面，關於人事之科學的研究與貢獻。」他提出心理技術建設之意義有二：（一）人事之預測與控制，（二）人力之保存與節省。

周先生又在他的「心理學與心理技術」（一一六期）一文內說：「所謂心理技術建設，即是介紹并試作歐美現代（特別是歐戰之後）實驗應用心理學，在國計民生日常生活各



方面，關於人事之科學的研究與貢獻，以謀國家各種事業之建設，」。周先生這些本行話在不研究心理學的人看來未免過於濃厚，現在讓我再來引幾段「老前輩」的文字來補充「心理技術」一詞的意義。

二十一年前應用心理學始祖Hugo Münsterberg在他的著作「心理學與工業效率」一書中曾經說過這樣的話：「應用心理學顯然是技術科學之一。它可以叫做「心理技術」，因為我們要認清任何科學的理論知識，祇要能助展人類目標，都可以叫它做技術的科學。」

二十年前Münsterberg在他的「心理技術」內曾把理論心理學，應用心理學與心理技術都劃了一道明白的界限。他說所謂技術，如數學定理之應用於電氣機械的構製，或是化學定理之應用於染料及藥物。Münsterberg依此而把心理技術下定義為：心理學之應用於解決實際問題者謂心理技術。

十一年前應用心理學先進W. B. Bingham任一篇討論

應用心理學的可能文章裏更透澈說：「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健碩的孩子，心理學與實業，所結合成的哲嗣——心理技術——的長成了。這個孩子馬上就會「年屆弱冠」，走上他自己的途程。現在堪為注意的一種趨向就是專業化，分工負

担，這使心理學從進展中，施導與研究中，從純粹科學本身裏得以致用。其實這種職守在別的科學中早已應用，早已承担了。如工程之於物理學，科學化的農事之於生物學，醫學之於生理學，森林學之於植物學，統計學之於數學，航海學之於天文學，而心理技術之於心理學亦復如是。

Bingham又說：「心理科學之真正目的與其他自然科學毫無兩樣，就是不問這門知識與控制之實際問題是否有關，而僅在求得現象之明瞭。至於跟這個目標相對時的則為心理技術。所謂技術，其目的不僅在於現象之明瞭而在於研求對象的控制。敘述與解釋是科學的目標，而預測與控制則為技術之鵠的。」

這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清晰的概念，就是：「心理技術」是拿心理學中的原理原則，研究之方法以及已得之結果，去預測與控制人事方面的實際問題的一門「技術」科學。

心理技術方面頗著成效的概略可分為六項：(一)教育心理，(二)醫學心理，(三)法律心理，(四)商業心理，(五)職業心理，(六)工業心理，後三者可以統名為「實業心理」。而最近十數年來工業心理之勃起，其實際應用方面成功之

卓著，對於人事效率之增進與人力的節省，則最足驚人。

在現代社會中我們專心一意地致力於「物力」效率的增進，處處應用工程方面的技術知識來改造機器；但事實上要求效率的增進并不如此簡單，有了好的機器，好的工程師還得要適當的工人去實現他的計劃；有了適當的工人還得有適當的方法去指導去管理，以增加工作的效率。這裏面就包括了「人力」的效率問題了。我們不但要使「物力」的效率增進，而且還要使「人力」用得得當。前者是「物理工程」，是工程師所擔當的職責；後者是「人事工程」，是工業心理學家所承受的仔肩。工程師與工業心理學家的出發點雖各異，而他們的最終目的却一般，都會精聚神地在研究「如何去增進效率」這問題。

可是工業心理學的發展却不像工程那樣來得迅速，在人事的預測與控制方面也還沒有像機械那樣準確，但這實在不足以責工業心理學。有機體在它生命的過程中具有特殊複雜的環境及行動，它的行動是處處受着內在的與外鑲的刺戟的控制，這些都是心理學本身具有的難題。在科學發展史上我們可以看到物質科學成爲科學最早，因爲所觀察的大部都是靜態的，對象很少變化，最便於做研究而易見成效。其次要算生物科學了，它所觀察的對象是生長

的，演進的，時刻在變更，做觀察與實驗的研究較爲困難；而且研究生物之組織及功能，處處需依賴於物質科學的知識，所以進步較晚。至於心理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千變萬異，無時或同的；除了物質環境外還有心理的因素參雜其間，條件非常繁複；而在另一方面所依據的知識是多方面的，所以做觀察及實驗的研究最爲困難，成爲一門科學亦最遲，而其成效亦較少。心理學之不爲一般人所認識，以及一般人所寄責於心理學者也就在此。但是現代工業心理學的勃起，對於增進人事效率的成效是值得我們詫異的。

在工業中心理學上有些什麼問題呢？一九二八年 Bincham 在「國際工業關係社劍橋會議(1928 Cambridge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Relations Association) 致詞中曾提及約有五點：(一)工人與工作——如幫助工人設計最簡捷省力的工作法，人力的節省，疲勞之減少，增進產品之質與量，減去與工作相連不必須的恐懼與興奮，減少工作情景中之不滿與勞力，增加工人快感，明瞭休息時間與疲勞，枯燥無味等等的關係。(二)工人與工人間之關係——如激動競爭，消弭工人間阻滯工作之衝突，忿怒，嫉妒等等。(三)工人與監工的關係。——如工作條件之合

理化，清晰地教導及指定工作，引用均等之工作程序，免除偏見。(四)工人對於管理之關係——如保障失業，分配工資，付款貯金，保險，住宿，教育，遊息等等。(五)工人與管理團體之關係——如解除誤會及先存衝突等等。

工業心理學現在的集中點，恐怕是還偏在如何選擇適當工人及規定適宜之管理以增進工作效率這方面，如(一)

## 歐游隨筆 (三)

### 二 觀莫斯科

車進莫斯科的時候，所有的旅客都站在走廊裏，認識認識赤都的面目，人人都說：原來赤都是這樣的！牠與一般大都市看不出什麼大不同。紐約的「摩天樓」(Skyscrapers)雖不見於此地，六七層高的大廈也不少。街道有些是

柏油面的，有些是石塊砌的。街上的汽車，馬車，電車一樣的在那裏奔馳。馬車多半是舊的；汽車載貨的多，載人的少。國人看不見一個；時髦妝飾的婦女也看不見一個。鞋子都是多日沒有刷油的；褲子是多日沒有燙過的；帽子都是無邊的小帽；但是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這個普羅的世界是樸實，平等的。其空氣是十分奮發的。

各項職業所需要具備的資格或條件之研究，(二)如何設計及應用各種測驗及其他精密之技術，(三)如何測量及規定人力最適當之使用法，(四)如何使訓練，工作，管理系統化，使工人之精力得以充分發展，并取最經濟之方法利用。

一九三四，十，五日於南京。

蔣廷黻

現在在蘇俄旅行的外國人十之八九都靠 Tourist。這是蘇俄政府所組織的「外客旅行社」。論性質，牠很像中國旅行社；論規模之大，事業之多，組織之密，牠遠過之。牠包辦一切旅行事業。牠有牠的汽車，牠的旅館。牠有各種旅行統票出賣：或觀一城，或遊一區域；少則五天，多則一個月。統票分三等：頭等每天美金十二元，二等九元；三等五元，票價包括房租，飯食，車費及導游。我買了一張十天觀莫斯科的二等統票，所以我住的旅館，吃的飯，坐的車子都是二等的。我以後發現我的食，住，行都太講究了。我的房間有電話(我不說俄文，用不着電話)，電燈，自來水的洗面盤，四個椅子，一個小沙發，二個棹子

，一個衣櫃：一切的家具有我家裏的都講究。食，倘減半，尚有餘。出外去觀的時候，坐的是林肯車。

我雖想觀莫斯科，我確有正經事，那就是，尋找帝俄時代的遠東外交檔案。所以星期一（八月二十七）我就去打探中國大使館的所在。打探出來，非雇汽車不可。於是托旅行社去雇汽車。社中一位小姐：善於英語的，笑嘻嘻的答應了。她打了半天電話：我雖不知道她說些什麼，她好像很努力的要車。確是她轉過頭來對我說：社中的車都出去了。怎麼辦呢？她教聽差到街上去找；聽差說：「那怎能找得到？」她是多才的；說：我替你打電話給中國大使館，告訴他們你雇不到車，要他們派車來接你。你看好麼？」這樣我才到了使館，見了吳炳文代辦，把我的希望一一的告訴他，求他費心與蘇俄「文化交換局」(VOKS)接洽。他一面教人打電話，一面同我談祖國的近事。不久，又來一位客人。吳先生介紹：「這是陳先生，陳友仁先生的公子。」他是民國十六年，陪鮑羅廷從漢口到莫斯科來的。他的名片又說他是天津大公報的訪員。他開口就告訴我，他不曾說中文。我倒喜歡這樣的爽快。我們倆也談了許多的國事。館員進來，說電話打通了，VOKS請我就去。陳先生很客氣的要陪我去，我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出了館

門，他請我上他的汽車。我心中很奇怪：怎樣陳先生的汽車比使館的還闊氣？到了VOKS，陳先生用俄文告訴傳達者我們的來意。談話的結果，我暫不提，留待下次我寫正經事的時候。退出VOKS，我們又回使館去，在那裏吃中國飯。飯後參觀使館。這是中華民國惟一的大使館(Embassy)；館分兩處，一處辦公，是所謂舊館，一處社交，是新館。新館原是一個富商的產業：其規模之一件事之美，令人想起俄國革命前繁華生活之造頂。顏大使租了這所房子，從新佈置一番，這裏那裏加上一點美術的國貨，現在體面極了。觀莫斯科從中國大使館觀起：我可算不忘本。陳先生送我回旅館，途經他的辦公室，我然後知道他原來又是美國某大汽車公司駐俄的顧問。說也奇怪：中美兩國在莫斯科合作起來了！還不止這一件事！

把正經事接頭了，我起始觀莫斯科。我不必全抄我的日記，只說個大概就夠了。莫斯科——其實全蘇俄——有兩個：一個是帝俄遺留下來的。一個是蘇俄新造的。我或者不應該說莫斯科有兩個，我只應該說莫斯科有兩方面。這兩方面——新的和舊的——好像彼此尚能相安相容，不像北平中南海內，舊宮殿及新洋樓那樣的勢不兩立。其實舊莫斯科已有高度的西歐化；新莫斯科，從建築上看來，就是加倍

的西歐化，美國化，甚至可以說，超美國的美國化。莫斯科現在有幾個大建築正在進行：地下電車；一個可容一千一百萬冊的圖書館；一個有兩千房間的旅館；一個造汽車的工廠，現有工人二萬，將擴大至七萬；許多工人的新住宅，一排一排的，很像清華學生宿舍那樣。

最能代表新莫斯科的要算「文化及休息公園」(Park of culture and Rest)。我在這公園遊了三個鐘頭，還有許多地方沒有遊到。從這公園的設計，我們可以知道蘇聯當局要培養什麼樣的國民。第一·這公園的體育設備最充足；各種的球場，各種的遊藝都有。我去遊的那天是俄國休息日(每第六日)，所以遊人特別多。我們中國的體育限於在校的學生；就是在學生界還不普遍。此地所提倡的體育實在是民衆的。第二·這公園是提高人民對於機械的興趣的好場所。園中有兒童(七歲以上十五歲以下)造械廠，內有導師及各種造械的機器及材料。兒童各從自己的興趣在這裏造小汽車，飛機，鐵路等。他們的程績有許多在那裏陳列着。在造械廠以外，園中有好幾處陳列着小模型的發電廠·煉鋼廠，舊的磨托；游客數十成群的圍着，有機匠替他們解釋。導游者告訴我這些解釋者是黨員，拿這種工作當他們的社會服務。第三·這公園也是提高人民的軍事興趣

的好場所。這裏有兵拿着步槍或手提機關槍，對着十幾歲的男孩，把內部的機械拆開給他們看，一面拆，一面解釋各部的作用。這裏有輕氣球 (balloon) 帶游客上天空去試航；有各種玩具練人民在空中顛倒的能力；有救危傘 (Parachute) 掛在一個高十丈的臺上，人民可以試跳。第四·智育的設備，如閱報室，圖書館等，不用說，是應有盡有的。最特別的是問訊處。我看見七八處，有人在那裏解答人民各種的問題：一處專講電機，一處專講兒童疾病，一處專講政治經濟，一處專講工程等，處處都有許多人圍着，注精會神的聽。斯拉夫族人的埋頭幹真可敬而又可畏。

新莫斯科——我所見的不過百分之一——固大可觀，舊莫斯科亦可觀。旅客對舊莫斯科的第一印象免不了要說牠是個教堂城，差不多每頭街有個教堂。建築十之七八是東羅馬式的 (Byzantine)：葫蘆樣子的塔頂，大部份是金色的。華麗，輝煌：那是不成問題的，不過像我這樣沒有看慣的人，總覺得這種建築有點不文明。現在有些教堂仍是教堂——蘇聯政府並不禁止人民作禮拜，大多數已改爲圖書館·博物院，或俱樂部。最大的，最有名的聖比笑教堂 (St. Basil cathedral) 與列寧墓相隔不遠——現在是反宗教博物院

(antireligious musléem)，其陳列品表示當年教堂如何助皇室，貴族，地主，資本家爲惡，教堂的富，及教堂的迷信和愚民。蘇俄雖反對宗教，並不毀教堂，其中有歷史及美術價值的，且加以保存及修理。

二百年前，莫斯科原是帝俄的都城；克林宮（Kremlin）就是城內的皇城，舊莫斯科的精粹所在。四週有高厚的牆，牆外原有濠，現在已部份的墊平。皇居防禦的森嚴很像東方的帝王。不過從歷史攷起來，克林林的牆濠原有並非妝飾品，藉以表示帝主的威風，實在有軍事上的必要。帝俄的基礎是莫斯科王國；那個王國的中核是克林。現在克林的正宮是行政衙門；旁宮是博物院。院中所藏的大部份是歷代皇室日用的家具。俄國皇宮內部的華麗遠在北平故宮之上；從日家用家具推測，俄國舊日皇室生活的奢侈亦必遠在乾隆帝或西太后之上。同時雙方也有許多相同之處。最古的俄國王冕就是頂中國式帽子，不過頂子上面加了一個十字架。寶座像中國的一樣不舒服。最古的御乘沒有車夫的座位。導游者告訴我：當時俄人以座高於皇及以背向皇爲大不敬。乾隆末年，英使馬戛爾尼送乾隆帝一輛馬車，因爲車夫的座位在前而且很高，清廷拒絕不收。克林宮所表現的帝制是介乎東西之間的。

莫斯科郊外有個大地主留下來的住宅（Ostankino），其外表及內容純粹是皇宮。據說在亞歷山大二世解放農奴以前，那個地主有好幾十萬農奴，這個住宅現在是博物院，其花園現在是個大公園。游博物院者一方面可以看見地主生活的奢華，一方面又能看見當年農奴的苦楚。中國人遊此地者免不了要說：「物極必反」，而且可以拿這四字來解釋蘇俄的大革命。地主生活的奢侈誠是中土所未是所有主處罰農奴的各種酷刑亦非中土所有，但是博物院所藏的農奴家庭生活的陳列品表示着俄國當年農奴的物質生活比今日中國農民的還要舒服。那天與我同去觀的有翁照垣師長及戈公振先生：我們不約而同的說：「這還不差」。所謂「不差」者與中國情形相比不差而已。

觀了十天，我的「正經事」還不能進行。沿巧袁守和到了。於是我同他又觀了兩天的圖書館及種種的圖書事業。莫斯科大學有圖書館，其制度很像北大的：書都分散了，不但每系有閱覽室，甚至每門功課有閱覽室——至少歷史學系是這樣的。新書很少；管理圖書的人確不少。各研究機關有自己的圖書館。專門圖書館之中，最大的，最完備的是「馬克斯—恩格斯—列寧研究院」的。我們在這裏看見馬克斯資本論的原稿及許多列寧的稿子。現在列寧全集

差不多出完了；他的稿子未出版的不過二十分之一。雖然，研究院把他的稿子仍看爲至寶。其實共產主義先哲的遺稿，即片紙隻字，這個研究院亦願出大價收買。其次要算

「共產主義研究所」(Communist academy)的圖書。我們所看的是這研究所的中國部。部長是位善於華語的俄國青年學者；他的口音有點山東味道，據說是哈爾濱的山東人傳受給他的。他的圖書室內有社會研究所，南開經濟學院的出版品，國聞週報及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普通圖書館最大的是列寧公共圖書館。此館很老，不過名字是新的。書籍堆積如山；參觀者倘不小心可以被書活埋着。大概總有一百萬冊以上；館員也不知道確實的數目。善本書室收藏之富使守和連嘆三聲！此地有個新設的圖書館專門學校

## 編輯後記

△吳景超先生的長文『我們沒有歧路』是一篇很重要的

的文章，應該可以矯正今日所謂『農本政治』，『以農立國』等等錯誤的議論。他在獨立第四十號上發表過一篇『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又獨立第一一八號轉載他在大公報發表的『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都是發展同樣觀點的文

，校長是個美國留學女生，所採的學制是芝加哥大學圖書專科的。讀者不要驚異：我們看了歐洲大陸圖書館以後，才知道美國人管理圖書之超人。

莫斯科圖書事業之最有興趣的是「國立書評編輯所」。所中有專任職員二百人，特約編輯員八百人。出有十種書評雜誌。這些雜誌的目的有兩個：向讀者介紹新書，同時牠們也是出版界的春秋。所長再三告訴我們：「蘇聯的書店都是國立的。我們發表的書評是國家的評論(State Review)。我們一字的褒貶，他們(書店)不能不注意。」可惜我不知道這個書評編輯所究竟在蘇俄出版界有多大的影響，什麼樣的影響。

二十三年九月十日書於莫斯科

適之

字，讀者可以參看。

△翁文灝先生來信說：『弟又爲獨立做了一篇』。就是這篇材料豐富又最有趣味的『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生問題』。前幾年，有人提議要做中國土壤調查，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每年拿出一筆經費來，委托北平地質調

查所辦理這件全國土壤調查的事，這就是翁先生文中說的「兼管土壤調查」的歷史。這篇文章與翁先生在獨立第三期發表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地利用」，都是使我們認識我們自己的國家的重要材料，不僅僅是翁先生很謙遜的說的「不過是一般社會應該知道的幾點常識」。

最謙卑的人，他從那回以後就不好意思再用「翁文灝」的名字在獨立上發表文字了！這兩期他的文章原來都署名「詠寬」，都是編輯人替他改過來的。我這樣洩漏「編輯室的秘密」，不但是向他道歉；並且借此聲明上述的翁先生作文署名的通則，因為洩漏了，所以作廢了！

△我在第八十三號的編輯後記裏曾提起翁文灝先生「說他自己不很得意的文字就用他的別號，更不得意的就用他種筆名」。我說這句話的時候，沒有顧到翁先生是一位

已指出，就是獨立第一〇七號討論「我們因為怎樣的心理學」的鄭沛珍先生。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五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每冊價目：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三張，內容豐富，除「社論」、「外埠通訊」、「體育」、「學園」、「藤園」各欄，而「經濟界」、「教育界」、「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訊」、「實業」、「平中」之類，每週均有，且內容精彩，印刷精美，實為平中第一之報。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上海)每月二元九角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加以精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  
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  
北京大學出版處  
京飯店內法文圖書館

天津法界東方圖書館  
南京國府路拔提書店  
上海 Kelly & Walsh, Ltd.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定價 商務印書館 三元



封底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專家與政治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學術研究的途徑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蘇俄旅行記(十一)

雙週閒談(三)

編輯後記

陳之邁

叔永

周先庚

陳序經

丁文江

明生

編者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  
 書業社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  
 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清華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徐州三友書店(代定)  
 南通 振華書局  
 常熟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大衆書局 生百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福州 報社  
 瓊州 海濱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計報社  
 威海 吉昇昌書局  
 荷灣 荷灣書報代辦部  
 安慶 文德書局  
 蕪湖 世界書局  
 蘇州 匯海書局  
 紹興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宣化 小書報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覺民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重慶 文寶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昆明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店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六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廟北牙胡同二號

## 專家與政治

陳之邁

考試院爲確立及推行我國的考選銓叙制度，特於十一月一日召集全國考銓會議。與考銓有關係的中央地方政府機關及國立大學均被邀請派代表參加，其外尚有專家十人被請加入討論。我們想借這個機會討論一下專家與政治的關係。

考試本是我國往時登用官員的辦法，孫中山先生鑒於這個辦法有保存的價值，故把它列爲五種治權之一。在建國大綱裏他說：「凡候選及任命官員，無論中央與地方，皆須經中央考試銓定資格者乃可。」這個原則同時也是根據於他「權能分開」的理論。他所謂「能」是應由具有專門智識及技術的人去担任，因此他又說：「政府是專門家，就是有能的人」。現代的國家職務日趨複雜專門，他這個原則當然值得擁護；考試院努力於這個制度的確立及推行，自然也應該贊揚。

改革目前的吏治應從消極的及積極的兩方面着手：消極的方面是想澄清吏治，廢去任用私人的弊病；積極的方面是想登用專門人材，增加政府的效率。實行考銓制度只

能使我們達到消極的目的；積極方面尙要想別的法子。

討論這個問題的第一要義是要明瞭什麼叫做政府裏的專門人材。政府裏的專門人材是對於政府某一個問題懂得最多的人。他的智識不能靠讀書得來，因爲寫他所讀的書的人便比他懂得多。因此他的智識一定要靠實際的經驗。他在政府裏服務，專門管理一個小問題的事務，經過長期間的研究及實行，他便比起任何人對於那個問題都知道得多，他便成了專門人材。

我可以舉一個外國的例子。前幾年我對於英國的「委任立法制度」很發生興趣，於是費了三年多的工夫寫成了一部小書。同時有一位美國的教授也對那個問題發生興趣，費了幾年的工夫也寫成了一部大書。後來我們在倫敦晤著，相約去見英國「立法委員會」專門管登記「委任立法」的那個官吏，把我們的書送給他看。過了兩天他請我們吃飯。席間他說：「你們的大著我已經拜讀了，以英國人而能研究委任的制，并有這樣的作品，可算難能；但是據我看來，於這個制度仍然非常隔膜，你們知

道了法律，但尙不能知道法律執行的實際情形。實際情形不是讀書，翻檔案，查法律便可知道的。要緊的是要有執行法律的經驗。我在這裏管理登記已三十餘年，故我敢向你們說經驗的重要。」說完了之後他便述說他的經驗。

這一席話使我們覺得他可以算得是一位專家，他可以說是對於「委任立法」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英國中央政府裏共有三十五萬個員吏，其中許多都是同這位先生一樣專門的。法國中央政府裏共有五十五萬個員吏，美國共有六十萬個員吏，當然其中也不乏名副其實的專家。這些人是政府的基礎。他們的升降選調有充分法律的保障，他們的薪俸相當優越，退休時也有豐裕的養老金。他們不與政潮同起伏，政府只管更替，他們是永遠存在的。政府裏的員吏向來要仰賴他們的幫助，他們供給材料，建議政策，說明政策之是否可行，草擬法律案。他們的權力是非常之大的。政府之所以能不因爲政府的更易而中斷便是因爲他們的勢力。所以有人說：「員吏是犧牲了虛榮來換取實權的人。」

這些人誠然都是經過考試而來的，但是所考的都是普通的常識，不過是試驗他們有沒有變成專家的可能便了。至於真正專家的養成尙有待於實際的研究及經驗。因此我

們如果想建造一個良好的員吏制度，考試固應十分注意，但是只有考試是不夠的。除了考試以外，我們尙需注意給考取任職的人變成專家的機會。這種機會的造成約有下列數端：

第一，我們應該給員吏以充分的保障。我們應該竭力廢除任用私人的辦法，員吏的地位應使其極度的穩固，與政潮完全脫離關係。政府的更替應與員吏的飯碗絕不發生影響。在這種穩固的環境之中，他們才可以慢慢地變成專家。

第二，我們應該給員吏以比較舒適的待遇，薪俸相當的高，任職多年後有充裕的養老金，使他們對於生活不發生憂慮。

第三，政府的官員及社會人士應該尊重他們，鼓勵他們，使他們努力於研究他們所管轄的事務。

第四，我們應該設法避免選調。爲鼓勵成績優良的員吏，不妨增加他們的薪俸，但不可在他們管轄一種事務正感興趣的時候忽然把他們調開去管轄另外一種事務。如果員吏對於問題真正發生興趣的時候，即使叫他升官，他也未必願意的。

如果除了考試以外，我們可以辦到這幾層工作，幾十

年後，我們便可以把政府的基礎建造起來，「專家政治」或「技術政治」的目標便可以有望達到，政府的效率便可以提高。茲值考銓會議開會的時候，此層特別應為國人

所注意。大學畢業的人不能算是專家，文官考試錄取的人也不能算是專家，他們如果這樣自命不凡，那是妄自尊大。

##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叔 永

這幾天來，似乎世界上保存古物的空氣特別濃厚。日內瓦的國際聯盟既然在世界政潮崩騰未已的時候，拿出一些閒情逸致來成立一個古物保存委員會，我們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也應時在內政部正式成立（見十月二日各報南京專電）。這可見中外的政治家都在那裏大發思古之幽情，要為人類保存一點文化的遺跡，我們為文化前途計，為古物本身計，是應該歡喜贊嘆的。可是就我們的經驗看來，覺得紙片上的古物保存是一事，實際上的古物保存又是一事。這已經夠使人對於報紙的喧傳，有隔靴搔癢之感了。再壞一點，有些古物簡直為有保管之名，而得到毀壞之實，則我們對於保管委員會的組織而愈加要替古物擔心。這并非無病呻吟，讓我舉一個眼前的實例來說明。

在北平的古建築，在歷史上富有意義，在美術上特出不羣的，自然要推天壇了。這地方，是世界各國到北平來

遊覽的客人，無一個不前去觀光的。但是這個地方近年的荒蕪，敗壞，簡直使人感到牠是不是一個荒村野寺，除了樵夫牧童之外，曾經有人加以注意。不，我說無人注意，實在不大準確。我們記得在三四個月以前，曾經為天壇內的古柏被人盜伐了若干株，內政部特派一個司長前來密查，甚至監察院的委員也有提出彈核案的傳聞。這個案子的結果怎麼樣，我們未見政府的公布，不大明白。可是我們所大惑不解的，是天壇幾株古柏的盜伐，雖然會邀政府的注意與查究，而天壇全體幾千株柏樹的枯死，反而不能得人們的注意，這難道真是孟子所說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嗎？讀者若是對於我上面的話還有疑惑，我現在可以把我親身的經驗再來敘述一下。

我有兩三年不逛天壇了。本平的雙十節，天氣很好，我於是同了太太，帶着小孩們到天壇去賞賞秋色。到了那

裏，第一件使我們驚駭不置的，便是那些自來青翠欲滴，一望無際的古柏，現在都葉落枝枯，現出一種憔悴可憐的樣子。大概說來，你若不詳細的觀察，你幾乎要疑心柏樹的數目減少了一半。這些柏樹若是沒了，所謂天壇的名勝也就要掃地無餘了。我於是急急忙忙的在祈年殿皇宮宇等處旋繞一週，發見枝葉青葱，生氣蓬勃的古柏實在少數又少數，其餘的可以說都是奄奄待斃的了。我想這些古柏的壽命，多則幾百年，少亦數十載，何以到了此刻，忽然來了一個大瘟疫，竟沒有幾株能作一次生存的競爭？我幾乎不能信自己的眼睛，回來又託了生物調查所的幾位專家前去視察一番。據專家的意見，這些樹木，的確是害了一種蟲病。這蟲由樹皮鑽進去吃了皮底的樹脂，那樹的枝葉便不能不萎死。現在天壇的樹木受病已深，若不設法救治，大有同歸於盡的危險！

我們特別提到樹木，一則因為樹木的受病，是我們此次首先發見的；二則因為樹木是活着的東西，要保管應該不算很難，現在樹猶如此，其他待人培補修理的建築物更可推想而得了。天壇是遊踪屢及，觀瞻所繫的地方，天壇猶如此，其他的古蹟更可想而知了。

我們看了這些古物的毀壞，不能不問一問負保管之責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六號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的是誰。我們曉得，北平的許多壇廟，雖然在北平市區內，而是歸內政部特設的壇廟管理處管理的。爲了故都的幾處壇廟，要特設一個機關來管理，已經夠不合理了，至於管理的成績，又壞到如此，我們真不曉得要這個機關何用。老實說來，若內政部把這個機關裁撤了，而把在北平市內的壇廟通交與北平市政府管理，不但內政部可減省一筆經費，而且管理的成績一定還比內政部管理好。我們這一個主張，根據以下的理由。

一，地方政府對於本地古物的保存有直接利害關係，不如中央政府有鞭長莫及，漠不相關的感覺。

二，地方政府對於管理的善否，可以隨時監督，不如中央政府名爲直接管轄，實則委託一個不負責任的小職員，難望其盡心任事。

三，由地方管理，地方人士對於古物保存的情形，可以隨時向地方政府建議，不如由中央管理，則地方人士大有呼籲無門之苦。

根據以上理由，我們以爲要保存北平幾個重要古建築，則改組管理機關，由中央移歸地方，實爲第一要義。

我們以爲保存古物一類的工作，看去雖似不關重要，實則我們若要向世界證明我們中華民族還不完全如有些外

國人所氾毀的半開化或未開化，我們若要向世界證明我們中華民族還沒有墮落到連先人的一點手澤都不肯保存，不能保存，則保存這幾件撐持文化門面的古建築物，亦不失為一個簡便而便宜的辦法。

我們趁內政部成立古物保管委員會的機會，鄭重的提出一個實際具體的建議，希望誠意保存古物的大人先生們加以注意。

二十三，十一，三。

## 學術研究的途徑

周先庚

近來國內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的風氣，可以算得濃厚極了。自從中央研究院成立以後，政府或私人學術機關與國立或私立各大學，都先後爭設研究院。不但自然科學如此，社會科學似乎也特別想積極造成這種研究實驗的風氣，（例如政府特有「縣政建設研究院」與「實驗縣」的創辦與設立）。這種尊崇研究實驗的風氣，一方面固然很好，另一方面我覺得有三個重要的問題，我們不可不注意。

第一個問題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到底是要集中於獨設的研究院呢，還是要集中各大學？關於這個問題，孟真先生在本刊一〇六號已有討論，我現在略微補充一點個人的意見。

（一）孟真先生主張：「大學要辦研究院之前，有一先決條件，即大學本身先要充分的實行講座制」。這是很妥

當的辦法，凡是大學中尚未成立研究院的，都應當照這樣辦理。「講座制」的精神是以學者個人為單位。一人有需要，有興趣，有能力指導一群學子，造成一個「小窩巢」，應當毫不嫌忌的讓他去發展給他一切方便。目前大學中研究院的失敗，即在太忽略「研究是個人的」這個事實。研究院的產生應當由少數有心得的教授慢慢演進發展，他必須先有具體研究成績發表，已得一般社會人士的認識，且能吸引研究學生，然後始可請求設立研究院，或增添「後畢業級」課程。但是過去大學中研究院的設立，每每是為設立而設立，研究不研究不問，有無具體研究成績發表也不管。大家不能以學者高尚謙獻的風度(Intellectual Sp-outmanship)相安，而每每爭得「研究教授」或「導師」的美名，這是不好的。一般大學教授「兼鐘點」忙功課已

無暇，尙有何時間去專心于研究工作？何況有許多行政人員，同時，又兼「研究教授」或「導師」，未免把研究看得太容易了。所以大學在未設立研究院之前，應先儘量鼓勵少數性近研究而不近行政教學的人，去埋頭研究而毫無嫌忌之心。

不過若要這樣的養成「講座制」，在目前中國大學裏，非得先提高學者高尚競獻的風度不可。我們知道在歐美大學中，教授的等級很多，大家也能相安，而在中國教授猶如「上將」，人人皆是。一個剛得博士的留學生一回國即與以教授之名。即有正副之分，也是一律正的，或一律副的。教授等級之分，尙有事實上的困難，若想提倡「講座制」，成立「某某人的研究所」，「某某人的實驗室」，那不是更困難了嗎？所以我覺得大學設立研究院，固然「應當先使得大學成大學，即澈底的建設大學中的講座制」，但是「講座制」的先決條件，則爲學者高尚競獻風度的養成。

(二)孟真先生提到：「大學之研究有不及專作研究機關之便當處甚多，凡一事之需要較大量的設備，大規模的組織者，在大學各科並立的狀態之下，頗難得一部份過分發展」。這種困難還是心理的。學者若有高尚競獻的風

度，畸形發展是可以有的；學術研究若以個人爲前提，一部份過分發展，我們應當毫無嫌忌的容納。學術根本不能講平等，因爲人才不齊，研究能力不等，學者個別差異甚大，平均發展，就等于平均耗費。我們看歐美各大學，有幾個是各科皆好的呢？甲大學甲科著名，而乙大學則乙科著名；根據各大學的師資財力與背景，通盤籌劃，總有些科目應當特別發展，有些科目應當酌量減縮。大學本科尙且應當如此，何況研究院呢？所以這一層不足爲慮。

(三)大學研究院的設立當以「訓練大學本身之高級學生爲重事，而不當以「招收研究生」爲專務」。設若我們承認研究事業是學者個人的問題，而非形式組織的問題，那麼大學研究院的成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自然當以教授爲中心，而不能以研究生爲轉移了。若以研究生的立場說，目前的大學畢業生有繼續研究必要和能力的很少，所以大學研究院事實上變成了「養老院」。不過這是因爲教育部高級學位法還未頒佈，社會上也不鼓勵大學畢業得高級學位。設若將來高級學位法一旦頒佈，社會上對於獲得高級學位的研究生能夠另眼看待，研究生入研究院研究的專心誠意自然可以担保的。人類求智識總得有相當代價，研究二年三年，不單入社會并無特別優待，連一個空「碩士



「博士」的虛名都得不着，怎能怪研究生兼職觀望呢？大學本科的基礎訓練與啓發固然重要，「後畢業級」的訓練與啟發，在將來學位法頒佈與社會承認高級學位的資格之後，也是同樣的重要，到那時候大學研究院似乎很有必要了。

(四)大學研究院的設立，既以教授爲中心，理想上「在教育部允准各大學設立研究院之前，應先組織一個大學教員資格審定委員會，專以著作定大學教員之資格，其尤有學術供獻者，方得許爲正教授，即執行研究院指導之任務者」。這還是心理的問題，還是中國人缺乏高尚競獻風度的問題。大家已經一律是正教授了，誰配審定誰的資格呢？若專以著作與學術供獻爲標準，那是很爲難的。目前我們如何養成學者高尚競獻的風度，使得大家能甘心受審定而彼此相安——這是極堪注意的問題。

我覺得獨設的研究院與大學的「畢業院」(可以不必有研究院的形式)應當分工合作。獨設的研究院不應當重複大學的設備與人才，他應當作大學中所不能作的普遍的大規模的研究實驗，大學則可以作特殊的小規模的研究實驗。獨設的研究院還應當與大學合作，交換研究教授，使得雙方的利弊都可以互相補益。

第二個問題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在目前的中國，是否應當專門注重實際應用而忽視純粹理論？一二年來重理工輕文法的風氣，似乎是政府確定的積極政策，一般學者因而隨之輕理論而重實用。學生每每不顧性之所近，專趨潮流，羣擇理工，因而失敗煩惱。最近唐肇黃先生在八月創刊的「中山文化教育館季刊」中「論中國學術界最近的風氣」，已經指出這種趨勢不能縱之太過。但是九月二十二日大公報社評似乎明確的主張：「論到研究院所研究的科門，則無庸多取較切應用的題目爲合宜。純粹科學理論，祇好還是讓西洋先進科學家去探討。」我覺得這種主張未免太忽視學者的個性，根本違背現代心理學的「個別差異律」了。

學者活動的動機至少有三大類：一種是爲求智識，結果產生一切純粹科學；一種是爲供賞鑑，結果創造一切文學藝術；一種是爲圖實用，結果發生一切專門技術。現代科學的實驗心理學確實告訴我們：人類「個別差異」的事實，非常重要。幾千年來，人們都忽視人類本身相互間的「個別差異」，只注意一般普遍的原則或現象。即在心理學科學實驗化的早年，翁德一般先進實驗心理學家，還是主張心理學的職責，僅在發現一般普遍的原則或現象。

不過到高爾登，卡泰爾一班人，人類個別差異的原則，遂普遍的爲學者所公認了。所以後來才開二十世紀一切應用心理學的門徑。我們要知道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的途徑是什麼：全恃學者的性格而定。一個人根本興趣只在求智識，爲科學而科學，社會輿論是無法改換他的個性的；一個人根本努力只在供賞鑑，爲藝術而藝術，理智裁制也是無法轉變他的傾向的；一個人根本熱心只在圖實用，爲技術而技術，鼓吹提倡也是無法推翻他的成見的。

一位當代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說：「所有的人類對於宇宙一切事物，天生自自然然的抱着至少三種不同而且矛盾的態度，就是求智識，供賞鑑，圖實用的態度……對於生活中許多事情與宇宙間許多物件，我們常常爲不同的目的在不同時候取這三種主要的態度，……所有的人都要求智識，供賞鑑，與圖實用。這三種態度沒有那一種是比其他二種更重要，因爲沒有那一種是可以代替其他二種的。常態的生活即在于這三種態度的均勻保持」。人種既然有此三種不同的態度，而我們又不能強人一律（這是違背心理學「個別差異律」的），所以主張凡是學術研究或科學實驗都應當一律注重實用或理論的是不對的。

大家既承認因爲「現代科學並沒有產生今日的歐美，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六號 學術研究的途徑

反之，都是歐美的「頭腦」才生育出現代科學與技術，」我們格外要同時均勻發展純粹科學，文學藝術，與專門技術，我們格外要鼓勵學者與青年及早養成爲研究而研究，爲實驗而實驗的精神。我們的目的不是在于科學原理上的速獲，而是在于此種精神的養成。正因爲此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奏奇效的，所以我們更當鼓勵他，不能反而忽視他，把「純粹科學理論祇好還是讓西洋先進科學家去探討。」況且事實上中國二十年來純粹科學的貢獻，在世界上并不是沒有地位的，（參看胡適：大公報十月十四日星期論文「悲觀聲浪中的樂觀。」）我們這一點萌芽如若不繼續鼓勵，難道要等至我們的「頭腦」自己自然成熟歐美化嗎？我們不能指示研究院研究的科門一律屬於實際應用的，正如同我們不能示意學校中所教授的科目一律屬於純粹科學理論的一樣，因爲學者不同態度的活動根本就不能分爲學校的與研究院的。學校中的教員學生有個別差異，研究院的導師研究生也有個別差異。我們只可以勸導或指示性近于純粹理論研究的去作純粹理論研究；但是性近于實際應用的非得特別努力「多將視線轉移到關於中國的應用問題上來。」

第三個問題是究竟什麼是「研究，」什麼是「實驗？

「研究」二字本是很寬泛的，現在「縣政建設」也有「研究院」，他的意義更寬泛不堪。「實驗」二字在自然科學中，意義極是具體的，但是一縣也可以「實驗」，那就有些捉摸不定了。

有一位批評家討論到美國大學中的研究院時，關於「研究」的正反二面的定義，說得很清楚。他說：

「收集材料——雖然準確——不算研究。家政學，社會科學，與教育學，常常累積敘述的材料，不算研究。未分析與不可分析的材料，無論如何精巧的堆集在一塊，不能算研究；報告不是研究，調查不是研究；商店女招待，打字員，飯舖女招待，教務長，破產者，訴訟者，學校裏，快樂的與不快樂的教育學學生，以及不知道愛父親多還是愛母親多的新生——凡是這些人同情的敘述，不管有圖無圖，有曲線無曲線，有百分數無百分數，都不是研究，除去在美國而外，無論何處都不能承認他們是研究。」

「那麼，什麼是研究呢？他是一個人自己在某一時期用盡他的心思與可能的儀器和原料去冷靜的，辛苦的努力求真理；——雖然學術合作是允許的，但是不能由他僱人來做。所研究的問題，一定要關痛癢，而且要有意義；研究的目標應當清廉不偏，無論結果如何影響財產，收入，或

是個人嗜好，觀察研究的人一定得保持客觀的態度。在物質科學與生物科學中，控制是在最嚴厲的條件之下辦到的；可能的預測是非常重要的。在社會科學中，控制無預測就不大行了。所以有人根本懷疑社會科學究竟是否科學。我們姑且假設他們是科學。正是因為他們有這種困難，所以我們更當認真慎重的去批評他們。一味的測量，調查或累積材料與事實（有時或者竟不是真事實）每每白費時間精力與金錢。自然有許多問題現在祇能用歸納法去研究；一個研究者不能堅持自己的意見，但是科學的精意即在於研究者要有一點有價值的意見。設若事實與這意見衝突，他就得立刻改變或拋棄那個意見，但是不斷的數記測量決不會產生理論，原理或意見的。」

這一位對於美國大學研究院中碩士博士式的研究（實驗也在內）的批評，我個人是很表同情的。因為我親自感覺：譬如心理學的研究與實驗，大半都是些不關緊要，毫無意義的枝葉問題，對於普通人，一般人不能激起信仰，引起重視。把常識現象用專家的熟語來解釋一番，明知一個現象是如此如此，偏偏要試來試去，看他到底還是如此；手敲敲，嘴數數，然後來算算多少，畫圖列表，於是就到專門刊物上去報告那所謂的「發明」「發現」了。當代

位德國著名心理學家說道：「以前在德國有一個時期，一般人對於「心理學」的小題大做，專在小處不關痛癢的地方，吹毛求疵，人都引以為笑柄。」這個時期，我敢說到現在還未終止；一般人還是照樣嘲笑心理學家與心理學的研究與實驗。不單德國如此，美國格外利害。

不過在目前的中國，一般號稱研究實驗的機關，專家或學生，根本連歐美那種客觀的歸納精神尚未養成，我們是不能像上頭那樣的消極批評，一味藐視客觀材料的收集的。具體數量的事實與材料，是一切研究實驗的張本。一個真正科學的研究或實驗，能有驚天動地的假設或意見固好，但是主要的特徵，還是在於根據特意收集的材料，求得歸納的結論。一個研究實驗包括五種原素：（一）要有明顯確定的問題。這個問題無論是意見還是假設，必須可以問：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或正或誤，或當或不當；換句話說，必須要非常具體，非常縮小範圍，可以實際解決。空空洞洞，茫無邊際，未曾分析過的問題，是不能研究實驗的。（二）要有控制因子的方法。具體的問題需要嚴密的方法去控制不相干的因子，不能隨隨便便在自然環境之下隨意觀察就可了事。（三）要有精確數量的材料。研究實驗的數量材料是張本，是憑單，沒有他不成其為科學的研究

或實驗，隨便試試得到大概的結果，就忽略材料張本的系統陳列以待審查，那是不行的。（四）要有精敏公允的分析。得到系統材料以後，問題的解決能到何地步，控制有何缺點，材料有何不正確之處，統統須明白老實地指出。（五）要有果斷確切的結論。根據現有的材料張本，經過分析討論之後，原擬的問題是否解決了？或有或無，或多或少，或正或誤，或當或不當，均須毫無顧忌忠實不苟的報告出來。不能因結果是反面或與原來所料想的不合，即忽而不提。

一個研究或實驗經過這五個步驟之後，研究實驗者還有責任筆之于書，認真的報告出來，使得大家都能考查他的經過，估量他的得失，就好像會計師審查一個會計的賬目一樣。我覺得要嚴格的說，無論什麼研究或實驗，非如此不足以稱為研究或實驗。述作習作或者是研究，但是重複人家一個原始的問題，特別避免調考研究報告，有意或無意容納讀書暗示，來重行証實人家的結果，不能算是第一等的研究或實驗。自己暗地七摸八摸，東湊西湊，隨意得到一點見解，別人無法查考，無法照樣重複証實，不能算得嚴格的研究或實驗。

學術研究的途徑是很多的，學者的「個別差異」也是很

大的，不單特設的研究院中人員需要學術研究和科學實驗，大學教授也有這種需要。兩方面應當分工合作，利弊互相補益才是。學術研究與科學實驗，除非有特殊教育，根本改造未來青年的個性，態度，與興趣，我們是不能免強大家一律都圖實用而忽視純粹科學理論的探討的。研究與

實驗的意義與要素，在目前似乎用得太空泛不確定了。我們應當有嚴厲輿論的裁制，不可使研究不成其為研究，實驗不成其為實驗。

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于清華

##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陳序經

在大公報十月十三日登載鄉建工作討論會在定縣開幕詳紀裏，我們找得梁漱溟先生下面一段講演詞：

……鄉建的目的：(一)從中國固有的歷史，演變下來的，使中國成爲高度文明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的社會；(二)西洋的近代文明，與中國固有的文明，結合演成今日狀況。西洋的都市文明，工業文明，與中國的鄉村文明，兩相接觸，改造一種新的環境，在不斷的轉變之下，成爲今日中國民族自救的運動，成爲我們今日的鄉村運動。我國經過不少運動，惟此運動，切重實際，亦可謂之最偉大的運動。已往諸運動，初起時亦呈風起雲湧之勢，但漸漸失敗。……中國原以農業立國，自

受西洋工業文明影響以後，也想走入西洋之路，但未走通；如已走通，固無需再有今日鄉建運動矣。

如日本因種種條件適宜，故摹仿工業文明而成功，走上了工業文明，都市文明之路，所以無需有鄉建運動，農村受都市壓迫過甚，故偶然的需要救濟，但談不到建設。我們因無路可走，才走上鄉建之路，開闢一個新路線，以農村爲主體來繁榮都市，……開闢世界未開闢的文明路線，以鄉建工作爲民族自救的惟一出路。

在梁先生這段話中，可以商榷之點很多，但我在這裏所要把來討論的是：他以為西洋文化是都市文化；中國文化是鄉村文化，而且這兩種文化接觸起來，就會產生出一

種中西合璧的新文化。

我們的意見是：所謂都市與鄉村，從文化的觀點來看，不但是在性質上，不過是文化很多方面的兩方面，就是在發展上，是要在文化較高的社會裏，纔能發展的。因此之故，在一般經濟學者所謂漁獵以至畜牧時代的社會，城市固是難於發生，連了梁先生所謂以農業為基礎的鄉村，也是難於發生。

不但這樣。鄉村的發展固多依賴於農業，然而有了農業的社會，未必一定是以鄉村為社會的基礎。比方南方好多的苗黎和南洋好多的土人，所住的地方，在很遠的距離中，纔見了「家茅屋」。所謂鄉村固是少見，就是三五個家庭聚居一處，也不多有。然而這些的人們，大多數是靠着農業為生，同時他們的農業的智和經驗，未必是低過我們所謂以農立國的國民。

同樣，都市固是工業的展覽處，可是都市尚未發生或發達的原始社會，工業也許已很進步。比方美洲土人所製作的土器，非洲土人所鑄造的鐵具，苗黎的刺繡，以及他們或其他的原始社會的人們在工業的其他方面的出品，在人類文化史上所佔的位置，都很重要。

都市與鄉村既不只是文化很多方面的兩方面，而且是

要在文化發展較高的社會，或是某種特殊的文化的社會裏，纔能發生或發達，我們就能容易明白文化可以概括都市與鄉村，而鄉村與都市却不能概括文化。梁先生以都市與鄉村來範圍文化，已經不合邏輯，何況就算都市與鄉村可以範圍文化，則西洋文化既不只是都市文化，中國文化，也非只是鄉村文化呢？

原來西洋現代的文化，並非突然的發生或創造出來的。他是經過好多年的時間，和費了無數人的精神勞力，一點一點，和一步一步的累積而成的。所謂二十世紀或十九世紀的西洋文化，不外是十六七八諸世紀的文化的伸張；而十六七八諸世紀的文化，又不外是從西洋文化發生以至十四五諸世紀的文化的果實。都市是文化特性之一，當然也是像文化一樣的發展而來。所以從大體上看起來，西洋的都市歷史，也有了好幾千年的久遠，然而從其發展的速度方面來看，這種速度的增加得利害，是十九世紀以後的事情。我們知道一八〇〇年的法國的人口過十萬的都市，不過有了三個。在那個時候，紐約大約只有六萬人，倫敦不過十四萬左右，巴黎是歐洲的重心，也不過是五十萬左右；芝加哥到了一八三〇年，還不過是一個百人左右的鄉村。此外在今日所謂為大都市，在一八〇〇年有的還是荒

邱曠野，有的還是窮鄉陋邑。所以一八〇〇以前的西洋的人民，差不多百分之九十都在所謂鄉村裏過着他們的生活，我們若用了梁先生的名詞來說明西洋文化，那麼這時候的西洋文化，豈非也是鄉村文化嗎？然而一八〇〇的西洋文化，老早已進入現代文化的時期。

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西洋都市，有了一百萬人的，固不易找出來，有了五十萬以至十萬的，還是無多。紐約成爲美國最大的都市，人口至多也不過五十萬左右，芝加哥只有五萬；巴黎據說有了一百萬，可是在法國那個時候，百分之八十的人民，是鄉村的居民，於是可知西洋的文化不只是都市的文化。

而且事實上，近百餘年以來，西洋的都市固是發展得很快，西洋的鄉村何嘗又沒有發展呢？一般淺見的人，見了紐約倫敦巴黎柏林芝加哥的人口，在這個時期裏增加了好多倍，他們忘記了西洋各處的鄉村的人口，在這個時期裏，也增了不少。舉一個例罷。一八〇〇年的英倫與威爾士兩個地方的人口，總數是九百萬，住在都市的有了三百萬左右，住在鄉村約有六百萬；到了一九〇〇年這兩個地方共有人口三千萬，住在都市的約二千萬，而住在鄉村約一千萬。這個統計雖也指示都市的發展是較鄉村的發展爲

快，但是我們所要特別注意的點是：鄉村並不因都市的發展而零落。反之，鄉村的人口，也差不多增加了一倍。何況事實上，今日之所謂爲都市，大數是從前的鄉村；所以表面上，我們雖說鄉村發展和都市發展有了分別，事實上，所謂都市的發展，差不多也就是鄉村的發展。

同樣這般淺見的人，只見得新的都市在這百餘年以內，增加不少，他們忘記了在同樣的時期裏，新的鄉村也增加了不少。他們只見得西洋在這百餘年來，都市的物質文化，進步得很快，他們忘記了西洋在同樣的時期裏，鄉村的物質文化，也進步得很快。他們只見得都市人口增加較快，鄉村人口增加較遲，以爲後者就被了前者壓迫，他們忘記了機器發明以後，從前要十人來耕一幅地，現在只用一個人就夠了；他們又忘記了，交通便利以後，所謂鄉村與都市的界限，已不像從前那樣的清楚，居住鄉村的人，固有不少跑去都市，然而居住都市的人，也有不少的去鄉村。

再從西洋文化性質來看，一般人——梁先生也在內——都以爲科學及民治爲西洋文化的特徵，但是科學對於都市的發達上固有不少的幫助，其對於鄉村的發達上，又何嘗沒有很大的貢獻？例如交通上種種便利，與其說是有益於

都市，不如說是更有益於鄉村。至於民治精神與制度之發展，差不多可以說是以鄉治國的表徵。在帝王專制的時代，政治完全取決於國都與都市，在民治時代的國家，政治主權，是要在一般民衆的手裏找出來，現代國家的鄉村的民衆，既還佔相當的數目，則鄉村之在政治上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的。

上面是說明西洋文化不只是都市文化，我們現在可以解釋中國文化不只是鄉村文化。

易云：「日中爲市」，這可以說是中國都市的起源；周禮裏國與鄙每相對稱，鄙是指着鄉村，而國却可以說是都市。至於管子說「野與市爭」，已經證明市的位置的重要。又如公羊傳宣十五年何注文說：「春夏出田，秋冬入城郭」，是指出都市不但是政治工商的中心，而且是農民的秋冬兩季的寄託所。至如秦的咸陽，漢的長安的位置的重要，更不待說而可以明白的。漢代文化的中心，是在黃河流域，故史記貨殖傳載長安以外河南有七個大都市，直隸山東山西安徽諸省各有兩個；南方文化較低，故都市之見於貨殖傳者，僅江蘇湖北廣東各一。於是可知中國的文化，從來就不只是鄉村文化。而且從貨殖傳裏的指示，我們知道文化之優高低下，每以都市之大小多少爲衡。

從漢朝至現在朝代雖變了不少，然都市在中國文化的位置的重要，是無可懷疑的。我們試讀元代馬可波羅的中國遊記，其所贊美歌頌的中國文化，何莫非像梁先生所說的「都市文化？」假使那個時候的歐洲人，而像梁先生一樣的把文化來分爲都市和鄉村兩方面，則讀了馬氏遊記之後，豈不是也要嘆道：中國文化是都市文化了！

梁先生既錯認中國的文化是鄉村文化，他又錯認中國成爲高度文化是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我們要問梁先生所謂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而爲成高度的中國文化，是指着那一種的文化呢？在物質方面，是不是以農業爲本的鄉村的農業出產呢？在社會方面，是不是以宗族爲本的鄉村的宗族制度呢？在精神方面，是不是以保守爲本的鄉村的只有鄉不知有國，有世界；只知因襲，只知復古，不知進取，不知圖新的思想呢？其實中國數千年來的文化之所以停滯而不能發達的一個很重的原因，恐怕正是因爲中了這種鄉村制度的遺毒，和受了老子孟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理想鄉村的影響。結果是智識固塞，科學不振，工業商業固無從發展，連了所謂爲鄉村基礎的農業，也是沿舊蹈常，與所謂原始文化的社會的情況，相去不遠。至今無路可走，迫不得已的還要派留學生到西洋學農業，派大官紅員



去西洋調查鄉制，考察農政，購買農品，移植種子，我們清夜捫心，應該慙愧萬分，努力急起直追，企有與西洋並駕齊驅的一天，那料所謂鄉村運動領袖梁先生，還要在那裏夢想以西洋人千數百年前所也會經過的中國式「農村文化」，而融合於西洋的現代文化，以成爲什麼一個新路線，新文化，豈非可笑！

事實上，我們相信新的文化的創造，與其說是依賴於鄉村，不如說是依賴於都市。上面已經說過，一般人都以爲現代西洋文化的特徵，是科學與民治，可是科學這件東西差不多完全是都市的產物。同樣，民治的發展也是得力於都市。法國所有的革命，都起自都市，而特別是法國最大的都市——巴黎。法國的革命是這樣，別的國家的革命也是這樣。在英國，在瑞士，民主政體的種子，人們雖說是他們祖宗在山林田間種下來，然而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的現代的民主政治是工業革命以後纔發展的，而工業革命的策源地又是都市。而且工業革命的發生，是由於機器的發明，機器的發明，又不外是科學發達的表徵。

所謂現代西洋文化的特徵既是都市的產物，現代西洋文化的高峯或梁先生所謂的高度文化也是要在都市裏找出來。西洋固是如此，中國也是如此。中國都市的發達雖然

比不得上西洋，可是中國而真是有了高度文化，那麼這些的高度文化，也是「都市的文化。」我們的都市且叫做「國」，我們的鄉村是叫做「鄙」，已是表示兩者的文化高低不同。我們的鄉人會屢唱着：「不到京城終賤骨」的句子，可是我們沒有聽過都市的人唱過「不到鄉村終賤骨」的句子。我們有鄉下佬出城的笑話，我們沒有城上人下鄉的笑話。這不過是就我們傳統和一般人的觀點來說。假使我們從我國的文化本身來看，那麼無論在物質方面，在精神方面，都市都比鄉村爲高，爲優。所以外國人來中國觀光（？）時，我們要叫他去北平看皇宮，看花園，看四庫全書。萬一外國人到了我們的鄉下，照了幾張泥屋，豚尾，人畜共處，鬼神偶像的片子回去在西洋的影戲院裏開演起來，我們馬上就要抗議，以爲他們侮辱我們的國體民族。連了一般真是同情於中國一般民衆生活，農村概況的外國人，若是到了像定縣那樣的地方，我們所給與他們參觀的，也不外是在縣城裏或是縣城附近的西化的保健院，西化的農場……。試問我們所謂以鄉村爲主體爲根據的中國的高度文化，又在那裏呢？是的，在定縣的農場裏，我們會搜集了華北好多的家畜像雞像豬，和好多的農品，像麥像棉，然而把我們這些東西和西洋的這些東西陳列在一塊地方，三尺孩

童，一拿兩者較起來，立刻見得我們的農品的低劣。比方中國頂好的棉花，一比起美國棉花不但是小得很利害，而且向地生長，正像了垂頭喪氣的老大要死的人一樣。難道梁先生所指為高度文化，就是這些東西嗎？我想定縣試驗的領袖們也許是不會這樣想的。他們的目的，要是我的認識不錯，無非是想把美國的種子，介紹到中國來。可是這麼一來，他們的目的，並不像梁先生所說鄉村運動和建設的目的是欲以鄉村為主體為根據的中國的高度文化，加上西洋的現代文化而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反之他們的目的，是西洋化，也許澈底西洋化，全盤西洋化。

農產上的目的固是如此，其他像教育，像醫院，以至像瞿菊農先生家裏的火油箱做的沙發Sofa椅的目的，也是如此。假使他們的目的不是這樣——澈底西化全盤西化，那麼定縣的試驗簡直沒有意義，無疑的且要失敗，因為他們若只是以保存中國固有的鄉村的文化來做他們的運動和試驗的目的，那麼這種運動，在中國已有了好幾千年的歷史，用不着他們再來費了寶貴的光陰，勞苦的工夫的和有用的金錢呵！

明明白白是走在西洋化的路，偏偏要說是中國的路，中西合璧的路，世界未曾開闢的路，這是謊話，這是矛盾

。

我以為梁先生的最大錯誤，是他把目的與手段這兩件東西，弄得不清不楚。目的是要西化，而且要澈底與全盤西化。至於如何達到這個目的，那是手段或方法的問題。美國的棉花，大過中國的棉花好多倍，我們要移植這種棉花來中國，使其能像美國的棉花一樣，這是我們的目的。可是因為人才，智識，經濟的原因，我們不能一時推廣美國的種子，故用美國人改良種子的方法來改良中國的種子，或是把美國的豬種來和中國的豬種混合起來而得到一種較好於中國固有的棉花或豬種這是一種達到西洋化的目的的手段或方法，而非目的本身。若說中國的小豬和了美國那樣好的豬混合起來，第二代就會有了比美國豬還要好的結果，那是一種笑話。農產如此，整個文化，也何嘗不是如此。

總而言之，梁先生和我們的異點：是他要把中國固有的鄉村來融合於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為一種新文化；我們却要把中國的鄉村西化起來，使能調和於西洋或西化的都市而成為一種澈底與全盤西化的文化。這是從目的方面來說。若從手段或方法來說，鄉村西化固是要從鄉村本身上着手，然而我們也要知道科學化的試驗工作未必一定

是要在鄉村的。嶺南大學的農場絲廠，中山大學和金陵大學的農場所試驗的東西，好像正是定縣的農場所試驗的東西，何況定縣的農場，也要設在定縣城，或縣城的附近地方。又從經濟的供給，和設備的便利，以及人才的利用方面來看，試驗的工作，與其分散於這麼多的鄉村，不如集中於數處，而這數個地方，無疑的以在都市或都市附近的地方，較為得當。這樣看起來，都市固不只會像梁先生所謂是壓迫鄉村的仇敵，而是幫助鄉村的好友了。何況事實上我們今日所謂鄉村運動的人才經濟種種差不多完全是依賴於都市呢？一般鄉村居民，不但不懂鄉村運動，鄉村建設是什麼一回事，還要一般生於都市，或長於都市，或受教於都市，或居住於都市的人們，用盡苦心，出盡方法

，纔能不遭鄉村人民的反對，得到他們的信心，然後纔能開始鄉村建設的工作呵！

最後我覺得我們現在所謂鄉村運動，是最近數年來纔發生的。可是這種運動之在西洋，却有了很久的歷史。我們很多鄉村運動的領袖，飽受西洋文化的空氣，而且專在西洋研究過農村運動，究竟能否同意於我們主張中國的鄉村應該澈底與全盤的西化，是別一個問題，然大家大約總不會說我們這個運動是沒有受過西洋的鄉村運動的影響；只有沒有出過國門，不懂西洋鄉村是什麼的人，纔會自誇這個運動，是我們自己發明的新運動，自己開闢的新路線罷。

二十三，十，十六

## 蘇俄旅行記 (十一)

丁文江

### 新舊的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打得

再到莫斯科——「牛奶婦」的火車

我在列寧格拉的幾天，地質研究所的所長和副所長整天晚上到我旅館裏來陪我吃晚飯。臨走的那一天又邀我到研究所去合照一張相。上火車的時候又派人來送，情誼至

為可感。因為他們如此殷勤，所以旅行社的人也就親切的多；一切隨我自由，並且儘力的幫我忙，使我達到參觀的目的。但是九月四日我從列寧格拉回到莫斯科，他們却不叫我坐「紅箭」的車。另給我買了晚上十點〇五分的尋常快車票。這次車要走十小時，而車輛都是舊的，比「紅

「差的遠了。我坐的是俄國式的「軟車」，四個人一間房。同房的除去許羅哥夫外還有兩位德國人。他們是剛從柏林來的。對於火車的設備，萬分的不滿意——又要禁止我吸煙。這倒也罷了，最不得了的是九月裏天氣晚間溫度在十二度左右，而車上只供給兩條單布氈子，沒有其他的舖蓋！幸虧許羅哥夫預先給旅行社說好，另外給我預備一條毛氈。我蓋上大衣還是冷得睡不安穩。可是許羅哥夫不脫衣服，只把一條單的布蓋在身上，倒酣酣的睡了一夜，使我暗暗的慚愧。

到了莫斯科立刻去到地質採礦聯合局，商量旅行的日程。奴維哥夫先生勸我取消到烏拉兒的計畫，專心到南俄去調查石油，煤田，鐵廠。他又請了一位專門家來，替我計畫到東奈治煤田去的路程。下午許羅哥夫帶我到莫斯科地質研究股去訪包爾何維提那夫人 *Bolkhovitina*。她是研究石炭紀地層並且專門於紡錘虫的。我沒有去蘇俄以前，曾經看見她給李仲揆先生的信，知道她對於中國人的工作極其注意。見了面以後她把最近在莫斯科盆地打鑽的地層與所發見的化石一一拿給我看。她極端的贊美李先生的工作：「我們的紡錘虫化石多年沒有人研究。幸虧有李先生研究中國的材料，我才始可以着手。可惜我們莫斯科的書

籍設備都不如列甯格拉完備！」她又介紹我見亞布羅哥夫 *Yablokov* 先生和伊華努華 *Ivanova* 小姐。她們都是研究莫斯科附近石炭紀地層的。伊華努華小姐是名父之女；她的父親是著名的古生物家。歡談以後，大家約了明天帶我去看看莫斯科附近的地質剖面。

所謂「附近」都是在幾十公里之外！因為莫斯科盆地內山本來很少。小山上到處是很厚的浮土。要研究地質除去打鑽之外，就是要靠人工開採的石礦。所以亞布羅哥夫提議到莫斯科誇列司加亞 (*Moskwarenskaya*) 石礦去，因為那邊是有一個很大的洋灰廠 *Great Cement Works*。但是這地方離莫斯科有一百多公里，火車又極其不方便，交通發生問題。許羅哥夫先向旅行社接洽派汽車送我去。旅行社不肯，說沒有閑汽車。向地質採礦聯合局請求，又因為下午放假，沒有人負責。最後還是我向我們大使館借定一輛汽車，約好第二天七點鐘到旅館會齊。第二天早上亞布羅哥夫，許羅哥夫和一位太太一位小姐都接着時間到齊了。可是使館的汽車，因為汽夫得信晚了，一直到九點纔來，又要繞道去上汽油，一直到九點二十分方始出莫斯科。據許羅哥夫告訴我，這是一條大路，汽車是很好走的。那知出城沒有好遠，路就變壞了。莫斯科盆地裏石山完全沒有，

石頭很不容易找着。只有冰川層裏的石子則到處皆是。所以舊日的馬路，都是揀這種拳頭大的石塊來鋪成的，這種路看起來好像南京無錫蘇州一帶的石片馬路，但是這是石塊，不是石片，所以還不及石片路平坦。加之日子久了沒有修過，則高高凹凹，極其難走。這還是舖過的。其中有許多小路完全沒有石子。新下了雨，濕泥很深，更是不容易通過。我們從九點二十分走起，走到十一點纔走了二十六公里——這纔到了莫斯科亞河邊上。河上是一坐活橋；輪船往來的時候可以開開。我們到那裏正遇着開橋，沒奈何只好等着。在這時間，汽車夫發見汽油缸漏油，說萬到不了目的地。於是許羅哥夫提議回到離河邊不遠的魯班齊 Lubertsi 村，去乘火車到洋灰廠附近的華士克列生士克 (Vä-spoerensk) 火車站。照他的辦法趕到魯班齊，才知道火車要十二點五十分方來。等了一點半鐘然後上車。車是三等，和我們的平綏路的三等車差不多。車上坐滿了從莫斯科回家的農婦。她們人人脚下放着一個有蓋子的大洋鐵桶。許羅哥夫對我說，這都是到莫斯科買了牛奶回來的婦人，所以這一趟車混名叫做「牛奶婦」的火車 Milchbauzug。這許多婦人衣服大半很破舊，許多赤着腳，許多着的是粗麻的鞋子，但是有兩個竟穿着高跟的皮鞋！她們坐在車上，

談天說地，聲音幾乎把火車震動聲都掩過了。有的拿出盧布票來，一張一張的細數着；有的拿着沒有買完的火柿子向鄰坐者換麵包；有的拿着黑麵包吃着細細嚼嚼。最奇特的是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男客。他有一個星期沒有刮臉埋髮，所以滿頭是亂髮，滿臉是短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衣服——可是灰色已經被油污染為深黑。一雙泥污的腳從闕了叉的褲管裏伸了出來。一雙釘錐似的手從口袋裏拿一小塊的報紙，一小把烟草捲成紙烟，然後把靠嘴的一段原來空着沒有烟草的，向上折彎了，放在嘴裏狂吸。一面吸，一面向地下吐痰。許羅哥夫告訴我，這種自己捲的報紙紙烟叫做「狗尾巴」，是農村裏最通行的。

八十公里路走了將近三點鐘才到。一上火車，就下起雨來。沿路越下越大。到了華士克列生士克依然不止。五個人中只有我帶得有雨衣。太太小姐又着的是薄底皮鞋，眼看見不能回到石鱗上去的了。只有亞布羅哥夫還告奮勇。他說，走走不過五六里路。來去一點鐘，觀察半點鐘。回頭來還可以趕上五點鐘的車回莫斯科去。于是我同他兩個人出了站門，走入雨中。可是走不到幾步，他的鞋子陷在泥裏，提不起來，再向前一看，路上低地的濘泥至少有半尺多深。在火車裏穿高跟鞋的婦人，也把皮鞋脫了下來

，光着腳在泥塘裏掙扎。於是亞布羅哥夫向我苦笑道，「不是我們不努力。天不湊巧。沒有法子，只好累你白走一踫了！」

我回到站裏候車室一看，覺的我回到中國來了。一間很大的屋子，四面是木板橙，上面已經坐滿了人。中間亂嘈嘈的推着許多行李——衣服包，舖蓋。上邊也滿滿的坐着人。沒有衣包舖蓋的就坐在地板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總有五六十人。只聽見抱在手裏的小孩子啼哭聲，稍大幾歲的跳走叫笑聲，少年或是中年男女高聲談話或是吵鬧聲，老年人咳嗽唾沫聲！我立刻想着民國九年至十六年北京天津車站逃難人的光景。

坐在這羣人中間，却有一位描眉畫眼，搽粉塗朱，穿着人造絲的晚服，長桶襪，高跟鞋，極其時髦的少婦。我私下問許羅哥夫，她是從何而來的。那知許先生早已打聽過，知道她是莫斯科有名的歌女，奉派來慰勞洋灰廠工人的。我方纔看見她身邊還帶着一把極大的提琴。

候車室對門是食堂。地方不到候車室一半大，却也擠得有二十多人。我們各人都帶得有食物，但是飲料是冷的。下了雨以後頗覺得有點不入口起來。我一眼看見櫃台上有着煮熱的牛奶，就去買兩杯來吃。包太太不放心，先去給

我檢查一次，說牛奶還新鮮，可以吃得。我再一看，櫃上的人忙得太利害了，就把人家吃過的杯子，不洗不抹，拿來裝牛奶給我吃。我連忙止住他，又另外買一杯茶來自己洗杯子。好容易拿着牛奶，找着橙子坐了下來，却早被幾個赤腳，光腿的窮孩子圍住了，口口聲聲向我要麵包。包太太又最慈善，把她自己沒有吃完的儘數來分給他們。于是人越來越多，弄得我幾乎沒有法子。最後還是亞布羅哥夫把他們趕散了。小孩子們剛走開，忽然來了一位醉漢。向我指手畫腳，亂喊亂叫。又幸虧他的幾位同行的人來把他拉開了。我在這種環境之下，不知不覺的消廢了一點半鐘。

五點鐘火車到了，雨也止了。可是這一次的「牛奶糖」一車却擁擠得沒有地方下腳。一張坐兩個人的板橙，大半都坐了三個。有衣包舖蓋的就坐在地下。我們擠來擠去，好容易把一位太太，一位小姐安頓下來——每人在板橙邊上佔有二寸的位置。我們三個當然只好站着。我抬頭一看，放輕便行李的木架上也躺得有人——正如我們平綏鐵路上的情形一樣。許羅哥夫很覺得過意不去。就向旁邊坐着一位說道，「這是一位外國人。可否請你立起來，讓他坐一坐？」那位先生向他瞪着眼睛道，「爲甚麼？」碰了這個

釘子，許先生只好不做聲。我就從五點鐘起立到九點。看看離莫斯科不遠了。許先生又和旁邊坐着的幾位談起天來。告訴他們我是地質學者，由政府請來參觀的。先前給他釘子碰的那一位，立刻站起來，讓我坐下。「你何不早說。我先以為他是普通的外國旅客，所以不肯讓坐。早知道是地質學者，我豈能叫他立着？」又向我說道，「先生！我老實對你說，我可不喜歡外國旅客。他們有錢，看不起我們。我有個女兒也是學地質的。她現在在烏拉兒山裏找

## 雙週閒談 (三)

現在有許多注意到東西洋文化的不同，指出兩種文化持色的差別。因為文化不同，所以生活的情形，便也顯出很大的差別。關於這個的討論頗多，我們不必再絮煩讀者。據我們看來，在西洋文化裏生活的一個（當然不是惟一的）最顯明的特色，一般人還沒有充分注意到的便是速度的逐漸增加。

關於西洋生活速度增加的例，不可勝數，處處都看得到的。最顯而易見的當然是交通。拿運輸來說，火車，輪船，汽車，飛機，已經將人或物的移轉，加快了幾十乃至

鉛鑛。所以我對於學地質的人，格外應該親切。」承他的情意，我當然應該感謝。可是我坐在那裏比立着更要不舒服。因為不但三個人擠在一條木板上，——腳下還踩着兩個——本來就很勉強。又加之原座的那一位身底下舖着一個大口袋，裏面放着許多一塊塊硬東西。我坐在他這口袋上面，沒有幾分鐘，就覺得受不了。屢次要立起來，都被他強捺我坐下。等到到莫斯科車站，我已經是忍耐不住了！

明 生

幾千倍了。以先乘航船繞地球一周要用三年，現在乘輪船，火車，祇用一個月，航空祇用四五天就夠了。消息或聲音的傳遞速度，增加的更可驚，電話，電報（有線的及無線的）差不多將距離化為烏有，傳遞所需的時間便可縮到最低限度了。運輸，傳遞而外，一切的事情也都在逐漸的加快。生產事業，如織布，做衣，開礦，印書，等等不必說，即其他的活動也趨於敏捷化。寫字要用打字機，現在並且有電動的打字機了。說話不能不快，因為常在電話裏說話，不能慢吞吞的。走路也不能不快，因為電車火車

，飛艇不等着你，你要不肯脫班，你要快快的追趕他；街上往來的車輛，特別是汽車，要行路的人躲避他，他不能躲避你。總而言之，現在西洋人的生活，無處不是極大的速度中進行着的。一位最近到美國去讀書的朋友，曾作了這樣的一個觀察，寫信來告訴我：

「美國人講究的是『快』和『多』。我在國內受的教育和習慣與此不合。不過趕緊學，還來得及。這忙生活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從未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走路也得加快，否則還走不過女學生，實在不好看。」

多與快是相連的，因為快了便可以加多。用機器織布比起用手工織布，便可以多織，便可以有大量的生產。

我們要追溯西洋的生活，何以這樣的加快，我們便不得不說這是應用科學，嚴格說來，便是機械應用的影響。

人的動作，本來是可以隨便，可以寫意，除了傳統的社會制裁或風俗習慣以外，不受什麼拘束。但是一旦有了機器，人的行為便受了一個新的，不能抗逆的束縛。比方一個獨立的手工織布匠可以自由的工作。一個機器織布匠雖然是在織布，實在是一個織布機器的侍者。他要伺候機器，不能讓機器湊他的趣，去遷就他。不然，機器的功用便全失了。乘火車，輪船的人，同樣的，要受因機械的性質而

產出的拘束。輪船的機械要最經濟的使用，所以除了為裝卸貨物，上下旅客，不得已的停留外，要常常的駛行着。

又因為輪船體積重大，在出入隘口時須在高潮時期間，所以他的航行時間必須規定。因此輪船搭客，失去自由，要順着在航路上最適宜的條件下的輪船的意志了。如果一條鐵路只有一列火車通行（至於這個辦法經濟與否，且不必管），大可以不受時間的拘束。如果列車極多，為避免衝突的危險起見，各列車行止的時間便須嚴格的規定，而火車搭客便要受他的拘束了。記得在歐戰前，一位摩洛哥的酋長到他的家法國去遊歷。他初次乘火車，覺得快美不可言，因為他自有生以來，沒有過這樣快的動作的經驗。但是他又覺着極大的不方便，因為他不能按他的意思叫火車隨時停住。

快可以說完全是機械文明的結果。加快的影響是什麼呢？第一，一旦一種動作加快了，人類便要繼續不已的設法再加快。加快的努力將永無止期，而不快的便受淘汰。有了火車便不得不廢棄牛車，馬車，騾車。有了織布機器便不得不廢棄手工織布架。這個原則的是非如何不必管，這是千古不移的事實。在現狀之下，一個國家要生存，他的人民動作必須加快。



第二個影響便是上文所說的多。用新式交通工具一個人走的路多了。用打字機寫字的人寫的多了。從另一方面看，這個多便是將人的生命延長了。以先一個人一輩子只走多少路，現在一個人可以走前人十輩子所走不完的路。現在一個人能夠寫出以先一個人十輩子所寫不完的字，能夠織以先一個人十輩子所織不完的布。餘可以此類推。這個延長生命的現象是狠可注意的。因為如此，機械文明國家裏的人民一個便可以抵當非機械文明國家裏的人十個，或不止十個。在生存競爭上，非機械文明的國家便要失敗了。

從以上的推論，觀察中國，我們便不得不提議要使一切的事情趕快的加快了。我們現在的新式的交通誠然有了

## 編輯後記

本期的作者陳之邁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在本刊第一一二期曾發表過「讀憲法修正稿」一文。

周先庚先生也是清華教授。本刊第一一三，一一六等期曾登載他的「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教訓」及「心理學與心理技術」兩文。周先生是心理學專家，此次討論「學術研究的途徑」，也多從心理方面着眼，這是值得

一點，但還不够快。至於生產事業，個人行為，更是離着快很遠。就薪水階級的人的日常生活來說，理髮要費一個鐘頭（我認爲這是最不應該費這樣多的時間的一件事）；到澡堂去洗澡要費兩三個鐘頭，因為要在那裏休息談天（這是北平的一個現象），宴會起碼要費兩三點鐘，因為客人沒有按時到的，至於在公事房一個人一天所做的事，不夠美國人兩個鐘頭所做的。這樣的國民如何能在今日機械化的世界裏求生存呢？

中國加快的大阻礙之一，我認爲是文字。中國的文字無論如何加快，趕不上用字母的文字。假使我們真有加快的決心，廢止漢字倒是一個重要的步驟。

我們注意的。

陳序經先生是社會學者，在本刊第四十三期和四十九期中曾有「教育的中國化和現代化」，「人的文化與物的文化」兩文發表。此次他講的還是文化問題。他的主張和本刊上期登載的吳景超先生作「我們沒有歧路」，頗有互相發明之處，讀者可以參看。

編者

法律能維持情感嗎？

衡哲

銀出口稅施行後各種觀點的質疑

張茲闇

邊疆問題與歷史教育

林同濟

提高中學程度的方法

何魯成

由四川匪區中來的一封信

章士元

鄉民

壽生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第一二七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 上海 | 紫房子書報部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 鎮江 | 鎮江書店 | 徐州 | 徐州書店 | 南通 | 三友書局 | 常熟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 上海 |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局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 南京 | 新中華書局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 徐州 | 徐州書店 | 南通 | 三友書局 | 常熟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廣州 | 大東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汕頭 |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 梧州 | 永昌公司  | 桂林 | 海軍書局  | 柳州 | 永昌公司 | 貴陽 | 新友書店 | 重慶 | 新友書店 | 成都 | 新友書店 | 萬縣 | 新友書店 | 合川 | 新友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州 | 新友書店 | 杭州 | 新友書店 | 福州 | 新友書店 | 廈門 | 新友書店 | 長沙 | 新友書店 | 衡州 | 新友書店 |
| 廣州 | 大東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汕頭 |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 梧州 | 永昌公司  | 桂林 | 海軍書局  | 柳州 | 永昌公司 | 貴陽 | 新友書店 | 重慶 | 新友書店 | 成都 | 新友書店 | 萬縣 | 新友書店 | 合川 | 新友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州 | 新友書店 | 杭州 | 新友書店 | 福州 | 新友書店 | 廈門 | 新友書店 | 長沙 | 新友書店 | 衡州 | 新友書店 |

## 法律能維持情感嗎？

衡 哲

近數日來，因為立法院對於通姦罪所訂的法，偏罰了有夫之婦，放過了有婦之夫；不但南京的一般女界紛起反對與請願，要求男女在法律上的待遇平等，并且全國人士對於她們的這種舉動，也有相當的同情與贊助。我自己當然也是同情于她們主張的一人，雖然我不相信這是一個根本的辦法。

對於這件風潮的開明言論，我們可以把昨日（十一月十日）大公報的社論作為代表。牠除了對於女界表示同情外，還提出了很有意義的一點，牠說：

惟於此有一應決之問題，即在採取男女平等待遇主義之下，宜一律處罰如德法之例乎？抑一律不處罰如英美之例乎？吾人以為此事須以社會實際情況為定。按現在情況，女子在經濟上法律上概居隸屬於男子之狀態，此種關係，反映於婚姻，形式上男女雖若平等，而實際則女子終不免處於被壓迫境界。然而自社會經濟組織，逐漸改觀，女子經濟獨立，地位日有進步，男女祇須利用民

法上之離婚權，即可解決對手方之犯姦問題，初無所用其刑法上之告訴權，故通姦罪之根本消滅，要為今後法制上應有之趨勢。

對於這一層，我完全同意。因為離婚自由乃是現代社會的一個不能避免的趨勢。我們不曾聽見上月二日英國婦女大會在愛丁堡開會時，對於女子離婚自由的要求嗎？故凡有自尊心的女子，是沒有不把離婚自由看為一種她分內應有的人權的，也是沒有不把缺乏愛情的同居看為一種侮辱的——她對於自己的侮辱，以及社會對於她的侮辱。

但是，我國的女子，尤其是舊式的女子，對於此事的態度恰正與此相反。她們畏懼離婚，把牠看為一種大耻辱。這種心理的來源當然是很複雜的。比如說吧，我們有把離婚來解決犯法女子的歷史背景，有女子倚賴男子而生活的經濟背景，有因生育而減少或消滅女子謀生能力的天然不平等，有因母愛的牽掣而使女子發生「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心理背景，有社會上對於離婚女子歧視的惡劣環境，諸如此類，那一樣不是要使一個無能的女子對於離婚發生

恐慌，使她發生甯死不離婚的反抗的呢？

爲了這個特殊的情形，大公報的社論便提出了一個應付現狀的折衷辦法。牠說：

惟是按照中國今日情形，女子去經濟獨立之程度尚遠，如因男子犯姦之故，輕提離婚要求，或轉於女子不利，爲保護婦女計，當以仍有男女通姦平等處罰之規定爲當。

對於這一層，我却不能完全同意了。因爲假使我們是站在習俗的立場來觀察這件事的，則我們知道，習俗對於男女道德的標準原來是雙位的，故根本也就說不到什麼平等。反過來說，假使我們能站在原則的立場來說話，假使我們能超過了現在而遠望着將來，則我們至少應該知道，情感是不能靠法律來維持的，而離婚自由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應有的證驗。故從原則方面看來，通姦——不是強姦——現象的發生，也是一個道德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法律的問題。不但如此，即使爲了應付現狀的緣故，像大公報社論所暗示的，我們暫時要用法律來濟道德之窮，請問這個目的究竟能否達到？請問把一個『不守婦道』的妻子，或是一個不守夫道的男子，關在牢獄一年之後，她或他不能就反過心來愛她的丈夫或他的妻子？在我國從前，男子有離婚

權而女子沒有，結果是怎樣？爲什麼我們但聽見『謀殺親夫』而不聽見『謀殺親妻』？假如我們但把潘金蓮之類的女子囚禁了一年，而不讓她離婚，請問，她不能便因此不謀殺武大郎？所謂以法律來濟道德之窮的效果，亦不過如此而已。牠之所以失敗，當然是由於牠違背了一個很簡單的原則，那便是，一個家庭的維持，原來是應該以愛情，至少是情感，爲基礎的。現在我們却要用刑法來維持家庭的存在，這不但太滑稽，并且也是很可悲可憐的了，不失敗還有什麼旁的可能呢？

當然，潘金蓮之類的女子是應當改良的，是不能讓她永久這樣的擾亂社會的。但依我看來，改良她的人格和改良武大郎的結婚生活的方法，却並不在法律上，而在她的本身上；不在遏止河流上，而在疏濬河道上。具體的說來，是，第一，社會上應該教育與熏陶潘金蓮的人格，使她能知道棄貧慕富與棄賤慕貴的可耻。其二，假使潘金蓮對於西門慶的愛情——無論是單單限于肉體的或是超越了肉體的——確實是遠超過了她對於武大郎的愛情，法律上便應該給她一個與武大郎離婚的機會；俾像她一樣的悍婦不至于去謀殺丈夫，而不像她一樣的賢良婦人也不至于飲恨終身。第三，社會上還應該亟亟的去培植一個女子的經濟能力

，使萬一與人通姦者不是她自己而是她的丈夫時，她也可以毫不畏懼的對他提出離婚的要求。假使我們能做到了這三步——當然不止此三步，不過這是最根本的三步——則不但一個男子可以和他的不貞的妻子離婚，一個女子也可以絕無顧慮的去和她的不貞的丈夫離婚了。依我看來，這實在要比刑罰爲合乎人道，爲能向着社會的進步的方向走去。

故我們若能用這個人道的眼光來看所謂通姦的一件事，我們若能承認牠是刑法所管不着的一個道德病症，我們便能明白此後努力的正常方向與目標了。擇要的說來，則

我們第一個目標，是女子人格和經濟能力的培植；我們第二個目標，是爲社會創造一個對於男女道德的平等標準，即是所謂單位道德。這兩個目標若果然能達到，則一個女子不但可以和她的丈夫離婚——或是因爲她不愛他，或是因爲他不愛她——並且在離婚之後，還可以不致于受到社會上的歧視和侮辱。這方是對於這個社會病狀——有配偶的通姦——的一個根本治法，這也方是維持情感——也可以說是從根本上去維持所謂風化——的一個唯一的聰明辦法。

二十三，十一，十一。

## 銀出口稅施行後各種觀點的質疑

張 茲 闡

自銀出口稅施行以後，論者莫衷一是。本來貨幣問題，就是十分複雜，我們對於貨幣問題的認識，又是很淺。

加以我國在國際貿易的地位，和金融組織的狀況，不是十分完善。如果主持經濟言論的人，稍一不慎於言，以致引起羣衆恐慌的心理，風波一起，便不能收拾了。所以眼前的需要，便是要大家稍安毋躁，沉着持重。言論界能設謹慎發言，更是要着。但是現時各方的議論，已經十分龐雜了。有幾點是我個人所未敢苟同的。現在把我們的意見寫

了出來，以供討論。

(一)爲什麼有制止銀貨外流的需要？

一年來銀貨外流的緣故，我前次在『獨立』發表一文內，業已詳述。如果銀貨繼續外流，首先發生的影響，便是市面銀底日少。我們銀行的準備，全靠銀子。與外國商業銀行以他們在中央銀行的存款做準備，是大大的不同。銀底一少，不獨手過手所用的貨幣減少了——銀元依然是大部分的流通貨幣，而且銀行的準備也少，便要減少銀行

放款的力量。市面籌碼日少，物價自然要下落。利率日高，公私財政均感受困難。如果情形繼續嚴重下去，金融界便漸漸不安，在銀貨外流的外來壓力之外，不免又有提款窖藏種種國內的壓力，便有不堪設想的混亂。所以政府毅然抽出口稅，以圖制銀貨外流，目的原是圖內部的安定，我在前次文內，已經說過。然而事實上的演變，未能完全吻合。數日前曾發生了一兩家銀行的擠兌。最奇怪的是這種事件，不發生在銀貨猛向外流的期內，而發生在銀貨已停止外流的時候，也就可見國人對這問題的認識，到什麼程度。然而銀行界却能在這時候，比較容易應付這種事件了。

銀貨外流停止以後，使我們少了一個最有效的向國外付款方法，自然外匯要變幻不定。而且因我國的國際收付差額是差勢的，所以中國銀元的外匯價格一定下落。所謂中國銀元對外的安定，受了打擊，這是當然的結果。有人過分宣傳中國銀元對外跌價，可以得鼓勵出口及防碍入口的利益。這種現象，不是眼前就可發生。而且要看中國國外貿易的性質，其伸縮性如何。貿然下這種定論，恐怕將來從這層所得的收獲，不免要使我们失望。

## (二) 金銀是否我們的富源？

現時國人最錯誤的觀念，仍是在過分重視金銀。所以上海商會，銀行同業公會各機關，在呈請財政部施行銀出口稅電內，曾說過是「誠恐富源日竭」。而財政部也在批准所請命令內，說是「以保富源」了。自然不能說財政部和銀行同業公會有許多專家，都看不出這句話是不對的。往往主稿人爲求措詞動聽起見，於是不知不覺寫上這句了。其實這種看法的錯誤，遠在十八世紀，亞當斯密早已把重商主義 (Mercantilism) 的謬說糾正了。我們現在無須再加申說。我們的國富，乃是我們的生產力，多聚金銀，並不能解決我們的民生問題。

但是在中國現時狀況之下，金和銀的地位是不同的。金子只是一種物品，而銀子却是整個幣制的基礎。所以銀貨外流的影響，與黃金外流的影響是完全不同的。在這一點，我對大公報十月二十四日社評，是不敢苟同，雖然我一向對於大公報的主張是十分傾服的。在幾年前我們需要許多的入口貨——建設上的機器，戰事上用的軍火等等；爲避免這種巨量入口所發生匯兌上的困難，所以運送黃金，本是情有所原。只要中國并不是用金本位，黃金的存儲，却是極端的奢侈品。我們連年喪失了黃金，對於我們的國計民生，發生了什麼影響？如果引黃金禁止出口反使貴

金實際上完全外流，以爲實例，而希望對銀問題不要重蹈故轍，這樣的借譬，還不算錯。但使一般讀者，誤解用意，以爲金銀外流的影響是一樣，便是大大的錯誤了。

事實上國內的銀貨，并不在少數。而且日前的運銀出國，事實上只限於洋商銀行，華商銀行的庫存，變動不大。然而我們金融制度，如此散漫，每一個銀行對於自己的準備，全靠自己打算，所以對銀貨的需要，格外加大。故此眼前我們的需要，乃在銀行制度的改善。發行制度，必須統一。這種主張，無疑的要受一般享有發行權的銀行所反對。但是我們希望就着事實上環境，終久可以得着適當的解決。我以爲根本無所謂銀貨統制或管理的問題。如果不是統一發行，單靠「統制」或「管理」這種動聽的名詞，是變不出甚麼戲法來的。從最近儲蓄銀行基金和準備平市兩種組織的辦法看來，可以說中央銀行還未得着實享取的地位。一來我國中央銀行是政府的機關，自然容易使人認爲與政治太密切。二來中央銀行或者已有像諾曼 (Mon-tague Norman 英格蘭銀行總裁) 這種人品和經驗的人才來實地上主持，但是歷史太短，還不暇證明。最近儲蓄銀行基金和外匯平市的組織，不能不認爲遷就事實的辦法。如果將來發行制度，也能設找得類似的方法來統一，我們

或者并不需要現時這樣巨量的銀貨。那時候銀貨如在範圍內有流出的需要，也還傷不了我們的國富，而且用不着過事張皇，不過這種騰出的銀貨，其運用是要十分小心，不可大意。

### (三) 外匯平市實施上的影響

我在前次文內，因外匯平市的辦法，還未宣布，所以不敢貿然申論。現在這種組織，業已成立了，也無須申說辦法的內容。我們政府徵收銀出口稅以制止銀貨外流，可以希望內部的安定，但外匯——對外的安定——却受了打擊。外匯平市自然是從這方面着眼。要實施這種步驟，首先的困難，便是如同大公報所說的，事先毫無準備。我們的金融當局和國外的聯絡太少了，而所謂委員會手中，並不聽見預籌有多少國外的款項。在我們逆勢國際收付差額的國家，要平定外匯，實際上便是設法使銀元的外匯價格不要下落。與英國的平準基金，有時要設法不使英鎊外匯價格上漲，情形是大大的不同。質言之，即在外匯的求過於供，而使銀元外匯價格有下落的趨勢時，平市委員會便要出賣外匯，以調劑外匯的求與供。如果手上并無國外的存款，拿什麼來出賣。於是只有運金銀出國來補進所出售的外匯，如是，銀貨還是要外流。難怪引起人的懷疑了。

我們要明瞭平定外匯，並不是爲銀行謀利，而在使國外貿易上的便利。外匯的變動太大，出入口商人的營業使感覺困難，所以因時制宜，有時必須設法使之安定。但是在什麼價格上來安定外匯，這是一個極難的問題。照目前情形看來，暫時還不能着手。主持這項事務的人必須積有多少經驗，從中國的國際收付差額，銀元與外國貨幣購買力平價的比較，和國內經濟秩序的狀況，各方面有了相當的調查，然後着手，纔能希望安定外匯，不致有害無利，而且使安定的步驟，真正生效，不致爲投機家所利用。

對於外匯平市有引起銀貨外流的可能，還有一層容易引起反對，便是平市委員會也可以像中央銀行一樣的壟斷運金或銀的利益。但是這種看法，忽略了兩層事實。第一：黃金的國內價格，是中央銀行以獨占的價格收買的；然而銀子的價格，却是以銀圓的固定成分爲根據，平市委員會不能任意規定一種獨占的價格。第二：現時要運銀出國仍是自由的，不過要納稅而已。在平市委員會運銀的時候，是否也一樣報關納稅，并不明瞭。假如也是一樣納稅，與一般運銀一樣的無利益可圖。至於財政部所撥平衡稅爲平市基金，平市委員會是要對財部負責的。假如平市委員會可以免稅運銀出口，或從旁的方法可得利益，自然也歸

入基金。平心而論，如果中央銀行或平市委員會真正担起金融當局的責任，將運金及運銀得着的利益，涓滴歸公，對於一般人民，看不出有什麼大害。所以我們用十二分的善意，希望金融當局不要自暴自棄，不僅是要用極高的效率，來辦理業務，并且真正做出公正無私的領袖風度，不要做出像大家所慮的上下其手。

我們眼前的需要，便是維持民衆心理的安穩。如果大家步驟一亂，不要說像中國金融制度，這樣脆弱，即使在英國那樣經驗豐富，極老成的國家，也受不住。英格蘭銀行在金本位時代能穀將所有鈔票兌現麼？所以我們老百姓固然要沉着持重；一方面負着金融責任的銀行界，不僅是要謹慎營業；並且要儘量的將營業狀況常常發表，昭示公衆，以安衆心。我們並不否認自己對於這個問題，認識太少了，也要希望主持經濟言論的人，多多的給我們準確的指示。對於原理上的討論，例如怎樣纔能設立良善的發行制度，如何纔能使工商得着金融界的幫助，這些問題希望能用通俗的文字，廣爲傳佈。對於國際上的情形，也要常常介紹，一來廣通消息，二來俾資借鏡。但求翔實，不尚高談。例如現時世界幣制紊亂極了。有人說是貨幣戰。這種名辭，用來做某種現象的代名詞，似乎十分醒目。



如果用來解釋這種現象，很容易引起誤解，使人們相信貨幣的價格愈低，本國愈有利；不免誤認我國也有加入這種貨幣戰的必要。這麼一來，我們所需要的鎮靜和信心，就完全破壞了。其實內容決不如此簡單，明眼人一看便知道各國情形是不同的。德國戰後因賠款所生『匯撥』(Transfor Problem)的困難，英國一九二五年恢復戰前英鎊平價的錯誤，金幣集團維持金本位的隱衷和目前的困難，日本

因美國生絲市價下跌和滿洲事件需用鉅額軍費所生的影響，美國貨幣政策對內的色彩與國內反對的呼聲，各有不同的情形。雖然全世界的國家，都為極端的國家主義化所支配，而引起這種混亂，但是用貨幣戰來解釋這種現象，是包括不了的。如果能毅翔實的傳佈這種事實，自然讀者可以得着較為準確的觀念，對於這問題的認識，也可以較為深切，并且增進自己的判斷力，便不會有恐慌的心理。

## 邊疆問題與歷史教育

林同濟

說起來是「九一八」後，大家都注意邊疆問題了！

但是吳晗君的「中學歷史教育」一文（獨立評論一一五號）給我們一個驚人的消息：投考清華大學的四千中學生裏，能答出「九一八」國難是發生於民國幾年者還夠不上半數！

我記得兩年前在美國，曾聽過日本新渡戶博士演講。

他便是歐美人士所推許為「日本的胡適」那一位著名的學者。他對美國聽衆說：「中國一般人就不把滿洲當作中國土地看。你們美國人對這次滿洲事變，却真比中國人還關心。其實你們可以用不着大驚小怪。中國人本身就不見得

真心的驚惶。我兩月前曾經冒昧發出預言，謂在兩年內中國必定要同日本和好如初。可是我今天也改換主張了。我今天以為兩年的工夫太長了。只須六個月，中國就會與日本攜手！」我當時聽下，大憤此君欺人太甚。中國人雖是素以「五分鐘熱度的民族」騰名於天下，但亦何至無恥健忘，如新渡戶所言！

然而後來事實証明了。新渡戶不幸言中了！對我們「官家」的行動，此刻暫且不論。請根本上看「民間」的事實。兩年來買日貨者是增加一兩倍了！問以「九一八」，就是那莘莘學子，也瞠目相視，不知其歲月了！嗟乎新渡

戶，知我者深！

說來也怪極了！中國人記憶力之強，是世界聞名的。我們背誦「詩云」「子曰」的本領，早爲洋人所拜倒。我們士大夫和太太們打了通夜的麻雀牌，一星期後還可以記着一五一十的牌張，彼此用「心算法」津津的討論。何以一到了「邊疆失土」「國難」「仇貨」……便立刻「言下忘記」呢？

我看中國人恐怕還不是忘記了什麼「邊疆失土」了。他們腦海裏，就「壓根的」沒有邊疆之一物。本來就「沒有」邊疆，邊疆何從「失」？本來就「沒記過」邊疆，更何從「忘」？

此中毛病，更有進一層者。我們不但「沒記過」邊疆，而且我們腦袋裏所「記」的東西，都是口口聲聲的叫我「不要記」邊疆！所以討論中國人對邊疆的態度一問題，並不就是「忘了」的問題，也不全是「沒記過」的問題。根本上乃是「不要記」與「記了錯東西」的問題！

數千年的中國教育，就是一個「不要記邊疆」的教育。我無以名之，名之曰「反邊疆的教育」。我這話並不是「故甚其辭」。中國一向的舊式教育是限於所謂「文字的教育」Literary Education。而這文字的教育，是根據在

習慣上所承認爲「必讀」的各種經史子集之上。這種「必讀」的經史子集，無形中成爲一批「正宗的文學」，支配一切「讀書人」的思想。這一批正宗的文學內，乃撒遍了種種輕視邊疆，厭惡邊疆的言論。秦始皇，漢武帝開邊之罪，差不多每部史書都要重加「貶斥」。杜甫的兵車行，李華的弔古戰場文那一種文章是「代有才人」出來重唱一道的。我們平日隨便開卷一讀，我們的潛意識內就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深深的「默化」作用，使我們輕視邊疆，厭惡邊疆！這些到處逢源的「反邊疆」的宣傳文字，自初識字的兒時便開頭把我們圍住，綑着，直到了老病花眼的年齡，還是一分不肯放鬆。結果是：反邊疆的態度，竟成了中國人的第二天性！

大家莫輕謂這問題容易解決。天性最難移。據一般心理學家所說，第二天性，尤其難移！「反邊疆」的心理既是數千年來教育的結晶體，那麼，剷除這種心理，也只有靠教育。說起來是二十年來的新教育已與從前不同了。可是我們這新教育，對邊疆一方面的種種難題，果然有一貫的，斷然的，有系統的政策了麼？對數千年來所留下的遺產，要下一個翻案，這決不是半推半就的情態所能當任的。我們不翻案則已。若要翻案，則非實行整個的「親邊

疆的教育」不可！

什麼叫做整個的「親邊疆的教育」？我將來有機會再來詳論。現在只要就歷史教育一方面談談一個很是根本的問題——就是「親邊疆」的國史觀之提倡！

此地我要說明一下。我所談的是國史，不是一花，一石，一人，一事的專門研究。所謂國史者，是國運的演進史。一國的國運是文化，政治，經濟，社會各種條件互相動應的總結果。所謂國史者，即是對這總結果作個斷代的或整個的記述，道其「然」與「所以然」以指點將來的「或然」。因為本篇所談的是歷史教育的問題，我所謂的國史也不是那些「藏諸名山傳之其人」的國史，乃是為普通國民的教育而寫的國史。這些國史，在作者的用意，原來是要與國民思想生直接的影響。不論其為學校中的課本或是民間的流行本，都是與當時國家所施行的教育政策有不可分開的關係的。凡是這些的國史都應該採取我所謂「親邊疆」的立點與態度。

因歷史上自然的演進與文學上有意的灌輸，「親邊疆」的心理早成了歐美各國人的第二天性。所謂德法兩國間的來茵河互爭問題不過標示他們重視邊疆的常態，並不算稀奇的事實。除了那些別有用意的理想家本與宇宙間生

命的實情漠然兩隔之外，歐美國史家的眼光與氣脈有意的或無意的都是與他們的政治家實行家同其節奏的。他們認現世界的各文明國家是若干「生命力的集團」。各國家的「生命力」是具有無窮的膨脹性，不斷的由國家勢力的中心向國境的四周出發。邊疆是本國的生命力與他國的生命力接觸之地帶。是兩團膨脹勢力相衝相撞之區。有如兩雄相遇，邊疆正是劍拔弩張之境。有如兩電條相撞，邊疆正是抵抗力極大而白光芒然之處。全國的土地，最惹人注意促人愛重者，即在於此。他們的國史觀如此。他們國家勢力發展的形式也是如此。一方面講來牠是離心的，是積極的，是無限制的膨脹的。他方面看去，牠又是警醒的，實際的，承認對手國的阻碍力的。

中國的歷史家（中國恐怕就沒有所謂國史家者）是一向抱着一種消極的「中國中心」的觀念而寫史的。他們認中國為天地間唯一的文化發源地。但是他們並不認這個文化有無窮的膨脹力，亦不願其有無窮的膨脹力。文化的勢力有限，而地上的方域很大。所以各地「文化光」的強弱乃全靠其距離文化中心的遠近而定。據他們的立點，邊疆乃是離中心太遠而文化不到之地。牠是個黑暗之鄉，陋不可居。牠是個窮微荒服，王政不達。在盛世時，則到邊疆

是「下喬木而入幽谷」。拓邊地是「窮兵黷武」「用夷役夏」。待到末世，則割棄邊疆，乃成爲一種「適足自豪」的妙策，所謂「棄無用之地以厭夷狄之心」是也。這種觀念是向心的，是消極的，是收斂的。簡言之，是「反邊疆」的。

最危險者，這種「反邊疆」的立點，並不是根據於畏懼邊疆的心理，乃是根據於輕視邊疆的態度。牠的根本錯處是誤自尊大目中無人。牠是一種「夜郎」心理，不肯承認天地間會有一個對手國，不肯承認中國之外也許還有強於中國之勢力在。這種態度的結果當然是要看邊疆爲「莫須有」。無形中使我們不注意國防，不感覺國防之必要。數千年來除了少數絕世的英雄外，我們的政治家一到了內政緊張的時代，第一着卸肩的步驟就是撤退邊防！在外無勁敵的時代，還可以無災無難，苟安一時，一到外境民族勢力崛起之時，那便是邊境束手無策，敵馬踏碎中原了！你若謂近年來我們的新口號，新宣傳，以至新教育，已把這觀念改革過來了，則請看最近的「九一八」。敵人一擊

，我們絕無「防」之可言，只輕輕拱手斷送四省。這並不是現代特有的奇象，實不過隨歷史的惰性而「率由舊章」而已。我們當然可以歸罪當事者。然而試問「關心國事」

的先生學子輩，在九一八事前有幾位是「關心邊事」？禍之至不至於禍至之日，實至自數千年來「反邊疆」的國史觀！這話是窮探病源，不是爲任何人解嘲卸責。

其實這種輕視邊疆的態度與我國歷史上實際的經驗完全不符。這種觀念並不會根據在環境的事實，乃根據在心中的幻想。我們現在只要稍稍靜心研究一下，就曉得數千年來邊疆各地對中國國運的影響，真個是大到無邊，深到無底！這並不是虛張聲勢之語。本來邊疆是我民族與他民族生命力接觸之區，是兩方貿易，思想，文化，武力……互相交加的必經之地。我們上古的基本文化，恐怕大半是由西域外輸入。我們二千年來無孔不入的佛教勢力是踏南北邊疆而來到。至於邊疆境內的匈奴，東胡，回紇，吐蕃，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對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直接間接，積極消極的影響，那更是不用饒舌了！中國人不斷的受惠受害於邊疆，恐怕是國史上一樁絕等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於這一層豈可以掉頭不顧了之？

固然，中國人「反邊疆」的國史觀，並非無因而然的。牠雖是一種對環境的誤解。然而環境中亦有一二特別情形足以致此誤解者。並且，若由抽象的真理論觀察，「反邊疆」態度所根據的消極文化論，也許亦有可辯論的價值

。但是這些都不能談了。現代國際形勢的變化，已絕對不容我們之依舊誤解。而目下國際危機的迫壓，乃竟有不容我們清談抽象的真理者！我們的唯一出路，是求此時此地的生命！

因此我所謂放棄「反邊疆」的而採取「親邊疆」的國史觀者，含有下列兩原則：

(一)放棄惟我獨尊的心理所產生的「輕視邊疆」的幻想；而採取承認有對手國的阻碍力後所得到的「尊重邊疆」的態度。

(二)放棄向心的，收斂的「中國中心」的消極文化論；而採取離心的膨脹的「向邊疆去」的積極國家生命觀。

前者是一種實際主義與警惕精神。後者帶一種浪漫色彩與發展生機。兩者不但可以並行不悖，還可以相得益彰。

## 提高中學程度的方法

何魯成

中等教育不僅是供給普通常識的工具，而却是求高深的專門的智識的準備和基礎。如果我們沒有把中等教育辦好，休想高等教育，能有我們理想之萬分之一。這層道理

近年來國內也有一批學者專門研究中國邊疆民族及中西交通史料等等。這都是一種好現象，表示新史學的傾向。對這些先驅的人材，我們要額手表示十二分的敬意。同時我們希望有一批新人才能本「親邊疆」的精神，專門的材料，化為通俗的文字以貢獻與一般的國民。通俗史的內容是根據於專門研究的結果。但牠的寫法是明白易懂而有引人入勝的能力。牠不是一行十註的專名詞文章，更不是那互相抄襲，膚淺投機的蕪作。廣義說來，歷史學是一種科學。但是歷史學更是一種藝術。要鍛化國民的思想，激動國民的精神，歷史是一個最有力的工具。在這個「日蹙千里」的中國，我們來借用歷史的藝術性以培養些「親邊疆」的精神，當不算是歷史學之罪人！

二三，九，三十

，差不多辦教育的人痛切地感到的，而近年來厲行中學會致，停辦不成樣的中學等，可以說都是向這方面的努力。辦法雖未必盡善，但問題的嚴重性，和亟須注意與改革，

却成爲教育界一致公認的事實了。

最使我奇怪的，大學裏一二年級，還有基本英文和國文。中學有六年，時間不能說短，難道六年的時間，還不能使一個學生，完備了基本英文和國文的訓練嗎？一個中學畢業生，不能寫通順的國文，不能閱讀英文參考書，這是誰的責任？辦中等教育的人，還不該自責一番嗎？因爲中學沒有把治學的基本工具弄好，一旦進了大學，便不能不把許多時間，移在什麼基本國文和英文上了！這樣無形中，把求專門智識的時間縮短，這樣大學教育，就不得不貧乏，這樣專門人才，就不會從大學裏跑出來。社會上對於高等教育的失望，其實責任那裏全在辦高等教育的人身上？

我們知道清華大學是國內比較差強人意的大學，每年入學考試的競爭，是非常劇烈的，自問成績相差太遠的中學畢業生，就不敢輕於嘗試，所以投考清華的，我們可以算它是中學畢業生的代表人物。然而這些代表人物的成績怎樣呢？請看本刊一一五號吳陰先生的中學歷史教育和一一六號楊遵儀先生的中學地理成績二文。這種歷史地理成績，不是可笑，是可痛了。其實中學程度的低落，豈僅歷史和地理二科如此。其他國文算術理化英文何獨不然。如

果也有作同樣的統計，一定也不缺乏可笑和可痛的事實。

這樣的中等教育，不是亟須注意和改革嗎？注意確是教育界一般的注意了，改革確是有改革的企圖和着手了，可是會放是道地的改革嗎？停辦不良的中學，是澈底的改革嗎？我覺得這種改革，都沒有從根本上着手。我們要推求中學程度低落的原因。會放的功用，至多只能暴露中學教育的醜態，停辦不良的中學，也不過寒寒辦中等教育的人的胆。如果中學一般的不良就無從停辦起了。從我辦中學的經驗，以及平日研究的心得，覺得中學程度低落，根本原因，只有三個；（一）不良的教師（二）不良的教科書（三）學生不用功。如果要提高中學程度，也只有從這三方面，作根本的澈底的改革。

第一，我們先來談不良的教師所造成的結果。曾有幾個中學校長對我說過，請國文教員的困難。因爲以前的大中學國文教員，大半是前清的舉人秀才貢生或者是讀過多年經書的人，充任的。現在，這般古董，漸漸地死完了。而一個大學畢業生再讀過多年經書的，真是鳳毛麟角了。於是感到了國文教員的缺乏。要是嚴格地說，在今日，要請一個理化教員，英文教員，不同樣地，感到困難嗎？實

在因為大學畢業生的程度，一年不如一年了。有許多大學畢業生，連一封信，也寫不通，普通的英文書，也看不懂。這般人，作了中學教員，我們再能有什麼希望。厲行會攷的結果，不過多幾個不為社會所諷的自殺學生而已，停辦不良中學的結果，不過增加失業人數而已。我們要決心改革中學教育，提高中學程度，最根本的辦法，是嚴格地選擇中學教員。要剷除不良的中學教員，任用了良好的中學教員，中國的中學教育，才有進步，中學程度，才能提高。

現今，小學教師，是要受檢定的，中學黨義教師訓育主任，是要受檢定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其餘的教師，不要受檢定。難道，只有黨義一科，是值得重視的嗎？況且檢定制度的，也是不準確的。受過檢定的人，不過表示他完備了某項資格，換句話說，不過表示他大學畢業了。現今的大學文憑，並不足表示它具備了某項訓練，它好像是一張假鈔票，它的票額雖規定十元，兌換起來，或者竟一文不值。檢定只能檢查這張文憑，不能不全以這張文憑作根據。這張文憑，既是有不可靠之處，那麼檢定當然也跟着不可靠了。所以我們不希望這種檢定制普遍地發展起來，如果有這麼一天，不過多做一點官樣文章而已。

擯除不良教師，甄拔優良教師的惟一方法，只有考試。我們要從成千成萬的大學畢業生中，用考試的方法，選擇出優良教師。也只有這個方法，可以測驗每個教員，是否有担任某項學科的能力。別項職業，還可以用學識差一點的人，惟有教師，學識比經驗資格，一切都重要。惟有學識高的人，才知道讀書方法，才有讀書心得，才可以把自己讀書的甘苦，使學生知道，使學生擇一條更捷徑的路。

現今教育界，好似政治舞台。一個中學，就似一個省政府或縣政府，教員就似官兒。這些官兒，有的靠着親友，同志同鄉等緣份擠進去的，有的也是夤緣奔走得來的。其黑暗真不有遜於政治舞台。不良的官吏，充滿在政治舞台上，只是使一時的政治混亂，黑暗，而不良的教師，充滿在教育界，可以陷國家民族於沒有人領導的危境，因為現在領袖人才的來源是大半從大學中學出來的。我們希望製造復興民族的領袖人才，對於這般製造工人，不該嚴格地選擇一下嗎？

什麼是嚴格的選擇？就是考試。

第二我們來談教科書的問題。任叔永先生在本刊一九號上，有一篇『為全國小學生請命』，中間有許多地方

，指摘現今之小學教科書。其實可指摘的，豈僅是小學教科書。中學教科書，錯誤百出的地方，也是罄竹難書的。我覺得如果用小學教科書來和中學教科書比較，那麼小學教科書就無遜色了。

有許多中學教科書，是用不文不白的文字寫成的。有時還夾進許多不必要的典故，弄得非常難解，所以除了國文教科書外，教員還得化許多工夫，在講解字義上。材料的輕重和支配，自然不妥當的地方很多。這裏恕我不揀出證據，好在當過教員的人都感覺到的。

出版界競爭的，是中小學教科書。因為在文化水準太低的中國，只有中小學教科書，是有較廣的銷路，穩定的獲利。於是粗製濫造的中小學教科書，層出不窮了。今年有一家書局，出了同樣性質的中學教科書三種，廣告上大吹大擂地說，任憑購者選擇。我不懂爲什麼書局不出一種比較完備的教科書，而要出三種之多呢？難道這三種教科書，真有各個不同的嗎？前三年幾家書局開的鈔襲問題，真是無恥已極。如果我是軍閥，一定把這般強奸文化的市僧，殺得一乾二淨。

我覺得教育當局，不要再朝令暮改那些學制了，這不過增加書局的投機的機會。還是切切實實地，對教科書，

下一番改刪的工夫。現今的審查工作，實在不敢恭維。根本上教科書，不應該由文丐和市僧操縱的，教育當局的一味放任，也不是辦法。因爲中學生參考能力的缺乏，智識的來源，不能不仰仗於教科書。中學教科書使是中學生的食糧，一語確是不虛。我們要提高中學程度，不良教科書的禁止發行，另由教育部組織特別委員會，延聘有經驗的教育家和各科專家，把國內流行的中學教科書，做一番修正工夫，或者根本編纂一套差強人意的教科書都是必要的。教科書，不必五花八門，有一家書局，即有一套教科書。那並不光榮。在一個國家，沒有一套完備的教科書，是教育界甚至關心國事的人的恥辱。

第三，我來談學生用功問題。大概一個學生的用功，由於三種力量逼迫出來的。一是興趣，二是向上的心理，三是督促，現今中學裏，却多缺少這三種力量的。教師把學校當做暫時棲身之地，無心於教學；教科書是零亂和乾燥；家長和社會希望學生的是畢業，是資格，不是智識。在這種狀況下，學生那裏會有求學的興趣呢？反正鬼混了六年，畢業便完事大吉。現今學生都不是呆子，他們都知道螞蟻奔走，拍馬吹牛，是致富致顯的惟一訣門。書中的顏如玉黃金屋的幻夢，再也迷不着他們了。至於真想讀



點書的學生，却都是書呆子。數目是異常的少。誰都知道學校的考試，有多少不是表面文章。考試並不是督促的好方法，為考試而讀書的學生，一定不會有好成績。會效是否以督促學生用功，問題的焦點，也在此。

我所以說提高中學程度，好的教師是必要的，好的教科書，也是必要的。具備了上項二個條件，然後我們再來談督促。督促也可以分三方面；教師的督促，社會與家長的督促，和教育當局的督促。教師不但有相當學術可養，而且有相當學術興趣，這樣在潛移默化中，可給學生一個榜樣，漸漸地自會接近學術的邊緣的。家長和社會方面，應該改變平日的態度。使學生知道進學校不是混資格，是求智識，是求得做人的工具。社會上，更應給予成績優良

的學生，更多任用和陞擢的機會。教育當局，不應太重視了會效。平日的考查，實在是必要的。平日上課情形，自修情形等，都該注意。近年來江蘇省教育廳，舉行的抽考制度，也是辦法的一種。只要平日成績好，考查嚴，會效是沒有意義而却應該廢除的。

嚴格地用考試方法產生中學教員，修正或重輯中學教科書，注意平日的視學和改正家長和社會對學生的期望，這些我認為是改進中學教育，提高中學程度的必由之路。或者在這些之外，還有辦法，但這些，無論如何是根本而却不可避免的方法。

## 由四川匪區中來的一封信

章士元

巴州三次失陷，我們又作難民了！

這次的逃難，比往次慘苦數倍，前兩次我們逃出，每到一地，還可以得各方的救濟，而這次却不然了。我們剛出匪區（實則當時並無一匪），就聽說安全地方——

所謂安全者，僅是說其匪未到過的地方——的駐軍長官，

已下了命令，不准難民入境，違則以匪人論罪。因此，我們不敢走大道，只抄小道而行，同那『白日不敢行走，却待晚來奔逃，』初無二致。我們每經一個鄉場，團保立即下令逐客，說是奉縣長通令，限難民即日出境，不准逗留，違則坐罪；等語。因此，我們不敢稍有稽延，顧不得疲

乏和饑寒，只得又向前走，一路所受的艱苦，真是一言難盡了！

此次逃出許多難友，因為已經飽嘗逃難的滋味，本不願再逃的，無奈註軍威逼過甚，不敢不走；原因是不走的人，全因註軍目爲反動而發生意外的危險。

我們初動身時，是由駐軍『保護』着逃走的。走了不遠，軍隊忽然驚惶起，聲稱共匪隨後追到了。難民聽了這個消息，當即扶老携幼，亂跑亂竄，隨帶在身視同生命線的包袱行李，因而丟了不少；於是軍隊才當做勝利品似的爭先恐後地去搶奪財物。事後我們才知道受了騙。從此也沒有軍隊保護我們了。

不逃是那般的危險，逃走又是這般的苦痛，我們真不知是否前生作了孽？

我們被迫逃走了幾天，巴州還沒一匪『降臨』，於是軍隊又開回去，任意搜索，衣物器具，搶劫一空，門窗桌凳，皆被燒燬，大小房屋，所存者幾根柱頭而已！這是後批逃出的難友帶來的消息。於是我們才更明瞭剿匪軍的任務！

二次巴中收復時，全縣分爲數區，由各軍分駐，當時應運而生了許多專門搜刮捐款的委員會，委員皆逃回之士

劣担任。捐款中的行政費，一次每甲（一百戶）攤派六十元，全數約八萬元左右。難民回家須領良民証，每人繳費六百文，未逃者須領新証每人繳費一角五；有此証方能上街趕場或做買賣，不然危險殊甚！他如清查戶口，以及舖戶地攤；等，亦無所不捐，數目繁多，無從考查。總之捐款之多，搜刮之毒，二十餘年來，未有甚於此時者！

但此許多捐款，政府方面，所得不過十之二三，其餘十之七八，概被團保及各種委員所中飽，以備他們第三次逃難的用費。果然巴州三次告警，彼輩先已聞風遠遁，僑居渝萬各地，安享舒適生活，靜候第三次回縣剝削的機會。

據前兩次未逃的人說，真正共匪的人數并不多，當其初到時，即強迫人民組織許多會，但共匪以人數不敷分配，開會時，常常不能出席。民衆知道了他們的實力有限，於是聯合起來，組織一『蓋天黨』，專殺共匪和流氓所組的游擊隊。其匪異常害怕，目之爲反革命，有『不怕剿赤軍，只怕反革命』的口號。此次軍隊倉卒退走，共匪竟數日不敢入境的原因，大約爲此。

現在難民流落他鄉，大都無食無衣，沿街乞討以度生

活，狀至慘切。大家都願冒死回鄉，甘受共匪的利用或屠宰，不願過此地獄生活。果然如此，共匪之實力必然增加

## 鄉民

壽生

從西門出城，過了盧家壩，再過柯家壩，就到隔城三十里路遠的石盆陀。石盆陀是一束周圍二十里的山叢，數十座你擠我擠你的山兒高聳着。大樹林，左一片右一片；大刺納，遍地皆是；這里幾壘梯田；那里幾塊熟土。一些小小的瓦房，躲在樹叢裏。一進石盆陀，就莫想走平路，不是上就是下，至多可走幾步田坎路；也莫想坐轎，騎馬。在那尺把寬，一步與一步的形狀不同的路傍，還有白茨，芳草，小竹向你撲來。一到石盆陀，不論白天黑夜，一個單身客人，在這鬼氣森森的山中，可放大胆子走路，斷遇不着一隻惡獸，也見不到一隻兇鳥，更不會遇見盜匪，但你隨時可以聽到槍聲，隨地可以見到生氣勃勃，在田邊土角工作得上緊的男女。石盆陀的人民，在平時家家都是獵戶，農作又很勤，全境個個衣食充足。一到時局不好，他們就組成既可自衛，又可助人的「民團」了。起初，打了幾次本縣產生的土匪，接着又打跑了兩次，趕走「正

，而剿匪軍又如此剿法，川局前途，恐更不堪設想了。

式軍隊」的大匪，石盆陀，就成了遠近的人提起就很興奮的地方。

一個冬天早上，雪鎖閉了一切，在這深山裏，除了有時樹枝被壓斷，「雜沙沙」的聲音，沒有一點兒响動。在這一片白裏，有三顆黑點在移動，這是林官官挑炭進城去賣。三十里的蠻路，要在早上打回轉來家吃早飯，是很不易的事，但在官官不算什麼，力勁有的是，百多斤的重負下，還有閒情唱歌，還要邁大步。「熟路真是好走，過了這根樹，就想到了那根樹，一塊石頭，一根小草都認熟了，雖說幾十里，一滑就到了。」這是每逢城里的熟人說：「官官吃了飯回去吧，這樣遠的路，空起肚子來，空起肚子去，怎麼行呢！不要太會省錢很了。」的時候，他常說的。

這天，官官回家來吃了飯，啣着草烟竿，在堂屋裏，和在打草鞋的他爹，閒談說：「城裏的軍隊，昨天開有兩三百到柯家壩來，說到西區來打匪，要不是下雨，怕今天

早來了。近圍轉沒有聽說有匪呀，爹昨天趕龍井塲，聽說沒有。」打那樣匪鴨，快過年了，到鄉下找東道是真的。昨天我和區長還一棹吃酒呢，都沒聽說有匪的話。就有匪，也勞動不到他們來。」他們想不會到石盆陀來吧。我情願遭匪，不願遭這幾年的軍隊，匪來可同他硬打，打不贏是他的，打得贏還是我的。唯有這幾年的軍隊，打又打不得，一天這樣欸，那樣捐，一個錢兩個錢的向你索，真沒法子。還算我們這裏有點名氣，沒受格外的攪擾。你說是不是？爹。」「吱吱，誰起軍隊，我便是傷透心了。從前也只有陸軍糧子好，遊擊隊同現在一樣糟。你不曉得，陸軍鄭連長和米連長，那軍隊才逗人愛，又打得戰火，又對人民好。遊擊隊的聶營長，那個狗日日的，比匪還兇。」又落起來了！我正想出去打幾個雀雀。」「這點小雪怕那樣，留心護着火繩，引藥就成了。那回打大老鷹，（是個姓陳的匪首。）還下雨呢。只是麻煩點。」「坡，坡，坡。」「喲；你聽，官官。」「打雀叫。」「不，快槍。」「坡坡，坡，懂，坡。」「快點！出事嘍！搶搶！弄好！他們媽，把東西收拾點，你們到林子裏去。」聽，鑼聲响了，爹。」這時，槍聲已很密了，快槍火槍土大炮交吼着。雪下得更大。兩父子抗上槍，冒着雪，毫無猶豫的

往鑼响處跑去。到處是黑點子，朝着區長家的座山上移動，那山上滿是黑點，槍烟。鑼就在那黑旺旺的叫。「區長家出事了。」「這些狗雜種，死不擇好地方，走石盆陀來。」這整個石盆陀都是他們摸熟了的，雖然滿山是雪，但那處是應怎樣走，用不着想，信脚亂走去，都是對的。他們到山上加入火線時，只見區長家前後左右，幾百全副武裝的匪，在伏着向他們射擊。

官官遇着了區長家的一個常工，問「匪是從那里來的」。「右面坡竹家彎。因為是全副武裝，誰也沒想到是匪，只以為是過路的軍。一直衝進朝門，我們才曉得，看見事火不對，才從後門跑的。昨晚有人來報，軍隊已到柯家壩了，要到西區來打匪，我們還不信。軍隊的消息，真靈活。」這時有人喊「衝下去，標子，大刀上前。」大家就吼「殺！」要往下按，但區長的旗子不動，命令：「不忙動，已經派人到西一區，西二區調人去了，等人齊了，大包围，把他一窩煮了它！」於是大家又屯着打。在他們打飛鳥，野猪的手腳下，槍一响，就要人倒的，幾十分鐘的工夫，在一片白上已經染紅好多處了。那些匪，一個個儘往泥堆石坎處躲，頭都不敢露一下，只往山上亂放槍。忽然聽得老遠衝鋒號「低達低，低達低，低低低！低達低，低達低

，低低低！……」在叫。「呵！好了！柯家壩的軍隊到了。」

「快分人把四處的口子坐了，莫放走一個」。但奇怪，軍隊一衝到戰區，竟加入匪裏向他們射擊。敵人合力幾度向山上衝，經他們用大炮轟退。區長說：「完了，是軍隊！太把他們打死多了不好，先讓他們一步，退到後寨去，再說。」於是喊：「後寨，後寨。」就崩山似的退了。正在退的時候，官官覺得大腿上有點冰冷，一着，一條褲子全烏紅了，他一見血，心裏一虛；就倒下了。他掙扎爬到一個刺芥裏去藏着，但一滴一滴的血滴在雪上，是容易被別人看見的，待軍隊猜穩鄉人已經跑了，衝上山來時，他就作了他們唯一的俘虜。

軍隊不敢追一步，也不敢多留一刻。把區長家的財物搶了，順路的幾家的牛馬牽了，打死的十幾個兵，受傷的廿幾個兵，用竹竿抬上，帶着官官，太陽還未落山，就逃出石盆陀來。軍隊到柯家壩時，遇着三個石盆陀進城賣東西回來的鄉民，不問青紅皂白就拉着。他們以為是拉伕還說：「不要緊，二三十里路，就給先生們送一程。」在他們話剛離口，每人大腿上，早着了幾刺刀。「噯噯！先生，挑，肯，抬，我們都幹，我們並沒想逃。叨噯！」又拉到三個匪了，連長。「擱着帶走」。「我們是石盆陀的百姓，

從沒有偷人搶人過，連長呀，噯噯媽！」「不用打他們」。連長，爲那樣？我們才從城裏回來，我們並沒有做壞事，連長，饒了吧！回家還有事！……」說得輕拋，饒了吧。饒你到鬼門關去。」這回算是活捉得四個匪。柯家壩的人都來路上看軍隊拉來的匪。待他們看得這四個匪時，都把舌頭一吐，陰遼遼的趕快走開。個個心裏都在問：「官官呀，康二呀，萬老五呀，玉喜呀，是那樣事？」軍隊到柯家壩雖膽大了些，但也不敢停留，一直就扯進城了。官官帶了花怎能走路！但不走辦不到，多屯一步，屁股上就要多挨一刺刀。只得一步一顛一呻吟的走。四個匪走到一塊時，玉喜問：怎麼回事，官官？」「不——知——道！」

軍隊進西門時，多少人燈籠火把的看熱鬧，多少小孩在笑，跳，叫：「哥哥快出來看，軍隊打勝仗回來了。媽你快來看那四個匪。……」官官聽得這些孩子匪呀匪的喊，他被痛苦揉軟了的心又強硬起來了。他如受傷的野豬似的憤怒。他今早上賣炭，不就是賣在現在多少人站在門口看他的那家羊肉粉館裏的嗎！那喊着匪的小孩，不就是今早上叫他下次進城過楊溪時給他——小孩——檢幾個白鵝卵石來的嗎！他的眼都紅了，要想拿他的烏槍，把這些侮辱他的人打完。但烏槍在那里呢，手都被擱着了。在他氣稍

退時，傷口更增加了劇痛。

官官走到團部門口時，覺得人叢中有個人在注視他。他一看清是他的姐夫張金名，心頭一酸，不禁滴下淚來，他略慢一步，回轉頭來說：「姐夫，打救，打救！」「快走」。背上挨一槍托，他一踉蹌。但彷彿聽得一聲：「我知道」。心頭略寬了些。

轟動全城，三年來未見的「大典」。軍政學商聯合在縣議會辦「剿匪陣亡將士追悼大會！」這在官官受傷的第三天。縣議會門口，用柏枝紮起一座巍巍峨峨的牌坊，用棉花在上面粘出三個大字，「追悼會」。小院壩裏堆起棹子高三堆錢紙。會議廳的門板全放下，又用白紙紮一座牌坊，中間貼上斗大四個金字「魂兮歸來」。那十幾個忠勇將士的靈柩，齊齊整整的擺在裏面，靈柩面前擺着大祭棹，燃着大燭大香。看熱鬧的人，把能站的地方都站了。到處掛的是對聯，祭帳。當眼處，最大的一副，是張縣長輓的：「好男兒剿匪安民，身亡名在。大丈夫成仁爲國，震古爍今」還有一副，是濡城兩位名紳柳大少爺，蔣大先生輓的：「鮮花朵朵，人民皆來吊義士。淒水淅淅，天地亦在哭將軍」。到下午兩點鐘的時候，洋號响處，羅團長帶着部隊來了，執事人就放起火砲來，行了禮，軍士們站在兩

邊。多嚴肅悲壯。這回是縣長領着各紳士行禮。這些完後，才開始「大祭典」：把三堆錢紙燃上，兩個軍人從裏面牽出一個人來，在靈前磕了幾個頭，扶到一邊去。幾個普通人從人叢裏擠出來把他扶着，一個婦人滿眼含淚的端一碗水來給他喝，說：「官官，現在已經沒有事了，喝這點糖水穩穩心」。婦人是官官的姐姐。官官行禮後，三個兵抬出三條紅板橙來擺在壩裏，接着六個赤了右手膀的軍士扶出三個人來，那三個同聲在喊「老天嘍！我們是好人呀！老天呀！他們看見了那些紳士又叫：「柳大少爺，救命囉！我們從沒有搶過人呀！你們知呀！張老爺說句好話！蔣老爺作德！老天呀！……」他們叫喊，地皮子都抖了。然而有何用處。「剿匪安民」呀！把他們一個個摺爬在板橙上，把上衣脫了，現出常常在山上做活晒得紅黑黑的背來。每條橙的四隻腳都用索子扯着，任他們在上面怎樣蹦，橙也不會倒。他們如被殺的豬似的慘叫：「老天！老天」！三個光臂軍士去取了六對燃着的燭來，另外的三個就在每人的肩膀上和屁股上剝了四個洞，將燭插上。血底底達達的滴得滿地。叫的聲音也更悽慘：「求速死呀！求速死呀！老天」！又拿了三炷香來，又在每人背上剝了個洞，刀剝在骨上扎扎的响，在血洞中插上香，叫聲更

慘而弱了。看的人一個個木偶似的無人色，互相衣角相摩的聲响都沒有。三個赤臂的，拿些錢紙來放在匪們的頭下，另外三個去靈棹上取了三把馬刀來，左手在匪的頸項上，拍了幾下，在慘叫聲中，刀光一亮，三橫紅血，代替了叫喊。把那染了血的錢紙，拿去靈柩前分燒了這回算「禮畢」！這時胆大心硬的往前擠，心軟的陰遑遑散去。官官一面是傷口痛站久了，一面看着同伴死得那麼慘，刺激太甚，早昏死去了。他姐夫忙把他抬回家去，叫醒過來，又請個牧師來給他醫傷。到半夜官官才大清醒。他問：「事情究竟是為那樣呢？」張金名說：「這回也算托祖宗的福，五百塊錢把你從鬼門關裏拉回來，陪殺場完事。你說這團長是誰；就是從前來破濡城的『大嘴巴老响』！他被你們打跑後，就受了招安，這兩年升做了團長，上一個月才開到濡城。他已成了正式軍隊，本應當不記前仇，他也

沒想要報仇。只因爲柳少爺同蔣大先生與你們區長不對頭，唆使他幹的！他看有地方人作內線，還怕什麼，就揚言說：省上有命令下來叫打濡城從前的伏匪，他說省上的命令，誰還敢說什麼呢。說起柳少爺同你區長的仇，也不算大，就是怪你們區長逢年過節送的禮物太少了，禮數不周到。聽說你們區長已上省了，團長很着慌。」「唉！你們街上的人呀！從前城裏有匪，你們寫張紙條到鄉下去一叫，我們就來與你們賣命，你們現在這樣對我們呀！你們城裏的人呀！」死過去了。各個傷口處裹上傷布，血直冒，牙齒咬得死緊。他姐夫嚇慌了抱着他喊：「官官！官官！官官！官官！……」在這深夜裏，這呼聲被風吹送了多遠，多遠，多遠。

二三，十，二三日。

## 編輯後記

編者

本星期內因立法院議改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的條文，

出來以供討論。

引起全國女界的注意。關於這一個問題，我們以爲應多聽女界領袖的意見，所以特別要求陳衡哲女士把她的意見寫

白銀徵稅實施後，各方討論的文字已不在少數。張羣閣先生本期中的文字，用意在說明通常的幾個誤解，可與

他的前作「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本刊一二四期)參觀。

林同濟先生是南開大學的教授，他所講的邊疆教育，是值得談民族復興者的注意的。

我們近兩星期接到各地寄來敘述農村破產和民間疾苦通信，真正是厚可盈尺，我們狠抱歉不能把牠們同時發表，以見各地方的窮苦到了甚麼地步。但如東南各省的窮苦，大部份還屬於天災，西南各省的慘痛，則大半屬於人

禍；天災猶有可原，人禍是不可恕的。我們在本期中選登由四川匪區中寄來的一封信，是要看看人禍的慘酷，比天災還要難受到甚麼程度！

壽生先生的小說，我們在本刊的一一六，一一九等號已經讀過了。此次的「鄉民」，描寫內地的黑暗與殘忍，我們讀了之後，真不能不為民族前途寒心。但我們相信這是寫實之作，所以雖不願意發表，却不能不發表。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 經濟評論

第七號 目要

論通貨政策之形態並答周昌平先生	陳志遠
改革典當與救濟農村	湯幼怡
海關進口新稅則與中國生產經濟之關係	鮑幼申
中國現行國家稅制批判	余醒民
經濟學之新研究	郭兆昌
現銀流出及其防止對策之檢討	王達夫
中國地方財政改造	黃佛廬
日本商品躍進的可怖	耿佛廬
蘇聯重工業的設施	莫休
意大利的經濟現狀	范公府
戰時統制經濟	范公府

總發行所：中國經濟評論社  
地址：漢口金城路五十九號  
零售：每兩角

獨立評論 第一二七號 編者後記



# 民間

刊月半 版出期三十第

我們的學生實習(七篇) 陳禮江  
 平民識字的幾個問題 周先庚  
 重要演講紀要 梁漱溟  
 爲陽初孫廉胡景漢許  
 刊晏思平孫廉胡景漢許  
 仕廉梅思平孫廉胡景漢許  
 元善楊開道諸君之報告 注意  
 村工作者可留作重要參考 孫伏園  
 定縣農村露天演劇

## 評簡

定縣農村的木廠 張世文  
 河北省行政會議閉幕 縣長  
 縣政改革的關鍵在縣長  
 熱烈的空氣  
 制度與人的問題  
 捐俸賑災  
 農運情勢

優待直接訂閱本年內預  
 定全年定價每份四分預  
 定半年定價每份五分預  
 定在內五角全年八角郵  
 費另加八角本埠各書店  
 均有代售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號  
 十一號

民間社

# 鄉村建設

第四卷 第五至八期要目

孔子學說的重光 梁漱溟  
 鄉村青年農事補習學校的初生 周焜五  
 創辦少年補習班的述略 梁漱溟  
 杜威教育哲學的根本觀念 梁漱溟  
 朝慶感言(二則) 梁漱溟  
 國慶感言 梁漱溟  
 精神陶鍊要旨 梁漱溟  
 鄉平教育之路 梁漱溟  
 民衆教育何以能救中國? 梁漱溟  
 本院紀事(八則) 梁漱溟  
 編輯後記 梁漱溟

本刊優待長期訂閱，自四  
 卷三期起減低定價，並不  
 收郵費。  
 (全年三十期一元，半年  
 十五期五角五分)

發行所 山東 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

第一卷 第一期 水星

純創作月刊

十一月十日出版

老明的故事 張天翼  
 泥路 萬迪鶴  
 籬下 蕭乾  
 骨董小記 知堂  
 看墳人 李健吾  
 巖墳 何其芳  
 小草 魯迅  
 花盆 魯迅

石像辭 卞之琳  
 中秋 卞之琳  
 車水 卞之琳  
 道旁 卞之琳  
 微思 卞之琳  
 榕蔭散集 卞之琳  
 拜爐與希臘 卞之琳  
 情緒的體操 卞之琳  
 利娜 卞之琳

每册二元 全年特價一元八角  
 半年特價一元 全年定價二元  
 創刊伊始歡迎試閱  
 每本只收三角六分  
 二本只收五角  
 平文華書局郵購有

發行所 北平 文華書局

劉向忱 博士著

##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爲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  
 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  
 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  
 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爲研究經濟學必備之書。

##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  
 東安市場北  
 口外人文書  
 店 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  
 法京飯店內  
 法京圖書館

天津 法界東  
 南京 風書局  
 上海 法界  
 Kelly & Walsh, Ltd.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定價 三元

記全國考銓會議

胡適

農村運動之今日

章元善

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

衡哲

日德同盟嗎？

胡道維

歐游隨筆 (四)

蔣廷黻

不景氣的城市

余之伴

編輯後記

編者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 侯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 | 宜內—佩文齋 |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 海運倉—朝野書店 | 朝大消費社 | 清華消費社 | 成府競進分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 | 南開大學  |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 亞東圖書館    |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 花牌樓書店(代定) |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 大書局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 徐州廣告社 | 徐州書店(代定) | 南通   | 三友書店(代定) | 常熱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 新生圖書公司       | 新生命書局(代定) | 胡正        |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 廣州     | 現代書局(代定)    | 圖書消          | 汕頭       | 大東書局  | 興寧書局  | 新民書局   | 黃勝和堂派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 桂林        | 海南書局        | 永昌公司          | 東方書社(代定) | 青島        | 中華書局 | 春記報社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濟南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安慶   | 文衛書局  | 臨清       | 世界書局 | 蕪湖       | 匯海書局 | 綏遠   | 甘肅書報社 | 中華書局        | 宣化 | 小書報社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開封 | 華新報社 | 統一派報所 | 西安 | 西安文化社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萬縣 | 文友書局 | 重慶 | 新川書店 | 合川 | 新友書店 | 雲陽 | 東方書社 | 貴陽 | 新友書店 | 文化書店 | 杭州 | 現代書局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廈門 | 開明書店 | 金城圖書公司 | 大公報分館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第一二八號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記全國考銓會議

胡適

我在獨立第六號（二十一年六月）裏曾說過這樣一句話：「裁撤戴季陶先生的考試衙門，在江浙皖鄂贛五省澈底實行考試任官的制度。」這一次考試院召集全國考銓會議，國立大學應有代表出席，北京大學蔣校長要我出席，我因為兩年前說過那句話，所以也很願意去看看。「戴季陶先生的考試衙門」，所以我就代表北大出席考銓會議了。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這一次的考銓會議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印象。這回的會議的準備很不壞。在九月中，中央各機關的代表先開了三天的預備會議，預備出一些重要的議案，送給應派代表的各機關；這些議案之中，有些是考試院自己根據經驗矯正已往的錯誤的，有些是考試院期望各方面合作推行考試銓叙制度的。除了少數例外，考銓會議的重要議案都是預備會議提出的。會議正式開會後的組織也很有條理：全體會員都參加提案審查委員會，依提案的性質，分兩類七組審查；考選類分三組，銓叙類分四組。提案的分類，會員的分組，事先都有人研究計畫，所以條理秩序都很好。審查委員會的各組主席都是考試院外的人

，但每組都有考試院的重要職員襄助，備會員的諮詢。每天上午都有大會，但提案審查報告未完備時，大會即散會，由各組分組繼續審查。審查了三天，審查的報告在兩次大會上全解決了。四天半的會議席上，差不多沒有什麼空議論。據一般人的觀察，這回會議組織的效率之高，大部分是會議秘書長王用賓先生的成績；他是民國初元的國會老手，熟於議會規則，所以這回的會議組織大部分是採用國會議場的方式。

這回的提案約有九十件，在各組審查席上，可合併的都合併了，大多數是用「送主管機關參攷」的客氣公式打銷了。其中比較重要的提案都由各組修正後報告到大會，由大會討論通過。第一次大會解決了十七個審查報告，第二次大會解決了四十五個審查報告，每次大會時間不過四點鐘，初看去似乎很是潦草。其實那些潦草通過的都是「送主管機關參攷」的變相否決；至於那十來件重要提案在大會席上都曾有很詳細的討論。這些重要議案，在考銓會議的宣言裏都有簡單的敘述了，我在這裏只想指出我認

爲值得大家注意的幾項。

先說「考選類」。一個很重要的改革是專門技術的官吏的考試法的修正。原來專門技術人員的考試分三場：先考普通學科（國文史地等），及格後才准考正試（所習專門學科），最後爲口試。第一試不及格的，就沒有考試他的專門科學的機會了，這是最不公道的辦法。這回大會的通過的修正辦法如下：

（一）擬將甄錄試，正試，面試，改爲第一試與第二試。

（二）第一試試專門實用科學（即原來之正試科目並可加增其他專門基本科目）。第二試或爲筆試，或爲口試，或兩者並用，均由考選委員會斟酌考試之性質決定之，其內容除所學專門科學外，應包括總理遺教本國歷史地理憲法及服務經驗。

（三）各試平均分數合計爲總分數時，第一試占百分之七十，第二試占百分之三十。

這是考試院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審查時又修正過的。這樣改三試爲二試，把專門科學移在第一試，使技術人才得盡其所專長，比原來的三試法合理多了。

考選類有一個「考試科目及程度與學校課程之聯絡辦法案」，其全文如下：

一、普考科目及程度，應力求與現行之中學課程標準相關應。

二、由教育部從速編訂最低限度之大學課程綱目（即列舉各科目而不必詳定各科目內容）。高考科目及程度，應在可能範圍內，力求與大學課程相關應。

三、普考高考各科目之內容，應由考試院規定客觀之範圍。其法由考試院在可能範圍內，依考試種知之性質，每科分別選擇主要參考書若干種，定爲某年至某年度考試命題之範圍。

以上各項詳細辦法，由教育部與考選委員會同有關係機關，國立大學，獨立學院，分別擬訂。

這個案子通過後，頗引起了一些誤會的批評。例如時代公論（一三七號）的社論「高考與參攷書」文中，不但把這個案誤認作「胡適博士」的貢獻，並且完全誤引了原案的文字。這案子是四個提案合併修正而成的。在那些原提案之中，有兩個不相容的原則：

（一）國家考試應該參照現行各級學校的課程。

（二）將來教育部編訂各級學校課程時，應該參攷歷

屆考試試題及標準答案。

依第(1)說，考試須依據學校課程；由第(2)說，學校課程須追隨國家放試。我們審查的結論是採用第(1)原則，所以有修正案的(一)(二)兩項的規定。那些原提案中又提到考試命題的範圍，如河北省政府提案要以後試題不得涉及六經三傳，而甘肅省政府提案却要「將經書酌量加入各級學校課程，并定為必修科」，這又是不相容的原則了。審查的結果，我們都感覺「客觀的範圍」是必要的，可是怎樣才能規定「客觀的範圍」呢？我們因此想到英美大學的入學試驗規定某年至某年度「精讀」「略讀」各書的辦法；又想到從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會預先指定經義述聞，經傳釋詞等書為入院放試的範圍的辦法。多數會員覺得這個方法是比較最客觀的，所以經過長時間的討論，這第(三)項也通過了。這一項的文字是逐字逐句付表決的，所以規定的很周到：第一，「在可能範圍內」；萬一某種學科沒有好書可以指定，當然不必指定。第二，「依考試種類之性質」；例如考工程師的史地，當然和考外交人員的史地有程度的區別。第三，「每科分別選擇主要參攷書若干種」；若干種是不止一種，例如本國史，作者有新舊見解的不同；例如經濟學，也有學派思想的差異，都可以

多舉幾種，既可以提倡學生多讀書，又可以提倡學者多著書。第四，「定為某年至某年度考試命題之範圍」：這一句含有兩個意思，一是預先公布，使大家預知某年至某年之間的考試命題的範圍；一是規定某些書的有效期間，倘使在此期間內有更好的著作出現，當然可以取得下一時期被選作參攷書的地位。——這一案的本意不過如此。

考選和選有一個重要的議案，就是「自民國二十七年起，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考試應由政府主持；其詳細辦法由考試院與教育部商定之。」這個案也是三個提案合併審查的結果。我們審查那些原提案時，發見了許多矛盾與困難。安徽省政府提案主張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會攷；考試院提案主張「此後學校畢業考試，如經政府掌理，其考試成績自應於任用考試時予以相當之優遇」。但提案的人似乎都不懂得他們提議的事有多大的困難。現今專科以上各學校所謂「畢業考試」只是第八學期的學期考試；況且多數大學生到最後一學期，早已修完了必修學科，攷的大都是一些選修科目。這種情形若不變更，畢業會攷是絕對不可能的；況且這最後一學期的科目，因為大都不是必修科，絕少「與任命人員考試科目相同」的。所以我們討論的結果，只能把「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考試由政府主持」一個原則提

出來付表決，但規定須有四年的籌畫準備。在這四年之中，如果教育專家認此案爲行不通，此案當然不生效力。如果教育專家認大學畢業攷試應由政府主持，那麼，他們應該籌畫一種真正的「畢業攷試」的內容和方法。四年的時間應該夠我們的研究考慮了。

「銓敘類」也有一些重要的議案，閉會宣言裏特別指出五案，其中我們認爲最重要的是教育部提出的「考績制度」案，原案要點如下：

(一) 訂立嚴密考績方法，各機關一律於每年六月嚴格舉行考績一次。

(二) 各機關每年考績，應將性行能力低劣人員量予淘汰，此項淘汰額不得低於該機關總員額百分之四。

(三) 每年九月考試院應舉行各種公務員考試一次。其錄取人數，應與次年六月考績後各機關之淘汰總額約略相當。(但得較淘汰人數酌增五分之一)  
錄取人員隨即分發各機關實習，俾於次年六月完成其實習。

(四) 各機關依本法考績，執行淘汰後，所遺員缺，必須以考試實習及格人員補充。

(五) 本辦法先就中央政府機關及其一部分之直屬機關

行之。逐漸推行於其他機關。適用本辦法之機關，每年由國民政府以明令列舉公布。

這一案在審查會裏爭論很激烈，結果把第二項「淘汰額不得低於百分之四」改爲「量予淘汰」。到了大會，這案又引起了很激烈的爭辯，有許多人力爭此案的精神在於規定淘汰額不得低於百分之四，所以這一句決不可刪改。爭論的結果，這一項改爲「原則通過；但淘汰額應否規定爲百分之四，請考試院參攷。」其餘各項也通過了。我們看當時的形勢，如果主席將「百分之四」的原文付表決，大多數一定會贊成的。考績是考試制度的一個最重要部分；今日各機關的公務人員的資格是經過一種很寬的審查，得着保障的了，此後若沒有嚴厲的攷績制度，濫用的官吏將永不被淘汰，考試出身的人員將永被擋駕，仕途的澄清將永無實現之日了。如果考試院能明瞭當日會場上多數代表的期望，能了解外間輿論對於中大羅家倫校長所提「每年抽考公務員十分之一」一案的贊助的心理，早日把這個考績案制成法令，早日實行，那也可以使全國人知道政府對於考銓制度不是沒有推進的誠意的。如果「中央政府及其一部分之直屬機關」還不能實行考試與考績的制度，那麼，豈但這四五天的考銓會議是白費，「戴季陶先生的考試衙門

「也真是可以裁撤的了。」

二十三，十一，十九。

六

## 農村運動之今日

章元善

「運動」這一個名詞，由來已久。大至革命，小至滅蠅，都是運動。社會上有一件應辦而不辦的事，一經少數熱心者的發見，便聯絡同志，發起某種運動，開會進行。向來的普通辦法，是拿整個問題，分出若干部份來，由大家分頭做去。化整為零，把一個問題，分析成爲若干因素，於一一加以調整之後，整個問題就可解決了。這是已往各種運動實施的程序。

惟有今日的所謂農村運動，他的實施方法，似乎是與向來的程序，正好相反。事實告訴吾們，他有化零爲整的趨勢。這個運動，不是由少數人發起的，而是由多數人，在各個不同的環境之下，各就各的立場，各拿各的力量，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的在那兒實施。他們起初各不相謀，認定一種或幾種工作，埋頭幹去，到農間去實施。

這些人們，在出發的時候，問題似乎認得甚清，自問胸有成竹。可是他們走不多遠，便遇見了前面的濃霧。事已着手，只有照着方向走去，暗中摸索。前進一步，看清

一步。但是一步一步的前進，前面的霧，仍是很濃。霧的前面究竟是什麼？實在有點看不甚清。他們認定的目標，起初以爲甚爲具體，甚爲單純，現在覺得倒反有點捉摸不住，愈往前進，愈覺迷惘。漸漸引起了一種煩悶的心理。

這種煩悶的心理，一日一日的深刻化了！最終的目標，看不清楚。猶如大海行舟，丟失了指南針。如何是好！所以不期而合的，同病相憐的人們，湊集攏來，商量共同感覺到的大問題。他們集合之後，濃霧的前面，大家可以乘着飛機到高空去看他一看，各人前進的力量，前進的勇氣，亦因之大大加增。

集合的教訓，是使得各人感覺到原認的工作，是部分的，是化合物裏的原素，而不是整個的化合物。把原素化合起來，纔是一種物質。單獨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拿各單位的工作，裝配起來，纔是一個運動。運動的目標，不是掃除文盲，或是組織合作社，而是要調整整個農村生活。各人前此所做的工作，方向是對的。但是缺乏了裝配的

工作，全盤機器是不會造成的。今日的農村運動，決不是某一個團體所擅長的工作就可代表的。而各個團體的綜合體，纔是整個的運動呢。這種發見，是上年鄒平，今年定縣，兩次集會的產物；亦是中國農村運動綜合化的起點。

農村運動的目標，亦在這兩次的集會發見了。救濟農村吧；復興農村吧；民族自救吧；促進農村新文化吧；創立人類文化吧，各有各說。依我看來，這些說法，只是層次步驟的問題，而農村運動的目標，拿最低限度的話來說，大家確已看見他的外形了。他是整個的在那兒，很偉大的，很光明的。從事於這運動的人們，只要照着他的方向

努力做去，他們定能得到結果，他們的工作，是有意義與價值的。

兩次鄉村工作討論會的收穫，是使得中國農村運動「運動化」。這個運動，與以前各種運動不同，是由分而合；使原素化合起來。拿各種事業——教育，合作等——裝配起來，使他成爲一個系統；使他發生可以貫徹目標的效用。至於這個目標是什麼？姑且用最淺顯而大多數人可以同意的名詞來代表，就是救濟農村。至於此此還要遠大的效用，吾以爲等到達到了這個境域之後，再談不遲。

——二三、一一、六、北平——

## 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

衡 哲

在諸種兩性間的糾紛問題中，我覺得有兩件事是比什麼都要基本，都要值得我們的注意，那便是，一個單位或

，對於現代社會因兩性間的糾紛而引起的諸多問題，是絕對不能解決的。

雙位道德的問題，和一個『妻以夫貴』的人生觀，而這兩件事却又都是根據于社會意識之上的。我們對於這兩件事若沒有澈底的了解與正當的態度，則一切男女平等的要求，無論是在法律上的或是習俗上的，都可以說是逐末之舉，即使達到了目的，也不過是一種紙上或口頭的勝利而已

所謂雙位道德觀念，乃是以男性爲中心的社會道德觀念所不能免的現象。這現象是普遍于全世界的，但發達的程度却沒有一國能比得上我們這個精神文明之邦。不然，哥哥吃花酒，妹妹守童貞，何以能成爲我國性道德的標準？又何以嫖客們不妨昂首闊步，逍遙于士大夫之林，而



被嫖的妓女們却須受到社會上的輕蔑與侮辱？但這樣的情形太普遍了，用不着我來多舉。

對於發生這個情形的理由，在這短文中不必細說。但無論在最初牠有什麼生物學上或是社會學上的需要，在現代的社會上，牠是絕對不容再是這樣的發榮滋長下去了，除非我們不承認女子也是一種有人格和有人權的動物。假使我們承認的話，則在現代的社會上，兩性間雙位道德的標準，却非讓位于單位道德標準不可。所謂單位道德標準者，我並不是說，只要妹妹也玩男娼，哥哥的吃花酒便能合理。我說的是，假使妹妹玩男娼是下流的，那麼，哥哥吃花酒也是下流的；假使妓女是無耻的，那麼，嫖她的客人也是一樣的無耻。換句話說來，即是靠了單位的道德標準，我們不是希望男的把女的拉下去，而是希望女的把男的拉上來。即使我們一不做，二不休，非走到極端不可，非使一個男孩子也去爲他的六七歲的未婚亡妻守望門寡不行，那似乎也是值得試一試的。這樣的設身處地的去過一過舊禮教之下的女子生活，並不是林之洋一人的特權！

但是，這單位道德標準的創造是不能靠着一紙空文，或是一二條法律便能實現的，牠是一種社會意識的結果。

故我們的下手處，也不在法律上或在議論上，而在改造社會的心理上。雖然改造是一件難事，改造到心理方面更是難之又難，但我們又何妨學一學愚公的移山呢？

那山腳下的第一塊大石頭，爲我們所認爲努力的第一個目標的，即是社會上對於男子行爲的寬恕，以及對於女子行爲的苛責；這與其說是雙位道德標準的結果，無甯說是牠的一種主動力。我所希望于社會的人士，尤其是代表輿論的報界者，即是，社會上凡遇到家庭不幸，或是所謂戀愛悲劇之類的事件發生時，大家對於那應負責任的男子應該也有一種誠心的與永久的道德上的屏棄，除非那男子自己是一個受委曲被犧牲的人。舉一個例吧，數年前，有一位已婚的某國名工與一位已婚的社交之花發生了戀愛，但後來不知怎樣，女的服毒自殺了。（有人告訴我，她自殺的原因是這樣的：最初她只是愛他，却絕對不願和他發生關係。後來經不起他的屢次要求，她因恐怕違拗了他，他將不愛她，便出從了。誰知後來她發覺他並沒有以其誠和長久的態度來愛她，他不過利用她對他的愛情，把她當做一種臨時的快樂，絕不願爲她作任何一點的犧牲。她愧悔羞憤之餘，只有一死了事。這傳說雖然無從證實，然從常識看來，牠的可能性是很大的。）這位男的雖然不免也受

到了一點社會上的譴責，一點皮膚上的流血；但現在他却仍是受着他的一位有才智的夫人的寬恕與敬愛，過着他的名士生涯。而他的行跡所到，當地的報紙也仍是以第一頁的地位給他做起居注和登他的玉照。而那位女的，假使不死呢，至少我們知道，她的丈夫是不要她的了。而我們也可以很大胆的猜想，假使她不死，社會上也是不會把她當做一個有人格的人看待的。故在她『失足』之後，她的出路便只有三條，自殺，發狂，與墮落。

這是一個多麼普遍的例子？有多少青年女子，不論是中國人或是歐美人，受過這種激刺之後，不正在彷徨于這三條路之間的？有多少男子有過這種經驗之後，不仍是問心無愧的過着那自尊與受人尊敬的生活？他們對於那些受害女子們的痛苦，也不過像屠戶對於臨宰豬羊的慘叫一樣，說一聲『活該』罷了。他們沒有恐懼，因為他們知道那些女子們是不敢把一切去告訴社會的，告訴了于她們又有什麼好處呢？社會對於男子們總是寬恕的呀！她們若是聰明的，則她們將知道明裏死去還不如暗裏受苦好一點：明裏死去還要先沾着一身羶，暗裏受苦却還能在社會上占到一個清白的地位！

在這種情形之下，社會上還不應該努力去創造一種新

意識嗎？這新意識的第一個使命，便是以一個保證給予那些深埋在痛苦中的女子們，尤其是其中有些沒有丈夫的母親們，使她們能大胆的相信，『事情暴露』之後，男子們的命運將與她們的命運一樣：假使她們要受到社會上的屏棄呢，男子們也應該受到同樣的屏棄；假使社會對於男子們說，『那不算什麼一回事』，那麼，她們不也應該得到同樣的寬恕嗎？一個男子的行爲若果能這樣的得不到輿情市場上的特價，則他便不能不和一個女子一樣，要先看一看錢包再拿貨物了。社會的意識必先能改進到這個地步，然後單位道德標準方能算得着了一個堅固的基礎。

當然，單位道德標準的效果，並不專限于所謂戀愛事件上；但因為女子們所受雙位道德的痛苦，要以在這件事上爲最黑暗，最深切，最不公平，故特詳爲申說。此外如社會對於離婚婦歧視，對於寡婦再嫁的輕視，對於納妾制度的容忍，以及最近鬧動全國的刑法修正案第二三九條的對於通姦婦女的偏面刑罰等等，又那一樣不是源出于雙位道德標準的呢？故我說，除非我們能廢除了這個道德標準，而另以一個建築在男女同有人權與人格的基礎之上的單位標準來代替牠，法律上的平等是絕對沒有什麼用處的。

再說，『妻以夫貴』的一個觀念。這個觀念當然是源

出于封建時代家族一體的觀念的，也是男性中心的社會所不能免的一個情形。雖然憑着人類『親其所親，尊其所尊』的天性——容許還不過是習性與虛榮心——這個觀念不易完全剷除，但我們豈不應該向着剷除牠的方向努力？除非我們承認女子應該一輩子做男子的附屬品，因為即使做到了一品夫人也不免是一種附屬品呀！

我們若用這個眼光去看那刑法修正案的二四〇條，說到『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之罪時，我們真不得不發生『不揣其本』之感了。假使我們的觀察不全屬錯誤的話，則我們敢說，在所謂『和誘』的案件中——我們且暫把這『和誘』解作女誘男，而把那男誘女的一部份擱起不談；因為從那幾天各報所載的專電看來，似乎立法委員們所着眼之點，是在女子的引誘『優秀』男子脫離家庭上，而不在于一般普通男子的引誘女子上——在這特種的『和誘』案件中，真正的愛情並不占着什麼大的百分數。假使社會上能消滅或減輕一點這個『妻以夫貴』的觀念；假使社會上不把所謂貴夫人之類的女子高捧到天上，害得一般意志薄弱而虛榮心又甚強盛的女子們目迷心亂，使她們對於許多貴人

名士的黃臉太太們發生『彼可取而代之也』的念頭；假使社會上果然能這樣的釜底抽薪，果然能這樣的不以她丈夫的身份與名望，而以她自己的身份與人格，來作為估計一個女子的價值的標準；則我敢斷言，在白髮老翁與紅粉佳人之間的吸引力，至少要減少到一半以上。不但如此，除去極少數的有才能與人格的女子之外，一般普通的女子，有幾個是不走『終南捷徑』的？故假使一個女子知道她丈夫的什麼『長』，什麼『長』現在是飛不到她的頭上來的了，她雖然嫁了他，却不過仍是那麼一位什麼女士，而不會平地登青雲的了；那麼，我想，不但『和誘』之類的案件可以消滅到大半以上，而且那些好名的佳人們、見到這條『終南捷徑』走不通時，她們也就不會不去另繞別路以求達到她們的夢想了。萬一她們竟能因此走上了那培植自己人格與能力的光明大道上去，這豈不是太好了嗎？而經過這樣的淘汰之後，所謂『和誘』罪的動機，也將只剩下物質生活與真正戀愛的兩件事了。但後者是法律或輿論的冷水所澆不滅的，前者亦另是一個社會經濟的大問題，都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故此處均不多說。

# 日德同盟嗎？

胡道維

前些時英報載有日德兩國已簽定一秘密協約的新聞：

此協定的內容，據每日先鋒報所載，係「規定德國允年購買大豆一萬噸，日本將向德國購買炸藥飛機引擎及化學品等物。德國并允於一九三五年派飛行家與工程師五百人至日」。這條簡單的消息，就是近月來甚囂塵沸上騰于中外報張的東京與柏林間締結密約宣傳的來源。一般言之者雖然似乎確鑿有據，但是內容究竟如何，局外人實無從窺測；我們處在這個時機間，只有見怪不怪其怪自壞，殊不必斤斤於虛實的辯証。但是有些人根據這項消息，竟發爲日德聯盟的揣測了；這確是震撼國際聽聞掀撥戰爭恐慌的最大因素，殊不容我們不觀察國際現實而反覆加以申論了。任何兩國結爲同盟，願此後互盡攻守的義務；非有真實其同利害關係加以連繫，信誓是必不能垂於久遠的，這在歷史上已是屢見不一見的事實了；意大利在歐戰之時背離德奧的聯盟而加入協約各國以從事鬥爭，卽爲近代一煌然特著的例証。日德兩國果有堅強之共同利害關係足以驅兩國於同盟之一途嗎？卽令聯盟，將來又能經歷患難而無變更

嗎？牠們聯盟對於國際政治將又有什麼影響呢？這一類的問題，我們處在此國際事變綜錯複雜甚且完全陷於無政府狀態的今日，殊覺難以作答。然而空谷巨響，當不能毫無起因；聯盟預言誠然屬於臆度，要亦不無相當的依據：敢陳管窺，用資商榷。

日德兩國民族精神的蛻化，現時皆在黷武的國家主義極度發展的階段上。一則力圖侵華，而威脅俄美；一則亟謀併奧，而壓迫法意；兩國現勢皆欲利用國際混亂與經濟恐慌，從速發難以各遂其私慾。德國著名作家史梯爾氏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問世，內稱『德國與日本均欲作戰，并均希望得勝。日本必須進攻蘇俄，以保持其經濟之霸權。德國將於一九三五年一月進攻沙爾，并攫取沙爾之各礦，此爲彼所急需者。因德國不能償付根據凡爾賽條約規定之對法賠款，故有進攻沙爾之舉』。史氏預言，在德國進攻沙爾之時，日本將利用歐洲此種形勢，乘機進攻蘇俄；并謂德日均欲引起戰禍，至遲將在一九三五年夏季發動，不能再忍云云。史氏曾因預言今日德國希忒拉之專

政而聞名於世，絕不至危言以聳聽，詭譎以欺世；他的言論之歷歷如數，真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形。我們對於預言家之年月日時的推算，固不必認其爲牢不可破而作杞人憂天似的焦慮；然日德同爲今日舉世戰慌的癥結，亦確是不可抹煞的事實：兩國皆亟欲利用世界現勢以發動而遂其如火似荼的物質慾望，這是牠們政治立場相同的一點。

日本自東變以還，迷信武力，不服正義的仲裁，自居戎首而悍然脫離國聯；對英美則冀求海比平等而以廢止華府條約相要挾；對蘇俄則勒購中東鐵路而慫恿滿洲僞國作刁難；三年間已與人道正誼斬絕姻緣。德國自希忒拉上台，厲行專制，力圖增兵吞奧，引起英法意之共同對待，亦已自絕於全歐。這又是兩國地位孤立，同病相憐，國際環境相同的一點。

日德自退盟以後，日國聯如眼中釘，政策與之衝突，行動與之枘鑿；國聯責在維持世界和平，日德志在武力鬥爭；國聯責在保護各國領土完整，日德志在侵略併吞；日德既與世界絕緣自與世界爲敵，而國聯又恰爲代表世界其餘部分的機構；此次蘇俄入盟，國聯聲色爲之一壯，這是兩國所欲力加阻撓而無以遂其衷曲的事情；故于今日不得不互送密約秋波，製造聯盟空氣，藉以挾制國聯：這是兩

國用意對象相同的又一點。

既然如此，我們推知東鄰日本未嘗不可以日德合作開發滿洲實業，引誘德國出以承認僞國的舉動：這便是聯盟傳說的由來，密約互訂的動機了。然而兩國東西遠隔，緩急難助，呼應不靈；德在滿洲商業利益，遠不如在中國本部的重大；所以即令與日本合作，承認僞國，所獲者不過是圖利的機會，而所失者却是現成的利益；德人智慮過於日本，絕不至以一嚮之貪而墮其術中。且偏狹的國家主義發達至於如瘋狂的程度有如日德兩國，其間自不免大有衝突抵觸的因素在，更何能談到聯盟互助？日本現今在太平洋少數島嶼的委任統治權，即原爲德帝國的遙領；希忒拉氏自執政後屢以收復舊地之念昭示世人，但是日本軍閥則直以此爲他們的生命線，現在方竭力經營，備作南洋海軍的根據地，又安肯等視草芥而輕舉給人呢？未來的冰炭，方興未艾，這不過只是一端罷了。蓋德國國社黨與日本參謀部的武力萬能主義，終不利於世界的和平；凡國家主義發展過分的國家，己身固不惜以武力禍亂他人，然却極不願任何人以武力禍亂己身；己身雖不欲以和平福利世界，但却絕不願世界不和平福利己身；日本崇尚侵略，但絕不崇尚德國的侵略；德國推重武力，但絕不推重日本

武力；日本不吝以武力禍亂世人，但萬不願德國以武力禍亂日本；德國雖不欲以和平福利世界，但萬不甘日本不和平福利德國；這就是國家主義者互相水火的必然性，暴力與暴力之不免於彼此衝突的道理了。且上述日德兩國相同之點，大都是屬於地位與環境一方面，非比真實的利害關係之果趨一致者所可同日而語。所謂東京柏林的密約殆亦表面的周旋，日德聯盟想亦不過空氣的作用吧？自六月三十日希忒拉挺進軍領袖反被誅後，希氏政權已處於左右挾攻之中；將來變化，尙難逆睹。日本自所謂協調政策頒佈以來，軍閥氣焰似已稍殺，文治主張將來或可漸露頭

## 歐游隨筆 (四)

蔣廷黻

### (四) 觀列寧格拉

我在莫斯科觀了兩星期，中央檔案庫(Central Archiv)還沒有決定究竟許不許我進庫去研究。我就先到列寧格拉去玩一玩再說。列寧格拉(Leningrad)是蘇聯革命起義的地點，也是帝俄二百年最盛時期的京都。要知道新蘇與舊俄，那是不能不去一觀的。

列寧格拉離莫斯科六百五十啟羅米達。二等車票要二

角；來日政局，亦屬未知之天。就目前的局勢而論，一則已處於英法意共圍包圍之內，一則亦久在俄美中交相敵對之下；此國際社會中兩個麻痺中風半身不遂的國家，即果出以互相提掣的行爲，又真能彼此收互助合作之效，盡量發揮聯盟的趣旨嗎？只怕僅能密結別人的包圍，堅定別人的敵對罷了。雖然如此，兵弱民窮的我國，處於今日國際潮流澎湃氾濫之際，姑無論日德同盟實現與否，總應明察環境慎重應付，才可以免除滅亡的禍患；這是我們希望全國人必要明瞭的一點。

十二元美金，約當北平到南京的頭等票價。我以為太貴，不免躊躇。適這時列寧格拉的戲院，爲招待旅客，演新戲三天；「外客旅行社」(Intourist)因此發減價統票。我出了四十五元金洋，買了一張四天的統票，來回車費，在列城的房飯，三晚的戲，及每天三小時的遊觀都在內，這够便宜了。

我來莫斯科坐的車子是國際通車(Wagon-lit)；我這

次坐的是俄國式二等。大致與我們的二等差不多，每間四個床，兩上兩下，不過乾淨差一點，便所尤其。晚上十點開車，第二天上午十點到。沿途的風景，我沒得看見（回來也坐夜車）。近列城的一段全是平原，人口不見稠密。

車進了站，外客旅行社把我們一群外國人接到「歐羅巴旅館」。這時已經十點半，我還沒有洗臉，吃早飯。「文化交換局」(Voks)，因接到莫斯科的信，派人來找我，說局長先生在局裏等着我，請我就過去談談。現在俄國人雖不講外表，我總覺得不洗面就去拜客有點不敬。等了一點半鐘，掌櫃的還沒派定房子。我去催他，他說旅館滿了，須送我到 Astoria Hotel 去。這時 Voks 又派人來催，說局長還等着。我只好從頭至尾解釋一番，約定下午二時去拜他。我把 Voks 這段事說出來，因為以後發生了誤會。我洗了面，吃了早飯，兩點還差十分，就到了局長先生辦公處。局長不出來，派秘書代見。我知其所所以然，只好裝個不知，就告訴那位秘書我想參觀的文化機關——科學研究院 Academy of Sciences (俄國的漢學家稱此院為翰林院)，列城大學的歷史系，檔案庫。秘書說：「我們盡量去辦。兩天以後，我打電話來告訴你。」我就此致謝，告別。革命的蘇俄尚未革去官氣！

下午四點，旅行社派個導游者陪我及兩個美國人，一個英國人去觀列寧格拉。我們坐着車子；導游者——女士——沿途指點和解釋。出了旅館門，就是一個十九世紀前半所建築的大教堂。她對我們說，教堂有多少根柱子，每根有多少重，建築的時候死了多少勞工。她講她的；我盡量的欣賞建築之美而雄壯。轉了幾頭街，我們到了皂宮。這裏不像莫斯科，沒有牆深，建築是義大利 Laigue 式的。我看是大而不偉。惟獨宮前的大廣場有點偉氣。宮右是海軍部大樓，上有金塔；正對面是參謀部；左是衛隊營。帝俄的軍國主義於此畢露，衛隊營的後面是 Hermitage，世界有名的美術館。往東幾頭街，我們到了俄國美術館，專藏俄人的作品。往北是舊日俄皇的閱兵場，現改為公園兼體育場，內有十一月革命烈士的公墓。再往北，到了尼瓦 Neva 河邊。車子停了；四面看看，我們就知道列寧格拉之所以成為形勝之地。尼瓦河比黃浦江寬，比南京前面的長江窄，水是黑清的。導游者說：「這個地方原是瑞典的。二百餘年前，俄國商業已經發達，尼瓦河口是國際商船的總匯（她也相信唯物史觀），所以大彼得（她仍承認彼得是偉大）佔據了這個地方。那個金塔——旁邊還有個略低的金塔——那個就是彼得保羅的堡壘。那是大彼得佔了尼瓦

河口以後的第一個建築。你們仔細看看：那個堡壘是建在一個島上，島四週都有牆。大彼得想這個堡壘是扼尼瓦河的咽喉，其實以後並沒有外國來奪我們這個地方。帝俄就把堡壘作爲監牢，囚禁革命黨。那就是俄國的「Bastille」。

在俄國封建諸侯爭霸的時候，莫斯科沒有問題是形勝之地。等到俄國一統的局面成了，能與歐洲列強爭雄的時候，那末，非遷都於尼瓦河口不可。此地進可以攻，退可以守。因爲彼得要問天下之鼎，所以他才建設聖彼得堡。又因爲彼時莫斯科規模狹小，暮氣很深，西歐文藝復興以後的新精神不能透入，所以彼得覺得在莫斯科沒有用武之地，不如遷都於海濱，與西歐近，且可以過大生活，世界生活。俄國倘沒有聖彼得堡，俄國就不能有近兩百年的歷史，俄國的面目全不同了。旅行不到聖彼得堡，我不能估計彼得的偉大。到了此地，回想二百年前彼得與瑞典的戰爭，以及他與莫斯科守舊派的衝突，他如何在此不毛濕則之地，不顧天然的和人造的阻礙，毅然決然完成他的志向和使命；我不但能窺見彼得的偉大，且能了解蘇聯現在的大事業。列寧，斯塔林豈不是與彼得同樣的人？他們豈不是彼得的後裔和同志？現在蘇聯的領袖那一個在奮鬥之中不說：「天下無難事」？

從彼得保羅的堡壘，我們沿着北岸，往西走。導游者說：「這些大廈當時都是貴族和富翁的住宅。尼瓦河兩岸是這城的繁華生活的中心。當時在這裏過日子的人那知道民間的疾苦？」尼瓦河畔的悲劇喜劇不知演了多少！

以後導游者帶我們去看新建的工人區，及帝俄政治犯的後裔的住宅。這些都是立體式的建築，美國人稱爲「Apartment houses」，現在上海也有。住戶（一家）有佔一間，有佔兩三間的，每人平均可佔九方公尺。每家在窗戶上都擺着幾盤花。每家都有個鋼建的小涼台，夏天可以乘涼，冬天可以洒太陽，人不在的時候可以洒衣服。在離城中心稍遠的地方，昔日富翁的別墅現在是勞工休息所，勞工輪流在此過三四星期的優游日子。昔日少爺小姐「作愛」的亭子裏，現在有三五成群的勞工在那裏吸煙，下棋，看報，談笑；也有在那裏「作愛」的。

這樣，我算把列寧格拉看了一個大概。莫斯科是歷史的產物，積七百餘年的無計畫的推演；列寧格拉是一個人理想和企圖的實現，街道要寬暢些，整齊些。莫斯科表現東羅馬帝國文化的影響；列寧格拉表現西歐文化的影響。在莫斯科，我們可以看出俄羅斯民族幼年的奮鬥；克林的城牆，角樓，壕溝，以及最古商區的城牆（舊名支那



城，實在與我們或韃靼毫無關係，現在拆了以便交通）都暗示着當初四週全是敵人，防禦不能不十分謹慎。列寧格拉是四通八達的，表示初成年的大無畏精神。然而究竟莫斯科是斯拉族的民族魂的所在；直到大革命，俄國國粹黨的中心是莫斯科。好像近三十年我們的留學生：穿了二十多年的長袍，吃了二十多年的白米飯，跑到外國去，隨着外國的風俗帶硬領子，吃麵包飯；回國以後，不知不覺的要恢復舊日的衣食。這個比喻不免以小比大，且不十分恰當。我不過要指出以莫斯科爲國都，一般俄國人免不了要覺得自然及愉快。

看了大概以後，我又選了幾處去作較仔細的參觀。第二天上午，看俄國美術館。雖費了三個鐘頭，仍是走馬看花，那個館實在太大了，收藏太富了。大政俄國油畫的體裁及題目與西歐同；演化亦同。那天下午，遊海濱皇宮，名叫彼得宮 (Peterhof)，實只有一部份是大彼得建的。却是在我的眼光裏，最有興趣的就是彼得最初所建築的小屋：荷蘭式樣，極其樸實，無所謂華麗。屋離海不過兩丈；從彼得的書房，飯廳，及臥房都能看見海。彼得所用的小望遠鏡尚存在；他的書棹，椅子，床，衣服，酒杯等等均保留着。導游者指着一個大杯子說：「當時彼得同朋

友們喝酒，凡人家敬酒而不喝的，彼得就罰他這一大杯子酒。」彼得的酒友必都是豪飲者，那個大玻璃杯子至少能裝五斤酒。宮內的佈置做法國維爾塞宮；水泉之多及其射水之高，式樣之美，恐怕還要超過維爾塞。宮內的繁華恐怕亦不在維爾塞之下。不過論全部的佈景，我以爲仍不及頤和園，雖其華麗遠過之。

第三天上午我先看了彼得保羅的堡壘。四週的牆，及門洞與門完全與我們的建築式樣相同。裏面現有造幣廠，戒備森嚴，不許參觀；還有舊日的政治犯監牢。苦魯巴底金 (Prince Kropotkin) 在他的自傳裏曾經描寫過他在這裏所受的待遇。列寧的兄弟也在這裏嘗過帝俄的恩賜。論物質設備，我看還不差，比國內的模範監獄恐怕還要好些。不過政治犯大多數是理想家，知識與情感都是靈敏的。單調的生活不是他們所說過的。看完這處以後，我們到俄國最有名的美術館 (Hermitage) 去了。往年參觀法國柳府 Louvre 的時候，我以爲歐洲美術的精華全在那裏。我不敢評此二處的優劣，但是論荷蘭及西班牙十六十七兩世紀的名品，此處不在柳府之下。

下午，文化交流局派人陪我去參觀俄國的「翰林院」院佔整個的一區，內有各專家 (academician) 的研究所

及圖書室。這院的設立及其著名遠在革命之前。革命以後，共產黨不但沒有摧殘，且加以發展。將近百名的「翰林」之中，三分之二非黨員，不過行政皆由黨翰林兼。翰林專事研究，政府每月每名發七百五十盧布的薪金。現在蘇聯無專技的工人每月工資約百二十盧布，有專技的可達二百盧布，但工人有各種便宜，非其他階級能享受的。這些翰林有點窮翰林的樣子。加之蘇聯要集中學術於莫斯科，這般翰林不久都要離開故都，免不了有點不滿意。蘇俄故都與新都的關係頗像北平與南京那樣。我在翰林院遇着俄國有名的漢學家阿里克 Alexiev。他很對北平表同情；我很對列寧格拉表同情。此外我遇着一位姓王的（未必真姓王），號稱湖北人（大概是湖南人）；他在列寧格拉大學講漢文，同時幫助俄國漢學家研究中國近代的政治經濟。（別國的漢學家注重先秦，惟獨俄國的注重最近的百年）他問了我許多關於史料的問題，有些我可以勉強回答，有些就沒法子。譬如：他再三問我要太平天國的經濟史料，好像我收藏了甚麼寶貨。我最後告訴他一個故事：太平天國並沒有實行均田制度，惟在安徽壽一縣實行；現在那一縣的農民無論如何不受共產主義宣傳的影響。我們的談話就此中止。

第四天上午，我看了一個模範工廠。廠是造棉線的，內有六萬錠子，二千五百工人，分三班，每班每日七小時。工人盡是女人。工資每月從百七十五到二百盧布。所用的棉花全是蘇聯國貨。廠內各處皆十分乾淨。每個工人面前都掛小紅旗，表示她屬於勞工衝鋒隊。俄人所謂 udarnik。我問經理爲什麼工人沒有好壞，全是特優呢？他說，在那個工廠，工人十分奮發，倘不努力，前面就掛黑旗，那就要受人人的譏笑。現在共黨在蘇聯努力造空氣，使人知道作個 Udarnik 就是英雄。而這個民族是個崇拜英雄的民族。廠附設兒童寄託所，內部之乾淨，玩具之多及有趣令我很爲我的子女羨慕。

下午，我去參觀了列寧格拉大學的歷史系。他的組織和課程全與莫斯科大學相同。課程分五年，前三年爲普通科，皆必修；後兩年爲專科，分俄國史，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及殖民地史五目。教師共三十八，內十八是黨員。主任用不着說是黨員，且是兼差的。我得的印象不好。開學已經兩星期了，但是講室，參攷書室還沒有預備好。最近我在報上看見一個消息，說蘇聯教育部要改良中學的歷史課程。大概以往在蘇聯的歷史教課全變爲黨義的闡明，什麼階級戰爭那一套都講透了，但史實一點不知。我

聽說有個學生在放試卷子裏說大彼得是十九世紀中年壓迫勞工的暴皇！這種的學生，我在中國見慣了；那個在入學放試卷子說蒙古人建元朝是爲蒙古的工廠找商場的，豈不是這個俄國學生的「同志」？現在蘇聯教育部所主張的改

良，雖不是要放棄唯物史觀，聽說是要注重具體的史實。少講點抽象的主義。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書於莫斯科。

## 不景氣的城市（漂陽通訊）

余之伴

現階級的中國，什麼都鬧着不景氣，東也不景氣，西也不景氣；農村經濟的破產，社會基礎的動搖，商業的凋零，工業的疲憊，大都會是這樣，小市鎮也無不如是；……一切都趨向於沒落崩潰之途！

色牌樓的綢緞店，雖整天在那兒播着迷人的音樂或上海流行的淫曲，但總引不動幾個腰包很滿的顧客。踟躕在市上的大都是失業的人，還雜着那饑色滿臉的乞兒，提着破竹筒似的喉嚨叫着：

我們不要觀察人們所注意的大都會，要著眼於人所不留意的小城市，牠究竟怎樣的衰頹？不景氣的程度是怎樣的深刻？現在先談談漂陽吧。

「……太太，小姐，先生們，做點好事吧，給個銅子我！……」接着是拜個响頭。

但是，誰個能摸出銅子呢？……也許他們與乞兒彷彿，所不同者僅是掩飾虛偽的臉和外表而已。

水碼頭の漂陽，牠和宜興，張渚恰成鼎足之勢；因牠並不像無錫上海那樣的繁盛，所以不被人們注意，但遠勝於撞煞礮（註一）的宜興，尤其是在商業方面。宜興可說是物產豐富之區，漂陽是商業發達，內地交通總樞的縣分。

走上比較熱鬧的大街——像西門大街一帶——紫着彩

整年掛着鮮明的「大減價，大狂賣」旗幟的商店，可是營業並不因此而繁盛，這不是貨色的惡劣，價格有意的抬高或含有欺騙的性質；最大的根原在民間經濟的困乏，金融的停滯，實在沒力量來買較往時價廉一半的貨物。舊衣服勉可度過一夏，挨過寒冬的，總是遷就些了，犯不着

借債製新衣或買其他的物品——這是一般人的心理。

在「大狂賣」的間壁就是貼着『召盤』或『休業』通告的商店，依全城市計算起來當在百分之十以上！原因當然不外乎經濟的困疲和終日沒個顧客上門！舉個例吧，作者有位同學的親戚，他經理着一家冶坊，去臘年底在十四天之中，竟沒賣出一隻鍋或其他的鐵器！固然冶坊裏陳列的商品是所謂『冷熱貨』（註二），但離春耕期不遠了，農家豈一把鋤頭都不需要嗎？其實並不是不需要，因他們的肚子是空的，那有閒錢來買農具？還有，作者曾經過甓橋——屬溧陽的小市鎮，見一年老的鄉人牽隻山羊，足有二十六七斤，祇要一吊五百文的代價！但在市上轉了一天，終沒一個能承受者呀！你想，二十多斤的山羊，售一吊五百文尚沒人問津！好像吃羊肉是過分的侈奢！有位同伴向我說：

「一天三餐麥飯尚不能果腹，你想，那有餘錢吃羊肉？」

我聽了也祇得沉默着。

✧ ✧ ✧

百業都陷於困頓的情景，惟有一業是例外，那就是「當典業」，在表面上當店是救濟人民的借貸機關，而實際

獨立評論 第一二八號 不景氣的城市

是剝削貧民的鬼門關！（例：呀明月利二分，加上什麼『存箱』及其他的小費，不會已過三分！還有過五天就得算半月，過十六當然要你一個月的利息。）到了絕境的人民明知他是重利盤剝的場所，但一家人已有兩天沒一顆米粒下肚，不得不把值三塊五元的什物送進長生庫！而所得的典價僅值十分之一二已很幸運。你祇要步進當舖裏去看看，擠着那些瘦癯的黃臉，衣衫襤褸的人們，視線都集中在那毫無同情與憐憫的當店朝奉臉上——本來人與人之間需要「憐憫」已是很可憐了，何況是那些小資產階級的走狗當店員？

「先生，當兩塊四角吧，爲正經用處呀！」

「不行！你那衣服是舊的，兩塊！已多當了。」當店員擺着鼓鼓的臉，露出很鄙視的神氣。

有時，會給你說聲！「不要！」接着把你的什物拋下高高的像牆圍樣的櫃台。

「喂，大先生，家裏孩子餓得哭啦！少當些吧！」一陣哀告聲。

當店員很慷慨的賞賜一個白眼！

自晨至夕，當典業的商意却是興隆，簡直人山人海，

一九

擠得水洩不通；要是來自遠鄉，到遲了，就得吃『閉門羹』！

當店營業的擁擠，至少可以表徵經濟恐慌的深刻程度底一部分。

☆ ☆ ☆

鴉片煙在溧陽，雖沒有宜興，和橋那樣的猖狂，但也有相當的潛勢力；資產階級的大戶人家祇望子孫能保守家產，不想怎樣的發展，其唯一的方法，就是暗地放縱子弟抽鴉片！以爲抽了煙不能到外面去荒唐胡調，一天抽三塊五塊是有限的，免得五百一千的狂拋！啊，這種十八世紀的頭腦，在今日的中國居然還保存着，同時由這點看來，守舊的思想，個人主義的作祟以及國家觀念的薄弱，也可想見一二。幾十年來的教育力量，不知拋在那兒去了？所以要救這班青年與改革那老兒的思想，非徹底從根本做起不可（當然還得教育的力量，但須從速打破一般人守舊的迷夢，喚起國族的信念與國家思想。）

其次，就來自甘墮落的吸煙者，在大街小巷你都曾遇着，他們定很坦然地伸出手，向你說：

『我失癮兩天啦！做做『給二隻角子』』接着鼻涕與眼淚齊滾！臉像刀樣的瘦，面色和紙般的灰白！衣衫上的

虱像蠶篩裏的蠶那樣擠！；你碰着了，也許會想：『他們好像不是這世界上的人？』

走進城隍廟，那屋角和菩薩殿下，都是這類人的領域！橫一個，豎一個，好像圈裏的豬一樣？而他們的操作都是紅丸與烏煙齊吞！吐出來的煙霧，和初一十五敬城隍菩薩的香火沒兩樣！

至於當局者呢？看到了，會掉過頭兒當不見！也許看慣了並不爲奇？在我想來：抓了他們，不但無利可圖，反每天要賠二頓飯，所以落得做好人，寬待他們。然而，事有不然，倘是富有者，就唯恐撈不着！這或許是富政者的聰明政策吧？

☆ ☆ ☆

淫風在溧陽也表現相當的醜態，以前有位朋友告訴我那種情形，我尚不信，但當前的事實給你有力量的証實呀。

娼妓的總數，據暗地的調查，在城市裏竟有一千以外的驚人數目！她們雖沒有上海四馬路那麼活躍，但每至電燈初上，各旅店就是她們勾引，活動的範圍！至酒樓茶館偶爾也有她們『出差』的足跡。不過不取十二分的露面罷了。

據說也有所謂『花捐』的厲行？每月收入似不在少。

外人罵中國人說：『死要錢！』實在并非厚誣吧。但是他們會冠冕堂皇的回答你：

『娼妓是繁榮市面不可少的份子！』

唉，假使這種份子越多，恐怕社會經濟組織的動搖與破產也越快，繁榮在那裏？

☆

☆

☆

粗視溧陽城市似很活躍，繁榮，而實質是十分的空虛，和那紙老虎一樣，不過沒撕下粉飾的面幕罷了。

四鄉百鎮無以謀生的人們都群趨於都市，以為城市裏隨處都有工做，隨處都可以找到飯吃，以致形成「荒漠無人的農村」和「人口過剩的都市」底趨勢，但是他們最後得到的教訓是城市和鄉村一樣的貧乏，沒落，所不同者，一方是披着銀樣的外衣，活像苗條可愛的少婦，一方是很坦白的暴露着赤裸裸的疲憊的軀體！

舉個例吧，如城市傭工的急增，每月祇要四吊錢的工

## 編輯後記

編者

胡適之先生此次到南京去赴考銓會議，我們在南方的報紙上已經看見了不少的關於他的記事了，究竟他自己對

資，而主人尚須估量有無負擔的能力？因此解雇的反比上工的多，所以城市裏更增加許多失業的人，流浪，飄泊，甚至流為盜賊，竊三的也不在少數；像去年梅渚——屬溧陽的一市鎮——的被搶，與「不景氣」的根原也不無關連。

現在一般人都講「禮義廉恥」這是中國的古道德，當然需保存與鼓吹。一般盜賊的頭腦裏又何嘗不要「廉恥禮義？」但是他們的肚子要命令他們的腳走向盜賊之途，命令他們的雙手攫取不應得的東西，那有什麼辦法呢？

綜之，溧陽不景氣的社會現象，像污水樣底停滯着，除非有「景氣的」，復興的潮流來推動這不景氣的城市，牠的前途是不堪設想的。一九三四年，春。

（註一）喻該地走不通。

（註二）該商品的需要，忽急忽滯，故喻為「冷熱貨

於考銓會議的感想是怎樣，是我們所極願知道的。

章元善先生是華洋義賑會的總幹事，他辦農村合作多

年，極著成效，是講農村運動的人們所知道的。但是他化學專家，曾在天津任過化學教員，則少有人知道。此次他拿化學的元素化合作用來譬喻農村運動的現階級，我們殊覺其確切不易。因為兩件事都是章先生的專門，無怪其說來如數家珍。

陳衡哲女士在本刊一二七期曾有「法律能維持情感嗎？」一文發表。本期的「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係作進

一步的討論。「不景氣的城市」，是我們所收到的許多地方通信之一。我們曉得本年江南大旱，溧陽的災情最為酷烈。余之伴先生來函說他所寫的乃是旱災以前情形，旱後的情況，他還要另寫一篇發表。我們很希望因此可得到一個旱前旱後情形的比較，並且知道即使沒有旱災，江南的困憊已經到了不可支持的地步了。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不彈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加以精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  
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  
北京大學出版處  
北京飯店內法文圖書館

天津 法界東方圖書公司  
南京 國府路拔提書店  
上海 Kelly & Walsh, Ltd.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定價 三元

# 錄目的期二十前刊本

第一一六期  
日俄衝突之可能  
官吏的任用  
心理學與心理技術  
新秀才  
蘇俄旅行記(七)  
中國地理成績  
編輯後記

孟真  
何魯成  
周先庚  
壽文生  
丁文江  
楊遵儀  
適之

第一一七期  
寫在孔子誕辰之後  
苦旱的故鄉  
教育與智識  
如此貴州(上)  
甘肅通信半葉  
編輯後記

胡適  
吳辰仲  
衡哲  
艾蓮  
旅人  
適之

第一一八期  
再論所謂國醫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哀江蘇  
蘇俄旅行記(八)  
如此貴州(下)  
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  
寫在「替形態學說句話」之後  
編輯後記

傅孟真  
吳景濂  
邵德潤  
丁文江  
艾蓮  
張錫鈞  
適之

第一一九期  
整整三年了  
強暴下的罪惡  
剿匪中的四川問題  
我們的邊江問題  
過去，現在，將來  
蘇俄旅行記(九)  
編輯後記

胡適  
小招  
叔永  
吳其玉  
壽生  
丁文江  
適之

第一二〇期  
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從四川匪區回來  
發展西北農業的可能性  
近兩年來滿洲外國貿易  
孫末楠的治學方法  
關於「國醫」問題討論(一)  
編輯後記

胡適  
宋益清  
張心一  
叔水  
吳景超  
志雲  
適之

第一二一期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  
敗之意義  
四川危急了！  
「滿洲國」視察記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二)  
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  
見解  
附答  
編輯後記

徐敦瑛  
魯學瀛  
田伯烈  
劉學濬  
孟真  
適之

第一二二期  
饒十節的感想  
梭羅旅行觀感  
故鄉之今昔  
蘇俄旅行記(十)  
人才統治的必要和方法  
雙週閑談(一)  
編輯後記

胡適  
陶葆楫  
季珍  
丁文江  
敦福堂  
明生  
適之

第一二三期  
政治統一的意義  
旱鄉泛憶  
回家的印像  
歐遊隨筆(一)  
悲觀聲浪裏的樂觀  
小伙計，現在怎樣呢書評  
編輯後記

胡適  
張公量  
董浩  
蔣廷黻  
胡適  
衡哲  
適之

第一二四期  
怎樣建設內地  
財政部開徵銀出口稅  
如此「天堂」  
談談廣東的鄉村  
歐遊隨筆(二)  
雙週閑談(二)  
編輯後記

胡適  
張茲園  
徐燮祥  
鄧達泉  
蔣廷黻  
明生  
適之

第一二五期  
我們沒有歧路  
中國的土壤與其相關的人  
生的問題  
何謂工業心理技術  
歐遊隨筆(三)  
編輯後記

吳景超  
翁文灝  
鄭不留  
蔣廷黻  
適之

第一二六期  
專家與政治  
保存古物做的甚麼  
學術研究的途徑  
鄉村文化與都市文化  
蘇俄旅行記(十一)  
雙週閑談  
編輯後記

陳之邁  
叔永  
周先庚  
陳序經  
丁文江  
明生  
編者

第一二七期  
法律能維持情感嗎？  
銀出口稅施行後各種觀點  
的質疑  
邊疆問題與歷史教育  
提高中學程度的方法  
由四川匪區中來的一封信  
鄉民  
編輯後記

衡哲  
張茲園  
林同濟  
何魯成  
章士元  
壽生  
編者



四部叢刊續編第一期書

嘉慶重刊一統志

再版  
出書

全部二百冊

附贈索引十冊

單售定價一百十元

一統志初版於本年四月出書，倏即售罄，再版書現已如期印出，凡合購四部叢刊續編第一期書全部而未取得本書者，及單獨定購本書者，請即憑定單向原定書處取書（索引十冊同時奉贈）其訂明郵寄者，已由敝館分別寄奉，再一統志索引早於六月底出書，而持有索引領書券訂明自取各戶，仍有至今未來換取索引者，請即憑券換取，諸希 台察。

本叢刊續編第一期書，截至十月底止，已出三百八十五冊，分冊定價共二百零五元四角，尚有一百十五冊，本年出齊，現在全部五百冊，合售僅二百元，請勿錯失機會，再第一期書最前所出二十九種，初版售罄，再版亦已出書，繼續零售。

商務印書館謹啟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蘇俄的青年

西滢

歐游隨筆 (五) 蘇俄的英雄

蔣廷黻

評憲草

陳之邁

雙週閑談 (四)

明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 宜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 成府道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上海   |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光 | 南京        | 新中華書社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 南通   | 振華書局 | 常熟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漢口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汕頭                                  | 大東書局 | 興寧  |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 瓊州   | 海南書局 | 梧州             | 文淵書局 | 桂林   | 永昌公司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 青島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安慶 | 世界書局 | 蕪湖 | 匯海書局 | 宣化 | 小一學社 中華書局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開封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鄭州 | 張以吾派報社 | 保定 | 西安派報社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萬縣 | 文友書局 | 合川 | 新川書店 | 重慶 |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陽 | 萬有圖書公司 | 杭州 | 開明書店 | 福州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廈門 | 衡州派報社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第一二九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地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 蘇俄的青年

西 滢

蘇俄是近二十年變化最多的國家，青年又是一國內最容易變化的人民。我們要瞭解現在的蘇俄，先得瞭解蘇俄的青年。在一九三二年，蘇俄的人民，除去年紀在十六歲以下，六十歲以上的不算外，還有九千萬人。這九千萬中，十六歲到三十六歲的人有六千萬，合到總數三分之二。他們年紀最大的，在大革命的時期也只有二十歲，都曾經受過共產主義的薰陶，有過共產制度的經驗。可是大部分的青年還是與別國的青年一樣，並不怎樣的活動。活動的份子，有人說有一千二百萬，有人說只有二三百萬，折中的說法是六百萬，合到總數十分之一。他們大都是共產黨或青年黨的黨員，官吏，學生，無產階級的專家和工程師，藝術家，工人突進隊，和紅軍。他們是蘇俄的新貴族，他們自己也不否認。在物質的方面，他們享受許多優先權，在精神方面，他們自命為新國家的柱石。我們現在提出四個方面來說一說。

### (一) 學生

蘇俄自實行五年計畫以來，需要精神勞動的人很多。

據官方的統計，要有一百五十萬專家纔夠用。工業方面需要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門家；農業方面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面一萬一千高級，二萬七千中級的；交通方面三萬高級和十二萬中級的。因為從一九三〇年起實行七年的強迫教育，單是小學教師一項就得二十五萬人。醫生得有四萬五千人，大學教員二萬二千人。經濟家律師等還沒有列入。所以現在蘇俄的學生，機會是非常的多，責任是非常的大。

在一九三一年，蘇俄全國有一百萬大學生；五十萬在高等學校裏面，五十萬在專門學校裏面。一九三二年又加了八十萬。

蘇俄的學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在外表他是一個無產階級的工人，與其餘的工人一樣的工人。一羣學生從學校裏放學出來，穿着破舊的衣服，不知道的人一定會疑心是工廠裏放了工。在精神方面，他們的求智慾非常的大。最容易看到的，別國青年在旅行的時候看的是消遣的書報，蘇俄的青年還是看他們的教科書，專門著作，工作報告。

類的東西。中國現在最流行的書報，到蘇俄去是怕不會有銷路的。

無產階級學生的特別多，不是偶然的。這多是有計畫的結果。在一九二九年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全會通過的議決案裏面，學校的無產階級化是五年計畫中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據那議決案所規定，大學的學生至少得百分之七十是從工人階級招來。現在雖還沒有做到，但看蘇俄教育部發表的統計，說明學生的來源，是很快的在向這方面走。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 一九三〇年至三一年

工人佔學生總數百分之一五·三 百分之三二·三

農人 二二·五 二六·九

事務人員 二四·四 三六·九

其他 三六·八 四·九

而且一九三一年以後，工人農人的百分率又增加得很快。百分之七十的規定不久是可以達到的。

我們還要曉得就是所謂「其他」也不是沒有工作經驗的。在蘇俄一個人要進大學，先得經過一個職業學校或是工人學校，再得做過三年工作。合這資格的人，實在已經都有了三年的工作的經驗，在別國說都可以說是工人了。但是蘇俄每一個人民都有證明文件，他的階級是一成不變

的寫在裏面的，所以雖然有了經驗，其他還是其他。進大學的時候，工人階級得到了優先權，對於其他的人就可以用名額已滿一類的託辭拒絕。

學生的人數雖多，每一個人都是有津貼的。最初每人每月四十盧布；最後一年，每月可以得到一百五十盧布。一百五十盧布可以過得比較的舒服，四十盧布却非常的勉強。這種辦法也就是說不能吃苦的人請不要來。

蘇俄用在教育項下的數目因此是很大的。一九三一年達到十五萬萬盧布的鉅額。

蘇俄兒童自一九三〇年起都得受七年的強迫教育。而且希望從一九三九年起，強迫教育可以延長到十年。現在俄國本國境內八歲到十一歲的兒童是百分之百上學了，聯邦的其他部分還沒有能夠同樣做到。小學以上是職業學校，普通中學都廢止了。職業學校分為六類：工業，社會，農業，醫學，教育及藝術。只有大城市才能六類都完全，小些的地方只有他們當時環境最需要的種類，當然是工農居多。學習期限是兩年半到三年。出了職業學校以後，必須有了三年實業或農業的經驗，方才可以升入大學。

為方便沒有進職業學校的工人升學起見，另設有工人預備班，分了日班及夜班，為他們補習基本的功課。在一

九三一年有三十多萬人上工人預備班，一九三二年又添了二十萬新學生。一九二九年各種高等學校入學的新生，有三分之一是由工人預備班出來的。另有一種工廠學校專門訓練工人得理論及實習的智識，一九三二年也差不多有二百萬人。

因爲人才的需要很大，很急，所以蘇俄的高等教育有三種特殊的現象。第一種現象是速成。從前五年，六年，七年的學科，現在至多只能有三年，在特別情形之下方才可以延長到四年。第二種現象是專門。蘇俄的大學都已經分化爲各種專門學校。功課都是專門的性質。普通的學課，除了政治，經濟，辯證法，列寧主義，及外國語外，一切都廢止了，而且這些功課只能佔全部十分之一的時間（在農業學校裏面，因爲學生都是青年農人，所以普通功課增加到三分之一）。只有軍事訓練是不論男女都得必修的。而且專門的程度非常的細。例如法律一科裏面就分成民法，刑法，憲法，國際法四組。每一個學生只能專學一組。第三種現象是理論與實習的聯合。學習時間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是實習期間。三個月在學堂讀書之後，就得有兩個月在工廠裏，農田裏，森林裏，小學裏，辦事房裏去做工。

因爲蘇俄學生的預備的時間太短，根基打得不結實，速成得太快，專門得太細，所以在學業方面的成就就是並不怎樣的大。對於這方面，他們國內的人士近年也常常有批評。他們說這樣粗製濫造出來的人才是不能做成科學家，發明家的，在學術方面是不會有貢獻的。例如他們工科出來的學生可以運用機器，可不能造機器。但是這是環境和時間的問題。現在最大的需要是工廠裏能運用機器的工頭，小學裏能教識字寫算的教師這一類人。將來這種需要都滿足之後，他們的教育制度是免不了要改進的。而且在現行制度之下有一種與別國學生不同的現象。他們的頭腦裏沒有飯碗問題。他們進學校是學某種技能，而且常常是某一個工廠或某一種職業爲了某種需要而送他們進學校的。所以他們自己的前面有一種固定的目標，自己覺得有一種重大的責任。這對於他們的學業是一種不斷的督促和鼓勵。

### （二）共產主義青年團

共產主義青年團，是蘇俄最活動，最緊張的團體。它的最初幾年發展得很慢，近八九年來發展得異常的快。一九二五年方纔第一次得到團員一百萬人，一九三二年，就達到了六百萬的數目了。全國勞工的青年有一半以上是它

的團員。他們的目標是要全體都加入。可是在鄉鄰裏，加入的還不過是百分之十五。

在一九二〇年第三次全國大會的時候，列寧對他們的演說是反來覆去不離開「學習，學習，學習」這口號。當時的青年聽了這話，很少能夠感到同情。蒲加林的演說可以代表一般人的意見：「我們不要訴諸理智。一個人一定先得對於一件事發生了情感才能夠了解它。」斯大林是最善於打動人們的情感的。他把科學比作「城堡」只有青年才能攻得下來。一切經濟的，教育的工作都成了前線的戰役：工人成了軍士，硬幹猛幹的是突擊隊，惰息的是逃兵。全國的人士都在打仗，在奮鬥。

青年團所做的工作，只有小部分是可以用嚴格的說是黨的工作，大部分是推進各種事業的工作。他們最大的兩道戰綫，一道是教育戰綫，一道是經濟戰綫。

消滅文盲是教育戰綫的對象。一九三〇年起國家議決了實行強迫教育，青年團在這方面的工作也加緊了。教育是需要錢的，青年團担任耕種十萬公頃田地，以它的出產為教育經費。革命十三週年紀念放假一天，莫斯科一城就有六萬三千人依然做工，以本日的收入捐助教育。教育是需要宣傳的，青年團組織了文化隊，到各工廠去演講教育

的重要。莫斯科一城就有五萬人參加。教育是需教要員的，許多青年團員去當義務教師。有許多地方義務教師比自己也並不高，因為在一九二六年，團員中還有百分之六·七是不識字的。例如有一地方，三二五六「文化兵士」之中，只有一九四人受過中等教育，不到半數人讀完小學教育。所以各處鬧出來的笑話很多。二十萬文化兵士中能工作，真去工作的恐怕不過四分之一。可是至少四五萬人是始終其事的。

經濟戰綫方面的工作，最好是拿司微立獨夫（Svid-og）的一本小说「青年團員」來說明。這本小说描寫青年共產農人與舊式農人的奮鬥。某森林方面出產的木材與預定的計劃相差太遠。一個冬天一羣青年團員到那裏去幫助工作。天氣極冷，滿地的霜雪，工作極重，飲食起居的設備很苦。工人們對他們的態度是敵對的。好幾次大部分的人都幾乎灰心了。可是幾個積極的首領總是鼓起他們的勇氣來。他們利用衝鋒隊和競賽等辦法。出品逐漸的增加了。青年團的出品漸漸的追上有經驗的伐木工人了。他們的出品不久超過了伐木工人了。這是工人們所受不了的。雙方熱烈的競爭起來。到了春天預定計畫的數目就達到了。

在事實方面，青年團的突進隊不一定常常能名實相符；有時趕得太快，工作的質地就低落了。他們到一個工廠裏去，常常受工人的仇視，他們促進工作的方法也因此常常不生多少效力。可是他們的精神是好的。在某處工作的時期，天氣大冷，衣裳不夠。衣裳發給青年團，他們拒絕了。他們說：「我們的需要不及別人大。我們明白目前的情形是怎樣的。這衣裳應當給新來的人，免得爲了衣裳缺少這樣不關重要的事使他們失去了工作的熱心」。

蘇俄方面引誘工人努力工作的方法很多。他們早就覺悟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方法是行不通的。所以物質方面，工資少的只有五十盧布，多的可以有一千盧布。恩俸的制度也恢復了。一九一八年的法律，一個人死後，他的財產是要歸公的。但是不久不得不一點一點的改變了。一九二六年以前遺產還是不能超過一萬盧布的。那年這條法律也廢止了。現在也像英美各國一樣遺產只是徵收累進稅法的遺產稅了。起先只對於非黨員如此，近來對於黨員都逐漸放寬了。在一九三二年以前，凡是黨員的薪水超過三百盧布一月的，多出來的數目都得交給黨。可是這兩年改了。對於工程師及工人，這一條「黨的最高限度」完全廢止了；對於黨官等也放寬了。他們了解人情是那樣的，你

不給他們勞力換來的薪水，讓他們的生活比較安逸些，他們是不大肯拚命不顧一切的工作的。

就是學生的生活津貼，從一九三二年起在許多學校裏也並不每人都是一樣了。在某一個學校裏，功課及格每月有三十五個盧布的津貼；優等便有五十；最優等便有六十五；不及格便沒有。在這制度實行以前，那個學校只有一個最優等，五個優等，十二個及格，其餘的不及格；實行以後立刻便有五個最優等，九個優等，其餘的都及格了。

可是在物質的引誘之外，其他非物質的方法也是很多。這大都是青年團主持的。最著名的是「社會主義競賽」。不同的組的工人，不同的工廠，不同的學校，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工業，競賽那一方面的出品多，工作好，那一方面的費用省，浪費少。他們對於這種競賽比我們對於運動會還高興。雜戲院裏都有所謂「工作晚」。例如排字工人競賽排字，女孩子們競賽包裹糖果。通晚都是這一類的競賽。看衆的興味也像看網球比賽等一樣的濃厚。

另一種方法是訓練不上勁的工人。例如勤快的工人的名字寫在紅牌子上，懶惰工人寫在黑牌子上，勤快工人得「名譽獎章」；懶惰工人得「不名譽獎章」。又如另設一個地方，發放懶惰工人的工資，上面寫：「這是醉鬼，懶鬼

，荒唐鬼的工資發放處」。『紅三角工廠』有一次開一個展覽會，陳列七十個工作不行的工人的滑稽畫像，三天之內，進去參觀的工人及家屬有二萬人。這對於各工人是少不了發生一種很大的影響的。

### (二) 共產團

俄國至今不曾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所以在學生，工人，兵士等中間，常常有一種共產團的組織 (Commune)。他們的目的，大都是共同工作，共同吃苦，共同享受。這在共產主義者看來，是人類生活的最高的方式。七八個人，十一二個人便可以組織一個共產團。加入了這個團體，各人的進款，不論多少，都要交給團體。要是一個人私自留下了一個錢，他是要被開除的。團體裏常常有種種的委員會，管理各方面的事。例如財務委員會，管理出入銀錢；家事委員會管理飲食用品；衛生委員會管理清潔衛生；衣着委員會管理衣帽鞋襪；學術政治委員會辦理讀書及對外等事。一切的問題，都是要開大會解決的。所有的東西是公有的財產，可是在一般的團體裏，還是各人用各人的東西，並不完全混在一起。購買東西的時候也不一定完全機械的，還是按照各人的需要。這種辦法，與中國從前的大家庭有多少相同處。在極端的共

產團裏面，甚至無論任何東西都不能由某一個人專用，甚至一個團員不能與任何第二個團員特別親密；甚至不但銀錢，就是時間也得由公共規定。可是大約規程愈是極端，團體愈不能長久維持。

在缺少房屋，缺少食品，一切都不容易得到，生活很是艱苦的蘇俄，這種團體生活可以分工合作，比較單獨的生活來得方便些，舒服些，所以共產團也還發達，雖則長久的維持很不容易。在組織的時候，挑選團員無論怎樣的嚴格，到後來總免不了有許多辭職及開除的事發生。可是在學生的時代，大家的津貼都是幾十個盧布，問題比較簡單，一到分頭做事，收入有幾十到幾百盧布那樣的的不等，問題就繁複了。在那樣情形之下，即使掙錢多的人並沒有怨言，其餘的人也不好意思沾他的光。所以近年來常常有許多共產團退回去改成集合團 (Collective)。所謂集合團，是多少人住在一起，每人不論收入多少，只付同樣的一個數目做房飯的用費。這僅僅是一種共同生活，無論在那裏都可以看到，與共產差不多風牛馬不相及了。

共同生活在一個時期是很好的，沒有什麼不便的，永久的共同生活就不同了。一個人偶然的在四面玻璃的房子裏住一下也很好，一天到晚的住在屋玻璃子裏就不舒服了



。團員退出的理由常常是厭倦了共同的生活，要單獨的過一下，或是要有一個清靜的地方去讀書思想，或是要有一個別人不能隨意進去的場所，與自己的家庭團聚在一處。將來蘇俄房屋的恐慌漸漸的減少，一個家庭單獨佔有一所房子不成了難事，集合團恐怕也不免又要減少數量了。

#### (四)性的問題

要說明蘇俄男女的關係。最好是舉兩本小說來做例子。

蘇俄的一個女著作家及外交家郭龍戴夫人(Kollontay)的一部短篇小說集，「戀愛的形式」，在國內國外都是銷行得很廣的。在她一篇最著名的故事叫「三代的戀愛」裏，她把母親，女兒，孫女對於戀愛的不同的觀念都寫出來了。在母親和女兒，戀愛是極重要的問題，給她們極痛苦的心理的衝突。可是對於孫女，年輕的青年團員，戀愛不成什麼問題了。她覺得她對於自己的工作，對於革命，是負重大的責任的，至於戀愛，只是休息時候的一種解悶的玩意兒。她在工作完了的時候與一個人戀愛，正如別人工作完了看一本小說。今天看這一本小說，沒意思明天可以換一本。今天戀愛一人，沒意思明天也同樣可以換一個人。一天她與她母親同住的人發生了關係，她的母親着了急

，去找郭龍戴夫人。郭龍戴夫人把這女子找了來。可是這女子就不明白爲什麼她的母親這樣的着意。

她說：「母親生我的氣，因爲我心裏並不愛他們。她說我這樣大的年紀，沒有戀愛，與人發生關係，是變態，是不道德。可是我想她是錯了。我覺得這種辦法簡單得多，好多。我想起我小的時候，母親對於康士坦丁和我的父親兩人，不知究竟愛誰好，難過的什麼似的；她自己也痛苦，別人也跟着受罪。母親不能夠決定，因爲她對兩個人都愛，他們也都愛她；所以他們都不斷的痛苦，自己給自己罪受；最後成了冤家才分手。我不要與誰結了仇才分手。我不喜歡他了，就完了。我不要像母親那樣的戀愛。像她那樣，一個人就做不了工了」。最後她說：「不要再留我了。我已經晚了。我有許多許多工要做呢。」

對於這個女郎，郭龍戴夫人似乎很表同情，認爲是新時代的女郎的典型。有一個時期，贊成這意見的人很多。可是現在蘇俄的人不大願意別人談起這本書了。

包且拿夫(Bogdanov)的「青年團中的第一個女郎」是青年中間頂流行的一本書，而且曾經攝成電影。沙尼亞是一個偏僻村子裏加入青年團的第一個女郎。在完成革命的時期，因爲她的強毅的人格，她從分區部的首領一步一步的

成了一個重要的人物。每次戰爭，她都拿了紅旗在最前面當先鋒，像法國的冉達克一樣。她的生活是純潔的，她想不到戀愛。戰爭完了，建設開始了。成功和衆人的崇拜使她失去了平衡；她覺得建設太單調，她以爲無限制的性生活是革命的。她破壞了她的貞節。起先一個人兩個人，後來與青年團的一半團員都有了關係。起先是美的，革命的，後來變成了醜的，髒的，下流的了。有幾個青年從他身上染到了疾病，預備在大庭廣衆的地方去打她一頓，讓她出醜，可是最愛她的朋友一槍把她打死了，這樣保全了她的顏面也保全了青年團的臉。

這本書也是寫一個新時代的女郎，可是作者的態度就大不同了。

在革命的初期，一切都是破壞，所以凡是有節制的，有紀律的生活都被認爲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性生活的明著的現象是混亂，放縱，花柳病和墮胎。可是列甯很早，在一九二零年與 Zina 女士談起他的不滿意，就給青年們一種常頭棒喝了。他說他雖然不是哭喪着臉的禁慾主義者，可是他覺得這些青年人所說的「新的性生活」是純粹的資產階級式的，是一種資產階級的娼寮妓館的變相。

他說：「你也許知道這個奇妙的理論，說是在一個共

產社會裏面，性衝動的滿足，是像喝一杯水一樣的簡單，一樣的不重要。這個一杯水的理論使我們的一部分青年發了瘋，簡直發了瘋。許許多多的男孩子女孩子當它是一個天條。贊同的人說這是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我是不不要領教的。這件事並不是那樣的簡單。在性生活裏面，不但是自然賦與的東西要發紆出來；文化所產生的東西，不論多少，也有關係。好吧！口渴是要解除的。可是一個平常的人在平常的狀況之下，會不會伏在一條泥濘的街上喝泥潭裏的水呢？不說那樣，他會不會用一個許多人的嘴唇喝過的杯子喝水呢？可是社會方面是比什麼都重要。喝水實在是一件個人的事。戀愛却有兩個人才行，而且第三個人，一條新的生命，會從這裏產生出來。這樣的事情對於社會是負一種責任的。」

列甯又說，生命要充滿喜悅和生氣。性的生活是可以增加這種力量的。但是過分的性生活不但不能增加人生的喜悅和生氣，反而在那裏斷喪它。青年特別需要一種喜氣洋溢，生氣勃勃的生活。有了健全的身體，健全的心胸，才能革命。革命是要專心致志，發奮努力的。

列甯在這一方面的警告，在當時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可是放縱的惡果過些時大家漸漸的看到了，尤其是千

萬萬生下來的小孩沒有人理會，當局就不得不想方法制裁了。制裁的方法可並不用法律的解決，而用輿論的宣傳。報紙起來攻擊青年的放蕩；小說戲劇來描寫這種不負責任的生活的不良的結果，許多小冊子也風起雲擁的來討論這種問題。意思無非是：戀愛不僅是性慾；自由戀愛不是自由性慾；性的放縱是資產階級的特徵；性的問題只有一種解決的方法：就是以戀愛為基礎的，固定的，永久的結婚。所以一個大圈子又繞回來了。這種理論少不了有它的影

## 歐游隨筆 (五)

### (五) 蘇聯的英雄

人生所求的不外乎名與利：一般人的生觀不過如此。共產主義的革命，在人生觀這方面，簡單的說，就是要滅殺，甚至革除，人們的私利慾。却是這種根深蒂固的私利觀念斷非短期內所能革盡的。現在蘇聯的人民亦免不了有求利心。他們也不能不顧妻室子女。他們也想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不過在蘇聯，金錢不是萬能的，這個世界斷非金錢的世界。第一，這裏沒有富翁。舊的不是死了，殺了，逃了，就是窮了，財產被收沒了。新的呢？在蘇

聯。在黨的方面，對於這個問題很是注意。例如一九二九年的秋天，開除黨籍的占全體黨員百分之十一·七，開除的罪狀分為六項，最重要的一部分佔百分之二·九的，是爲了「對於女人的非共產式的行爲」。常常離婚結婚，雖然爲法律所許可，也是「非共產式的行爲」的一種。至於重要的官吏，非過有紀律的生活不可，更是不成文的規律了。

(完)

蔣廷黻

聯現行的經濟制度之下，無論一個人怎樣聰明，絕對不能發財。第二，就是有了錢，錢的使用有種種限制。土地全是國家的。假是一個人有錢，想買塊地來作個人的花園，政府當然不賣給他，或租給他。惟獨爲公事出國纔能得到政府的護照，所以一個關老——假使蘇聯有這樣的動物——莫想作環球旅行。諸如此類的事情多了。現在蘇聯人民的收入雖有差別——普通工人每月約得一百盧布，頂大的工程師每月可得兩千——但是享受的差別並不與收入的差別作正比例。物價全是政府定的。必須品的價錢比較定的很低；奢

侈品雖成本很低，價錢確定的很大。一個人租第一間房子的時候，房租比較低，租第二間的時候，房租就高多了，租第三間更加。所以在蘇聯，一個單身的人有兩間房子就算闊了。此外還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商店分兩種：一種是公開的，人人可以進去買貨的；一種是不公開的，爲特殊團體設立的。同是一件東西，在公開的店裏賣十個盧布，在勞工合作社裏只賣五個，甚至一個盧布。金錢在蘇聯可說沒有一定的購買力，要看錢是在什麼人手裏，在什麼店裏買什麼東西。收入相差雖可到二十倍，生活程度相差斷到不了二十倍。

在消極方面，蘇聯既大大的減殺了利的原動力，在積極方面，蘇聯又大大的提高了名的原動力且從新製造榮譽的標準。我初到蘇俄的時候，在標語上，報上最常見的一個字是 *Udarnik*。我問導游者這是什麼意思。她譯作 *Workerhero*，勞工英雄。我又問作了什麼事纔能算個勞工英雄，我心中以爲這必是有大功於革命，或者是在工廠裏努力宣傳共產主義，她告訴我工作在這方面的或實的面超過預算到某某程度的就是個勞工英雄。譬如：現在莫斯科正建築地下電車道。普通工人每天只挖一噸土，這裏有個工人每天能挖一噸半。工程師就標他爲勞工英雄。他

的相片就在報上登出來了；新聞記者就去訪問他的生平事蹟；政府也頒佈特別賞品，如列寧榮譽勳章，或送他到高加索去遊歷。回來的時候，新聞記者又去問他沿途印象如何，把他當個要人看待。這樣，蘇聯現在有挖煤英雄，煉鋼英雄，開火車英雄。英雄合起來組織英雄隊，隊與隊比賽。那個工廠出英雄最多者就自以爲榮。我們普通總想只有戰場可以產生英雄；蘇聯所要提倡的人生觀是：戰場固可以產生英雄——這點蘇聯並不否認——但工廠也能產生英雄，這種英雄也值得政府的推獎及人類的崇拜。勞工英雄就是站在工業前線作衝鋒隊的。所謂五年計畫就是別國要費二三十年所能完成的工業革命，蘇聯要在五年內——其實只有四年——完成。沒有這種衝鋒隊，這個大事業怎能成功？

以勞工爲邦本的國家而崇拜勞工之特別努力者，這是很自然的。不過蘇聯政府及人民，對一切超人的事業家都極力鼓勵。我在這一個月之內已看了不少的紀念或慶祝典禮。九月初，全國的化學家及少數被請的外國化學家在列寧格拉開會。紀念十九世紀的大化學家 *Mendeleev*。全國的報紙都討論這個大化學家的發明。在會裏，俄國的及外國的化學家有不少的人宣讀論文，推揚這個大化學家在化學史上的地位。政府要人有親自參加的，有去電報表同情的

。九月中，有 Michurin 六十年工作的大慶祝。這位 Michurin 先生是蘇聯當代的一個大植物學家，以改良菓種作他的終身事業，現在八十多歲了。慶祝的時候，報紙好幾天登他的相，登專家討論他的成績的論文，登慶祝典禮的消息，登要人致他的慶祝電報。慶祝典禮不但有政府要人參加，政府且備專車請駐俄的外國新聞記者去參加。他所住的城，政府改名為 Michurinsk。九月底，正值大生物學家 Pavlov 的八十五壽辰。政府替他作壽。除慶祝外，政府發表設立若干巴甫洛夫研究獎金，政府出資替他出全集，政府撥百萬盧布爲他添研究設備。我因爲在當學生的時候，會聽心理學教授講巴甫洛夫的發明，所以特別注意此地報紙登的各種慶祝論文。他未成名以先的奮鬥，成名以後的努力，現在這八十老翁之好游泳騎自行車等等瑣事：報紙無不敘述的有趣。

在蘇聯作個科學家總算不錯了。名是有的；政府及人民的尊重是達極點的。科學工作所須要的設備及費用，政府竭力供給。至於靠科學來發財，來作富翁，那是不可能的；蘇聯也不這樣地去提倡科學。蘇聯要人民有事業的，不是利祿的企圖。

此外駕飛機的人如有立新紀錄者，工程師建築偉大工

程者，音樂家，戲劇家，舞女之有特殊成績者：政府概有承認與獎勵。現在蘇聯的美術家如能得到 Honored Artist of The Republic 的榮銜，那比我國舊日文人點翰林還要高興。世界各國利用勳章及榮銜來鼓勵人民的努力，恐怕要算蘇聯及英國爲最。

九月中，蘇聯的一隻船到了北邊 Murmansk 海口。全國就大慶祝起來了。這船 (Lika) 在一個航行季內從海峽，過比令海峽，繞西比利亞的北邊，直到歐洲俄國的北海。全國的高興如同打了個大勝仗一樣。那船的駕駛人員及船上的科學探險隊成了全國所崇拜的英雄。

這些事情是我這一月內在報紙上及標語上所看見的。難怪蘇聯滿佈奮發的精神。

但是我還沒有提及蘇聯最大的英雄及其崇拜。在我沒有到俄國以前，我早已知道俄國人崇拜列寧，至過於中國人崇拜孔子，關公，岳武穆。我雖知道斯塔林在俄國權威之高，我確沒有諒到俄國人這樣的崇拜他。除已經死了的列寧不算，共產革命的領袖之中，無疑的，以斯塔林爲最有權威。列寧的衣鉢傳給了斯塔林。共產主義的正統是馬克司，恩格斯，列寧，斯塔林：這四聖是共產主義的，文，武，周公，孔子。最近蘇聯開全國重工業會議。重工業

部部長先生的大篇開會詞三句之中總要提斯塔林的名字一次。他批評各工廠的經理和工程師的時候，他總說他們沒有執行斯塔林同志的六訓。他鼓勵他們的時候，他說他們必須超過今年的生產預算，然後對得起斯塔林同志。九月初開的化學會也是以通電致斯塔林，表示敬佩和擁護爲會議的第一任務。植物學家Michurin在慶祝典禮的第二天，打個電報給斯塔林，說：「你給我的賀喜電報是我終身所得的最大的報酬。」

有些稱讚斯塔林的話，我們中國人聽起來，免不了要覺得肉麻。我們免不了要說：這樣的公開的拍人家的馬屁未免太不好意思罷！有一天我遇着一個久居北邦的外國人，我就問起他來：究竟俄國人是否誠心的欽佩斯塔林；如果是的話，爲什麼欽佩到這個程度。他說人們對斯塔林的欽佩大部份是誠心的，並且事實上，斯塔林有大功於蘇聯。

第一·蘇聯的民族政策是斯塔林定的。在帝俄時代，俄國政府，對國內各小民族，採取積極的同化政策，鬧得被壓迫的小民族皆敢怒而不敢言。這是帝俄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那時——革命以前——列寧就托斯塔林特別注意民族問題。革命成功以後，斯塔林最早的任務就是負蘇聯民族

政策的責任。斯塔林的辦法正與帝俄的相反。他不但不要各小民族與俄羅斯人同化；且鼓勵他們保存他們固有的文化。原無文字的民族，蘇聯的文字學家反替他們造一種文字。在蘇維埃聯邦之內，各民族在文化上完全是自主的，自由的。譬如：蘇聯反對一切的宗教，但政府最壓迫的教堂是希臘正教教堂，俄羅斯人的教堂。同時蘇聯的經濟政策並不是要集中工業於俄羅斯，而使別的民族永處農業時代，作俄羅斯工業的商場。蘇聯政府現竭力的就各邦的物產所宜在各邦內建設工業。將來蘇聯的紡織業中心大概會在中央亞細亞。此外政體是聯邦制度。根據憲法，各邦可以自由脫離聯邦。事實上，脫聯會未實現過。我對憲法的這一點不無疑惑；我恐怕到實現的時候，蘇聯會托辭不許。但是因爲直到現在，這事沒有實現過，所以蘇聯沒有因此發生民族的仇恨。了解近百年民族問題的人就能了解斯塔林政策的偉大。民族主義，從心理上看起來，是個自禦的機構。一個民族不被壓迫，他就無須自禦，牠的民族主義就不走極端了。世界倘若有個大同的日子，大同的政治方式我想離斯塔林的民族政策不遠。蘇聯行這種政策固有其自然的相宜。一則在蘇聯之內，俄羅斯人自然的是中堅份子，無須用政治力量來維持他們的中堅地位。二則俄羅斯

人沒有鄙視色族的心理。這次蘇聯加入國聯的時候，李特維洛夫尚說，國聯之未承認民族的平等是盟約的遺缺。三則俄羅斯的工業化程度原不甚高；經濟平均發展的政策毫不危害俄羅斯人的經濟。反過來，我們看看大英帝國的天性實，這三種自然的條件都不存在。雖然，我指出俄國天然環境之適於這種民族政策，並不是要減殺斯塔林的功勞，因為在帝俄時代，天然環境雖是一樣，帝俄反行積極的同化政策。同時我們看看世界的大帝國宜於行這種民族自由的國家的不僅蘇聯，但是實行這種政策的確僅只蘇聯。現在蘇聯內部的團結比帝俄時代還要堅固。（不過在帝俄時代民族覺悟最發達的份子已在革命時期獨立了，如波蘭，芬蘭，及波羅的海沿海的三小國，總共喪失的土地約有四十萬方英里）。

第二·斯塔林的大功勞是第一個五年計畫的完成。現在還有許多人疑問，到底第一個五年計畫完成了沒有。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要記得所謂「五年計畫」在五年之內有許多修改。有些建設超過了原定計畫，有些沒有達到日的，大概說來，沒有問題，五年計畫是成功的。從歷史上看起來，第一個五年計畫有兩個特別。第一·倘無計畫，聽其自然，蘇聯從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的建設恐怕要二

十年然後能作到。第二·五年計畫所注重的是重工業，是造機器的機廠及供給工業原動力的機廠。各國的經濟史都是先輕工業而後重工業。輕工業的發展比重工業容易得多。輕工業製造消耗品；從投資到收穫時間較短。蘇聯革命以後，國內消耗品極感缺乏，似乎應該先發展輕工業。斯塔林硬要蘇聯的人民忍着飢寒把全國的力量集中於重工業。此中主要的原故是國防。蘇聯的敵人頗不少。有些國家覺得牠們與共產主義不能並存；這是制度的勢不兩立。有些國家覺得上天分派土地不均，現在要發展惟有趁蘇聯（及中國）國力未充足以前動手。沒有重工業，蘇俄受不起敵人的封鎖；有了，就不怕他們了。在強迫執行第一個五年計畫的時候，人民不免有怨言；他們所受的苦實在也不少。現在那個時期過去了。輕工業隨着興起來了，消耗品一天比一天多了。人民的生活日日進步，而且進步的很快。那末，人民何得不感激斯塔林？同時現在蘇聯的國防也有把握了。東邊日本要侵略罷？蘇聯現在敢大膽的，高聲的，對日本說：「不要動手！你一動，我也動。」西邊波蘭及德國的野心，蘇俄也是一樣的應付。蘇聯實在希望維持和平，因為多一天的和平，共產主義的建設就多一天的成績。但是別國如要起釁，蘇聯是不怕的。換句話說，

有了五年計畫的成功，蘇聯脫離危險時期了。因此人民何得不感激斯塔林。

我們知道了蘇聯所崇拜的英雄，我們就知道蘇聯的國

風。

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五日

## 評憲草

陳之邁

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間在南京開四屆三中全會，孫科等二十七人提出了「集中國力，以救危亡」一案，決定於民國二十四年三月開國民大會議決憲法，并「飭立法院從速起草憲法草案發表以備國民之研討」。立法院根據這個

本來這部憲草現在已不是在公開批評的時期，然而因為憲法問題的重要，及國人的注意，作者想簡略地把它分析一下，并參加些個人的意見，供讀者的參考。

決議，於二十二年一月組織了一個「憲法草案起草委員會」，開始工作。二十三年三月一日草成憲法草案初稿，公

☆ ☆ ☆

(一)關於國民大會者：

佈任國人批評。該委員會參照各方的意見，初稿大加修正，於七月九日公佈了一部修正稿。這部修正稿對於初稿所修正的地方很多，除中央政府行政體制由內閣制改成總統制一項頗為論者所批評外，其餘都可認為是一種進步。立法院大會於九月底開始討論這部修正稿，經兩星期熱烈開的辯論，於十月十六日三讀修正通過，遂成爲我國正式憲法草案。現在這部草案已由國民政府批交中央政治會議審查，日後由國民大會通過後便將成爲我國正式的憲法。

修正稿把它的職權減輕，憲草則更把它減輕。國民大會是以縣市及其同等區域，依粗率的人口比例選舉出來的。全國現有的縣市合計約千八百左右，加上同等區域的代表及因人口衆多所增加的代表便有二千個以上的代表。以這樣龐大的機關來行使繁重的職權，自然很不相宜。憲草把它的職權限於(一)選舉官員，(二)罷免官員，(三)創制法律，(四)複決法律，(五)修改憲法等；(見第三十二條)，當然是很有道理的。



按修正稿第三十二條第四項的規定，國民大會有一「收受總統及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之報告」。這條似乎不應該取消。蘇俄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每值開會的時候，政府各機關都向它作詳細的報告，在這個機會，不但代表們可以聽取政府辦事的成績，即看報的人民或聽無線電的人民也能看到或聽到官方的報告，對於人民政治常識是很有幫助的。加之，治權機關都是向國民大會負責的，而國民大會報告成績也是負責的一種表現。因此我覺得修正稿的規定有恢復的必要。

(乙)初稿裏規定國民大會每三年開會一次，修正稿改為每二年開會一次，憲草仍然規定每二年一次。初稿及修正稿所規定國民大會的職權相當繁重，尚有常開會的必要，現在職權既然減得狠輕，更無常開會的理由。國民大會是二千人以上的大會，我們不計選舉的費用，只就代表的旅行食宿費用計算，每人平均也要五百元左右，是開一次會要用去百萬元的國幣。國民大會既無重要的職權，每兩年便花百萬元來開一次會，實不經濟。加之，國民大會所選舉的官員——總統，副總統，立法院長及委員，監察院長及委員——任期都是四年，而能免官員，創制複決法律，修正憲法等權也是不常行使的，更無理由要國民大會每兩年

便開會一次。

(丙)修正稿規定有一個國民大會委員會，在國民大會不開會時代行其一部份的職權，并隨時質詢總統。現在憲草把這個機關完全取消，我以為狠不妥當。第一，我們的政權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將無從行使，顯然與民權主義不合。第二，人民失去了監督政府的機關，雖然現在立法院及監察院都有質詢政府（總統除外）的權力，但那是治權機關質詢治權機關，享有政權的國民代表却沒有此權。監督政府是民治國家裏很重要的權力，修正稿的一個優點亦即在此。第三，立法院及監察院的質詢權上限於各院各部會而不及總統，因此總統是絕不受監督的。因以上諸端，我認為憲草對於修正稿的修改是不對的。

基於以上所舉的理由，我仍然主張（在獨立評論一二期我已這樣主張過）把國民大會改為四年開會一次。我又主張恢復國民大會委員會，而把它作為行使政權的常駐機關，主要的目的在隨時質詢總統，并於必要時召集臨時國民大會能免總統（見拙文載東方雜誌三十一卷十九號）。

☆

☆

☆

(二)關於中央政府者：

(甲)總統 總統既然是國家元首，總攬行政權，他的地位自然非常崇高及重要。遇他不能視事時，憲草規定由副總統代行他的職權；兩人都不能視事時，由行政院長代行其職權。副總統代行總統職權的時間沒有限制，行政院長則不得超過六個月。我以為副總統的職位應當根本取消，理由如下：第一，總統的任期只有四年，不致長期不能視事；第二，假如長期不能視事或缺，以總統地位的重要，應即改選；第三，副總統除等候總統出缺或不能視事外別無其它職務，實同贅疣，決難得優秀的人材。美國副總統同時為參議院議長并出席閣議，尚且被認為最大的「政治墳墓」，何況并此都沒有的？第四，行政院長為總統所任命，對他負責，當為他的親信，代總統行使職權自較副總統為佳。

(乙)立法院 立法院的事務既非經全院議決不生效力，故我主張立法院院長應由立法委員互選。至於立法委員的產生方法，有一個很奇怪的錯誤（我的草案全文是從報紙剪下的或許有錯，但似不像手民之誤。）按六十八條說：「立法委員依左列規定選舉之（一）由各省，蒙古，西藏及僑居國外國民所選出之國民代表，舉行預選」。查國民代表裏（依第二十七條）並沒有僑居國外國民所選出

之國民代表，怎樣預選立法委員？國民大會應有僑居國外國民的代表，故第二十七條應該加上他們的代表。

「立法院為中央政府行使立法權之最高機關」，它所通過的法律當然應該絕對執行。總統「總攬行政權」，當然要執行法律。然而在七十一條裏總統只需「公佈或執行」法律，是總統狠可以把法律公佈了而拒絕執行它。這層對於總統及立法院的權力狠有關係，似應把「或」字改為「及」字。

第七十二條說總統對於立法院送請公佈的議決案「應於該案到達後三十日公佈之」。這個「後」字似乎應該取消，而於「三十日」後加上一個「內」字。原文似乎可以有兩種解釋：（一）在第三十那日公佈，（二）三十日以內不能公佈，三十日後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公佈。這個時期可以無限延長。第二種解釋顯然狠不合道理。

(丙)監察院 監察院的職務在糾察全國官員的違法失職，監察委員的地位應該特別崇高，應該極力使其穩固。假如如此說是對的，關於監察院似應有下列兩種規定：（一）監察委員的任期應比較其它中央政府官員為長，甚至於終身。（二）監察委員的地位應與法官一樣受憲法的保障（參看第八十四條關於法官地位的保障）。

第一百條規定依第九十八條政府重要官員的彈劾提出方法，在歷數各種官員時，未提行政院長。然在第九十八條裏行政院長却在內。這也許是手民之誤，但也許是一時疏忽。

(丁)整個中央體制 修正稿裏所規定的中央體制是變相的總統制，憲草把質詢總統的國民大會委員會取消，走近了美國式的純粹總統制。增加行政機關的權力，是近代政制一個普遍趨勢，也是現時憲法原理所極端贊成的。然而純粹的總統制，有許多缺點，不特在學理上不妥當，在實行上至少也有減低行政效率的弊病，否則全部憲法將因之犧牲。我不主張採行內閣制，因為我覺得中國目前沒有充分實行內閣制的條件，但我也主張純粹的總統制。我仍然覺得修正稿所規定的變相總統制比較適宜，因為它不但理論上講得通，事實上也有種種便利。近來好幾個憲政經驗比較薄弱的國家都採行一種變相總統制，亦即爲此。

☆ ☆ ☆  
(三) 地方政府：

中國地方遼闊，各地情形不同，故我以為憲法裏關於地方政府的規定似應限於最低限度。爲養成各地方的自治精神，訓練各地方人民的自治能力，憲法上對於地方政府

的規定也應力求簡單。將來各地方依照本地的情形，在中央監督之下，制定它們的制度，各自發展，也可以得到各種制度實驗的機會，實驗成績優良時并可爲其它情形相同的地方所仿效。

關於縣市兩種地方區域，我還想提出一個根本不同的辦法。我國的縣市面積人口大不相同，發展的程度也大相差異。以一種劃一的規定來限制它們的制度似多不妥當的地方。因此我以為不如做照美國市政府的一種辦法，制定幾種不同的制度，內容不妨比較詳細，讓各縣市自由選擇施行。譬如制定一種適合於小縣的制度，便不妨設置如憲草第一百十八條所規定的縣民大會，讓人民去練習直接自治。同時大的縣，人口很多，開縣民大會當然不很便當，或竟致事實上不可能，因此便只叫人民選舉縣議會而不開縣民大會。假如一個小縣採行了適合小縣的制度，後來變成大縣，施行不便，便可以變更它的制度。我以為這種辦法能收因地制宜之效，頗能適合我國國情，是值得考慮的。

☆ ☆ ☆

我國目前的狀況是不是實行憲政適宜的環境，憲法是否應在此時公佈實行，都是很大的問題。不過立法院既然

通過了憲草公佈，我們當然希望那部憲草是比較最完善的。

二十三，十一，二十一。

## 雙週閑談（四）

明 生

我們在上次的閑談（第一二六號）裏，說到近代文化的一個現象是「快」。現在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也可以看出「快」的表現。人類的演化，比較一般生物的演化，雖然是最短的，但是他也有十萬年以上的歷史。在這十萬年之中，前邊的九萬年，我們可以說完全不知道。在這個時期裏，人類如何與自然奮鬥，如何營共同的生活，我們無從探索，將來也未必有方法知道。我們或者可以稱這個時期為前期文化胚胎時期，因為我們現在所知道的人類祖先已經有了多少的文化曙光了。可是這個早期文化胚胎時期，真算長久，竟占了人類歷史全部的十分之九。至於其餘的一萬年的期間，也可以分為兩段。前一半我們或者可以稱為後期文化胚胎時期，有許多還是在黑暗之中。在這時期裏人類如何生活，有什麼樣的組織，我們還是不十分清楚。僅僅占後一半的五千年，我們或者可以稱為文化時期，才是有記錄的人類歷史。

兩個文化胚胎時期的年代相差很遠。前期非常之長，後期非常之短。顯而易見的，後期已經大大的加快了。後期文化胚胎時期與文化時期的年代，在表面上，長短相若。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後五千年裏，人類文化向許多方面發展，而每一方面的發展也表現加快的傾向。試拿國家的形成做例。歐洲各大國家中，法最先，德在其次，意在最後。而三國形成民族國家的歷史，也是隨着時代加快。再拿工業化做例。英國是工業化的始祖，他的工業化的年代最長。法德美在後，年代縮短了許多。東方的日本，發展工業，變成工業的國家，不過三十年的光景。而現在蘇俄竟想在五年十年之間，（當然一半也因為自然財源豐富的緣故）變成世界上工業生產最高額的國家了。

如果我們以上所說加快的現象是正確的，我們便應該注意到加快與民族生存的關係。在人類十萬年的歷史過程中，不知有多少的部落，種族，民族滅亡了。致民族於滅

亡的自然災害，如洪水，地震，饑饉，疫疾有許多是不可抗逆的，無法挽救的，不是人類所能為力的，我們且不必管他。至於人類自身所釀成的災害，最可注意的便是外侮。自有人類以來，大概便發現部落與部落，種族與種族間的生存競爭。在這個生存競爭的局面裏，有些種族生存繁殖，有些種族使衰弱，滅亡，要知道繁殖與滅亡，要有時

間的要素。自然災害在極短時期裏，可以掃滅上萬的人口。人類生存競爭的普通方式，在過去並沒有能在幾年裏剷除一個種族。上次歐洲大戰在戰場上所死的人還沒有因流行感冒而送命的多，雖然未來的大戰如何我們不敢說。因為衰亡是一個時間的程序，人類便可以有挽救衰亡的希望。但是時間還是有限的，所以加快的重要就在此了。

## 編輯後記

適之

△陳之邁先生在獨立第一一二號曾發表一篇『讀憲法修正稿』，這回他又替我們寫了一篇『評憲草』。他這兩篇文章可以參照着看。例如此文中提及修正稿中的『變相總統制』，他在第一一二期（頁七）有簡要的說明。

最扼要的事實，文字是他最擅長的明快生動的文字，獨立的讀者不可不讀這篇最有趣味的長文。

△陳西滢先生（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的『蘇俄的青年』，是他在武漢大學的一篇講演稿。他自己說，此文的材料大半根據Klaus Mehnert的 Youth in Soviet Russia（一九三三）。西滢先生的講演全文有八千多字，材料是

△蔣廷黻先生的第五篇遊記——『蘇俄的英雄』——我們本想留存下一期發表。後來我們覺得這一篇最可以和西滢先生的一篇相印證，所以我們決定提前在這一期裏登出來。蘇俄的青年和蘇俄的英雄共佔了十四頁篇幅，這一期真成了『蘇俄專號』了。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等欄，並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百分之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外）每月二元二角  
（香港）每月二元二角  
（澳門）每月二元二角  
（新加坡）每月二元二角  
（倫敦）每月四元一角  
（巴黎）每月四元一角  
（紐約）每月四元一角

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胡適

職業指導的重要

周先庚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叔永

從江陰到青島

徐中玉

關於模範縣

李俠文

中國的地理基礎 (書評)

洪思齊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局  
 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米市大街 文心  
 書業社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 北大 一院 景山  
 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  
 清華消費社 南開大學  
 天津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南京 新中華書社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南通 振華書局  
 常州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漢口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武昌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南昌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廣州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費社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汕頭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  
 興寧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  
 梅縣 興寧書局  
 瓊州 文淵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計報社  
 威海 世界書局  
 安東 吉昇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綏遠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宜化 小書報社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鄭州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  
 保定 張彭吾派報社  
 西安 甘安派報社  
 蘭州 甘肅文化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寶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重慶 朋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  
 福州 開明書店  
 廈門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長沙 衡州派報社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第一一三〇號  
 日九月二十年三十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 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胡適

本月二十七日汪精衛蔣介石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電尾有這樣的一句話：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同日蔣介石先生答覆日本大阪每日新聞記者的訪問時，也有這樣的一句話：

中國與義大利德意志土耳其國情不同，故無獨裁之必要。

在今日不少的政客與學者公然鼓吹中國應採獨裁政制的空氣裏，上述的兩句宣言是值得全國的注意的。

「感」電說中國今日的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獨裁政制的「必要」與「可能」，這都是擁護獨裁的人們不願意聽的話。我們姑且不問這種宣言含有多大的誠意，這個結論我們認為不錯。現在我們把這個結論的兩層分開來討論。

先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必要」。

近年來主張中國有獨裁政制的必要的學者，要算蔣廷黻先生和錢端升先生。錢端升先生在「民主政治乎？極權

國家乎？」一篇長文（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一號）裏說：

我以為中國所需要者也是一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中國急需於最短時期內成一具有相當實力的國家。……在一二十年內沿海各省務須使有高度的工業化，而內地各省的農業則能與沿海的工業相依輔。……欲達到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則國家非具有極權國家所具有的力量不可。而要使國家有這種權力，則又非賴深得民心的獨裁制度不為功。

錢先生的大目的——沿海各省的工業化——本身就是很可懷疑的問題，因為沿海各省很少具有工業區域的基本條件（如煤鐵的產地）的。況且在現時的國際形勢之下，一個沒有海軍的國家是無力保護他的沿海工業的，所以先見的人都主張要建設內地的經濟中心。況且中國工業化決不是單靠政府力量的。工業化所需要的條件很複雜，政府的力量雖大，也不能作無米之炊，不能赤手空拳的剪紙作馬，撒豆成兵。政府有了極度的權力，就能有資本了嗎？就能有人才了嗎？就能有原料了嗎？單說人才一項，蘇俄的五年

計畫，就需要一百五十萬個專家。這不是有了獨裁的極權就能變化出來的。所以如果獨裁的要求只是爲了「工業化沿海各省的目的」，我們不信獨裁是必要的。

蔣廷黻先生所以主張獨裁，是因爲要統一政權。他的議論見於獨立評論第八十號和第八三號，大旨是這樣的：

我們必須有一個中央政府。……中國的現狀是數十人的專制。……我所提倡的是拿一個大專制來取消這一些小專制。……破壞統一的也就是二等軍閥；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惟獨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們。中國人的私忠既過于公忠，以個人爲中心比較容易產生大武力。

所以他主張用個人專制做到武力統一。

這些議論，我們從前已經討論過了。（獨立八五號）總括說來，問題不是蔣先生看的這樣簡單。蔣先生自己也說過：

毛病不在軍閥，在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

既然「毛病不在軍閥」，我們就不能說「統一的問題就成爲取消二等軍閥的問題」了。兩個月削平了桂系，六個月打倒了閻馮，然而中國至今還是不會統一。這五年的教訓還不夠清楚嗎？這裏面的真原因就在所謂「中國人的意態

和物質狀況」了。說也奇怪，武力打不倒的，有時候某種「意態」居然能做到武力所不能做的奇蹟！滿清的顛覆，當然不是武力之功，當然是一種思想潮流的力量。袁世凱帝制的推翻，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一種新「意態」的力量。十七年張作霖的自動出關，也不是武力之功，也是某種「意態」使他不能不走的。今日統一的障礙也不完全是二等軍閥的武力，某些「意態」也是很有力量的。共產黨的中心意態，不用說了。「反對獨裁」也是今日不能統一的一個重要原因。蔣廷黻先生也說過：

每逢統一有成功可能的時候，二等軍閥就連合起來，假打倒專制的名，來破壞統一。

「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就是一個新時代的新意態的力量，不是劉邦朱元璋的老把戲所能應付的了。吳景超先生曾分析中國歷史上的內亂，建立他的內亂八階段說（獨立第八四號）也以爲只有武力統一可以完成統一的使命。但他忘了他那八階段裏沒有「打倒獨裁」一類的階段。這一類的新意態不是武力能够永久壓伏的。在今日這些新意態已成不可無視的力量時代，獨裁決不是統一政權的方法。所以從統一政權的觀點看，我們也不信獨裁制度是必要的。



☆ ☆ ☆

其次，我們可以討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

我在獨立第八二號裏曾提出三點來說明獨裁政治在中國今日的不可能：第一，我不信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

或能獨裁的黨，或能獨裁的階級。第二，我不信中國今日有什麼有大魔力的活問題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

使全國能站在某個領袖或某黨某階級的領導之下，造成一

個新式專制的局面。第三，我不信中國民族今日的智識經驗够得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

這三點，我至今不曾得着一個滿意的答覆。這三點之中，我自己認為最重要的是那第三點。我說：

我觀察近幾十年的世界政治，感覺到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的人才；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對付；在於給多數平庸的人有個參加政治的機會，可以訓練他們愛護自己的權利。

總而言之，民主政治是常識的政治，而開明專制是特別英傑的政治。特別英傑不可必得，而常識比

較容易訓練。在我們這樣缺乏人才的國家，最好的

政治訓練是一種可以逐漸推廣政權的民主憲政。

我又說：

今日夢想開明專制（新式獨裁）的人，都只是不知道專制訓政是人世最複雜繁難的事業。……專擅一個偌大的中國，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

國家起來，這是非同小可的事，決不是一班沒有嚴

格訓練的武人政客所能夢想成功的。

我這個看法，換句話說，就是說：民主政治是幼稚園的政治，而現代式的獨裁可以說是研究院的政治。這個見解在

這一年中似乎不曾引起國內政治學者的注意，這大概是因為這個見解實在太不合政治學書裏的普通見解了。其實我

這個說法，雖然駭人聽聞，却是平心觀察事實得來的結論

。試看英國的民主政治，向來是常識的政治，英國人也向來自誇「混混過」（Muddling Through）的政治；直到最近

幾十年中，一班先知先覺才提倡專門技術知識在政治上的

重要；費賓會（The Fabian Society）的運動最可以代表

這個新的覺悟。大戰的後期和最近經濟恐慌時期，國家權

力特別伸張時，專家的政治才有大規模試行的可能。試看美國的民主政治，那一方面不是很幼稚的政治？直到最近

一年半之中，才有所謂「智囊團」的政治出現于美國，這正是因爲平時的民主政治並不需要特殊的專家技術，而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這時候大家才感覺到「智囊團」的需要了。英美都是民主政治的發祥地，而專家的政治（「智囊團」的政治）却直到最近期才發生，這正可證明民主政治是幼稚的，而需要最高等的專門技術的現代獨裁乃真是最高等的研究科政治。

所以我說，我們這樣一個知識太低，經驗又太幼稚的民族，在這最近的將來，怕沒有試行新式獨裁政治的資格。新式的獨裁政治並不是單靠一個領袖的聖明的，——雖然領袖佔一個絕重要的地位，——乃是要靠那無數專門技術人才的。我們從前聽了文江先生說（獨立第一一四號）蘇俄的地質探礦聯合局有三千個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我們都不免嚇一大跳。現在陳西濤先生在上期獨立裏說，蘇俄自從實行五年計畫以來，據官方的統計，需用一百五十萬專家，其中工業方面需用四十四萬工程師及專門家；農業方面需用九萬高級的，三十六萬中級的專家，森林方面需用一萬一千高級的和二萬七千中級的專家；交通方面需用三萬高級的和十二萬中級的專家。這種駭人的

統計是今日高談新式獨裁政制的人們萬不可忽視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這種訓練是不難的。（我在美國觀察過兩次大選舉，許多次地方選舉，看見許多知識程度很低的公民都能運用他們的選舉權。）新式獨裁政治不但需要一個很大的「智囊團」做總腦筋，還需要整百萬的專家做耳目手足；這種需要是容易供給的。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意大利有兩個一千年的大學；五百年以上的大學是遍地都有的。蘇俄也有近二百年的大學。他們又都有整個的歐洲做他們的學校與訓練所。我們呢？我們號稱五千年文明古國，而沒有一個滿四十年的大學。專門人才的訓練從那裏來？領袖人才的教育又從那裏來？所以錢端升先生期望的那個「有能力，有理想的獨裁」，蔣廷黻先生期望的那個開明專制，在中國今日都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時候，不少的學者和政客鼓吹獨裁的政治，而他們心目中比較最有獨裁資格的領袖却公然向全國宣言：「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只此一端已可證中國今日實無獨裁的可能了。這個宣言的發表，表示在今日有發表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而在

今日何以有這樣一個宣言的必要呢？豈不是因為「中國人的意態和物質狀況」（「環境與時代」）都不容許「義俄政制」的產生嗎？

我們很誠懇的贊成這個宣言，並且很誠懇的希望作此宣言的人不要忘了這樣嚴重的一個宣言。

廿三，十二，三。

## 職業指導的重要

周先庚

現在一般人似乎祇知道大學畢業生需要職業介紹，而不知道大學生更需要職業指導。這個原因是很簡單的，自從政府因為畢業同學請願，設了一個「學術工作諮詢處」之後，大學生失業的問題，於是特別為社會人士所注意。社會輿論大半是表同情的，政府要人似乎也是很幫忙的。我下面所說的話，並不是袒護學生，而正是要更進一步，一方面具體指示青年應有科學的反省，另一方面，我們作師長的也應當給青年一些心理的「職業指導」。學生不能反省，或者是因為我們為師長的根本不肯對於學生的「職業指導」擔負相當的責任。

從教育心理的眼光看來，「職業指導」比「職業介紹」更重要萬倍。能「適業」然後才可以減少「失業」的機會。到大學四年畢業而不「適業」，入社會自然有「失業」的危險。若想叫一般學生一入學即可「適業」，那非

有心理的職業指導不可。一個高中畢業的學生，對於大學中的科目毫無認識，自然不能決定進何科系為最適宜。一般人總以為一個學生的志願與興趣，即足以使他選定他終身適宜的職業。這是大錯而特錯的。稍有現代教育與心理常識的人都知道職業指導的重要。在美國與「科學管理」與「心理衛生」二種運動同時發生的，還有一種所謂的「職業指導運動」。一部「職業心理學」就是一門關於職業指導，職業選擇，與職業分配的實驗應用心理學。在歐美下自中小學即有職業指導工作的進行，上至大學特有職業指導部處的設立。我國一般辦教育的人似乎缺乏歐美普通領袖的廣識遠見，能注意到現代教育之科學的與心理的基礎，所以學校行政祇「辦學」而不「興學」，學校教員祇「教學」而不「督學」。學生自己等到大學畢業然後發現所學非所用，所習非所好，那已經遲了。大學應當有職業

指導機關與專員，一年級新生應當受系統的，科學的，心理的「職業指導」，這是很明顯的，因為一個青年若想圓滿的選擇一個適當的職業，照現代應用心理學鼻祖孟斯特伯(Munsterberg)說，至少有三種不可避免的困難：

第一，青年很少知道他們自己，和他們自己的才能。等到他們發現了他們的真正長處和短處，那已經遲了。他們普通都是為潮流所趨使，在一種特殊的職業上費了許多心血去準備，結果等到想改行已經不及改了。我們整個的教育制度根本就給個人很少機會去發現自己的個性。在學校中選課的興趣每每受許多偶然的因子所支配，教員的人格或教授法，環境與家庭習慣等都可以發生影響。嗜好究竟只是表面的。這種興趣與嗜好是不能決定對於一個職業在心理方面是否適宜的。舉一個簡單的例：一個青年或者有志要作一個航行者，但是其實他完全不適宜于這個職業，因為他在心理方面不能辨別紅綠色的缺憾。他自己或者決不會發現他自己是色盲，但是當他報名去當航行家的時候，身體檢查或者就發現他在色覺方面有這種缺憾。一個青年的注意或記憶，判斷或情感，思想或想像，暗示或情緒也可以有缺憾，就如同百分之四的男子是色盲這個事實一樣的不容易發現。這些缺憾都可以在特殊工作上發生危

險。但是除了航海人員現在已有這種心理檢查而外，其餘的職業大半都是沒有心理的檢查來鑑別有心理缺憾的人。

色盲不單別人不易發現，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因為我們的色覺不是絕對靠色的本身，色的明度也大有關係。例如紅綠色既有分別，明度亦隨之不同，所以色盲的人可以借明度去辨別紅綠。至于在實際方面的應用，航海當水手，火車駕駛人等自然不能色盲，但普通非關生命的職業并無色盲不能插入之理。例如有人實地調查過布店裏專門賣布的店員，其中就有許多是色盲的，但是他們並不感覺有妨礙。所以色盲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發生什麼困難，設若自己已經知道是色盲，那更毫無問題。因為有種種方法可以補救。(作者在清華主持色盲檢查多年，本夏清華招考有色盲者不准入某院系的事情，本人並未與聞其事。大學入學者需以色盲有無為選科標準，通行的簡易檢查法是萬萬不夠的，因為色盲有種種程度的不同，檢查法亦有數十種，嚴格取締一個人，非個別的在心理實驗室用儀器檢驗不可)。

青年男女一方面果然很少知道自己的心理缺憾，另一方面自己的特長也是同樣的不知道的。設若他們有藝術，音樂或教學的天才，或者自己知道，但是他們決不知道他

們的注意，他們的記憶，他們的意志，他們的觀察，或他們的知覺在某一方面特別發達，但是這些特殊的心理原質，有時就是某種職業成功的要素。極端變態的缺憾與反常的特長，有時候我們是容易看得出的。但是普通中庸人的個別差異很大，這種差異在本人就很難知道了。有時我們要驚異奇怪，為什麼有許多最明顯的個別差異各人自己不知道。一個視覺記憶特別強的人，和一個聽覺記憶特別強的人，一同住在一塊，可以永遠不會發現他們意識的內容是根本不同的。當選擇職業的時候，兒童自己與他們的父母或教員決不會把這些心理現象加以分析的。他們祇知道一個孩子完全不會歌唱不能作音樂家，一個孩子完全不會畫畫不能作美術家，就如同一個孩子手腕肌肉很弱，根本不能作鐵匠一樣。但是講到更精細的鑑別，各方面常識的判斷，就大不可靠，因為心理方面的條件完全被疏忽了。

關於這一層作者知道一個很有趣的實例可以証明。還記得在士丹福大學研究的時候，聽說有一位教授有一次發現有一位學生在某班上考試的卷子整篇的完全與教科書一字不差，這位教授很懷疑，但是那位學生發誓並未抄書，的確係由記憶中答出。那位教授很虛心，於是請了心理學系教授去檢查，果然發現那位學生是一個 *Eidetic*。原來

「過目不忘」是有心理的根據的。有一位當代德國心理學家發現人羣中有極少數的兒童與青年視覺非常聰銳，毫無問題，竟直是「過目不忘」，無論什麼東西只要看過一遍，刺激物雖去，所得的印象，仍如實物尚在目前。當他回憶的時候，原刺激物就可以隨心所欲，重行實現于目前，可以一一呈述其中的詳細內容。這個現象叫做 *Eidetic Image*，具有這種特性的人叫做 *Eidetic*，發現這個現象的人是 *Jarvich*。

第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可以使得青年缺乏圓滿適應，就是一個人往往根據一種職業的表面條件去選擇那個職業。一種職業究竟需要那種性格方面的準備？最滿意的適應究竟有什麼主要的條件？這種職業心理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對於一種職業的智識大半是極浮淺的，每因某人在那個職業裏大有成功，所以就專靠時尚而選擇那個職業，至于那個職業的真正工作，價值，困難或阻碍，就很少人知道了。所以他們本來的性格，習慣，與訓練都不能適合那個職業的主要條件。

第三，一個人對於自己的性格與心理狀態既然不能確切的認識，對於社會中各種職業又缺乏明顯的智識，那麼他選擇職業祇有盲目瞎碰，僅憑機遇受種種不關緊要的因

子所支配。職業與婚姻是人生二件最重要的決斷。選擇一個妻子或丈夫，雖然常常也為許多不關緊要的動機所主使，不過千變萬化的戀愛婚姻問題究竟還有一個本能的宰制；生物的功用。但是在職業選擇方面就缺少這種強有力的生物的本能作主使了。為模仿大多數為圖發財，或者受不負責任的指導，或者竟為懶惰，而選擇一種職業，那是根本沒有理由的。空中樓閣常常會烟消雲散；盲目瞎碰，隨意偶然選擇職業，結果不會比閉着眼抽籤去選擇好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決定當律師，作醫生或經營商業，常常都是偶然隨意決定的，祇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那更不用說了。

##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叔 永

總而言之，一個青年的職業選擇必需嚴重合理化，科學心理化。為達到這個目的，學校中的職業指導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事實上沒有這種需要，因為政治上未上軌道，一切職務本來就未「專業化」。一個人職業選擇得當不當，根本不關緊要。但是目前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考試」的時候，「職業指導」不應為教育當局所忽視。從個人發展方面看，職業指導固然重要，但從國家人才「專業化」方面看，職業指導更重要。教育的目標最大的是「才適其業」，而「才適其業」的辦法，祇有科學的心理的職業指導。

廿三年十一月十八日于清華

本刊近來發表關於蘇俄的文字已有多篇，特別的丁文江，蔣廷黻兩君的游記，使我們對於蘇俄的情形得到更深刻的印象。可是他們對於蘇俄的政治都不會談及。我們曉得政治是複雜的東西。一個短期的遊歷家，無論觀察怎樣銳敏，是難得到正確的結論的。所以他們的不談政治，正是他們謹慎態度的表

現。可是蘇俄的政治——特別的外交一部份是決定世界命運的重要因素，是不容我們忽視的。以下所翻譯的，是美國達根教授在哈佩月報所發表的「八年後的蘇俄」論文的一部份。達根教授是美國國際教育院院長，他今年春間到蘇俄游歷，據說是俄國政府請去的。他的視察與結論，我們覺得大有一讀

的價值，故節譯其關於外交的一段如下。

我曾說蘇俄現正急於實現其計畫，這於牠的外交政策大有影響。在一九二六年，黨內杜洛斯基和斯塔林兩派之爭正在進行。杜洛斯基主張蘇維埃的主要目的必為世界革命，在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環境中，社會主義國家是不能存在的。彼時鮑洛廷在中國的得勢，狠可以令杜洛斯基派揚眉吐氣。不意次年蔣介石即實行反共，國民政府勢力所到之處，共產運動皆被壓服。於是共產黨大會決定贊成斯塔林的政策，而主張暗地活動的杜洛斯基遂被放逐。蘇俄更決定一九二八年起實行五年計畫，以使全國急速地工業化。要這個計畫成功，對外的和平是必須的。

從那時起，和平是蘇俄外交政策的要旨。他們很高興的加入非戰公約，雖然他們對於這個公約的效用仍十分懷疑。因為要維持和平，他們情願對於北滿統制讓步，并忍受日本再三的侮辱。他們眼見五百萬共產黨員在德國及其他隣國被壓迫而不加援助，甚至不提出一個正式的抗議。同時他們對於各式軍隊的充實——派赴遠東的步，騎兵，最新式的炮兵和最高速的飛機——則唯力是視。凡曾在紅場看見過他們春日演習的，對於紅軍的真實力量絕對沒有疑惑。他國的軍事專家告訴我，紅軍的力量祇比法軍略

遜一籌。所以從一九二六年以來直到現在，他們纔覺得可以不怕日本了。但是在可能範圍內，他們不願與日本開戰，一半是因為他們的準備還不會完備。一部份西伯利亞鐵道的雙軌還待布設，西伯利亞的軍械廠也還未完成。不但如此，他們曉得中國人對於日本雖積怨深恨，但要中國來幫助是靠不住的；而且美國的同情雖可以說總在他們的一方面，但要把同情心變成成功援助力，則除非美國的利益受到了直接的傷害是無望的。

但他們不願開戰的最要原因，是戰爭可以阻礙工業化計畫的實現。兩年前僅僅一個對日開戰的危機，就可以造成一九三二——三三冬天的飢荒。因為備戰必要向農民徵發糧食，這不但使農民缺乏了來春下種的種子和牲口的食料，并且使他們不願努力工作。

同樣的原因，日本也不願立刻有戰事。他們曉得與目下設備齊全，精神團結的紅軍開戰，和與一九〇五年帝制時代的俄軍開戰是絕全的兩件事，而在那時，日本已經有不堪再戰的情形了。他們也曉得此次在滿洲及中國的成功，由於對手是中國的土匪或軍隊，這些軍隊的長官是可以金錢收買的。外國的軍事專家告訴我，日本軍隊的精神雖然算得上好，但牠的力量并不如西方人所假定的強。日

本人也見到此點，所以他們把陸軍的豫算拼命擴張。

雖然兩國的態度是避免開戰，但今年春間我在俄國與共產黨人及俄國人談話，都以爲戰事的延緩不過一年，或至多二年。這是因爲有許多意外的事件可爲戰爭的導線；但最要的是日本的一種正在生長的信心，以爲戰事若不可免，則遲一年即使俄國多得一年的便利。在俄國一方面，則以爲一旦開戰，非打個你死我活必不罷手。不論勝利在那一方面，牠對於西方前途的關係如何，倒是一個頂有趣味的問題。設如俄國得勝，她將進而推行共產主義於中國或中國以外的國家如印度等嗎？抑或日本得勝，將建設所謂東亞霸權，而驅逐西方競爭者於市場之外嗎？

如其開戰時日本恐怕一個非友誼的中國在她的旁邊，俄國對她西面的憂懼，比日本爲尤甚。設如與日本開戰於東，同時不能不分力於西，其結果即非戰敗，也必定使國內的共產化無期延長。所以自五年計畫實行以來，俄國即對她的西隣各國以極清楚的條文，締結不侵犯條約，甚且規定甚麼爲侵略者。這都是保障西陲安全的必要手段。在希特勒未上台以前，俄國是裁兵及釋放非色野條約壓制下的戰敗國的強硬主張者。從裡帕洛條約成立以來，她看德國是大國中朋友的一個，而且對於非色野條約帝國主義者的

非難也不遺餘力。自希特勒反對共產主義的宣傳成功以後，情形完全變了。從前俄國對內的宣傳，是說資本主義的國家決意干涉第一個工人共和國的成功。現在他們的宣傳，集中於反對德國。蘇聯現在認定德國是他們歐洲最大的敵人；因爲烏克蘭地方性的發達及對於蘇聯服從心的淺薄，德國常有使她們分解的可能。這些事實，使蘇俄對於德國與波蘭締結的十年和平條約大不安心，雖然她自己也和波蘭訂有不侵犯條約。

因此之故，蘇聯的外交政策發生一個根本的變化，即由親德變爲親法及與法國聯盟的小協約國，這些小協約國在十年以前是蘇俄的死敵。蘇俄的當局者是注重實際的。他們認定裁軍運動是一個失敗。於是他們從一個日內瓦最強硬的支持英國裁軍論者一變而爲一個強硬的法國安全論的支持者。在他們看來，裁軍等於德國的復軍，而德國的復軍對於俄國的危險與對於法國相等。所以他們雖在過去曾力竭聲嘶的詆毀帝國主義的外交統系，其實李維諾夫目下進行的互助條約，不過是舊東西換上一個新名稱罷了。但如蘇俄與日本一旦有事，法國的聯盟，必能使西面的敵人按兵不動。一九一七年，蘇俄曾宣告他們與舊式外交完全絕緣，現在他們又做這種外交的領袖了。



李維諾夫外交手段的高妙，在他與德國關係上，提出一個保全波羅的各國領土的提議，這個提議雖被德國反對，但在波羅的各國及小國協約之間則發生很好的印象。小國協約國的官員最後也承認蘇俄并且與她締結不侵犯的條約了。但是各國間的不信任仍然存在，除非蘇俄應允加入國際聯盟，她所提出的互助條約是不會得到熱心歡迎的。這一層，蘇俄不久也可以做到，雖然她曾經不留餘地的罵倒

國聯。（譯者按此文作於蘇俄加入國聯之前）李維諾夫的另一個提議，要把俄國，德國及其東南兩面的隣國籠合起來做成『東方洛卡諾』，恐怕不易成功。這個一個『東方洛卡諾』，德國必認為不利於彼。設如英意兩國願像洛卡諾一樣加入，德國也許願意——即此點亦有問題——但英國不願在大陸上再有國聯，乃是一定不易的。

## 從江陰到青島

徐中玉

離開故鄉江陰來到這繁華的青島，已經有二月之久了。記得在從我所住的華墅鎮上航向無錫的小火輪裏，聽說那幾天的風聲很緊，鄉下人想到鎮上來搶米。可自到了這裏，因為耳聞目染都是些燈紅酒綠的都市景象，既然看不見那樣的苦人，自然連那樣的事也關心不了許多的。

提起我們的江陰，原來在富饒的江蘇省裏也佔着富饒的地位。從地理上說是揚子江最狹的地方，從國防上說自從吳淞砲臺被敵人在一二八上海戰役中燬壞以後，已變成了長江的第一重要塞。加以近來汽車道路的積極興築，交通機構的進步，更加重了牠的重要性質。可是，在這樣的

一塊地方，雖然新式工業似乎也已略有規模，農業生產也有了相當的指導，但農村的崩潰却仍是無法抵抗的演出來了。

故鄉的人民，十分之七以上都是務農的。在以前蠶桑未曾衰落的時候，江南之春，正是農家姑娘採桑忙季節，農家預定的十分之四的經常收入是出產在蠶上面的。後來繭子的價格每担從九十元跌到二十元了，他們沒有多少汗血可供外國人，政府，絲商，行客們的剝削，便自動的逐漸把桑樹砍了改植蔬菜，但經常的收入却從此失去一部。

說起種田，鄉下人現在也不肯種下去了。我們那裏最好的田，每畝最多一次可以收穫兩担白米。以每担的價格作十元算，那麼便是二十元。但其中却要除掉納稅一元餘，肥料至少五元，人工若干，所餘已是無多。若是佃戶，那簡直還該賠本。並且近幾年來又加上了天災人禍，豐年時出產多了，米的價格却跌到六元一担，荒年時候出產少了，米的價格便漲到十五元一担。這樣子的結果，自然是加速地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破產。

名為富饒省區裏佔着富饒地位的故鄉農民的生計，假如政府再沒有救濟的辦法，是決不能再維持一年的。即使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極度儉樸，但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如糧食，油鹽糖醬，棉布，等必需的東西，價格却超過了他們所能生產的三四倍。這叫他們怎樣能夠生活？這種現象使農民們逐漸負債，因負債而無法担負時，便只能把土地都去併給地主們了。他們沒有了土地，有些便趁了夜航船投到上海去，有些弱者便賣男賣女地挨日子，性質剛強的都變成了潛伏在荒山野處的土匪。

故鄉的現狀已是危險到透頂了。社會上的人們都充滿着因飢餓而發生的變態的心理，那便是許多人心中存在着打橫了的不法的心。他們索性丟開了歸田的心事，吃雅

片紅丸，賭博，簡直是無所不為。他們是懂得江西省的赤匪的事情的。我親耳也曾聽見有人說過：「我們沒有了吃的時候便去吃別人的，怕什麼？」

可是最不幸的還要算政治情形黑暗。江蘇是實行着區長制的，江陰一個縣裏，在縣長以下又排列着七個區長。這班區長假使果能為人民着想做點事情，也未始沒有相當利益，可是現在的他們却反像增加了幾個吃人的大蟲。他們自命為官的一員，在區內勾結惡棍，魚肉農民，較先前鄉紳們的辦事更毒辣一等。試想，在人民經濟凋弊之秋，農夫心理惡化若此，而政治非特不能顯其效能，反更增加了農夫對於生活的苦痛，此影響於整個社會的安甯，豈不是一個最可悲的現象。

今年來，江南正遭受着空前未有的旱災。故鄉鄰縣的溧陽是誰都知道半粒無收的了，但從我實地所看到故鄉的災况，其程度較之溧陽恐也所好無幾。那一部分還留戀在村莊上茅屋裏的農夫們，將怎樣過着他們的生活呢？也許是再跑到上海去給擠往黃浦江裏去罷？我不知道。

匆匆地，又跑到了這個北方的大都市裏來。經過上海的時候在馬路上盡看見些大減價的旗幟，薦頭店的客滿，和那種種表示着不景氣的說不清的情景。南方的大都市裏

鬧着人滿爲患的恐慌，我心想未必處處都會如此，誰知青島也還表現着這麼一套。或者全國無論何處都佈滿着這種現象也說不定。這樣的從農村到都市，從個人到社會，整

個的都鬧着不安定，恐怖着同歸於盡，我想在我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上，却找不出再危險的時代來的。

十一·二·於國立山東大學

## 關於模範縣

李俠文

我的故鄉就是中山縣，以前叫做香山縣的，自孫中山

於治安方面。

先生死後因爲紀念他的緣故才改爲中山縣，並且定爲模範縣，牠的組織和別的縣不同，牠是直隸於中央的，縣政府後面還有一個「訓政實施委員會」，顧名思義這個委員會應該是決定縣政的方針的機關了。訓政委員全是中山人，所以有「中山人治中山」的口號。縣長一席自黃基素去職後，直到最近的過去還是唐紹儀充任，最近因爲警衛隊的暴動，唐氏已表示消極而辭職了，據報章所載留京的中山訓政委員已經推舉出繼任的人，但我昨天接鄉間友人的來信說及，中山的「公民大會」也選出幾位候選人請西南政府加委，情形看來不大簡單，不知道將來誰是模範縣長了。本來誰做縣長都不要緊的，然而中國的政治離「法治」的路程還遠，中國人脫不了講人情的壞皮氣，在以往的情形看來，縣長的人選對於縣政的影響是頗大的，尤其是關

中山的縣政府原設在石岐的，石岐是全縣最繁榮的區域，歷有「小廣州」之稱，但是近年來受了農村衰落的影響，市面的景象顯得十分蕭條，較大規模的生意都支持不住，每到年關，有田吃的人坐在家裏大罵個人怎麼不繳田租，做生意的人便哭喪着面孔向催賬人訴苦，包攬揭借銀子的經紀便滿街跑了，在年終這個時候揭借銀子，利率高得厲害，每百元每月納息二元至三元不等，附帶還要一次付給做經紀的二三十元中金。

石岐的交通不能不說是進步了，省港澳三地都有拖渡來往，由東西各鄉至石岐的公路亦先後完成，不過這些公路，照現在的情形看來，其用途是供消耗多於供生產，雖然鄉人來石岐比以前方便得多，在治安方面和普及知識方面都有點兒效果，然而全部看來是得不償失的。單就岐關

車路而說，對於整個中山是有損無益的。自從這條路開後，許多人都多了一個花錢的地方，每有剩餘的款子便免不了存些僥倖的念頭跑去澳門過他們的「攻打四方城」——賭攤——和花天酒地的生活了。在這條路未通車以前，由石岐到澳門要坐一夜的拖渡，從陸路去則非行一天不可；現在却不然，只須坐一點鐘久的汽車便可到了。澳門不是商埠，是嫖，賭，飲，吹和供匪人逃亡的地方，和澳門發生這樣密切的關係實在是不合算的。

石岐的居民有許多是來自各鄉的歸國華僑。中山人是喜歡到外國去謀生的，聽說最先到檀香山的華僑全是中山人呢。中山人出洋的目的有兩種：一是爲了謀生，這種現象極普遍，在農村的青年莫不以做「金山客」爲一生唯一的出路，家裏貧窮的往往舉債湊一筆旅費出洋，等在外國賺了錢回來才設法清償的。一是被父兄認爲品行不端，理應放逐的青年，由父兄給他一點旅費請他到外國吃苦，免得在家裏胡混，氣運好的他日滿載而歸，不妨「父慈子孝」地演一幕「大團圓」，否則任他死在外國，做一個外國的「唐鬼」。不過這一種人的數目不多。以前美國不大受不景氣的侵襲，出洋的鄉人多少總帶點積蓄回來，當時各鄉的匪患未息，華僑不敢在鄉間居住，大家都在石岐買房子，

所以石岐的地價還高，現在情形却不一樣了，以前值一萬塊錢的房子現在只能值六千塊錢。因爲交通方便華僑都回鄉去了；這是石岐衰落的一大原因。

此外還有兩個原因：一是縣政府的遷移，一是農村的崩潰。

縣政府從繁盛的石岐遷到一個村落——唐家——去，遷移的目的和見解都是不錯的，因爲石岐的位置沒有比唐家好的，唐家灣在唐家之前面，水路交通簡直趕上香港，而且從一個新的地方建設比較在一個積習太深的地方建設來得容易，俄皇大彼得不在莫斯科建都而遷到聖彼得堡去；我國政府從北平遷去南京都是很好的前例。不過現在唐家灣築港的計劃「已成畫餅」，繁榮已沒有希望，所謂建設直到現在也看不出有什麼成績，反使人民花多一點車費，爲了一點小事也要由石岐跑到唐家去。記不清是那一年有些商人要求縣政府遷回石岐，使縣政的重心所在恢復商業的繁榮。不過縣政府遷移的原因並不很重要，最重要的是農村崩潰的原因。

農村的情形聽來也夠可憐，去年中山一縣的收穫是很好的，但是穀價太低，佃人把穀賣了所得仍不夠納租，政府收斂捐稅的手段並不因穀賤而緩和，所謂業主之流大多

不是富裕的，還是靠收一點租來維持家用，他們聽見佃人要求減租無異被人要求要他們的命，是誓死不肯的，佃人在重重壓迫之下連氣也哼不出了。

據我所知許多佃人是合夥去批田的，他們有的一身氣力，租銀的來源是靠多少人情和信用向米機或別的富人處通融來的。以米機做靠山的，等到禾黃收割後把穀送到米機去照時價計算，多除少補，上造完了下造再向米機掛借。以別的富人做靠山（即向他們預借一筆款交租）的，等到收割後把穀或銀子還給他們。最近因為穀價太低，米機和富人都肯給佃人做靠山了，佃人只有要求業主減租和展期交租。原定租銀十二元的，現在減至七元以下；原定一季繳租的，現在分作兩季；或者上造的租延到下造才繳。這些情形也不是一致的，要看業主的通融與否而定。其實這個時候已不容業主不通融，俗語謂「老糠榨不出油」，小佃人看見生意做不過只有另找出路。雖然出路

也不多，但他們都多是「水上人」（即客家人），一隻船，一身氣力便未必會餓死的了。他們若果不耕田，業主只好瞪着眼睛看自己的田生草。這一種小佃人的數目極多，獨力去耕種的大佃人不及他們的半數，而且大佃人的經濟來源都是和小佃人的一樣；靠自己一己的財力去耕種的更是百不得一。

最近的田價更有一落千丈之勢，我家裏在父親去世後把所有的田拍賣了去償債，兩三年前每畝價值二百五十元的，去年只值一百九十元，今年更沒有人過問了。做田畝買賣的經紀最可憐，整天奔走也做不成一次買賣，若果有人叫他們放聲氣賣田，他們的回答是：「這個時候誰肯承受您的田呀，有錢來買田地的人不會把錢拿去「放生」嗎？」

二十三，十，三十日

## 中國的地理基礎（書評）

洪思齊

著者 美國 George B. Cressey 教授

出版者 Mc Graw-Hill, New York and London

書名 China's Geographic Foundations

學地理的人大概都覺得要了解中國的基本問題須從認

識中國的地理環境下手。柯理斯教授便是主張這種看法最力的一位學者。他特別花了十年工夫搜集中國地理材料，並走遍了二十三省做實地觀察。這本中國地理就是十年工作的收穫。

近五六十年西洋有許多學者借進化論生存競爭派的學說來曲解人類歷史，說世上有所謂優等劣等民族的分別，談起中國便把吾國文化的停滯，經濟的落後，政治的腐敗，社會的黑暗一切都歸咎到中國民族身上。柯先生不是屬於這一流假學者。他主張進化論適應環境派的學說。他著作這本書的目的也就是要使讀者知道中國的地理環境，和在這種環境中的人類生活的狀態與問題。但本書不但可以代表一個學派，論其內容：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和明暢的文筆也就夠使讀者感覺濃厚的興趣了。

本書分二十一章。頭六章為中國地理總論，後十五章討論中國各地理區域的特性。總論裏分析中國地理環境（著者更進一步叫它做地理基礎）有幾點特別值得我們注意的：

一，中國幅員雖然比歐洲還要大，但大部份是高原山地，或因地勢崇險土壤瘠薄，或因離海太遠雨量稀少，均不適於人生。適宜農作之沖積平原，低山寬谷所佔的面積

實在甚為有限，所以中國實在「地大而不大」。

二，在適宜農業的地理區域內，人口密度真是高極了：揚子平原每方哩八九七人——等於日本人口密度的兩倍，德意志的三倍，華北平原每方哩六四七人，四川盆地每方哩五八一人——兩處密度均在大不列顛之上。各區中土壤肥沃水利發達的，密度還要更高，像成都平原（面積約一七三〇方哩）每方哩有二一五〇人，廣州平原（面積約二八九〇方哩）每方哩三千一百人——較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比利時還多三倍半。在這種人口密度壓迫之下怎樣能提高生活程度，普及教育？怎樣能避免饑饉，瘟疫，死亡？幾百幾千萬人沒有飯吃了，怎樣能叫他們不「揭竿起義」，殺人放火！老實說，我們中國人的猜忌殘忍心理（*Homo homini Lupus*）豈不是這個常常要搶飯吃的病態社會的副產品麼？

三，除去東三省的北部外，可以墾殖的荒地實際非常有限。著者旅行二十三省三萬多哩路線的影像是：凡可以生產糧食或其他作物的地方大都早已利用到集約農業的程度了。前幾年美國農業部貝克（O. E. Baker）博士曾作中國可耕地面積之估計，謂全中國土地（西藏除外）共有二十四萬萬英畝，除去雨量太少及氣溫太低不適耕種者

尚有十二萬三千五百萬英畝，其中山岳，湖沼，及其他因地形崎嶇不能耕種者，做美國之比例作為百分之四十，則

所餘的約有七萬四千萬英畝，再除去土壤瘠瘠不能耕作者

百分之五尚有七萬萬英畝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Foreign Affairs, VI, 1928, p. 7) 現在已耕

之地不過二萬萬英畝，那麼已耕地不過佔可耕地七分之一

。國內根據貝氏估計立論者頗不乏人，不知道貝氏估計方

法的原則就不能成立。要算中國山岳，湖沼，濕地，

荒原的面積應當用量積儀 (Planimeter) 到縮尺較大的地

形圖實際去量，不應當硬引美國的比例來估計中國的土地

，因為中國的地貌，氣候，土壤，民族習慣和美國不同之

點甚多，所以美國的比例不一定符合中國情形，而且若是

比例率事實上差了十分之二，估計就要錯了二萬五千萬英

畝，百分差就到百分之百零二了！但是貝克的估計雖然可

以說完全靠不住，在中國却已誤了不少人，所以近來有許

多人臆想廣大的西北應當可以容納中國的過剩人口——有人

估計可以安插一萬萬以上人民——這似乎也太樂觀了。著者

曾受美國地理學會的委托，到內蒙實地調查土地利用（見

Pioneer Settlement, 1932, pp. 273-287），他的結論是：

工程技術應當能夠使中國西北再容納幾百萬人口，但要想

把西北當做東北，來安插中國過剩的人口，以「三分顏料開染坊」那是萬萬不可能的。

是的，科學雖然利害，却非萬能，科學不能把中亞高

原沿邊的氣候屏障消滅，叫帶濕氣的夏季風吹到中亞沙漠

，不能將西藏高地的平均高度減少四千米突，使它和印度

恆河平原相連接。盼望西藏新疆外蒙容納中國過剩的人口

和用時輪金剛法會念誦噯嘛呢哈咪吽去赴國難是一樣的愚

蠢可憐。

四，中國有三個地方略具工業區域的地理條件：揚子

江盆地，華北平原的西部，南滿洲。它們的工業將來很有

希望，發達起來很可以增加中國的國富，但因為地下鐵礦

有限，也難做到美國東北部，歐洲西北部的工業化程度（

頁一三一至一三二）。著者在本書第五章舉出許多事實和

數目，很可以糾正許多外國人對於中國礦產富源的錯誤觀

念。

此外著者對於中國的地理位置，土地構造，山脈，河

流，海岸，氣候，農業，交通，和國際關係均有簡單的敘

述，精采的地方也不少，但也有許多地方需要改正的，如

以左手五指代表中國的山脈（頁三八），如說閩江韓江無

舟航之利（頁四八），中國海岸線長度為三千哩（頁四九）

）。中間也免不了有一些沒留心校對的小忽略，如六華畝等於一方哩（百九六）之類。中國對外貿易圖表（六十三圖）統計似有遺漏。這些小錯誤大都無關重要，並不減少本書的價值。惟總論裏地質構造及地貌分析似乎都太簡略，「聚落地理」(Settlement Geography)簡直沒有，從我們學地理的人看，似乎是個缺點。

本書的第二部份（七至二十一章）為中國的區域地理，著者把中國土地分做十五個自然區域：（1）華北平原，（2）黃土高原，（3）遼東山東兩半島及熱河山地，（4）滿洲平原，（5）東滿山地，（6）興安嶺，（7）中亞沙漠與草原，（8）中部山地（秦嶺荆山區），（9）揚子江平原，（10）四川紅色盆地，（11）江南邱陵地，（12）東南沿海地，（13）兩廣邱陵地，（14）西南臺地，（15）西藏邊境地域。

這個中國地理區域的劃分雖然不能說是近於我們的理想標準——柯氏和我們討論的時候自己也表示過還不甚滿意——但做區域地理的敘述單位却也還可用。要把中國土地分做一個一個界限分明的自然區域，是十分不容易的事，我們於今年中國科學社年會也提出過一個分區的方法，對於自己的分區亦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這個問題似乎值得大

家繼續研究的。柯氏書中沒有說他的地理區域的劃分根據什麼標準，盼望再版時能補充這個缺點。

書末附一個簡明的統計表，列舉各地理區域的面積，人口，密度，耕地面積及百分率，每人平均田地面積，每方籽及每方哩耕地平均人口數目，各區平均年下雨量，植物生長期日數，及各作物所佔耕地百分率。表內各區面積用量積儀在一張特製的縮尺五百萬之一的地形圖實量計算，人口統計根據民十五的郵政局調查再按區複算，耕地面積根據民四前北京農商部統計複算，雨量表採自徐家匯觀象臺報告，暖季日數則為作者自己的估計。本書於民國二十一年已交商務印書館印刷，所以來不及利用民國二十一年立法院統計處所發表的較可靠的統計。著者自信他的統計表雖不能說是一定十分真確，不過應當還近於事實。無論如何這個統計表是討論中國問題的所不可缺的參攷資料，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

各地理區域在本書裏各佔一章。著者以流利簡潔的文本敘述各區地形，氣候，水利，農業，交通，都市，和人民生活的方法。統計和圖表的選擇與利用亦甚得法。雖然書中有一些事實，地名，方位的錯誤，但都沒有很嚴重的。



我們所看到的中西學者所著的中國地理中間，這本書的確可以算做良好的，很可以代表科學地理的方法和觀點

清華園，廿三，十一，廿九。

### 編輯後記

適之

△在這一期裏，清華大學供給了三篇文章：周先庚先生是心理系的教授，洪思齊先生是地學系的講師，李俠文先生是學生。清華大學真是獨立評論的好朋友，差不多沒有一期獨立上沒有清華園寄來的文字。

△徐中玉先生是國立山東大學的學生。

△這幾期因為篇幅的關係，把一些記載各地人民痛苦的文字都擱下來了。這一期裏徐中玉李俠文兩先生的文字

都屬於這一類。

都屬於這一類。

### 獨立評論合訂本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 經濟

第八號

### 評論

號

### 要目

最近獨行之變態與危機	夏志
現階段之四川經濟	陳遠
煤油帝國主義與日本之滿州煤油統制問題	幼
國際貿易與通商政策	唐
戰後世界工業品貿易之趨勢	魯
貨幣概念之哲學的檢討	宗
德國原料輸入統制問題	伊
經濟學之新研究	姜
價值論之解釋	天
戰時統制經濟論	郭
編後談	兆
	昌
	奔
	公
	化
	府
	譯

漢口金城里五九號

總發行處：中國經濟評論社

電話二二三三三三號

代售處：全國大書店

零售：兩角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棉紗統稅應改訂等級

王子建

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

胡適

我們對政治應取的態度

張佛泉

論走直道兒

壽生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

賀嶽僧

雙週閑談(五)

明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發售處<br>業所 君中書社 嘉慶書社<br>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br>知行書社 榮華書社<br>安市場！佩文齋(代定)<br>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br>記書社 米市大街！文心書業社 宣內！佩文齋<br>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br>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br>朝大消費社 成府競進分社<br>天津 | 清華消費社 南開大學<br>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br>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br>紫房子！報部 博古書局<br>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br>處！生活書店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br>南京 | 真茹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br>花牌樓書店(代定) 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br>鎮江 鎮江書店<br>徐州 徐州廣告社<br>徐州 三友書店(代定)<br>南通 振華書局<br>常熟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br>漢口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 武昌 新生圖書公司<br>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br>南昌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br>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br>汕頭 大東書局<br>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br>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br>梧州 文淵書局<br>桂林 永昌公司<br>湖南 東方書社(代定) 震東書局<br>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社<br>威海 世界書局<br>濟南 吉昇書局<br>安慶 匯海書局<br>蕪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br>宣遠 小書報社<br>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br>開封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br>鄭州 四方書報社 世界派報社<br>保定 張以普派報社<br>西安 西安派報社<br>成都 甘肅書報社<br>萬縣 現代文化社<br>合川 文資書局<br>重慶 新川書店<br>雲陽 朋友書店<br>貴陽 東方書店<br>貴州 新友書店<br>杭州 萬有圖書公司 新民書局<br>福州 開明書店<br>廈門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br>長沙 衡州派報社 |
|----|--|---|--|---|

第一三一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外慈恩寺北門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六五

## 棉紗統稅應改訂等級

王子建

自上月間稅務署表示將加徵棉紗統稅後，各地紗廠紛起反對，華商紗廠聯合會且派遣代表進京請願。迄今月餘尚未得適當解決辦法，事態似甚嚴重。其實此事內情，極為明顯：在財政當局，不過希望增加稅收，以裕國庫；在紗廠方面，當然最好希望不要增稅，即不得已而不能不增，亦希望趁此機會把稅率等重新改訂，以求負擔之公允。其所以遷延而不能決者，蓋以有外廠關係，政府未能遽自決定方針故也。雖然，為全國工業前途計，吾人對於紗廠方面所提改訂統稅等級，在原則上實深可同情，請申論之。

查棉紗統稅之制，創自二十二年二月。當時立法院議訂統稅條例，原擬根據國內生產實況，將稅率分為三級，即十七支以下為一級，十七支至二十三支為一級，二十三支以上為一級。後因外廠反對，遂決定為粗細兩級，以二十支為界；二十三支以下者謂之粗紗，二十三支以上者謂之細紗。其稅率，以一百斤計，粗紗課國幣二元七角五分，細紗課國幣三元七角五分；每包紗以三百二十斤折算，

粗紗實課國幣八元五角八分，細紗實課國幣十一元六角三分。此種分級辦法，對於外廠較為有利，因外廠所紡紗支較華廠為細；細紗售價有較粗紗超過二三百元者，而稅率之差則不過四元。故表面上華商與外商所受之待遇雖同，實際上華廠所負稅額實遠過於外廠。當此全國經濟破產，華廠岌岌可危之時，廠商豈堪再負此種不平的負擔？此所以華廠屢有改訂稅級之議也。

即令退一步言，姑認華廠與外廠所紡支數平均相若，然而廠與廠間所紡的支數決不能盡同，尤以上海廠家與內地廠家相差更為懸殊。現行稅率既失之攏統，各廠負擔遂難得公允，自有背課稅公平之原則。故華商紗廠聯合會呈中央洽電中稱：「政府為裕國庫收入而增稅，似應按照徵稅原理，求其平衡負擔，擇應增者增，應減者仍應照減。例如四支棉紗售價在一百元左右，而與一百七八十元之二十支棉紗同列一級，徵收八元五角八分之重稅；而價值四百餘元之六十支細紗，反與價值二百三四十元之三十二支細紗同列一級，徵收十一元六角三分之輕稅，其負擔之不

均如此。「個中之言，自係實情，政府修訂稅率，誠不可不加以注意。

目前華廠紡紗支數，據某學術研究機關之實地調查，上海各廠以紡二十支爲中心；其他長江一帶的口岸及內地各廠紡十支，十二支，十六支，二十支四種，平均爲十六支；華北各廠紡十支，十六支，二十支三種，平均亦爲十六支。總言之，現時華廠紡紗中心約分十支，十二支，十六支，二十支四種；三十二支及四十二支雖亦有紡出，但爲量甚少；至六十支則僅有一二廠家能紡，更不足論；十支以下尙有四支五支等極粗之粗紗，此乃利用廢棉紡成。現我國專紡廢棉之紗廠亦三家，普通紗廠間有兼紡者。日商紗廠之紡紗則約分十六支，二十支，三十二支，四十二支四種，最高有紡八十支者。爲求稅課負擔之公平，吾人主張依據上述實況，重新釐訂稅率等級。按現行關稅，進口棉紗分五級徵稅，即「不過十七支」「過十七支不過二十三支」「過二十三支不過三十五支」「過三十五支

不過四十五支」「過四十五支」等五級，蓋即依據十六支，二十支，三十二支，四十二支爲中心而分別爲課稅之標準，頗足借鏡。惟十七支以下之一級，仍嫌籠統，因十支及十二支既不能與十六支同其待遇，而廢棉所紡之四支紗更不能與十支或十二支者相提並論。根據實際情形，吾人以爲現行關稅之制可供作改訂統稅稅率的藍本，但須將十七支以下者更析爲「不過八支」「過八支不過十三支」「過十三支不過十七支」三級，而削爲七級之制。如此則各得其平，爭執糾紛，庶幾可免。華廠聯合會亦曾建議政府，參照海關稅級改訂爲四級制，其原則適與吾人觀察相吻合，但辦法尙不及七級制之澈底耳。

總之，政府求稅收的增加以裕國庫，固爲目前不得已之舉；吾人未便非議。但爲保護華商紗廠及維持納稅的公平計，似應將現行稅級加以改訂，使應增者增，應減者減，而成一合理的稅制。此非但關係于紡織工業自身，即國家整個國民經濟前途，實賴之，願政府當局特致意焉。

## 汪蔣通電裏提起的自由

胡適

十一月二十七日汪蔣兩先生聯名通電全國，說明他們

所要想向五中全會「建議以期採納而見實行」的主張，其中

共有兩大原則：一是明定中央與地方的權限，一是聲明「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不取決於武力」。詳述施行的辦法，所以我們把我們想得到的辦法寫幾條出來，供汪蔣兩先生的考慮：

關於第一項，原電文內列舉了五項子目，這五項如果能實行，應該可以做到「中央與地方之扞隔必日臻消融」的希望。

關於第二項，原電文內沒有具體的方案，只提出了一條很重要的原則：

人民及社會團體間，依法享有言論結社之自由。但使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則政府必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

又加上了一句說明：

蓋以黨治國固為我人不易之主張，然其道當在以主義為準繩，納全國國民於整個國策之下，為救國建國而努力，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至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

又加上了一句總說明：

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意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我們對於這個原則，當然是完全贊成的。因為原電文沒有

第一，政府應該明令全國，凡「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的結社與言論，均當予以保障而不加以防制。原電文用「不以武力及暴動為背景」一語，比憲法草案裏用的「依法」和「非依法律」一類字樣，清楚多了。但「背景」二字也頗含混，也需要一種更明確的解釋。試舉個極端的例：假如十來個青年學生組織一個社會主義研究會，或者組織一個青年團來試行他們「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生活，這都應該可以享受法律的保障的，都不應該讓熱心過度的警察偵探曲解為「以幾千里外某地的紅軍為背景」！最好是索性不用「背景」一類容易誤解的字樣，而用「方法」或「手段」來替代，那就更合理了。

第二，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案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囚徒；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軍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逮捕拘禁人民。肯思想的青年，不滿意於政治社會的現狀，容易受一個時代的激烈思潮的誘惑，這都是很自然的現狀。不如此，就算不得有血氣的青年了。法國的「老虎」政治家克利蒙梭會說：「一個少

年人到了二十歲不做無政府黨，是個沒出息的東西。可是若到了三十歲還是無政府黨，那就更沒出息了！」他那時代的激烈思想是無政府主義；若在今日，也許他要換上馬克思主義了。少年人應該東衝西撞，四面摸索，自己尋出他安身立命的思想。偶然跌一兩交，落到某種陷坑裏去，也算不得大不幸的事。撞了壁，他可以走回頭；落了坑，他可以增長見識與經驗。這樣自由摸索出來的思想信仰，才夠得上安身立命的資格。最靠不住的是重重保護之下長大起來的青年人，好比從沒出過繡房的千金小姐，一旦到了大世界裏，見個白臉小夥子對她一笑，就失魂落魄的害起單相思來了。今日許多因思想言論，（可憐呵！小孩子的思想，小孩子的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實在太多了。當局的人實在不明白腳鐐手鐐和牢獄生活決不是改善青年思想的工具。青年人嫌政治不好，你却拿腳鐐手鐐等等來證明政治實在不好。青年人嫌法律不好，你却拿軍法審判糊塗證據等等來證明法律的確不好。青年人愛充好漢，你却真叫他們做好漢！我們參觀過北平好幾處的監獄和反省院，不能不感覺今日有澈底大清理全國政治犯的迫切需要。這件事不可以再緩了。

第三，政府應該即日禁止公安與司法機關以外的一切

機關隨意逮捕拘押人民。以我們所見所聞，我們簡直數不清中國今日究竟有多少機關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審訊的權力！汪蔣兩先生通電發出的前後幾天，北平一處就發生了無制服無公文的人員到北京大學東齋搜查並在路上拘捕學生的事，和清華大學文學院長在辦公室裏被無公文的人員拿出手槍來逮捕，並用手銬押送到保定行營的事。這種辦法也許可以多捉幾個人，可是同時也是努力啓政府結怨於人民，使人民怨恨政府，怨恨黨部。

第四，政府應該明令取消一切箝制報紙言論與新聞的機關。報紙與雜誌既須正式登記立案，取得了出版發行的權利了，政府至少應該相信他們自己能負責任。他們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今日種種檢查審查的制度實在是瑣碎而不必要的。至於因為一條兩條新聞或一篇兩篇社評的不合某人的脾胃而就執行停止郵寄，或拘捕記者，或封禁報館，——這種事件實在是把一個現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舊日張宗昌一輩人的政府做同輩，即使真能做到人人敢怒而不敢言的快意境界，快意則快意矣，於國家人民的福利，於政府的聲望，究竟有一絲一毫的裨補嗎？今日政府領袖既揭起言論自由的新旗幟來了，我們盼望第一件實行的就是一

切言論統制的取消。

第五，領袖諸公應該早日停止一切「統制文化」的迷夢。汪蔣兩先生已宣言不願「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了。但今日有一些人還在高唱「統制文化」的口號。可憐今日的中國有多少文化可以統制？又有多少專家配做「統制文化」的事？在這個文化落後的國家，應該努力鼓勵一切聰明才智之士依他們的天才和學力創造種種方面的文化，千萬不要把有限的精力誤用到消極的制裁壓抑上去。試舉文學藝術做個例。有人說：「凡挑動階級鬭爭的感情的文學藝術都應該禁止」；並且有許多小說和某些電影片已因此被禁止或被刪削了。如果這個見解是對的，那麼，杜甫的名句「朱門

## 我們對於政治應取的態度

張佛泉

自從九一八國難以來，國民黨還政于民的呼聲日高一日。國難會議開過了。憲法草案公佈了。五中全會開幕之前，政治軍事領袖汪蔣兩公在十一月廿七日通電中會說到：「決不願徒襲一黨專政之虛名，強為形式上之整齊劃一，而限制國民思想之發展，致反失訓政保育之精神。蓋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政制之必要與可能也

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也該挖板焚毀了！詩經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兮」一類的名句也該禁止發行了！亞聖孟夫子的「庖有肥肉，廄有肥馬，野有餓殍」也該毀板禁止了！舉此一例，可見「文化統制」不是可以輕易談或做的事。我們此時還不會夢見現代文化是個什麼樣子；拚命的多方面的發展，還怕趕不出什麼文化來。若再容許一些無知妄人去挑剔壓抑，文化就許真不上階門上來了！

以上五事，不過是隨便想出的幾種具體事項，來充實汪蔣兩先生的大原則。可是這些具體事項若不能做到，他們的原則就難叫我們信仰了。

(十二月九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所以我們可以說，德謨克拉西的力量，在被許多講時髦的人所唾棄的時候，居然又漸漸佔得優越的地位了。

政體類型的改換，與其說是可喜，無寧說是可悲。改換新體也許是新時代的開始，然而却多半代表舊企圖的失敗，今後我們採用較近自由主義的政制，究竟能否有滿意的成績，還要看我們努力的程度如何。但是我們急于在這

裏指出一件事。這件事如不能做到，則一切現代政治全不容易在中國樹立起來。這件事是甚麼呢？便是：國民對於政治應痛改傳統的態度！

我們現在將這一個觀點分爲三層來講。

第一，國民對政治的消極態度應即改爲積極的態度。這是現代政治的最基本的條件。既講「民」治，「民」必先肯治，必先願治。國民在民治政體下，對政治絕對不能消極，絕對不能憎惡；若消極，憎惡，便無民治可言！現代政治完全是以國民政治熱情爲泉源的。祇有由國民的熱情中才能湧出現代政治來！直接民治需要國民的熱烈支撐，代表政治需要國民的熱烈支撐，專政政治更需要國民——至少是一部有推動力量的國民——的熱烈支撐！國民對政治的態度之於政治自身，猶如空中的溫度之於寒暑表。國民政治態度積極，方有生動的政治；空中的溫度高大，寒暑表才能上昇。國民對政治消極，而同時要求現代政治，便是自相矛盾！

中國人在家長式的專制政府下過了幾千年。政府要人民馴良，馴良才容易統馭；人民要政府無爲，無爲才得到安居樂業。天高皇帝遠，百姓「封上糧」，便成了「自在王」。人民對政治當然是消極的。因爲祇有對政治消極，方

能達到那種安閒的境地。這種傳統的態度，實成了今日我國政治上的最大阻力！這種阻力存在一天，現代政治便一天不得向前推進，更不用談從民衆當中能發出政治的原動力來！國民黨的衰老，共產黨的潰裂，原故全在國民對於他們過于淡漠。他們的失敗，不祇失敗在沒有國民熱烈地擁護，却同時失敗在沒有熱烈地反對與攻擊，失敗在沒有人注意與理會！他們整個是失迷了，失迷在得不到迴響的死寂中。這種境界實最可怕！

今後若打算使政治有生氣，入正軌，第一須先使國民知道對政治取積極的態度，然後再努力做到認真參政的地步。我們如不參政，便無政治可言。政治責任，正未容旁貸！熱心參政，在今日幾乎已成了做人的條件，正如在以前，仰事父母，俯畜妻子，是做人的條件一樣！

第二，國民須知與國家同証。這一點與前面一節是相互發明的。中國因爲素重個人自由，又因爲有長久的專制背景，所以很難感到政府與自己應是融和爲一的。我們以爲政府與我們是對立的。政府的權威與個人的自由是相消長的。政府權威的樹立，全仗個人自由的割讓；政府的權威大，個人自由便要小，政府的權威小，個人的自由方能大。我們所以始終容忍政府的存在，完全是由于兩害相權



取其輕。政府自身是壞的，但不要牠，却有更壞的來。所以我們始終是歧視政府的。

這種歧視政府的態度，我以為正是中國政府常與人民站在敵對地位的原因。人民歧視政府，政府自然要歧視人民。在這種情形下，出桀紂是常理，出堯舜倒是變象。論到現代政治，國民起碼須先打破這種敵視政府的態度。在專制下，帝王最多可以作到愛民如子，不歧視人民；在民國革命之後，我們却永須作到自己與政府同証的地步。『自治』(Self-government) 本似含有一種矛盾，但這種矛盾非超脫過去之後，不能算提到自治的真詮。祇有將政事看成我事時，政事才當真能變成我事。英儒白克有一句常被徵引的話說，欲使人民愛政府，須先弄得政府可愛。他這話自然是對當軸發的。我們若對國民講話就必須說，欲使政府可愛，須先去愛政府。靜等旁人弄得政府可愛是靠不住的，並且這個出發點從始即是錯的。我們現在應完全從另一端出發，我們起碼應與政府（政府自然不是指着某一時的行政領袖而言）同証，將政府看成是我們自己的！

第三，我們應將力量放在盡義務上面，而不應祇以追求權利為目標。我以為這不祇是 *Empire* 的不同，這

是兩個不同的出發點。近年來國人都知道在那裏爭權利，爭人權。這種努力當然是可以為民衆造福的。但我們以為順着這一個方向走，至終是走不通的。我們在那裏爭權利，爭權利。爭到喜歡，爭不到使發脾氣。這樣爭權利，我們於是漸漸會以為政府有一個「權利儲藏庫」，我們伸手來討，當局不得已使拿鑰匙開庫，從裏面取出金黃的權利來。祇注重權利，祇看到權利，便很容易起這種誤解。到了這種謬誤的地步，實際上並得不到任何結果。這種祇知重權利而忘掉義務的錯誤，在一場革命之後，是常常犯到的。漸漸有人看到問題的另一面，才起來糾正。法國革命之後，曾將注意力全放在權利方面。不久，意大利的瑪志尼便從利他主義的立場，竭力喚醒人要先盡義務。他說，法國革命由人權宣言出發，結局祇有出一個拿破崙的！這話很有深義。拿破崙的自私野心，實未始沒有時代背景。我們中國近多少年來，權利思想得到畸形的發展，由這種走錯路的不知有多少人！當盡的義務不盡，不當享的權利却要享，這已成了一種頹風。

實在的，民國已有二十幾年的歷史，我們竟還受到許多野蠻的待遇。那裏是我們的保障，那裏是我們的自由？先進國家在十七八世紀已不成問題的權利，到今天我們還

是頻爭不得，這夠多麼可恥？是的，這話都含至理。但是我以為愈是這樣，愈須另闢一條新徑。我敢說，如果我們祇將精神放在爭權利上，我們永也得不到好結果的。我們須先曉得權利與義務是分不開的，權利離開義務是永不能實現的。固然我們不好說，義務比起權利，在時間上有在先性（A priority）；但我們至少可以說，義務比起權利來，在邏輯上有在先性！未講權利，須先講義務！祇講權利而不講義務不但是沒意義的，並且是謬誤的。但若先講義務，不唯權利可不期而獲，同時還正可以成爲一個較健康的道德原則！所以雖然處在無民權可言的今日，我們也寧可隨着鳩志尼提倡義務（Duty），而不應仿效法國革命以抽象的權利（Rights）相號召！

## 論 走 直 道 兒

凡事，且不旁視的走直道兒，我們認爲是很危險的，走不通的。有時候本想到東，會走到西去的。這樣於人於己都不便而結果常不好的行徑，我們是應當少犯爲好。可惜，近來好些熱心可敬的人，專愛走直道兒，且以走直道

在上面我指出，國民對政治應取積極態度，國民須與政府同証，國民須先講義務；這三點實是一個整個的問題，痛改我國民傳統的政治態度的問題。上舉三點如做不到，則一切現代政治不能談。不但民治不能談，訓政專政更不能談。沒有那種新的政治態度與精神，現代政治根本無由得到牠的發動力。所以改造人民對政治的態度，實是急待解決的基本問題。

在國民方面我們自己須切記，做一個現代的公民比做一個算命天子下的老百姓，要困難百倍，千倍的！我們在今日須人人做自己的主人，須人人担負責任，須人人對政事助一臂之力。我們不能再想坐享太平，我們不能再袖手旁觀！我們政治的前途祇有我們自己才能決定，也祇有我們自己才有資格來決定！

## 壽 生

兒爲「好辦法」。我們爲敬愛這些熱心事業的人，爲希望他們進行的事業「實效」大些，不能不貢獻幾句不甚悅耳的話。

我們向人說我們從事的事業是很重要的，這是可以的

；但我們不能說唯有我們這事業是有意義，是復興民族的。我們對自己的事業了解得有些，要想給他以最大的發展，這是應當的；但因在那一點小天地裏，不一瞬其他的世界，只圖本身的發展而妨害他項事業，這是要不得的。這樣的走直道兒，瞎撞，徒費事，徒給中智下者以惶惑，中智上者以討厭罷了。

好些從事農村建設的領袖，「民衆」教育的學者在高喊，振興民族端在農村建設，恃禮而不恃法；高等教育如何如何的無聊。尤以梁漱溟先生的言論可玩味。建設農村，「民衆」教育，這是無疑的重要的工作。但建設農村是那麼簡單嗎？他們所需要的工具，是農村能自產的嗎？土壤，選種，導水，築路，衛生，風俗改良等等問題，那樣不是需要專門學識的人才的？這些人才不藉高等教育嗎？高等學校又需要怎樣的環境？農村出產已豐富的時候，農產品不靠工業區，大都市嗎？有此問題，農村建設者一日研究出來的結果與現行行政制要不相容，又怎辦？這不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嗎？這樣的問題，是走直道兒行的嗎？我們的社會，上上下下若沒有一致前進的要求，若不喚起一致前進的要求，孤軍深入，是不可能的。而我們正在人自爲戰呢！主市政的人，他要的是市的開展。主省政的人

，他怕的是省界的縮小。究竟於國於民便利如何，可不管。主郵政的，他期望的是年有贏餘，他忘記這是「國家事業」，竟好意思說出虧本是因印刷品增多，而想加運費，完全未意識到印刷品加多，正是辦「國家事業」者所盼望的，更未想到一切贏餘也是用來辦「國家事業」的。至於不論事實的是非，只以院別定護斥的，更叫人哭不得了。

近日北大發生的「停止軍訓」事件，更足說明直道兒之不可走。我是愛花些時間去參觀人下軍操的，那種有生氣嚴肅的空氣，很能給人一種振作情緒；所以我常到北大一院去看軍操。又因有好幾個朋友是北大的，所以我還知道一些別的内情。記得去年有一天早上，快收隊的時候，白維遠先生訓話完了，問「各同學有甚意見沒有」？有人提議把時間提到五點半。白先生就問「贊成不」？雷吼一聲「贊成」！白先生說「當然益早益好，只是我們這裏面，有的是記者，有的是作家，還有種種工作忙，睡得晚的人，若太早了，他們受不住，我看還是六點好。——是不是？」——是！——白先生叫他們走東，他們不忍走西，秩序好極了。爲什麼呢？因爲他不是走直道兒的，真誠和靄，處處想得到，有一種力量吹動學生樂意服從。今年的教官一來就懷一切「我就是我——軍訓。」「中央來的。」他忘

記了學校也是中央的學校，中央是國家的中央，學生是國家的人民。他們對學校與學生都不免存一種猜疑的態度，首先向學校要求，要大學不常聽說的「訓育」權！這一點學校實無法讓他去「訓」，也就無法應許他。第二的要求是，軍訓鐘點不能排在「清早」！要排在普通學科中間，以示等重！且非如此不可！使我們奇怪軍操在清早不算精神。然而，這一來，把辦事員，教授，學生夠受了。請想想，三院是多少系，一系是多少班，是多少教授，又有多少教授是特請教一二的鐘頭的時間難更動？整個的功課表打翻了！愛走直道兒的先生，若看到職員，教授學生，在初開課的那幾禮拜的窘像，你們是會同情的。就舉馮祖荀先生那幾天的狼狽境地來看；今天甲生來要求改下午五點，明天乙生要下午一點；甲班要求星一，乙班要求星二。這一位數學家，也算不過來了！今兒改，明兒改，後兒還得改；三次才算湊合過。在最末一次，他被一些可憐學生哀求得無法，跑去拉一位同樣可憐的職員來，急得話都說不清的：「左改右改，看要把我弄到怎麼樣。請這次把我排定，好不好！」天，一個「人」一天就來應付改鐘點完事嗎？那麼，學生就真是些搗亂鬼，不值得愛惜嗎？局外人那里知道他們的苦衷。就拿化學系二年級來說：一個星期上課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一號 論走直道兒

六天，天天有實驗，而實驗的是定量分析，有機，高等無機，每個實驗都要幾個鐘頭，甚至有一整天弄不好的。他一開手就不可離開，要細看牠的變化。顏色看走一點錯了。數目量錯，算錯一絲絲，空費力了。他們常常吃飯的時候都趕不上。至第二外國語加緊，別的等等那用說。然而軍操的時間是下午一至二或二至三，正是他們要去實驗室的時候！走直道兒的先生們，這些可愛的青年，就算鐘點不衝突，看着他們一放下槍一面抹汗一面氣咻咻的跑進實驗室去，受那各樣藥品氣味的侵襲，能不動心？在這各方忍耐，操作得剛有個眉眼的時候，「停止軍訓」了！「我們」是與他們「站」在同一立場的，是希望他們得一點軍事常識「同心」來應付國家的空前大難，並不是要同他們取對敵的形勢，苦他們的呀！更豈能因一人一時的不高興，而突然停授千餘學子的課程！退一千步說，討厭某年級的「一班」，就決定了全校的命運嗎？這是國民軍訓的本意嗎？走直道的人嚟，你的熱心可愛，你們處理事件的態度是多令人可惜嚟。

我們這個困難的時代，所需要的是相互的了解，相互的愛顧，相互的容忍，相互的體諒；個人的任性，自高，濫用權力，快意，是不需要的！是辦不通的。自以為認清

時代，勇於負責者，何妨反省反省。

「單絲不成線」這是一句很真切的話。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出路，絕不是今天想起需要做這樣，就生拖活扯都來做這樣，明天想起那樣，又那樣，所能期達的。胡適之先生有幾點鐘的課就是在黑的時候，不知的又將認為是「不重要的課」了，那曉這正是胡先生講學的號召力大，這時候方能多使些人得旁聽的機呢。在北大，凡是講學能力大的教授，都是常有別系的人去聽的，校外的人也有。這正是北大偉大處，北大學生的偉大處，「沒大學生的資格？」自以為有能力「訓」人的人，最好要明白「自治力」是何意義。

政府近在江西有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口號。德國在大

## 解決中國經濟問題應走的路

賀嶽僧

很明顯的，關於怎麼挽救中國經濟衰落的危急，現在有兩派不同的主張。一派是主張復興農村；一派是主張開發工業。主張復興農村者，我可以名之為向後倒退派；主張開發工業者，我可以名之為向前推進派。這兩派的思想，有一根本不同之點：即前者是改良，後者是改造，即前者

戰前後有頭腦動員的吶喊。蘇俄有工人突擊隊的稱謂。日人近有心理國防之說。英國顧慮澳洲的安全，來一個看去好似好玩意的航空競賽。斐希德痛國恥而組柏林大學。吳俊升教授竟提出一個難教人寓目的「教育與哲學」的問題。這些，這些，愛走直道兒的人其實是宜理想的。要有人說，傻瓜直道兒不走，要去兜圈子嗎？敬答曰，偏要「說」走直道兒也可以，但得這樣：各方面都觀察清楚了，然後認定一條必走的路線猛勇走去。這是真正直道兒，這才是努力民族復興的人們邁進的康莊。在這路走的人們，是協力的，不是對敵的。阿們！

二三，十二月，五日。

認定中國經濟的所以衰落，是因為不努力的自然退步；後者則認定這是產業革命期中的當然現象。換句話說：是受「優勝劣敗，適者生存」自然律的支配。將其認識之點不同，所以挽救的方法遂不能一致。代表前一種主張者，可以梁漱溟高踐四兩先生為代表；代表後一種主張者，則

以獨立評論上所發表的意見爲最多。就我個人言：則很開門見山的、是贊成後一派的主張，其所以贊成這派主張的理由，則除了吳景超先生在『我們沒有歧路可走』那篇文章中所列舉以外；尚有幾點補充的意見。

第一：社會上每一問題的發生，必有其發生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要想解決那一個問題，就必須追溯到這個問題癥結之所在，假使這一點沒有找清楚，那當然是藥不對症。固然中國農村經濟之所以由衰落以趨於崩潰，其原因是很多，可是最主要的，是受了外來的新的生產方法輸入的影響。依一般的說法，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經濟侵略的影響。其它如稅捐繁重，匪共騷擾，政治不良，都是在這主要的原因下所附帶發生的現象，因爲現式的帝國主義，是由資本主義演變而來，資本主義之所以完成，是因爲應用優良的生產技術，技術優良，則所需要的原料增多，所出產的貨物加鉅，需要增多，本土不能供給，貨物加鉅，國內不能消納，在此種情形之下，乃不得不以侵略的方式，向海外尋覓殖民地，達到攫取原料，發展市場的目的，被其攫取發展的國家，在這被侵略的過程中，遂陸續不斷的發生外禍內亂種種的事變，所以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因中之果，而產業革命才是果中之因。假使現在泰西各國，

也是如中國一樣，是採用舊式的手工生產方法，則現式的國主義根本不會完成，現式的帝國既不能完成，則經濟侵略的力量自然無從發生，即使侵略，亦不過是武力侵略而已，於被侵略國的經濟組織無多大影響的，何況現式的武力侵略，也是要立基在優良生產技術之上的，沒有優良的新式交通戰爭器械，要想征服一個遙隔重洋的國家爲其屬地，也是不可能的。這個理由，我們無須舉旁的例証，單看歷史的事實就夠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在漢唐時代，即已與鄰近的各國發生國際關係，在那時候，雖然彼此常不免互相侵略，但其侵略的目標，却不過是耀武揚威，使對方上表稱臣而已，從沒有帶有經濟的性質的。爲什麼呢？因爲當那時候，彼此的生產方法相同，誰也沒有具備了經濟侵略的條件，誰也沒有具備經濟侵略的可能與必要。足見經濟侵略事實之所以發生，不完全是武力侵略的結果，而是優良的生產技術所促成，至少在中國今日的情形下，可以如此解釋的。既然是如此，那末我們現在所要抵抗的，就不完全是帝國主義，而是促成帝國所以發生的優良的生產方法，然而這是絕對非舊式的手工生產業所能抵抗得住，惟一的辦法，祇有迅速的完成產業革命，換句話說，即迅速的利用機械生產來代替手工生產。羅素

在中國的演講集中有云：『生產落後的國家，產業的開發，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用自己力量來開發國內實業，一是讓外人來開發，日本與俄國所走的是前一條，印度與其他殖民地所走的後一條路』，中國究竟應該走那一條路呢？這是容易看出來的。

第二：高唱農村復興運動者，還有個似是而非的理由，就是說：農業生產，是最基本的生產，因為農業的主要產品，如糧食，如動物的肉類，都是維持生活最必要的物資；如棉花，如樹木，如獸皮，都是供給工業製造所必要的原料。至於工業製造嗎？則不過是利用農業所生產的原料，變更其形態，擴大其效用，以便利於人們生活的。這種便利人們生活的工業產品，有之不為多，沒有亦不為少。沒有火車輪船以前，人們可以用帆船手車為交通工具，沒有發明機械紡織業以前，人們一樣的要穿衣服，沒有高插雲霄的西式房屋以前，人們亦有茅舍草廬瓦屋平房可避風雨，沒有電燈以前，人們用桐油油燈還是可以度過漫漫的長夜，所以凡屬機械生產品，都是可有可無之奢侈品或半奢侈品，不如『歸真反璞而民不爭』。惟有農業生產物，則為維持生活所必不可缺少的資料，得之則生，不得則死，因此他們最後的結論是如此，即使以發展工業為目的

，也必須以振興農業為手段，不然則『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基本的生活且不能維持，便利的欲望更何從滿足，於是便所謂農業立國之論調發生。所謂農業立國者，如章行嚴氏的解釋，『凡國家以其上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餘不足之差，不甚相遠，而不擾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者，謂之農國，反是：則為工國，建國之本原既異，所以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而兩歧，農國講節欲，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此種議論，原是繼承農家的思想，許行與孟軻的辯難，漢代重農諸詔令，與乎流俗諺語所云『三山六水一份田，九份閩人一分耕』，把一切非直接從事耕種者視為閩人，都是持着這種理由。這種理由，在表面上好像能够自圓其說，其實則完全認錯了時代，忽視了人類所以進化的原則，忽視了分工的利益，忽視了供給與需要的相互關係，更忽視了產業革命所給予大多數人類的福利，祇看出它不好的影響那一面。我們知道，人類自從動物演化而來，在原始時代，人類的生活，是『茹毛飲血，穴居野處』與一般的動物無多大的殊異，其所以趨於進步的原因，完全是欲望的向上發展運動機所促成，發展欲望最具

體的表徵，是物質生活的要求，由簡陋以趨於繁複，由樸素以趨於舒適，假使是安於現狀的話，則人類將終於野蠻，永遠不會進化到現在的程度，既已進化到現在這程度的時候，我們的要求，還是應該無止境的，所謂『知足無爲』，都是自安於懶惰，自甘於退化，不足爲訓的。中國受了這種學說的影響，已經是退化了，現在惟一的自救辦法，祇有勇猛的向前努力！祇有增加我們克服自然的力量，祇有促進生產技術的改良，何況環境的要求；又不能容許我們安於現狀，安於現狀，就無異坐以待斃！立足在這個基點之上，那末現在中國的問題，就不是什麼復興農村可以解決得了，而是要儘量的採用機械生產方法，以應用於一切生產事業，以促成整個生產事業的繁榮。因爲機械生產，比較手工生產，無疑的效率是要大些，無疑的質地是要優良些。在古代的時候，因爲技術的笨拙，效率的低微，以致人們費了全部的力量，僅足以維持必要的生活，僅足以避免饑寒凍餒，所以沒有方法，漢代諸帝祇好鼓勵多數的人民，從事於農業，賈誼，董仲舒，賈山，桑弘羊這一般人，祇有鼓吹『大利在農』的學說。現在已經發明最優良的技術了，祇要我們肯應用這種技術，則以全國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力來從事於農業，即可供給全部份人的生活

而有餘，美國的農民人數最少，而農產品常苦過剩，就是一個例証。可見中國的糧食之所以缺乏，不是因爲從事於生產的人數太少，而是技術笨拙，方法不良，既然是如此，那末現在要增多農產品，就要從改革農業技術着手，技術改良後，從事於生產的勞動力自然有多餘，移用這些多餘的勞動力，以作開發工業之用，這是增加生產解決失業問題的良法。同時就供求相應的定則言，工業所消耗的原料多，即可以間接的促進農業發展，南通本不出產棉花，因爲有幾家紗廠的需要，始成爲全國產量最豐富產品最優良的棉場，這樣看來，農業與工業，是互爲目的，互爲手段，而不是偏於一方面了。

第三：高唱農爲邦本者，還有一個理由，是維持國內的民食，抵制外糧的傾銷，這是不錯的。可是在我們看來，在這個目的之下，如果不以改良農業技術爲手段，則外糧的傾銷，依然抵制不了，國內的民食，依然維持不住的。爲什麼呢？因爲現在的生產，不是可以超然的自給自足，而是必然的要受市場價格影響而消長的，我們儘管不以『攫取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然而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們攫取不攫取，而是外國要來攫取，我們沒有方法抵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要想使生產圓滑地進行，要想使多



數人自動地從事於某種生產，則務必使那種生產事業是有利潤可圖，務必使那種生產物在競爭市場中不立於必然失敗的地位。假使不能如此，則生產品在市場的競爭中，不特無利潤可圖，反須折耗成本，折耗成本的企業，是誰也不願意經營的。這幾年來，我國農業生產品之所以萎縮，農民之所以紛紛奔赴城市中另覓工作，紡織廠之所以關門，都是這原因所促成。外國是機械生產，用力少，成本輕，出品良，賤價出售，還有利潤可圖，中國是人工生產，用力多，成本重，出品劣，敵不住外貨的傾銷。關於這一點，我還可舉個更顯明的例証，在十年以前，我們湖南鄉村所用的紗布，完全是農家婦女自己紡織的。現在呢？則手紡織機，大半已束諸高閣，鄉村婦女，遠遠地跑到上海去找紗廠的女工作，鄉下人所着的是洋布，所用的是洋紗，爲什麼呢？因爲自己費了許多力量，最後計算，還不如

購買現成的紗布來得便宜。由此類推，與其自己耕種，還不如買現成洋米洋麥來得便宜，所以惟有有利可圖的事業，才可以吸引人們的努力，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方法了。而高唱復興農村運動者，仍然想鼓勵農民以手工生產去與機械抗爭，真可以說是『奮螻蟻之臂，禦隆車之燧』，『多見其失敗而已』。

基於上述的幾點，所以堅決地相信，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是改造不是改良，是前進不是後退，是推廣優良的生產技術於一切生產事業，不是保守主義的復興農村計畫，這是挽救經濟厄運的惟一辦法，這是走上近代化的惟一直道，政府當局，應該朝着這個方向進行，智識階級，應該朝着這個方向去努力！

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寫於武昌

## 雙週閑談 (五)

明 生

探求某種社會現象的原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雖然現在討論如何解決社會問題的文章，洋洋數千言，好像說的條條是道。這個不容易的緣故可以分爲兩層來說。一則一個

社會現象的原因常不是一個或兩個，常有無數個，而每個的輕重，每個成分的多少，也不相同。有時甚至於同一社會現象而所以致之之原因也許完全不同。再則既使原因都

尋到了，都確定了，但原因之上還有更後一步的原因，這些後一步的原因是否也應該認為原因呢？這僅是極粗淺的說法，但我們所要注意的就是人事上的因果關係比較自然界的要複雜的多，不容易捉摸。人類至今對於許多的社會現象，還在那裏捉迷藏。世界各國的不景氣，至今還沒有辦法（當然也有一部分是有辦法而不辦的），就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前幾天一個朋友提到男女感情生活在東西洋不同的問題，這正屬於社會現象原因的問題。他說，何以男女的情感在西洋占這樣重要的地位，在歐美的文學上，美術上，實際生活上，兩性間的愛與恨成了最主要的內容。何以在東洋，一直到了最近，簡直沒有地位呢。假使這個問題可以成立——也許有人根本不承認性愛在東西洋的地位不同——這倒是值得探討的。如前段所說，這不是容易的事。我現在且把我對於這問題的一點意見寫出，供大家的討論。至於真正系統的科學的檢討，還有待於專門歷史或社會學的人們。我既然提出社會原因複雜的警告，現在不能反對自己主張，大胆的認為下邊所說的已經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所謂東洋，範圍太廣，我不敢說。至少在中國，兩性

間的情感所以未能發達的主要原因，我以為是家族制度。中國家族制度的觀念是家族的綿延。每個人在一個家族裏，按着他所居的地位，如做父親，做兒子，盡他的本分，孝親，慈幼，使香烟可以永遠不絕。在一個家族團體裏，有許多的關係，如父與子，母與子，兄與弟，姊與妹，等等。夫與妻當然也是這些種關係的一種。但是因為夫婦的關係不過是綿延家族的一個方法，所以兩性間的情感是不必管的。況且夫與婦各人有各人在家族裏的地位與本分，這個情感的有無，更是不必計較的。如果兩人發展情感，或者反妨礙他們在家族裏盡他們的本分。所以古人力戒夫妻的親暱（如舉案齊眉，夫婦之間無戲言），更忌聽妻之言，以傷害手足的感情。

這祇說家族制度使夫妻間的愛情不存在，還不能說明一般性愛的不存在。關於後者，當然是由於中國的習俗不許男女接近。沒有刺激不會有反應的。根本男子沒有與女子見面的機會，性的感情如何會發生？幸而還有娼妓制度，有些人因此得有機會與妻以外的女子接近，所以至今還有幾首值得一念的愛情的詩。但男子與妓女的關係總是不自然的，帶着商業性質的。健全的，高尚的愛情不能希望由這樣的關係發生。至於如張君瑞的經驗可以說是例外的

例外，但後世仿西廂記之作差不多全是想像的，毫無實際的詩詞。這一點：中國文學上愛情的表現，比較西洋的，無論質量，都微小的可憐。我們想到二三千年家族制度與男女防閑的壓力之下，居然還有時在文學上發些性愛的星火，還應該驚奇呢。

西洋在希臘羅馬兩個時期，兩性間的感情並不見有若何的表現。當時的男子忙政治，忙軍事，大概性愛還不值得費他們的精神。當時女子的本職就是做管家婆（如阿里斯脫芬內斯在 *Lysistrata* 一劇中所描寫）。古代的情形且不必談。最奇怪的是歐洲在中世紀以後，性的感情忽然的發達起來。這個問題在一方面看來，是如在中國所有的限制性愛發展的條件不存在。在另一方面看來，也許還有促成他發展的條件。我想這個主要的條件就是基督教。基督教以愛為他的教旨，雖然他也曾引起許多的戰爭與屠殺。兩性的愛與基督教的愛雖然不完全是同，但是由後者轉化到前者是很容易的。況且從人的實際生活方面看來，

愛他所能見的，所真喜歡的男或女，比較愛他所不能見的，具有抽象性格的上帝，當然更為方便。聖母崇拜也容易給戀愛的男子一個極高潔的對象。中世紀武士制保護弱稚的婦孺的信條對於性愛的發展似乎也有貢獻。婦女變成了應該憐憫的對象，如果條件充分，由憐憫到愛情極快便走到了。有愛的宗教瀰漫了全歐，有武士制保護婦女的信條成了社會的風尚，同時缺乏限制的條件，無怪乎兩性間的感情在西洋便永遠滋生，變成人生必不可缺的一方面了。

最後我們還應該看出「表現」在東西洋的地位的不同。中國對於感情的表現，絕不鼓勵，所謂「禮」完全要將真正的感情壓住，做出定型的行為。歐洲在希臘時代起始，便重表現，他的文學，藝術運動都是表現的大成績。中世紀的時候，表現的風氣一時不振，但到了文藝復興時代，又成了表現復活，大活躍的時期。結果他產出文學，藝術，探險，科學。這種表現的風氣無疑的也助成了兩性情感的發展。

## 編輯後記

適之

△王子建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

，他論「棉紗統稅」的一文，立論很平允，很值得財政當局

局的注意。

△張佛泉先生是大公報和國聞週報的記者，現在北京大學政治系做講師。

△有人說，北平的沙灘一帶，從北河沿直到地安門，可說是北平的「拉丁區」。在這裏，有許多從各地來的學生，或是預備考大學，或是在北大的各系「偷聽」，或是自己做點專題研究。北大的「偷聽」，是一個最有趣的制度：「旁聽」是要考的，要繳費的；「偷聽」是不考的，不註冊的，不須繳費的。只要講堂容得下，教員從不追究。

這些為學問知識而來的「野」學生。往往講堂上的人數比

點名冊上的人數多到一倍或兩倍以上。「偷聽」的人不限於在沙灘一帶寄住的學生，其中也有北平各校的學生，但多數是那個「拉丁區」的居民。——「壽生」先生也是這一個「拉丁區」的一個居民，他這篇「走直道兒」裏就用了不少關於北大的瑣事做材料。他在「拉丁區」裏聽來的輿論，得來的觀察，也許是我們大家都樂意聽聽的罷。  
△賀嶽僧先生是湖南人，他這篇文字是響應吳景超先生的「我們沒有歧路」（獨立一二五號）的。

### ◎本社啟事

本刊第一〇一號至一二五號目錄，現已印好。凡定閱本刊者，隨本期附贈。函索附郵票一分。

### 本前 三 號 目

第一二八號	記全國考銓會議 農村運動之今日 兩性問題與社會意識 日德同盟嗎？ 歐游隨筆（四） 不景氣的城市 編輯後記	第一二九號	胡適 章元善 衡哲 胡道維 蔣廷黻 余之伴 編輯後記	第一三〇號	西澄 中國無獨裁的必要與可能 職業指導的重要 蘇俄外交的一個觀察 從江陰到青島 關於模範縣 中國的地理基礎（書評） 編輯後記	胡適 周先庚 叔永 徐中玉 李俠文 洪思齊 適之
-------	--	-------	--	-------	---	--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獨立評論 第一三二號 編輯後記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計新體。及「學園」、「藤園」、「各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報及通訊，則佔計新體之百分之十五，並佔全報百分之十，其印刷精實，不中一之。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幣)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 民間

半月刊 第五十期出版

二十二年 民校的畢業成績 諸葛龍  
山東省之實驗區工作 屈凌漢  
民衆教育 王向辰  
半瘋(小說) 賈席珍  
利用煤油箱創製一切用具 賈席珍  
農運情報 記者

## 簡評

勞作展覽 河北省政府新聞  
各庚款委員會 最有有效的生物裸資法！  
中央與地方 市面蕭條誰負責？  
吳景超先生來信 編輯後記

優待直接訂認本年內預定全年按定價八折實收六角四期滿以後決不再延定閱諸君務請諸從速  
北平石駝馬大街二號 民間社

# 第五卷 外 交 報 第五期

中華民國誕生初期之外交 張忠  
薩爾問題始末(續五卷四期) 蔡維藩  
歷次抵制日貨的經濟效力 吳希庸  
日本質料的分析 許野  
蘇聯加入國聯事件之探討 陸東野  
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 葉林  
蘇聯之軍事(續五卷四期) 杜譯  
中美關係述 皖民  
我對於英國「滿洲實業考察團」之觀察 丁卓  
蘇聯的和平外交政策(通信) 于作  
蘇聯入盟後李特維諾夫之首次演詞(通信) 仲珊

## 目 價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國外八角  
預定：半年六期全年十二期國  
內貳元肆元國外肆元柒  
元  
社址：北平府右街中海外交月  
報社

# 鄉 村 建 設

第四卷 第九至十一期 要目

社會教育與鄉村建設之合流 梁漱溟  
寫給鄉村教師 周文山  
鄉村建設幾個當前的問題 梁漱溟  
丹麥教育家與梁先生的對話 李星三  
鄒平的縣學師範部 張石方  
本院農場改良脫字美棉推廣報告 喬步安  
參加鄉村工作討論會記 李競西

本刊優待長期訂閱，自第四卷起，不並收費。  
(全年十元，一期一元五角)  
(郵票代洋，以一至五分爲限)  
發行所：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  
社址：北平府右街中海外交月報社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認爲新聞紙類

登記証：警字六六二號，中字八二一號

國際危機的逼近

胡適

歐游隨筆(六)赤都的娛樂

蔣廷黻

鹽民的生活

王明

農村經濟一夕譚

關玉潤

語言的變遷

了一

憑藉(小說)

壽生

編輯後記

適之

# 獨立評論

##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 業所   | 君中書社 | 嘉慶書社 | 增華書社 | 和平書局 | 知行書社 | 東安市場 | 佩文齋(代定) | 景華書社 | 福華書社 | 華盛書社 | 大街   | 文心書業社 | 米市   | 海運倉 | 朝野書店 | 朝大   | 消費社 | 清華消費社 | 成府競進分社 | 天津 | 天津書局 | 代定   | 南開大學 | 大生書局 | 文元書局 | 紫房子  | 書報部 | 博古書局 | 現代書局 | 總代售及代定處 | 生活書店 | 亞東圖書館 | 光華書局 | 新中國書店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 南新書社 | 花牌樓書店 | (代定) | 鍾山書局 | 正中書局 | 中央書局  | 大書局 |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三友書店 | (代定)   | 南通 | 振華書局  | 常熟 | 開明書店  | 現代書局代定 | 漢口   | 大眾書局 | 生活書店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新生命書局     | (代定) | 胡正   | 興派報處 |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 拔提書店 | 現代書局    | (代定) | 圖書消  | 廣州   | 大東書局 | 新時代書店 | 黃勝和堂 | 汕頭  | 興寧書局 | 新民書店 | 梅縣  | 新時代書店 | 黃勝和堂   | 梧州 | 文淵書局 | 永昌公司 | 濟南   | 東方書社 | (代定) | 震東書局 | 青島  | 中華書局 | 春記報社 | 威海      | 世界書局 | 燕湖    | 匯海書局 | 小書報社  | 中華書局 | 宜化    | 小書報社 | 中華書局  | 太原   | 華新報社 | (代定) | 統一派報所 | 開封  | 四方書報社 | 世界派報社 | 鄭州   | 公興派報社 | 世界派報社 | 保定   | 張錫吾派報社 | 西安 | 甘肅文化社 | 蘭州 | 現代文化社 | 成都     | 文寶書局 | 萬縣   | 新川書店 | 合川 | 朋友書店 | 重慶 | 朋友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 貴陽 | 現代書店 | 文化書店 | 杭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新民書局 | 福州 | 開明書店 | 廈門 | 金城圖書公司 | 大公報分館 | 長沙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第一三二號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廿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社址：北平後門慈慧殿北牙胡同二號 電話：東局一〇五六

## 國際危機的逼近

胡適

我們這幾天看報紙上記的世界新聞，真有令人不寒而慄的情形。

倫敦的海軍預備會議是無結果而散的了，雖然現在還不曾真「散」。這一次預備會議裏，日本與美國對唱黑臉，英國做東道主，當然只唱紅臉。日本要求的海軍軍備平等，美國堅決的不承認；美國總代表台維斯並且在一篇席後演說裏非正式的宣布美國對這問題的立場。日本不能等待華盛頓海軍條約的滿期，已決定要單獨宣告那個條約的廢止了；現在廢止華盛頓條約的全案已經十二月樞密院審議通過了，天皇雖有全權可以否決政府決定的政策，然而在現時局勢之下，誰也不夢想日皇肯行使這種否決權。美國對策的傾向，依我們看來，當然是要等日本擔負單獨廢約的完全責任以後，開始海軍建造的新競賽。美國國內有許多愛護世界和平的分子，向來是反對海軍軍備的大擴張的。現任的大總統羅斯福做過海軍次長，是一個接近海軍擴張派的人，却也不能不顧慮到這種有力的和平派主張。不幸這三年中的日本暴行已使那種和平派的輿論失去不少

勢力；去年的海軍大建造案居然沒有遇到多大的反對。現在日本公然單獨宣告華盛頓海約的廢止，這正是使英國和美國的軍備擴張派得着一件最有力的宣傳工具，海軍造艦的競爭是無法避免的。現在英國表示願意宣布她的五年造艦程序，這是英國的調和方案中的『各國單方宣告其海軍需要』的建議。日本對於這一點，似乎有接受的傾向，因為在日本軍人的心目中，這樣各自宣告其海軍軍力的需要，也可以說是取消海軍軍力比率的原則了。美國對這個辦法現在還沒有表示。無論這種調和方案是否能得三大海軍國的公認，這個辦法其實還是回到一九二二年以前的無限制的軍備競爭的狀態。所不同者，往日是不相謀的，以後至多是彼此互相照會的海軍競造而已。

日本的決心打破一切海軍軍備的拘束，使世界至少退回去十二年，使全世界的人都不能不感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黑雲真是逼人而來，無可倖免的了。當英美日三國的海軍預備代表還在阿斯脫爾夫人的別墅裏作高爾夫球戰時，新加坡正在開始英國海陸空軍的大演習。當新加坡的英國

海陸空軍大會操開始的次晨，十二月十四日——上海的本軍隊二千五百人也在公共租界的北中兩區作大規模的戰爭演習，從虹口一直到大馬路，從早上七點一直到十一點。昨天早晨（十六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萬國商團全體舉行『防衛大演習』。同時報紙上也記載着新加坡和聖狄哀哥搜查日本軍事間諜的新聞，和日本外務省正式撤消『駐東京的外國使館語學武官的外交官待遇特權』的事實和說明。這都是國際的猜疑仇忌已到了十分露骨的時期，大家都漸漸把和善的假面具揭開，不再企圖隱諱或遮飾了！

在七個多月以前，我在『一個民族的自殺』的一篇短文（四月二十九日大公報：又國聞週報第十一卷十八號）裏，曾摘述英國研究現代國際關係史的專家學者陀音貝先生（Arnold J. Toynbee）的預言，說：

即使人人承認日本向英語國家挑戰是瘋狂的行爲，這也不能担保日本的軍人不走這條瘋狂的路。况且，在某種情形之下自殺，本來是日本民族的遺風。如果這種情形一旦發生了，整個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腹』的路也不是決不可能的事。

陀音貝先生也曾想像到美國對於日本的反應。他說：

日本軍人相信美國人民今日正用全力應付經濟恐慌

引起的內部問題，無暇顧及國外的事情，所以他們也許趁此機會得步進步，用刀子在那個美國巨怪的厚皮上刺戳，刺進了一層，更進一層，總有一天戳到了那個古怪的嫩肉上，他會跳怒起來的。我們可以想像日美關係上一大串可能的事件，起初全世界必定狠詫異美國人民好像全不感覺日本的挑釁，到後來全世界必定又狠詫異美國人民好像不看見別的，只看見日本的挑釁了。……

這是一個英國學者（倫敦大學的國際史教授，英國國際關係研究所的研究主任，『世界國際大事年鑑』的主編者）在一年前的預言。這一年中的事實使我們時時感覺這個預言真不是輕易聳人聽聞的謠言。日本今日的行爲真快到了『戳到了那個古怪的嫩肉上』的地步了。安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嫩肉在兩塊地方：一是海上霸權，一是契約的信守。你可以說這都是英美人的『偽善』的癥結所在。但是揭破人的『偽善』，正是戳穿人的嫩肉。英語國家是決不肯拋棄海上霸權的，也決不甘袖手坐視一個維繫英美海上霸權的條約被任何國家『一廂情願』的廢止的。在日本軍人的迷夢裏，那個華盛頓海約也許不過是『又一張廢紙』。但那張廢紙和牠附帶的另一張廢紙都是大戰後英美國家團結合



作的重大的成績。九國公約已被日本軍人撕碎了，現在竟撕到那張更重要的條約了。無疑的，華府海約廢止的日本通牒出來之日必然是英美國家的精誠團結開始之時。況且我們看法意兩國拒絕日本同時廢約的要求，可以想見今日世界列強也不能不默認海上霸權在英美國家的手裏究竟比在日本人的手裏穩當的多。日本的單獨廢止海約，正是日本絕對孤立的實現，也正是『民族切腹』的逼近了。

我們在這幾年中，對於日本的前途，雖然不願意存幸災樂禍的淺薄心理，終不能不感覺我們這位鄰居的確是大踏步的走上自殺的死路。這個奇特的民族在六十年中幾乎自己做成了一個『亞東的英吉利』了，但在今日看來，他們好像真是瘋狂了，鄙薄英吉利而不為，偏要自己做成一個大戰後的德意志！德意志在一九一四年七月以前，無

## 歐游隨筆 (六)

### (6) 赤都的娛樂

我們傳統的治術是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在崇孔的風氣盛行的時候，我不應該批評孔子。一句話我敢說：孔子雖集大成，他的時代沒有心理學可以集。羅馬帝國的政治家

論在科學，哲學，文藝，工業，軍事任何方面，都佔全世界最優越的地位。不消四年的工夫，那樣卓絕的光榮都烟銷霧散，成了歷史的陳蹟。日本今日的地位，還沒有當日德意志的穩固，而她今日造成的危機已超過一九一四年的危機。如果我們不信『靈蹟』的可能，我們的鄰居自招的厄運大概是無可倖免的。

最可憐的是，我們自己還不配憐憫我們的鄰人的前途。我們至今還在過危幕上安巢的燕子的生活！『鄰之厚』固然是『君之薄』；然而『鄰之薄』就真可以成爲『我之厚』了嗎？幸運滿天飛，決不會飛到不能自動的人們頭上，也決不是僅僅能幸災樂禍的人們所能平安享受的！

廿三，十二，十七晨

蔣廷黻

就聰明多了。他們以麵包及馬戲治天下。我們所謂天下，西洋人稱羣衆或民衆。

免得人家說我不能脫離虛偽，我首先承認這篇文章是從經驗得來的。我在赤都住了兩個多月了。什麼博物院

恐怕全世界以赤都的博物院爲最多），圖書館，檔案庫，好是好，看多了也就厭了。於是就找消遣，找玩意兒。我不是要探討其黨的革命治術然後去玩；我是因爲玩的高興了然後想起適之先生在北平編「獨立」的辛苦，然後拿起筆桿來就寫。那末，寫玩意兒爲什麼要寫個這樣的大帽子呢？一則因爲我剛讀過適之的「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想間接的表示我的佩服。二則——讓我說個故事。好像法郎西（Anatole France）在他的幼年回憶錄說他初次作文，第一句話是「上帝是什麼？」先生問他爲什麼要問，他回答說：「不問，我的文章怎能開端呢？」我也不過要開端而已。

話雖這樣說，我還信羅馬的政治家比孔子聰明。蘇聯的政治家也比他老夫子聰明。前不久，我在「革命戲院」看了一齣這樣的戲。某工廠的經理先生是個十二分熱心的共產黨徒。他一天從早到晚忙管着工廠，想法使出品超過預算。衣服破了，鬍鬚長了，頭髮亂了，他都不覺得。至於陪太太及女公子去玩玩，那更談不到。太太確是好玩的；女孩，十七八歲，也是好漂亮的。夫婦之間發生了大衝突，太太到黨部去告發了他，說他侮蔑女權。同時他的女孩也出了亂子。她餓了三天，省了錢去買雙絲襪子。一位青

年同志也在黨部告發了她。於是黨部秘書開會討論。一位娘子軍式的女同志首先發言：「現在全世界的勞工都受壓迫，法西斯主義在那裏活躍。我們應該節衣縮食，努力奮鬥，還想穿絲襪子嗎？這位同志顯然不明革命黨徒的天職。衣服像我這樣的簡樸不就夠了嗎？（同志皆大笑）我提議革除她的黨籍。」同志們都不以這種議論爲然。他們認黨員也應該有個人生活（這戲的名字是「個人生活」）。黨部秘書反把經理先生責備了一頓，說：作經理同時也要作人；外表不整，家庭不理不一定就可以作好經理……。

戲末有點小趣。一位男同志對那位買絲襪子的女同志說：「你這事雖可原，我看你還不深知馬克斯主義。讓我盡點義務，每天教你一點鐘的「資本論」。同志們是應該這樣彼此相助的。」但是後來她雖沒有讀資本論，他確答應了在結婚以前替她買三雙絲襪子，一件新外衣。

「個人生活」可以代表蘇聯社會的新趨勢。聽說前不久某工廠經理自外省到莫斯科來見重工業部部長。在客廳等候的時候，他看見別的客人都是外表整齊的，臨時託故告退，到理髮室去整了容，然後再回去見部長。我們雖不能說蘇聯從馬克斯降到絲襪子，我們可以說蘇聯的人覺得馬克斯和絲襪子可以同時並行。這也是蘇聯經濟建設成功

的一個表示。

俄國人好看戲。據說莫斯科有五十多個戲院。牠們，用不着說，都是國家設立的。戲票的一半由戲院輪流分送各工廠。所以就是「大戲院」——以先是帝王貴族富翁消遣之所——現在勞工也有機會進去去欣賞。這戲院——Boi-

shoi Theatre 是十分華麗的。當年的御廂還保留着，蘇俄政府現作招待貴客之用。一進這個戲院免不了要想起革命以前這裏生活的繁華。某美國游客曾對我說：「我如能够一見當年這院任何一夜所見過的美人和美人的妝飾及她們同伴的衣冠，我覺得費幾萬幾十萬也是值得的。」現在這地的美人及其服裝雖比不得當年，但是音樂及歌舞，據內行人說，並不在當年之下。今年九月初外客旅行社組織了一個「莫斯科戲院旬」。西歐及北美的戲劇專家趁機來游的好幾百人。據他們在莫斯科的表示，他們對蘇俄的戲劇技藝十分佩服。一般人總想蘇聯政府必大利用戲劇來作宣傳。其實不然。宣傳的戲劇固有；「個人生活」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大部份與任何政治的，經濟的主義或運動沒有絲毫關係。我在「大戲院」看了三次舞劇——其中之一以加拉罕夫人爲主角——沒有一次帶點宣傳性質；有兩劇神以話爲中心，一劇演 Don Quixote 的故事。我在 Kam-

erni theatre ——名戲院之一——看過一次；演的是九十年前 Scribe 寫的 Adrienne Lecouvreur。該戲所用的佈景很有中國戲台的意味。最惹人注意的是古典戲劇的盛行。此刻沙士比亞的「十二夜」及莫力亞爾的 Tartuffe 正在莫斯科演着。美術的重要是此邦的人充分承認的。

休息日——每第六日——有午戲和夜戲；平常只有夜戲。夜戲從七點半起，到十一點左右爲止。十一點以後到兩點三點是莫斯科人的真正夜間生活。人們一羣一羣的跑進咖啡館，飯店去吃東西，跳舞，聽音樂。這種娛樂場所最講究音樂。他們的廣告只提音樂隊或舞女的名字。音樂現在最盛行的是 Jazz。其次是 Gipsy 的民族歌舞。他們的歌的悽慘很像北美黑人的，但其淫則過之。他們的舞是 Shimmy 一類的。俄國人最不拘泥，不重外表的禮節。尤其是在夜間生活的時候，他們的天真，自然，誠懇，和能吃能飲都坦然擺在人們面前。裝客氣，擺架子那一套是他們最討厭的。男女之間也是這樣的自然和自由。不過他們的自由有自由本身的自然的限制。我在莫斯科還沒有看見俄國人喝醉了的。我也沒有在公園裏或咖啡館裏看見任何所謂不道德的事情。此地沒有小報；大報不登人們的私事。民間的謠言當然是有的，說某要人有姨太太一類的事。

大體說來，這地社會的風氣是很健全的。

我們都聽說過蘇聯聘有許多的外國的工程師；我們在國內沒有聽說蘇聯請有許多外國工人。其實外國工人在這裏服務的確不少。他們都是精工。有些篤信共產主義，來這裏幫助建設新世界；有些是因為在國內失業而來此地找事的；有些是蘇聯特地招來的。他們的正業是幫助蘇聯提高工作效率；其副業之一是在勞工界提倡各種遊戲，如棒球，足球，網球等。市與市之間，工廠與工廠之間常舉行比賽。在春秋兩季，這種比賽是蘇聯民衆最要緊的娛樂。我到莫斯科的Stadium去看過一次足球。技藝似乎比不上我們的選手隊。觀衆的熱心確與我們的相等。政府爲提倡起見，在各處建築運動場。有時請外國選手到此地來表演；有時派選手隊到歐西各國去爭錦標。赤都的兩個大報向不登載瑣事，却盡量發表體育的新聞，崇尚運動的風氣很像英美。

這種風氣的提倡不能算出奇。最奇怪的是賽馬。我常以爲賽馬是英國縉紳階級的嗜好；賭馬是資本階級的投機事業之一。所以吳炳文代辦有一天請我去看賽馬的時候，我不勝奇異。老實說，我在天津北平雖住過十多年，我會未看過賽馬。現在居然在莫斯科初次享受這種眼福！賽馬

場的設備很講究。我們坐在一個包廂裏面，還有很好的茶點。馬都是政府馬場產的。未賽之先，預賽的馬在路上試跑，讓觀衆猜估優劣。願賭者可以買個號頭。第一獎不過兩百盧布，但第一獎有好幾十個——這也是一種均富主義。觀衆十分踴躍。俄國人最快樂的生活是群隊生活(Crowd life)。

此地工人每天只有七點鐘的工作；每第六天又是休息日。戲院，公園，球場及其他娛樂場所儘管多，還是不夠的。其餘的人幹什麼呢？據我看來，俄國人最普遍的娛樂是遊街。到了休息日，街上總是人山人海的。我住的旅館 Savoy Hotel 正在城中。我常過俄國人的生活——遊街。走幾步就到一條極熱鬧的街名叫 Kuznetski Most。到處都是人。他們，像我一樣，沒有一定的目的，走到那裏算那裏。商店的窗戶如陳列有有興趣的東西，就打住，觀一觀。「國際書店」就在這條街上。我總是先在外面站一站，看看有什麼新書，尤其是關於中國的。有時別的遊人就同我交談起來，問問中國蘇維埃的事情或日本在東北侵略的事情——一般俄國人關於中國的興趣到此爲止。可惜我的俄文程度太淺了，不能與他們深談。跑進書店裏去又遇着一群人，大部份翻翻而已。其實俄國所有的商店都是擠滿了

人的。有時我想買點東西，一進去看見人太多了，嘆口氣就出來，想過幾天再去，可是再去的時候，也是一樣的擠。一雙橡皮鞋子直到現在沒有買成。書我確買了二十幾部。中國人要研究中國的共產黨運動非到莫斯科來不可。看這裏的出版物然後知道江西內部的喜劇和悲劇。從國際書店出來，我一直往南走，到郵政總局，轉灣，就到了高爾基街，頂有名的步許金咖啡館(Pushkin)在這裏，許多舊書店也在這裏。那個咖啡館我去過三次，只有第三次找到了座位，喝了一杯咖啡。此地的女同志算是最漂亮的。

## 鹽民的生活

這是東南濱海的一縣——樂清，自從國民政府成立以後，直屬浙江省政府。

這縣除了千巖競秀飛瀑懸空的雁蕩山之外，其他的一切，都是古陋得不堪。如果相信「地靈人傑」的話，至少於這處是沒有靈驗的。到而今，踏遍縣城的街坊，黃包車自由車還是瞧不見的。市况蕭條，自不消說。失學兒童，更是無從統計，「文盲」的資格，從祖宗三代起，到現在還抱守着的也不在少數。

沿高爾基街往東走，再往北，就到了戲院廣場。許多戲院在這裏；丁在君住過的首都飯店也在這裏。現在這飯店以「S.S.音樂隊出名。我在這廣場上總走過幾十遍。好幾次，警察跑上來，對我說：「同志，你應該由那邊那邊走。」他——或她——指東指西的告訴我應該怎樣走。許多俄國人在這廣場上也受過同樣的教訓。因為此地人多車也多，不是因為我是鄉下人。

十一月初，莫斯科。

王明

鹽業可以說是我們這一縣人民重要的職業，雖然不十分普遍。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可以分做兩大類，一類是日晒的鹽民，另一類是佃晒的鹽民。二者之中，又可分爲專門的和兼帶的。專門的顧名思義，不言而喻。兼帶的，譬如說，本來從事農耕的可是出畝不夠；或從事手藝的可是生意經缺乏；於是不得不靠晒鹽以維持生活。

我們可以從他們的工作裏，知道他們的生活是辛苦勤勞的，淘氣的。雖然有的不顧家，賺多少，花多少，過那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的，可是從外表看來，一般鹽民在工作上，一年四季裏，委實得不到片時的休息，因為他們不像農民們有什麼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時序。他們的工作，是一天幹一天的，即使元旦元宵的佳節，也需繼續工作，假使自己不圖貪懶的話。等到老天給他們以休息的時候（不外陰天或雨天），那就是他們倒楣的日子，失業的關頭，破財的時期。尤其是大雨滂沱之後，洪潮泛濫之餘，他們的「家私」，可以說什之七八要被毀沒了。若再整一番，那差不多要花上半百塊的本錢呢！

他們的「家私」是什麼呢？鹽壇，灰壇，水窟，滿桶等是。灰壇是晒那墨黑色的小樹枝的炭灰用的；鹽壇是用不同的紅花綠紋光彩奪目的破缸片湊成矩形的一片，目的在於製鹽；水窟是常年儲積鹹味的海水；滿桶是用來盛晒鹽的。製鹽的方法，大抵用晒，也有用燒，不過前者普遍些。晒鹽就是把滿均勻地傾注在鹽壇上，約摸有裁縫尺五分之厚——還要看氣候的好壞而增減，任日光和風兒起蒸發作用，到凝結成四方塊的白色的細粒為止。燒鹽就是把滿放在瓦鑊裏，用猛烈的火力，把它慢慢兒燒乾而成。晒鹽的——或燒鹽的——生活，比種田的要辛苦得多，他們在東方未明的時候，擦了矇矓的眼睛；披衣下牀，空着肚子，離

開房門，直往鹽壇那邊走去。這時，整個村落的空氣，彷彿死水一般的沈寂，天空裏月落烏啼，大地上雞鳴狗吠，在剛從甜夢中醒來的他們覺得，真是萬分的淒涼。從此想到自己終歲勤勞生活常憂的人，還這樣大早在路上走着，真是可憐的蠢動。這還不算什麼，如果是嚴冬，那凜冽的北風，拼命的向你臉上刮來，苦寒的堅冰，還要靠五指把它敲碎，纔好開始工作。「呀——冷冷——呀——冷冷冷」的聲音，這裏喊着，那邊不約而同的和着。但是無情的冷呢，決不因他們苦叫而減却他的威厲。他們往往活潑潑的出門，回家時，手足冷僵，整個的身體活像變成化石了。至於夏天裏，正是他們最快活的時候，雖然像火燒的太陽，憤憤的吐它高熱度的光芒。有時他們爲了皮肉受不了，默怨老天不應該這樣的肆熱，忽而想到多晒鹽，多賺錢的念頭上來，恨不得有更烈的太陽把鹽壇裏的滿火速的乾了。

至於燒鹽，更熱鬧，髻髻作喜事似的。男的自然出陣，女的也需參加。有時爲了工作的吃緊，連那未滿週年的新媳婦，也要卸裝出戶。他們——包括她們——這樣的工作，除了辛苦之外，最令人發噁的是滿臉被着黑灰歸來，那好像北平街上很容易看到的背煤炭的工人的面孔，不管你出去的是星星白髮的老人，回來總變成滿頭青絲吧！所謂「

「黔首」，我想只有對他們稱呼最爲恰當。所以民謠有云：「養女嫁華秋，白臉變烏頭」。一般剛剛出字的小姐們，聽到了這兩句歌聲，往往心兒顫，眉兒顰。

上面說了晒的晒，燒的燒，好熱鬧，他們自家日常吃的鹽，想來不致成什麼問題吧！不，問題有的是。原來他們濱海，海產如魚蝦蟹螺以及奇名怪狀的可食的動物，時常捕捉進來，但是因爲自己的家裏沒鹽，官鹽有時價格太高，買不起，往往眼光光看着已經捕捉進來的東西腐爛了。

鹽民們不識不知，只曉得鹽稅常在洋人那邊，他們比咱們中國人強，所以鹽要落版——送到官辦或商辦貯鹽的地方。鹽民對鹽吏鹽警們，好比「老鼠見貓」似的，非常忌憚。由忌憚更分兩種人的態度：一種是忠厚的人，戰戰兢兢，安分守己，但願兒孫們有碗飯吃吃，不再晒鹽就是了。另一種人是聰明的，很能應付環境：以爲你們對我們刻毒，我們採取「順毛勒」的態度：巴結，奉侍……於是請他們喝酒，打牌……，彼此鬧得不可開交，只須有機智的話。窮苦的鹽民，那裏有這麼多的本錢呢？不錯，他們花了這麼一筆款子，爲的得到了私販的便利（私販的賺錢比落版往往有四五倍之多），私販「順水」了，又好喝酒打牌，真令

一般安分守己的人嫉妒不已。凡是幹這種徼倖勾當的人，多半不會省儉積蓄。今天天氣好，鹽晒得多，偷得「順水」，今天酒肉菜飯，也吃得闊綽；有買布的來了，也要剪個一丈八尺，使老婆兒女們，個個滿面春風。至若霖雨連綿的時候，家無半顆餘糧，自然不得不向東貸向西借，連幾襲破襖舊袴，也要送到人家的箱子裏。

上面說到偷漏，都是從順水方面而言。最不幸的就是他們花了不少的錢，結果得到最大的損失。譬如說，一個鹽民跟鹽警已經鬧得很熟識了，忽然某一日偷鹽，在十字路口，碰到了一個不相識的什麼稽查員之類的人物，早已魂飛天外，手足無所措了，自然俯首就捕。當時那些酒店裏賭場上彼此稱兄呼弟的鹽警都來細的細，縛的縛，毫不留情，逼令罰錢多少（據說分局裏原來沒有罰錢的規定）。如果出不了，懸之空梁，脚尖離地，鞭之撻之，正給他嘗個什麼味兒。記得有一次，一份忠實的人家的兒子，爲申辯一樁事情是非的真相（不是偷鹽），他的足踝，被鹽警用鐵棒兒打傷了，他的老父把他馱回家來，足足休養了一個多月。當時他的父親不知道聽了什麼人的主意，欲向司法衙門起訴，後來因爲拿不出一筆作狀的款子，這點念頭，也就烟消雲散了。

安分守己的人，也有倒楣的日子，這，的確因為工作太緊張了，偶爾遲了一腳步，馬上有不測的禍患的降臨。譬如說，黃稻登場的時候，他們一面刈稻，一面晒鹽，爲了先把稻的工作告一段落，忽而把收鹽的時辰稍稍擱遲了。好，這可非同小可，「充公」你的鹽，還來捕你的人，以

## 農村經濟一夕譚

關玉潤

爲你們老實人也有給人追捕的一天，非罰你一五一十，事情決不了。老實人胆子小，又當百忙的時候，那裏跟他們理論呢？「忍一忍，吃勿盡」，他們受了虧後以這樣在良心上自慰着。

「農村破產」，現在已經成了普遍的呼聲，各處刊物

上，已給我們介紹了不少關於農村經濟的文字，無論它們的描寫，是否與事實完全相符；然而農村經濟的破產，確

已擺在我們眼前，大凡到過鄉下的人，誰也不能否認！所以農村之窮，確是窮，并且確已窮得不可開交！但是，老農們何以如此之窮？他們的窮究竟到了個什麼程度？這些却很少人能具體的告訴我們。換句話說；老農們窮得吃糠吃野菜；窮得衣不蔽體。可是，這些拼命要活的人們，他們日常生活費，到底是多少？他們節儉的努力，到底造成了什麼程度？這些瑣碎的節目，至今還不見有多少作者能確切的告訴我們！

我的故鄉是山東濰縣屬的梁山，從前雖是一片汪洋

，歷年來因了黃河的淤塞，現在確已變成一片好黃土地，所以農事收穫還算可以，七八年前，仍能見到許多食有餘糧的人家，近三四年來却也日形凋蔽了。

今年中秋節我是在鄉間過的，東鄰伯父家因爲今年收成好，特地叫我到他家去吃酒，我去了，只是桌上放了兩盤菜，一盤點心，據他說；今年月餅太貴了，可是有點心也滿可代替！

伯父是一家十口人，有四十畝田，兩頭牛，在全村可稱中等之家，我問他這幾年來怎麼樣？他只說「太窮了！」我又問「怎麼太窮了？」他說「你成年在外上學，那能懂得鄉下事！」「有四十畝田養兩頭牛，還說太窮了，誰相信？」我瑣瑣的追問着。他不得已了，纔告訴我以下的



數字。

他說：有四十畝田，養兩頭牛，本來不能算很窮的人，可是將一年的支出和收入計算一下，你也知道窮得怎麼樣了，只就今年說吧！先說收入：四十畝田可種：

(1) 小麥十七畝，收十四袋，每袋重一百四十斤，值四元六角，共值六十四元四角。草一千四百斤，每百斤三角半共值四元九毛。(2) 豆及芋，均仍麥田；豆十四畝，收十七袋，袋一百廿斤，值兩元四毛，共值四十四元二角。柴千五百斤，每百斤三角半，共值五十二元。芋三畝，收四千五百斤，每百斤六毛，共值廿七元。草三百五十斤，共值一十七元。(3) 高糧十六畝，收十四袋，每袋一百十五斤，值兩元半，共值三十五元。柴七千二百斤，每百斤三角，共值廿一元六角。(4) 穀二畝，收四袋，每袋重百斤，值二元半，共值十元。草六百五十斤，共值廿七元。

(5) 落花生四畝，收八百斤，每百斤二元，共值十六元。草二千斤每百斤三毛，共值六元。(6) 小荳一畝，收一袋，值二元，無草。(倘若我的加減沒有錯，則這個中等之家的全年收入共值241.625元)。

如今再說支出：單就不可避免的說，至少要有：下種；完糧及街坊雜費；耕牛的餵養三種：(一) 下種；(1)

(1) 小麥每畝須十斤，共約值六元。(2) 豆及芋；豆每畝五斤，共七十餘斤，約值一元半。芋每畝用秧值一元，共值三元。(3) 高糧每畝須二斤，約共值七角。(4) 落花生每畝須十斤，共四十餘斤，約值一元。(5) 穀及小荳因用種較少，姑定為約值一元。(共計為132.20元。據說這是照平日的價日計算，可是每到下種時期，種子一定要比平常貴的，并且每遇天旱，種子要格外用的多)。(二) 完糧及街坊雜費；今年每畝上忙是一毛七，下忙一毛四，每畝全年三毛一，共須納12.40元。雜費每畝每年約合一毛四。共合5.60元。(三) 牛的餵養；平均每牛每月須草四百斤，香料(即炒熟磨碎的豆)九十斤，兩頭牛全年共須草九千六百斤，香料二千一百六十斤共值約八十元。所以全年的支出，至少是111.20元。240.625元支出111.20元，除支淨存129.425元。

他沒有提到買肥料，因為這總可以省掉，他沒算上三毛一天的人工，因為農忙時全家老幼都到田中去做工，他也沒有加上一切的苛捐雜稅及街坊，區，黨醫藥等額外的花消，因為這總可視為例外，雖然近年來常是有增無減的；然而我們只就129.425元的收入計算一家十口要足十二個月的應用，平均每人每日共合大洋三分五厘，合八大

枚半零五個制錢，富餘的計算一下，合九大枚。倘若一日三餐，則每餐正合三大枚，可是民生問題是包括衣，食，住，行，四大項的，那末這個中等之家的民生問題，也

## 語言的變遷

在語言學上，當我們說一種語言起了變遷的時候，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意義：第一，是那語言裏的辭彙起了變遷；第二，是語音起了變遷；第三，是語法起了變遷。固然，在上述的兩方面或三方面都起了變遷的時候，我們該認為語言上的大變遷；但是，假使只有一方面發生了變化，我們仍舊不能不認為語言上的一種變遷的。

辭彙的變遷是很容易的。法語的*Fiance*，被英語採用了，就會用得很恰當；英語的*Beefsteak*，被法語採用了（寫作*biŕeck*），也用得很恰當。現在北平的車夫校工也會採用「犧牲」「摩登」「自由」等字眼，雖也偶然用得不很恰當，例如把「摩登」專當壞的方面講，但這是很容易矯正的。有些辭彙的變遷却犯了語病，例如「認為」「爲」字本已有「是」的意思，而現在一般人都說「認為是」；又如「除非」或「無非」的「非」字已有「不是」

只有在這每日的九大枚內完全解決了。老農們不讀經濟學，不知道他們怎麼生活來？

的意思，而現在一般人往往說「除非是」或「無非是」。這種自由變遷而引起的語病，是由於白話中採用了文言的殘留，又摻進了白話的成分，所以弄得四不像了。對付這種語病，有兩個辦法：第一就是索性把「認為是」「三個字認爲一個不可分析的動詞，把「除非是」「三個字認爲一個介詞，把「無非是」當中的「非」字認爲副詞，這是以不了了之的辦法；第二就是大家提倡只說「認爲」而不說「認爲是」，只說「除非」或「無非」而不說「除非是」或「無非是」，這也不是難事。總之，辭彙只是概念的表現；我們要改革一個表現概念的形式，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採用另一語言裏的表現的形式，越發容易了。

語音的變遷就比較地困難多了。一個人從小就養成了某一種的發音習慣，這在語音學上叫做「讀音的基礎」(Base d'articulation)。所以我們到了成年之後，語音就

很難更改。劉半農先生的語音學總算是很好的了，然而他在北平住了十餘年，仍舊有的是故鄉江陰的語音與聲調。話劇團對於國語，當然是特別考究的，但是最近我聽見某劇團的一位主角把「費話」唸成「會話」把「飯」唸成「患」。這雖不是習慣的關係，却是想要改習慣而犯了類推的謬誤。湖南（至少大部份是如此）「費」與「會」同音，都讀爲 *foi*（爲印刷便利計，不用國際音標）；那主角是湖南人，大約因聽見北平人把「會」字唸成 *huai* 不唸 *foi*，於是他就推想凡湖南唸 *foi* 的在北平都唸 *huai*，所以把「費話」唸成「會話」了。關於「飯」與「患」，也是這個道理。（湖南的合口字裏的「變」，自有語音學上理由，這裏不談。）又如江浙皖各省的人，大多數是把「庚」與「根」，「慎」與「痕」，「賓」與「兵」，「平」與「貧」唸成同樣的聲音的，且不說他們改起來不容易，縱使改變了，會不會也犯類推的謬誤呢？現在法國人傾向於採用英語的 *Carte* *man* 一字，但他們唸起來却頗像北平人唸的「張特勒孟」！可見語音之變遷，比辭彙的變遷難得多了。這是頗嚴格的說法。至於上海某君說上海的 *b, d, g* 與英語裏的 *b, d, g* 是一樣的，依這種很粗的說法，那麼，北平的「會話」也可以認爲與湖南的「費話」相同了。

語法的變遷是最難的。但如果我們希望語言改善，似乎以語法上的改革爲比較地有意思。許多模糊兩可的話，都可以因語法上的改革而成爲顯明的；許多不合邏輯的話，都可以因語法上的改革而成爲合邏輯的。譬如有人說「醉人的歌聲」，這話不很明白。他的意思是說「令人陶醉的歌聲」呢，還是說「一個醉了的人的歌聲」呢？又如詩經「無忝爾所生」，古人皆釋「所生」爲父母。但「爾所生」依文法講，當然是「子女」。這種話，都須經過一番改革。然而改革起來却又最難。這不是改革一個表現概念的形式之問題，而是改革「語言觀念」的問題。語言之成立，必須先有一種精神行爲，而這精神行爲包括兩種順序的動作：第一步是分析，就是我們心裏起了表象之後，分辨出若干成分；而在這些成分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第二步是綜合，就是那些不相同的成分被精神認識了而且分析了之後，復由精神把他們組合，以成語言觀念。語法就是語言觀念裏的一種綜合的方式。若要改革語法，就要一直影響到「主動的習慣」(Habitual notices)。所以中國人學外國語，學到了讀音頗正確，而且離了字典也能看書的時候，說起外國話或寫起外國文來仍舊往往不合外國人的語法，這就因爲他們的語言觀念裏的綜合方式並沒有完全改

變過來的緣故。又譬如現在的文人寫起文章來往往參雜了些歐化的語法，然而說起話來仍舊不能那樣歐化，這也因為寫文章能有充分的時間去改變他們的「主動的習慣」，而說話就沒有充分的時間。

## 憑藉

長坎子是離城二十幾里的一個村莊，有四十來家人戶，都是上糧吃飯的農民。雖說人少，但高低上的講究，還很分得清楚。他們認為最堪羨慕和尊敬的，就是在城裏有個乾保爺，紳士，差頭都夠資格，頂好是老在衙門裏鑽，常隨着縣太爺也穿起袍兒褂兒到處吃席包攬詞訟的特號三小子（註一）。他們以為低賤的，是問起他的三代來，都沒有人在城裏求得過一個保爺的。他們一天把担糞耘草等工作完了，都拉出矮木凳來靠着破泥門左顧右盼的擺龍門陣。近來，擺龍門陣時，常賣弄風騷，羨慕得人嚙口水的，要數樓桿子了。桿子，本叫馬來貴，因他生得又高又苗條，他們就給他這個諱名。

從前，桿子也是個平常人，在去年年底，才進城去穿逗了個熟人，拜在正上紅運的朱二老爺名下，作第三十九

由此看來，即使語言是可以改革的話，也只能在辭彙方面得到頗好的成績；至於語音與語法兩方面，非經過很長很長的時間，是不會有很顯著的效果的。

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華園。

## 壽生

個「乾大少爺」。自從桿子找得保爺後，他們擺龍門陣時，都是他作中心人物了。像「吡」的一聲木凳响，桿子笑蜜蜜的把大褲腳一撈，放出一對黑塗塗毛鬆鬆的大腿來，一面雙手抱着脚桿爬得白糠四處飛，一面說：「啞人，發大爺，昨天沒進城趕場嗎？狗二哥呢？呵，昨天趕場，真是見世面不少。武官衙門有蹊索橋的，商會長高大先生看幾個大兵打得在地上邊，這些還談，連縣長都看見了，還有我們保爺一路呢！我把東西賣完了，就送隻雞到保爺家去，保爺留我吃了飯，和我擺了好些家常事，又叫我去同奶媽磨了兩升包谷，一直到黑才放我回來。這一場，才是不枉做趕呢，啞人」。諸如此類的長篇演說，總要講得人人神往。他們當想：桿子家，不曉是那間墳發了，走這樣大的紅運。桿子也一天一天的把這些平頭百姓瞧不上眼。想：

鄉空子，算什麼東西；我桿子，現在是，「哼！」

桿子一家子都很勤儉，除了大節小季，稱肉進城去送保爺，是少近豬肉攤的，從牙縫裏積下好幾百吊錢。他們的習慣，有了錢，不是晚上拿去埋在巖澗下，大樹傍，就是用來置田地。桿子是有心計的人，他想：把錢拿來埋着，沒出息不說，要被人識破偷去，怎辦？還是用來當筆地方穩當，划算些。別人當地方，怕人知道他有錢出麻煩，我怕那樣。他把主意立定，就把要當地方的口風漏點出去。不久，對面山上坐的獨家周天壽，就約了個中人來桿子家說，有幾坵田要當給他。桿子聽說要找他當地方，馬上做出苦臉，埋下頭去，把烟桿在火舖上咯咯的敲了兩下，說：「啲人，你們爲那樣說這個話？這格大的年程，娘兒子毋還難拖，那有錢來當地方？天壽哥，你不要說笑吧，倒是我拿我門前這坵大田賣給你，莫說當，把這冬天拖過。年程太大了，真難拖。」他雖然這樣說，但他們明白，有錢的人是不肯一下就承認有的，總有這一套。中人說：「我也曉得桿子手邊不大寬裕，只是你的人緣廣，城裏又有人，始終要比天壽哥活套些，你帮他個忙，在別處設個法，要了他的吧。我是一定得吃你們這台酒的。哈哈。」桿子這才有了點笑容說：「你真是說得我沒說的了。

啲人，不要得來，又是左搏右轉的人些；真是爲了好，幫你說法吧。」「啊，不用說別的，就是這點爽快，桿子就比多少人強。天壽哥，噲？」「我往常就是這樣說。」「不要說噯——我是個性急的人，一件事情到手，就想兩下做完的。那地方在那里？要多少錢？」「就是毛家灣那點，你是知道的，完全在內，四百吊。我是差錢才當，到時就要取的。」「太多了。就值得，我也取不出那樣多。」「橫豎當多取多當少取少，你們都不用講，依我說句公平話，就是三百吊。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我去幫你們請隔壁啟二先生來，代筆寫了紙吧。」

☆ ☆ ☆

三年當期已滿。天壽的大兒子已接了媳婦。在媳婦過門時，母家打發了一條牛，幾個月的工夫，就下了一個牛崽。天壽商得媳婦的同意，留起小牛，把大牛賣了，得幾十吊錢，就用作本錢做起布生意來，從此三翻五轉，不二年的工夫，就積起四五百吊錢了。鄉下人認爲出脫祖產是絕大恥辱的，天壽盤算了一下手邊的錢數，就去約好中人拿起錢到桿子家去贖田。桿子這幾年雖然是在一般鄉人另眼看待中過日子，但真威風還沒有使出過，他這回不能再讓機會滑過了，非顯點「大少爺」的架子不可了。他問明了

天壽哥的來意，就說：「天壽哥，你拿的是多少錢來？」還會少？」「桿子這幾天進城沒有？」「昨天才去保爺家呢，略人。」「天壽哥，你是帶多少錢，我問你。」「當然足足的三百吊，還用說？」「三百吊，怎麼退得了，略人。」「不要說笑，錢在這裡，快來清數。我帮你湊的全是當百銅元，好放得很。快把紙給我，還有事呢。」「略人，誰不知發財人貴忙來和你說笑，難道你忘記了那年漲大水嗎？那次出坎衝壞了，我很花一筆錢。」「不要儘說笑，快取紙出來我們還要約你一同去喝杯酒。」「誰和你說笑，狗口的和你說笑！我不看年頭年尾的，得罪你幾句好的。」「桿子說了，死勁把臉沉着。天壽看他認了真，心裏一急，頸項上的綠筋都高起來了，像山路傍供的山神樣，一條一條的數得清。急促的說：「你這算那樣話？」「那樣話？水衝了田坎，我修去五十吊錢，不問你要嗎？」氣憤憤的，口沫噴得天壽一臉。天壽用手往臉上一抹，參上一步大聲吼道：「你這不成話？你修那條坎值得五十吊？那個石匠修的？有人知道嗎？撞鬼嚇！」中人站到他兩人中間去勸：「不要這樣，有話好說，同路挑糞，同山弄柴的人些，不要傷和氣。」「真是呢，都是土生土長的人幾個，一根頭髮絲就遮着了臉，要敲我五十吊錢！還要理，二天衙門左邊的聖廟

都不要了。」「略人，略人，你說那樣？放屁不認人就不認人，略人打官司，說理，都隨便。桿子這兩年還怕人嗎，打聽打聽來，略人！」「誰不知你桿子，還用打聽。只是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百樣逃不過一個理，我肯信你就不走理路。」「放屁略人誰不走理路，你才是呢，當的時候，求爹爹告奶奶的耍人當，在那里得了幾個腥臭錢，就

☆

☆

☆

走我面前來逞能，呸！」中人只有一張嘴一雙手，招呼不下兩個，全靠左右隣舍的人們來才把天壽勸住，叫他拿錢回去，待兩天大家氣散散再說。那場風波，才告一段落。

一天，何區長家的堂屋當中，燒起一大盆火，十幾個人圍着，何區長坐在上首椅子上。區長戴一頂擅窩子，束一柯大腰帶，兩手把定一柯四尺多長的草烟桿，唏唏的吸。看看口水一線綠家順烟嘴而烟桿一直往下流，一陣口水已積下一大灘漲上去把烟斗裏的火淹得咄咄的抖，後來竟淹滅了。區長用力吸一陣吸，不出烟子，很自然的左手把烟桿提高，用右手的大指頭往烟斗裏一掩，又把烟嘴放在口裏，把烟斗放進火盆裏去在火末子灰裏鑽兩下，又拿出來唏唏的吸。這陣覺才到兩手有點滑滋滋的吧，也很自然的隨便在衣上揩了兩下。區長短鬍子上的水銀珠都發現了。

好多，然而這一屋子的人，還是各形各式的在吸烟，不有一個開口說話。鄉下的習慣法是這樣，不管什麼事，大家聚攏來，都是要任性大吸一陣烟，悶坐得愛不愛的才說正事的，何況在區長領導下呢。怕是區長的屁股坐痛了吧，把烟桿從口裏扯出來，用手在菸子上抹了一把，說：「你們把自己的理由說出來大家聽聽。」區長的命令發出後，天壽站起來了，咳了兩聲，說：「今天在大公面前，我不敢多說話，我雖不會說，大公們會聽。我這份田是五年前當給他的，三年期滿取回，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因為那時錢不順手，沒取，便宜了他兩年。上前天我完全全的錢送上他的門，他蠻不給契，還出口就渣滓連天的，這些是有見証的。他問我多要五十吊，說他修坎子花的。大公們知道，毛家灣壩上的田，那有大坎子來？昨天我去看他碼過的地方，不過幾個毛石頭壘壘，半天的工夫都要不上，兩百錢的工錢都值不住，五十吊！我問他是那個天上吊下來的石匠修的，他說又說不出，就是乾惡。這明明是想霸佔我的田，還有那樣呢。今天在大公面前，我是不敢說那樣的，只請大公公斷。我心裏不說：依他這樣不講理，那田坎上的桃樹被他斫了幾根，我不可問他賠我嗎？大公，你老人家評這個理。」區長「哄」一聲，把頭點幾下。桿子

昂然的站起來說：「呸，略人！我還賺得你的過山價，你倒向我要買路錢嗎？我明明說吧，你就拿三百五十吊來，我也不取。契上寫的是老當，要你自己有錢才能取的。你當我不知道？你這錢是你親家的錢，你又把田轉當給他了。契紙在這里，請大公看吧。」他往懷裏一摩，拿出一張紙來呈與區長。區長不識字，也是人人知道的，但為體統計，在這大場面上，彼此都得裝點醋。區長很自然的倒轉拿着看一陣，給他下首的一位道：「老二，你讀與他們聽，我的嗓子這幾天不大好。」老二讀：

立出老當水田人周天壽今因無錢使用情願將自己項下祖父遺留之業地名毛家灣上壩憑中出當與馬來貴哥名下價值銅錢三百千文整當日三家面議一手交錢並無少欠分文其田大小之坵上與米吉祥之田接界下與狗大娘之田接界左與彎刀三之田連界右與黃有萬之山土連界田坎土圻一並在內原水灌田每年乾幫糧錢三百文三年以後方能退贖不能轉當與他人一切加當出賣之事皆須先商馬姓若馬姓不要此田方能轉當或賣與他人恐口無憑特立字據

一紙存據

中華民國十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立出當契人周天壽押

中人王祥二十

代筆毛啟二筆

「一紙上寫明不得轉當，還說那樣？大公，是不是？」  
禛子說了車過臉去看天壽一眼，天壽氣昏了說：「禛子，你有那樣證據說我這錢是別人的？你就能諒我姓周的找不到錢嗎，陰溝裏的瓦片也有翻轉的時候，四隻腳你才諒得定，兩隻腳走的是難得諒定的。你又才穿褲子好幾年，就這樣血口噴人，不走理路。」  
「噤人，禛子骨頭都比你多一根，哼！」區長說：「你們大家都不用開口，聽我說：大家都是本地方人，好好開花好好謝，老鷹不食巢下鳥，光棍不打地頭蛇，你們都是今日不見明日要見的人些，冤

## 編輯後記

△這一期又有兩篇講人民痛苦的文字：一篇「鹽民的生活」的作者王明先生是北大的學生；一篇「農村經濟一夕譚」的作者關玉潤先生是輔仁大學的畢業生，現在山東濟寧代莊的崇德師範服務。

△「語言的變遷」的作者「了一」先生，讀者大概知道是清華大學專任講師王力先生。

家宜解不宜結，何必為這點事挨年逼節的爭鬧呢？依我說，天壽拿起錢來取田，也不是賺賬；禛子有錢，不愁無有地方要田。從此大家把氣散了，好好過年；也用不着記恨，牙齒和嘴皮好，有時也不免出血。依我的話，我與你們和好，天壽就拿錢來把這紙取去。不依我，由你們進城去。我只說，打官司不是一件隨便的事。你們想想。」區長說完，那些趕酒吃的什麼鄉長，甲長，同聲喊：「大公說得好」。天壽說：「大公說那樣，算那樣。」禛子說：「我是不答應的，大公，他倒得尺頭了。我可太不划算。一區長看見說不下，只得說：「由你們吧。」就安席吃酒。天壽禛子為這事第一次，每人拿出六吊錢。（未完）

適之

△「壽生」先生又用他的貴州土白寫了一篇小說，下期可以登完。

△蔣廷黻先生又寄了一段遊記來，寫的是蘇俄的娛樂。我們看他記的莫斯科戲劇的新傾向，也可以明白蘇俄這回延請梅蘭芳先生去演戲不是完全無意義的。



萬有文庫第二集所收之兩大參考書

# 十通

通典、通志及文獻通考，世稱三通。合續三通，清朝三通，而為九通。本館所輯十通，則於九通外，更加入吳興劉焯漢氏所撰之清朝續文獻通考。劉氏之書，載乾隆至同治間事蹟議論，較清朝三通更增多百數十年之史料。我國自有史以來，歷五千餘年，政治文化，燦然具備，若作一籍，亦遂宏多，或斷代為書，或專類別記，汗牛充棟，尋檢殊煩，其能豎窮古今，備列各門，支脈攸分，本元悉究者，惟十通足以當之。宜其為研究中國政治文化者必不可少之書也。茲本館採用最新影印方法，縮裝二十餘冊，字體較五號鉛字稍大，不傷目力，更新編四角號碼索引，另裝一銀冊。取攜檢閱，均極便利；單行售價尤廉，且不及通行本之什一。

# 佩文韻府

佩文韻府及韻府拾遺，各依韻分爲一百六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自有韻府以來，無更博於是者。兩書所收不同之單字，雖僅萬餘，而合計文句典故，不下四百四十萬條。搜奇抉秘，蘊藏極富，至今仍不失為文料之源泉，參考之寶笈。其中徵引之書，今已亡佚者甚多，碎玉零金，尤賴是以傳。茲將兩編合併影印，裝訂六銀冊，字跡仍甚清晰；新編四角號碼索引，另裝一銀冊。檢尋如意，取攜不勞。查本館編印之辭源正續編，悉依條目之首字編列，與是書之依韻編列者，分別爲接首詞與接尾詞之總匯。故已備辭源正續編者，加購是書，尤有珠聯璧合之妙。

十通目子

通典	二百卷	唐杜佑撰
通志	二百卷	宋鄭樵撰
文獻通考	三百四十八卷	元馬端臨撰
續通典	一百四十四卷	
續通志	五百二十七卷	
續文獻通考	二百五十二卷	清乾隆敕撰
清朝通典	一百卷	
清朝通志	二百卷	
清朝文獻通考	二百六十六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	四百卷	劉錦藻撰

佩文韻府及韻府拾遺，各依韻分爲一百六卷，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自有韻府以來，無更博於是者。兩書所收不同之單字，雖僅萬餘，而合計文句典故，不下四百四十萬條。搜奇抉秘，蘊藏極富，至今仍不失為文料之源泉，參考之寶笈。其中徵引之書，今已亡佚者甚多，碎玉零金，尤賴是以傳。茲將兩編合併影印，裝訂六銀冊，字跡仍甚清晰；新編四角號碼索引，另裝一銀冊。取攜檢閱，均極便利；單行售價尤廉，且不及通行本之什一。

商務印書館編印

萬有文庫

第二集

合售預約價

正編二千冊  
兩大參考書  
二十八銀冊  
合售四百元

分售預約價

單購正編二千冊  
三百四十四元

單購續編一千冊  
通廿一銀冊  
六十五元

單購佩文韻府  
七銀冊  
三十一元

目錄樣本備索

萬有文庫 第一集

二千零十冊  
特價四百五十元  
同於廿二年出版



# 中國與國際

張忠絨

自從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國內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東三省事件應當交由國聯解決，及國聯調停失敗，此種人復認為中國唯一的出路，應聽命於第二次大戰，候俄美等國打敗日本，中國方有出頭之日。還有一種人認為，國聯不可靠，外國尤不可靠，中國應退出國聯，自己埋頭苦幹。我以為這兩種意見都對，也都不對。這是什麼原因呢？

老實說，甲午戰爭以前，中國的失敗，多半由於中國只知有本國，而不知有國際，實則近代國家任何一國都不能不重視國際關係。中國在開關以前，即已受國際影響，而不自覺。十九世紀初年，英國曾兩次出兵澳門，第一次在一八〇二年，第二次在一八〇八年。英國所以出兵澳門的原故，因為當時正當拿破崙戰爭時代，英國恐怕法國的勢力伸張到遠東，所以為先發制人之計，這是歐洲國際關係影響到中國的一個實例。其後英國政府於一八三三年取消東印度公司遠東專利權，也是因為與美國商業競爭的緣故，以致引起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五八年的英法聯軍一役

，法國本無加入戰爭的必要，但是此時拿破崙第三在歐洲的政策，在與英國合作，故此毅然加入作戰。

英法聯軍戰後，外人之勢力已因漢口，九江，鎮江開放而入長江流域，因天津開放而入華北各地，國際關係對中國的影響較前尤為密切。一八七〇年的天津教案，法領事被殺，法政府的態度異常強硬。雖負一時重望的曾國藩對此案亦感難於應付，不料曾去李（鴻章）來，法政府態度突轉和緩，交涉進行異常順利。李鴻章因此被譽為外交能手，自此掌握中國外交大權，垂三十年。其實法國政府態度之忽轉緩和，何嘗是李氏的功勞？此時普法戰爭已起，法國實無暇顧及此案。清廷不明真像，完全歸功於李氏，豈非笑話！一八八〇年後，英國因法國強佔安南，遂亦強佔緬甸。英國抵制法國，而中國竟受其害，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可以想見了。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已被捲入世界政治的漩渦，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較前更為重要：第一，中日戰後，中國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東半島。俄法德三國驚

出面干涉，強迫日本還我遼東。俄國干涉的原因，當然是因爲俄國不願意日本的勢力澎漲到亞洲大陸。法德兩國爲甚麼要干涉呢？這又不能不溯源於歐洲國際關係。法國此時是俄國在歐洲的同盟國；德國因爲要減少法俄同盟在歐洲的力量，轉移俄國的視線於遠東，所以願意鼓勵俄國向遠東發展。從另一方面講，英國與俄國爲世仇，所以此時的英國願意聯絡日本，抵抗俄國。日本擬侵入大陸，因俄法德三國出頭干涉，不能達到目的，乃只得暫時與英美合作，高唱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第二，日俄戰爭後不到兩年，俄國即與日本合作侵略中國。這也是歐洲國際關係所產生的結果。因爲此時英國已決定與俄法二國合作，抵抗德國，俄國既願與英國合作，自不能不與日本妥協。於是英日俄法四國合成一體，英法對於日俄侵略中國的行動，多予以援助或默認。第三，大戰後，美國極力主張維持中國的領土完整與門戶開放，英國既不願得罪日本，復不願得罪美國，因此在華府會議時，取消了英日同盟，而代替以四國協定與九國公約。

上面所說的事實，全可以證明國際關係對於中國的影響是如何的重大。但是我們中國在甲午戰爭以前，對於國際關係，甚爲茫然。只知道有中國，而不知道有國際。人

家與我們通商，我們則以爲外國沒有茶，沒有鹽，不與我們通商，外國人都要餓死的。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兩役之後，中國才逐漸重視外國，但對於國際關係，仍不重視。例如一八八五年時，英國向中國建議締結同盟，以抵抗俄法二國，並保護安南，中國政府認爲，與英同盟無異給中國找麻煩，所以李鴻章答覆英國說：「中國向不與他國同盟」。假使中國當初應允與英國同盟，則日本後來必不敢向中國挑釁，甲午一戰可以避免，遠東主人的地位何至爲日本奪去！這是我們只知有中國，而不知有國際，忽視國際關係的結果！

逮至甲午戰後，中國幾被瓜分，此時中國當局始注意國際關係。於是李鴻章跑到俄國，與俄政府訂立同盟，不惜許以種種權利。嗣後見俄國并不可靠，復轉頭聯絡英日兩國，是以於一八九八年向英日兩國政府建議，締結中英日三國同盟。然而此時的中國毫無實力，英日兩國均不願與中國締結同盟。及日俄戰爭開始，中國雖傾向日本，但日本政府則勸中國嚴守中立，勿須幫助日本。可見本國如無實力，專門依賴他國，是不可能的。然而中國政府猶不覺悟，等到英日俄法四國已成一體，中國政府復想倚靠美國，以唐紹儀爲專使赴美。然而自己毫無實力，專思運用

國際關係，結果自然是到處碰壁。

凡上所述，在證明任何一國均不應忽視國際關係，亦不應專依賴他國。中國過去的失敗，即在有時只知有中國，完全忽視國際關係，有時過於重視國際關係，而忘記了充實本國的國力。此兩種心理，同一錯誤。歐戰時德國的失敗，即在自信太過，以致在國際間陷於孤力。是故不但中國，即世界上任何強國，亦須重視國際關係。反之，專門依賴他國，也是要失敗的。例如歐戰期中的比利時，列強本有保護他的中立的義務，但比利時當德軍侵入時，仍

## 民主政治與獨裁政治

丁文江

首先以己力抵抗。所以歐戰後的比利時在國際間的地位很高。即如在奧匈帝國壓迫下的捷克斯拉夫民族，他們也曾出十萬以上的大軍，幫助協約國作戰。大戰後，捷克斯拉夫能建立新國，又何嘗是專靠外人咧！

所以我的意見是，只顧充實自己的國力，完全忽視國際關係，與過於重視國際關係，專門依賴他國，而不充實自己的實力，是同樣的錯誤。中國將來的出路，必須一面準備實力，一面運用國際關係。切勿再蹈過去的覆轍！

近幾月來我們許多朋友常常討論這個問題，而主張極

其不一致。蔣廷黻先生是贊成獨裁的（參觀獨立評論第八十和八十三號），胡適之先生是主張民主的（參觀獨立評論第八十五號）最近胡先生又因汪蔣兩先生感電有「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必要與可能」的話，作文批評錢端升先生在東方雜誌所發表的「民主政治乎？極權國家乎？」（參觀獨立評論第一三〇號），申說他以前的主張。

胡先生以為獨裁不是必要的：因為獨裁（一）不能促進錢端升先生所希望的沿海各省工業化；（二）不能達到蔣廷黻先生所希望的統一政權。他又不信（一）中國今日有能獨裁的人，黨或是階級，（二）中國今日有可以號召全國人的情緒與理智的活問題，使全國能站在某領袖某黨某階級之領導之下造成一個新式的專制，（三）中國民族今日智識經驗夠不上幹那需要高等智識與技術的現代獨裁政治。所以他以為獨裁是不可能的。

平心而論，中國今日沒有獨裁的可能。大家應該承認的。汪蔣兩先生是當國的政黨的領袖。他們都說，「中國今日之環境與時代，實無產生義俄政制之可能」，然則他們一定是承認中國今日沒有能獨裁的人或是黨（？）。

獨裁政治不可能，民主政治是可能的嗎？這當然是要看「民主」兩個字怎樣的解釋。假如民主政治是要根據於普選——就是凡是成年的人都要有選舉權，然後算是民主政治，則民主政治在中國今日不可能的程度遠在獨裁政治之上。因為中國今日是否有能獨裁的人或是黨，還是個信仰問題——我們不信有這種人或是黨，別人也許相信。至於中華民國的人民百分之八十或是七十五以上是不識字的，不識字的人不能行使選舉權的，是大家應該承認的。若是所謂民主政治是相對的，是逐漸推廣的，則當然有討論的餘地的了。前清的諮議局和民國的國會都是「可能」過的了。不過這是不是我們所謂民主政治。

近年以來許多人——不贊成獨裁的人如威爾士 H.G. Wells 如羅素 Bertrand Russell——都覺得真正的平民政治

事實上不可能。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以為大家都識字，選舉權普遍，政權當然是選舉人手裏的了。近幾十年來的經驗才知道是不然。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他們識

了字是看體育新聞 Sporting news，讀偵探小說。政治上的問題除非是為他們直接有利害關係的，他們絕不願意過問。同時靠政治吃飯的人又發明了一種騙人的利器——宣傳。宣傳是要組織的，組織是要錢的，於是就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實際的政權旁落在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手裏。所以現在連反對獨裁的人對於民主政治都發生了很大的疑問。

胡適之先生說，「民主憲政只是一種幼稚的政治制度，最適宜於訓練一個缺乏政治經驗的民族」。這句話是不可通的。理論的根據我們姑不討論；事實上看起來，民主憲政有相當或積的國家，都是政治經驗最豐富的民族。反過來說，政治經驗比較缺乏的民族，如俄，如意，如德，都放棄了民主政治，採用了獨裁制度。足見民主憲政不是如胡適之先生所說的那樣幼稚的。「民主政治只要有選舉資格的選人能好好的使用他們的公權」。不錯的，但是這就是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所有行民主憲政的先進的國家，都還沒有做到這個地步。

胡先生說，「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不甚需要出類拔萃人才……在於集思廣益，使許多阿斗把他們的平凡常識湊起來也可以勉強應付」。他似乎相信，「兩個臭皮匠，

湊起來是個諸葛亮」。他太樂觀了。事實上兩個臭皮匠，湊起來依然是兩個臭皮匠！胡適之先生似乎以為專門技術人才是行獨裁政治纔需要的。事實上在任何政治制度之下，民主也好，獨裁也好，如果國家是現代式的，胡先生所舉的一百五十萬個專家一個也少不了的！英美政治以前比較的單簡，因為他們是實行正統經濟學的放任主義的 *laissez faire*，與政制無關。現在英國也要有專家政治，美國也要有「智囊團」了。因為放任經濟主義在英美也不能存在了。豈但英美，連落伍的中國銀出口也要加稅了。這都是時代的表示。

「蘇俄與意大利都不是容易學的」。這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沒有問題，英法美比蘇俄與意大利更要難學。「領導四萬萬個阿斗，建設一個新的國家」當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但是要四萬萬個阿斗自己領導自己，新的國家是永久建設不起來。

所以我的結論是在今日的中國，獨裁政治與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獨裁政治更大。凡胡適之先生所舉的獨裁政治的困難和需要，都是實行民主政治所不可避免的困難和需要，而且程度加大。實行民主政治，一定要有普通的教育，完備的交通，健全的政

黨，寬裕的經濟。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

「可能」的程度如彼，「必要」的問題如何？我以為這個答案是很明顯的。中國的政治完全在革命期中，而且在內戰期中。在這種狀況之下，民主政治根本還談不到。獨裁政治當然是不可避免的。汪蔣兩先生儘管通電說獨裁政治不是必要，而事實上國民政府何嘗不是變相的獨裁，不過不是蔣廷黻錢端升兩先生理想的獨裁而已。豈但我們的政治沒有脫離革命的方式，我們的國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不久或者要遇着空前的經濟恐慌。在沒有渡過這雙重國難以前，要講民主政治，是不切事實的。胡適之先生自己說，美國「到了近年的非常大危機，國會授權給大總統，讓他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的國難十倍於美。除了獨裁政治還有旁的路可走呢？

「試行新式的獨裁」！我們應該注意「新式」二字。因為新式的獨裁與舊式的專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胡先生說，「打倒專制」的口號可以使統一不能成功，這是真的。但是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並不是新式的獨裁。獨裁如何纔可以算是「新式」，我以為有以下的幾個條件：

- 一，獨裁的首領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爲利害。
- 二，獨裁的首領要澈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
- 三，獨裁的首領要能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材。
- 四，獨裁的首領要利用目前的國難問題來號召全國有參與政治資格的人的情緒與理智，使他們站在一

個旗幟之下。

我已經說過，目前的中國這種獨裁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大家應該努力使牠於最短期內變爲可能。放棄民主政治的主張就是這種努力的第一個步驟。

(十二月十八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 答丁在君先生論民主與獨裁

胡適

丁在君先生的星期論文被飛機耽誤了，直到星期二(十二月十八日)始發出。我仔細讀了兩遍，很感覺失望。

他對於英美的民主政治實在不很了解，所以他不能了解我說的民治是幼稚園政治的話。民主政治的好處正在他能使那大多數「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人每一逢時逢節「都得到選舉場裏想想一兩分鐘的國家大事。平常人的政治興趣不過爾爾。平常人的政治能力也不過爾爾。然而從歷史上看來，這班阿斗用他們「看體育新聞，讀便宜小說」的餘閒來參加政治，也不見得怎樣太糊塗。即如英國，那些包辦，「騙人的利器」的人們，當真能欺騙民衆于永久，豈真能長期把持政權了嗎？倫敦的報紙，除了「每日前鋒」(Herald)外，可以說全是保守黨的。在幾年之前

，「前鋒」報(工黨報)的銷路小極了，直到最近幾年中，他們才採用「讀者保險」計畫，才能與其他通行的大報競爭。然而英國在這幾十年中，保守黨是否永執政權？工黨何以也能兩度大勝利？自由黨的得政權以及後來的瓦解，——更奇怪了！——却正和他們的黨費的盈絀成反比例！美國的全國財權當然是操在共和黨的手裏，然而我留學以來，不過二十四年，已看見民主黨三度執政了。可見這班看棒球新聞，讀偵探小說，看便宜電影，聽「 jazz 音樂的阿斗，也不是永久可欺騙的啊！所以林肯說的最公允：「你可以欺騙民衆于一時，而不能欺騙他們于永久。」英美的民主政治雖然使韋爾斯羅素諸人不滿意，却正可證明我的意見是不錯的。英美國家知道絕大多數的阿斗是不配干預



政治，也不愛干預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許他們去看棒球，看賽馬，看 Cricket，看電影，只要他們「逢時逢節」來畫個諾，投張票，做個臨時諸葛亮，就行了。這正是幼稚園的政治，這種「政治經驗」是不難學得的。（請注意：我不會說過，「民主政治是要根據于普選」。我明明說過：「民主政治的好處在於……可以逐漸推廣政權，有伸縮的餘地。」英國的民權，從古以來，只是跟着時代逐漸推廣，普選是昨日的事。所以說普選「然後算是民主政治」是不合歷史也不合邏輯的。）

現代的獨裁政治可就大不同了。獨裁政治的要點在於長期專政，在於不讓那絕大多數阿斗來畫諾投票。然而在二十世紀裏，那是不容易辦到的，因為阿斗曾鼓譟造反的。所以現代的專制魔王想出一個好法子來，叫一小部分的阿斗來掛一個專政的招牌，他們却在那招牌之下來獨裁。俄國的二百萬共產黨，意大利的四百萬法西斯黨，即是那長期專政的工具。這樣的政治與民主政治大不同之點在於過度利用那班專政阿斗的「權力慾」，在於用種種「騙人的利器」哄得那班平日「看體育新聞，讀偵探小說」的阿斗人人自以為是專政的主人：不但「逢時逢節」去做畫諾投票的事，並且天天以「幹部」自居，天天血脈奮張的擁

護獨裁，壓迫異己，誅夷反動。

換句話說：民治國家的阿斗不用天天干政，然而逢時逢節他們干政的時候，可以畫「諾」，也可以畫 No。獨裁政治之下的阿斗，天天自以為專政，然而他們只能畫「諾」而不能畫 No。所以民主國家的阿斗易學，而獨裁國家的阿斗難為。民主國家有失政時，還有挽救的法子，法子也很簡單，只消把「諾」字改做「No」字就行了。獨裁國家的阿斗無權可以說一個「No」字，所以丁在君先生也只能焚香告天，盼望那個獨裁的首領要全知全德，「要完全以國家的利害為利害，要澈底了解現代化國家的性質，要能夠利用全國的專門人才」。萬一不如此，就糟糕了。

在君先生難道閉了眼睛，不看見獨裁國家的「靠政治吃飯的人」也充分利用的「騙人的利器——宣傳」嗎？他難道不知道在俄意德三國裏這種利器的利用比在英在美在法更厲害的多多嗎？所不同的是：「在西歐選舉權普遍的國家」，宣傳的法螺吹過之後，那些「出黨費，開報館，辦無線電廣播的人」終無法叫那絕大多數的阿斗不畫一個 No。而在獨裁國家裏，就不容易製造出一個 No 字來。同是「騙人的利器」，其效用不同，如此而已。

獨裁政治之難學，不光是「獨裁的首領」難得，也不是專門人才難得，還有那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最不易得。凡獨裁政制之下，往往有許多殘暴不合理的行爲，並非是因爲那獨裁首領要如此做，只是因爲（如丁在君先生說的）「多數人對於政治根本沒有興趣」，你要他們丟了棒球新聞來做你的棒喝團，拋了偵探小說來做你的衝鋒隊，你就不能太擺上等人的臭架子，東也有所不爲，西也有所不爲。你只好充分利用他們的劣根性，給他們糖吃，給他們血喝，才能領他們死心塌地的替你喊萬歲，替你剷除反動，替你擁護獨裁。獨裁政治的成績的大小，和獨裁政制之下民衆與國家受的福利或禍害，往往繫于這二百萬或四百萬的「專政阿斗」的程度與經驗。這是一個

## 雙週閑談

近來有幾位獨裁迷在言論界上鬧得真是烏烟瘴氣。在二十世紀，獨裁與民治的官司，早已打完，獨裁即使有優點也終抵不過他的劣點。人類多少年的歷史都已証明了獨裁的失敗與其所引起的危險。而在這個時候，知識界的巨子，言論界的領袖，還來提倡他，頌揚他，真是怪事。

國家的生死關頭。學者立言，爲國家謀福，爲生民立命，在這種緊要關頭，是可以一言興邦，一言喪邦的。豈可以用「實行獨裁政治所需要的條件或者不至於如此的苛刻」一類的模稜論調輕輕放過嗎？

今日提倡獨裁的危險，豈但是「教條升木」而已，簡直是教三歲孩子放火。錢端升先生說：「我們更要防止殘民以逞的獨裁之發生。」丁在君先生也說：「大家要打倒的是改頭換面的舊式的專制。」我可以斷斷的預言：中國今日若真走上獨裁的政治，所得的決不會是新式的獨裁，而一定是那殘民以逞的舊式專制。

二十三，十二，十八

明生

！人的見解有時真會出邪的。既然有人要念咒誦經以救國難，自然也就會有人盼望新式的獨裁出現了。不可信的事在這個落伍的國家裏，偏偏會有人相信。但我們要知道迷信獨裁比迷信宗教，更能引起不可收拾的政治的汎濫啊。

獨裁的弱點，政治思想家早已說得十分透徹。我現在不須去搬出政治思想家的祖宗，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和阿里斯多德來。也不須去遠溯洛克與盧騷的言論。穆勒約翰 (John Stuart Mill) 在他的「論代議政體」第三章，有一段評論獨裁的話，似乎值得翻譯出來，介紹給獨裁迷。我是奇怪的是穆勒這本有價值的著作，至今中國還沒有譯本；這也許因為他的議論牽涉英國的政治稍為多一點。

下邊是我的譯文。(根據每人叢書本，二〇二至二〇七頁)

「假使可以保证有好的獨裁者，獨裁的君主政體一定是最好的政體，這是向來(大概自英國自由的全時期)的公論。我以為這個論調是對於何為好政府的一個極端的，並且最危險的誤解。這個誤解，如果不除掉，便會致命的妨害我們一切關於政府的討論。

「他的假定是：獨裁的權力操於一個特出的個人手中，便可以保証政府的一切職務都可以仁德的，明白的處理了。只要在國家的狀況和知識的道德的修養，程度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好的法律可以成立，推行；壞的法律可以改良；最好的人們可以被安放在負責的地位；公道也可以執行，加給人民的負擔輕而適當，行政的各部分可以廉潔的，明白的進行。為討論起見，我情願讓步接受這個假定；

但是我一定要聲明這是多麼大的一個讓步，即便要得到近乎以上所說的結果，所需要的條件，也比這個簡單的名詞，(即好的獨裁者)，所含的意義多多了。要實現以上那些結果，實在需要一個全知的君主，不僅僅是一個好的君主。他必須時時對於全國各地各部分的行政的進行，正確的，詳細的知道，他必須在每天二十四小時裏(一個君主與一個最卑賤的勞動者一樣的祇能享用這樣多的時間)對於這個龐大事業的全部分，分出精神來，做有效的注意與監督。或者至少他須從他無數的人民裏，能夠分別並選拔；不但許多誠實可靠，能幹，配在監督與統制之下進行行政各部分的事務的人們，並且還有少數德高才長不必待監督即可信任，和可以監督旁人的人們。做這樣的事業需要這樣大的本領與這樣多的精力，所以我們不能想像我們假定的好的獨裁者會答應負擔這個事業。除非他為逃避一些忍受不了的苦痛，把它作為預備做別的事情的一個過渡辦法。但是即使不把這筆大款加在帳內，我們的討論還可以成立。就算這個困難消除了。我們會有什麼呢？一個有超人的精神活動的人管理若干被助的人民的一切事務。人民的被助性即含在絕對權力(獨裁)的觀念之內。民族全作，乃至構成民族的每個人，對於他們自己的連命，沒有

一點發言權，對於他們全體的利益，不能行使他們的意志。一切事情全被他們自己意志以外的一個意志，替他們給決定了，他們不服從這個意志，在法律上，便成了犯罪。在這樣的統治之下，可以產生出什麼樣的人呢？他們的思想的或其他活動的能力可以達到什麼樣的發展呢？對於純粹理論的事物，也許可以讓他們去思致，祇要他們的思致不會牽連到政治，或與實際的政治沒有絲毫關係。對於實際的事務，最多祇許他們給一點暗示；即在最溫和的獨裁者之下，也祇有已被認為最優秀的分子纔能希望他們的意見，可以使行政的人們知道，然而仍難得他們的注意。如果一個人對於不會具體化的思想，肯費力去思索，對於沒有機會行使的能力，肯費力去歷練，這個人一定是對於練習理智的本身，有非常的興味。一代之中，祇有極少數人是如此。至於一般人必須靠着思想可以實用的希望，才可以促進他的心靈的活動。這並不是說一個民族完全缺乏思想的能力。每個人或每個家庭的不得不做的日常事務，在某種狹窄的觀念的範圍之內，需要多少智慧與實際的能力。也許有一個特殊的學者階級，為實用起見或以研究做消遣，而在培植科學。還有一個官僚階級，以及正在受官吏訓練的人們；他們至少必須學習政府及行政的箴規。也許

還有（實際上曾有過）全國最高智力的有系統的組織，向着一個特別的方向（常在軍事方向）發揮獨裁者的偉大。但是一般民衆，對於一切主要的實際事情，全不知道，并且，也就沒有興味。即使他們知道一點，也只是外行的知識，好像從來沒有摸過機械的人對於機械技術的知識一樣。他們所苦的不僅僅是知識的貧乏。他們的道德也受摧殘。人類活動的範圍，受了人為的限制，他們的情操便也同比例的萎縮。情感的營養品是動作，即連家庭間的感情也靠自願的服務維持着。不讓一個人同他的國家發生一點關係，他就不理智他的國家了。古時常說，在獨裁制度之下，最多祇有一個愛國的人，就是獨裁者自己。這句話實在是正確的認識了絕對的壓迫（雖然受一個好而聰明的獨裁者的壓迫）的影響。有人也許想，至少還有宗教的勢力，可以提高人們的眼光與思想。然而在這樣情形之下的宗教，即使不受獨裁的惡化，也與社會無干，他縮成個人與其上帝間的私人關係，這個關係上的切要問題祇是個人的得救。如此形式的宗教與最自私的，最狹窄的自我主義，完全相合，使信徒一點不能同情於他的同胞，像一個人不能感到別人身上的感覺一樣。

「好的獨裁政治是那樣的一種政府，在這政府之下，

只要依賴獨裁者，便沒有官吏的積極的壓迫；人民全體的利益，都替人民管理了，與全體的利益有關係的思想，也全替人思想了；因為人民放棄，並且同意放棄，他們自己的精力，他們的心理便也變化了。把事情交給政府，正如把事情交給神明一樣，等於自己一點也不管，如果所得的結果不幸，就認他爲自然的災害。因此除去少數爲愚致本身發生知識的興味的勤勉人之外，全體人民把智慧與情操都放在個人生活的物質的趣味上，等到物質的需要滿足時，就放在個人生活的娛樂與裝飾上。我們這樣說，就是說，如果一切歷史的記載是有價值的話，這個民族已到衰落的時期了：就是說這個民族曾經達到了可以往下衰落的程度。假使他向來就沒有進步到東方民族的狀況以上，那末，他便繼續停頓在那個狀況裏。但是，假使他像希臘與羅馬，曾以精力，愛國心，心靈的發展，（這些性質完全是自由所結的菓，）進到比東方民族更高的地步，他在幾代之中，便衰敗成東方的國家了。那樣的國家並不是愚蠢的安靜，並不是有把握可以防止變得更壞；他常被一個比他強大的獨裁者，或鄰近的仍然保存自由的精力和殘酷的氣質的野蠻民族，所蹂躪，所征服，而淪爲奴隸。

『這不僅僅是自然的趨勢，乃是獨裁政府的固有的必

然性；這是沒有辦法的，除非獨裁政治答應取消獨裁政治，除非這個假設的好的獨裁者停止行使他的權力，雖然仍舊保留他的權力，但讓一般政務，像人民真正自己治理自己那樣的進行。這樣的事，雖然是極少可能，但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獨裁者遵守許多憲政上的條規與約束；他也許允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使人民得造成並發表對於國政的輿論。他也許容讓人民自己處置地方的事務，不加政府的干涉。他也許甚至於在他左右設立一個或多個的政治會議，會員則由人民全體或一部分選出。而他自己仍然保留徵收稅權，最高的立法權與行政權。如果他這樣做，他讓出這樣多的權力。便可以消除一大部分獨裁所特有的弊病。政治活動與處理政務的能力從此便可以不受壓迫的從民族中生長起來；所造成的輿論也就不僅是政府的應聲蟲。但是這樣的進步便是新的困難的開始。這個不受君主支配的輿論不是贊成他，便是反對他，二者必居其一。所有的政府必然會使許多人不高興，現在這些人既然有了正式的機關，能夠表示他們的態度，必然常常發表反對政府設施的意見。如果反對政府的意見居多數，這個君主怎麼辦呢？他改變他的路線嗎？他服從他的國民嗎？如果這樣做，他已經不是獨裁者，而是憲政的君主了；他是人民的機關或

首席大臣，所不同者就是他不能退位而已。如果他不一樣做，他不用他的獨裁的權力壓倒反對，就得引起人民與獨夫之間的永久的對敵：這個對敵祇有一個可能的結果。即使消極服從的宗教原則和神聖權利也不能永久阻止這樣情形的自然結果。君主不得不屈服，遵從憲政上君主特權的條件，不然就得讓給另外一個願意遵從的人。這樣的名多於實的獨裁政治，便失去獨裁君主政治所特有的許多利益，但他可以在極粗淺的程度內實現自由政治的許多利益。因為人民無論實際上享受多大的自由，他們不能忘記他們的享受，是在容讓與讓步的條件之下。按現行憲法，這些自由可以隨時收回，所以在法律上，他們是奴隸，雖然是一個謹慎的或寬大的主人的奴隸。

『如果急性的或失望的改良家們，看了人民的愚魯，冷淡，不服約束，怪僻的頑固，處了自私的個人利益利用自由制度賦與的有力的武器所造成的惡化的團體，而歎惜於大家有益的改良之受阻撓，於是有時候希望一個強大的手腕出來推翻這一切的阻撓，強迫頑梗的人民得受更好的統治，這並沒有什麼可怪。但是（雖有一個獨裁者偶然除去一弊，而九十九個獨裁者，祇有加添弊害，這事姑且不論）凡向這個方向求實現他們的希望的好政府的一

個主要成分，即人民自身的改進。自由的一個好處，便是在自由之下，統治者對於人民心的理不能不聞不問；不改良人民，便不能為人民改良他們的政務。假使不管人民如何，而好好的統治人民是可能的，那末，他們的好政府所能延長的期間，也就等於受外國軍隊壓迫的人民不靠自己的努力被解放而獲得的自由所能延長的期間一樣。誠然的，獨裁者可以教育人民；果真這樣做，即是他的獨裁政治的最好的辯護。但是凡以造就人，不以造就機械為目的的教育，早晚必使他們要求自己來支配自己的行動。十八世紀的法國大哲學家們曾受過耶穌會的教育。這樣看來，即連耶穌會的教育，也足以喚起求自己的欲望。凡是可以增長能力的東西，無論增長的如何少，都會增加要求更自由的運用能力的欲望。平民教育要是不能引人發生希望，發生要求，便是失敗。

『我絕不非難在極端危急的場合，以臨時的迭克推多制，採取獨裁的權力。古時的自由民族會根據自己的選擇，授與這樣的權力，做為一種救治政治上非用猛烈手段不能全愈的疾病的必須藥劑。但是接受這個獨裁權力，雖然嚴格的限定期間，也是不能饒恕的，除非像梭倫或畢得古斯那樣，用他借取的整個權力解除那些妨害民族享受自由

的阻力。好的獨裁制完全是一個謬誤的理想，他（除爲一些暫時的理由而採用的一種手段以外）實在是一個最糊塗，最危險的幻想。兩害相較，一個好的獨裁制在一個文化多少進步的國家裏，比一個壞的獨裁制，爲害更大，因爲他更使人民的思想，感情，精力鬆懈與萎頓。奧古斯都的獨裁是把羅馬人預備好了來承受提庇留的獨裁的。假使羅

馬人的氣質的整個格調沒有先在前兩代的溫和專制之下受過摧殘，他們也許還有充分的精神來反抗一個更討厭的獨裁。」

☆ ☆ ☆

穆勒的思想精細，文筆簡潔。我的譯文不敢比擬。但我相信至少他的原意已經忠實的獻給讀者了。

## 歐游隨筆 (七)

蔣廷黻

### (七) 在蘇聯最後的感想

到了十一月初，我在蘇聯的事業可算完了。要見的人大概都見了。蘇聯現今的國際關係，能從私人的談話知道的，也就了解到相當的程度。檔案，是蘇聯中央檔案保管處願意給我看的，我都看了。關於這一點，我不免失望。在未離國以前，我已經有信，具體說明我要研究什麼文件，請北平蘇聯領事館轉莫斯科的，「文化協會」(V.O.S.)。據領事館給我的回信，我以爲我的請求已經得到允許了。我於八月二十六日到莫斯科，九月十號去到寧格拉，十六返莫斯科。這時外交部及文化協會的人都說還有兩三天就預備好了。殊不知連等幾個「兩三天」就到九月底了。我

決定要問出個究竟。我告訴文化協會的先生們說：「各國檔案公開的程度和方法原有各國的特別。如日本，是完全不公開的。萬一蘇聯不願意公開的話，請告訴我。我一定不怪你。這種釘子我已撞過不少了。我因爲聽說共產革命以後，帝俄時代的外交文件完全公開，所以我纔敢有這種請求。」他們回答我說：「請你耐煩一點。這事手續太複雜了。我們天天打電話給中央檔案保管處去催。一有回信，我們就通知你。」

自十月革命以後，蘇聯發表的外交史料的確不少。最近又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係——一八七八至一九一七」一部大史料集問世。這書出完的時候總有三四十冊。我

只看見五冊（北平政治學會圖書館有德文翻譯本）。此中關於遠東的材料確不少。我因為知道有此書，所以我只請求威豐及同治年間中俄關係的史料，內包括（一）木里維岳幅（Muraviev）在黑龍江流域的活動，（二）普提亞丁（Poutiatine）在天津的交涉，（三）伊格那特業幅（Ignatiev）在北京的活動及（四）伊犁問題的文件。這四種材料之中，最不要緊的是第二種，因為威豐八年的中俄天津條約毫無特別。中央檔案保管處所給我的就是第二種；其餘一紙一字都沒有拿出來。在研究第二種的時候，我沒有參攷的書籍在旁。我只好靠我的記憶來評各文件的價值。文件都是普提亞丁與英美法三國代表往來的函件，十之七八已在該三國發表。最有史料價值的（以先似乎發表過）是普氏給英法兩代表書，勸他們承認直隸總督譚廷襄的「全權」而與他開始談判。普氏以為中國政府所賦予譚總督的權力已不少；他又謂西方國家不能一下兒就勉強中國接收西方國際交涉的成規。知道「全權」問題在中國外交史上重要的人，尤其是在英法聯軍之役的重要，就知道普氏這信的重要。

為什麼蘇聯只給我第二種，不給我其餘三種呢？給我第二種是給我留面子。俄國人自以為深知中國人的心理；在其對中國的外交，這種心理知識是時常運用的。不給我

其餘三種是因為俄國有所顧忌。俄國人怕我們根據歷史來圖收復黑龍江北岸及中央亞細亞。他們更怕日本根據滿清昔日的主權所達之地來圖創造更大的「滿洲國」。其實這種顧忌是很幼稚的：就是沒有俄國方面的材料，我們也知道我們的國土往年包括些什麼地方。而且至少我們中國人沒有人作收復黑龍江北岸及中央亞細亞之夢。俄國人未免看重了我的學術研究的政治意義。

到了十月二十左右，這部研究工作完了，我原可以離開莫斯科。不過到了這時我好像在亦都生了根一樣。我的朋友——中國人與俄國人——多了。我的俄文頗有進步；拿着字典可以勉強看書。「消息」報及「真理」報簡直看上瘾了。誰能讀拉底克（Karl Radek）的時論而不想看呢？書店我也視熟了好幾家。俄國要人的文集及共產主義研究院（Communist Academy）所發表的中國共產黨運動的史料等等是無法拒絕的。在中國，我們無法知道共產黨究竟怎樣改造鄉村經濟及社會（關於中國城市的改造，共產黨尚只有理論）；在莫斯科，我們雖也不能攷察出究竟，我們確能看得到共產黨的自述及自辯。因為共產主義問題的重要，我不妨多費點篇幅。把我最近的感想寫出來。

杜羅斯基派批評第三國際所指導的中國共產運動說；



「只有勞工，工廠的勞工，能作共產革命的中堅。中國的共產革命反以農民爲中堅，以鄉村爲根據地。這絕不是階級革命，也是絕不能成功的。中國所有的所謂共產革命不過是農民暴動及少數共產黨投機的利用。」斯塔林派的回答說：「中國的革命運動雖偏重鄉村，然農民確有階級的覺悟，且勞工參預其中的亦不少。革命運動所以暫時不到大都會的緣故是中國的情形有特別。帝國主義的強權在中國的大市鎮及內河均駐有堅強的武力。紅軍在中國的實力不充足。目前若與列強的武力衝突，其結果不過空作犧牲而已。」這個辯論是富有意義的。換言之，中國若要實行共產主義，照斯塔林派的想法，其最大的障礙不在中國的人民，政府，或軍隊，而在英美法日，尤其是日本。這四國的勢力，至少日本的勢力，沒有打倒以先，談不到共產革命。這樣，今日的中國豈不是成了世界共產與反共產戰爭的犧牲品？我望國人把我們的問題從這一方面最加以研究。

斯塔林指導下的第三國際確又進一步的說：「中國的政府是地主與資本家的政府。這些人，爲保存他們的階級權力，不惜與帝國主義者妥協，甚至借帝國主義者的力量來打倒人民的革命。他們——地主和資本家——情願把國家送

給日本人，不願把政權交給共產黨。所以中國要得解放，非先革命不可，非先打倒內敵不可。內敵就是地主及資本家及代表他們的意態的政府。」蘇聯的歷史家甚至拿這種觀念來解釋中國歷代對外的一切失敗。他們說，李自成和張獻忠是十七世紀的革命領袖；吳三桂代表地主及資本家引用外援來打倒革命！這個歷史觀的是非原無關宏旨。算牠完全錯了，並不能證明第三國際對當代中國的觀察也就錯了。我把這個歷史觀說出來，不過要說明莫斯科的中國觀念系統化了到何等田地。

這個觀念系統包括好幾個複雜成份在內。第一，牠認中國的民衆富於打倒帝國主義的力量，應該利用的。這一點我完全承認。我們如能喚起民衆，我們的國力必能提高好幾倍。我在定縣看見的青年農民就給了我這種印象；這是我擁護平教會的基本緣因。我寫「經過滿洲國」那段遊記的時候，曾指出國民有消極與積極的分別。不過我以為我們對於民衆的力量，只可以信，不可以迷信。「三軍不可奪志」；誠然，但徒有堅強的意志而沒有堅強的軍器及軍事訓練仍不濟於事。列寧可算一個篤信民衆的革命領袖了。在一九一七的冬天及一九一八的春天，德國向蘇聯革命政府提出各種不堪的要求的時候，列寧的同志主張抵抗

的很不少。他們要拿民衆的革命戰爭來對付德國的陸軍。列寧的頭腦就比較求實一點；他知道民氣不足以抵抗德國的炮火。所以他堅持必與德和。

第二·莫斯科的觀念系統認民衆的力量是潛伏的，必須經過革命始能發洩。這一點我也承認。革命是提高民衆力量的最有效的法子。在十八世紀的末年，革命的法國幾乎把全歐都征服了。列寧以停戰爲他的主要口號之一。但是到了一九一九年白俄與列強聯合起來的時候，蘇聯的人民反不顧一切的犧牲終把敵人打败了。莫斯科有紅軍博物院。臨行之前，我到那裏去參觀。紅軍從革命得到的新力量擺在觀衆目前，無法否認的。十一月七日，蘇聯舉行革命十七週年紀念的時候，我得有機會——蘇聯外部把我當作中國使館的客人，送給我請柬——到紅廣場(Red Square)去參預閱兵典禮。這個經驗給了我一個深刻的印象。蘇聯不但有最新式的軍器，且有具有宗教熱忱的兵士。我以為在將來的大戰之中，紅軍的成績一定不在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軍隊之下。所以我承認革命有發洩民衆力量的功用。不過中國要什麼樣的革命頗有問題。如果說，惟獨俄國式的共產革命能夠發洩民衆的力量，那完全與事實不符。中古穆罕默得門徒的新月軍，十七世紀克林威爾的鐵軍，

十八世紀末年的法國軍，都因受過革命的洗禮而立千古不滅的奇功，但都不是共產革命的產物。

賀龍毛澤東所領導的紅軍算是能以寡敵衆的。第三國際自然把賀毛的軍隊當作共產革命的產物看。我們不必爭辯江西赤區的革命是否共產主義的。無論如何，赤區的經濟制度與俄國的經濟制度不同。在赤區內，土地革命的結果產生了無數的小地主，實行了耕者有其地。俄國所行的是集耕制度，不是分耕制度。斯塔林以爲惟獨集耕制度能運用機器，因此集耕制度在經濟上必勝分耕制度。俄國近三四年最大的衝突是地主之抵抗集耕。共黨在江西不但沒有實行集耕，並且把所有提倡集耕者看作過激份子，搗亂份子，反革命。幹部固能自圓其說：分耕是革命的初步；等到共產勢力穩固了，然後再進而舉行集耕。不過江南的稻田是否宜於集耕，宜於利用機械；是個實際問題，不是個主義問題。此外關於商業，蘇聯絕對實行國營；赤區則維持貿易自由。我在莫斯科仔細把中國各赤區的情形研究一下，覺得中國共產革命，除標語及黨的組織外，像俄國革命的很少，像十八世紀末年法國革命的反多。如我這個結論對，我以為我們對付的方法不能再加斟酌。赤區人民所得的實惠僅分了大地主的產業。爲了這點實惠，赤區

的人民就願與共黨同生死。在政府方面，爲維持地主的權利，值得費全國的財力和武力來恢復原狀嗎？縱使我們承認產業的神聖，我以爲我們如把剿共的軍費的三分之一拿來收買地主的土地，江西早已肅清了。共黨如組織政府，或以武力反抗中央，中央勢必以武力消滅之。中央若成中央的話，凡以武力反抗者，中央必以武力對付；關於這一點，我們必須擁護中央。但在剿共的時候，我們必須記得：我們所剿的是共黨的偽政府及其武力，不應該具分耕制度。

江西事完了，前面尚有更嚴重的，更複雜的四川問題。我個人對於四川問題是不樂觀的。

倘若中國沒有共黨，農村問題還是存在的。我知道農村問題不是單靠打倒大地主所能解決的，不過我以爲「耕者有其地」這句話的實現，無論如何，是解決農村問題方案之一部份。中央如能毅然決然向這方走，不但共黨不足除，農村經濟可得相當的復興，而且在對付未來的大戰，政府的後盾將雄厚多了。

第三，莫斯科的觀念系統認中國的資產階級無抗外的心志，是甘心的賣國賊，這奇怪極了。在共產黨與國家主義派對敵的時候，共產黨總說國是資產階級的產物和工具

，無產階級是無國的，不要國的。現在反說只有中國的共產黨要國，資產階級倒不要國。這種宣傳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值不得辯。我看中國的資產階級的國家觀念比無產階級的，普遍說來，還是較深；中國的無產階級，在現今這種飢寒交迫之下，還有少許國家觀念，已經了不得了。同時據我在俄國的觀察，俄國人的愛國遠在我國的資產階級之上。天下有許多事情是變名不實質的。

俄國在革命以前已是世界強權之一。革命以後，經過十七年的奮鬥和建設，又成了世界強權之一。我以爲蘇聯，論其國力及國際地位，毫無問題是當代的強權之一。凡想蘇聯簡直不能與日本敵，或蘇聯內部不久就會發生大變亂的人，我以爲都是作夢。中國呢，在革命以前，是個弱小國家；革命以後，到了民國二十三年的年底，還是個弱小的國家。爲什麼中俄的強弱有如此差別呢？不錯，論地之大，物之博，中國不及俄國。然而天然環境遠不及我們的也能在世界上作個強權。最可注意的，俄國一般人民的落伍有如我國。恐怕俄國農民的愚蠢和懶惰反在我國農民之上。俄國平民的程底簡直不能與歐西比。這是俄國工業化最大的困難。那末，帝俄和蘇俄何以均可當強權呢？此中主要的原故不是別的，是帝俄和蘇俄有個小小的統治

階級，其知識和辦事能力都比得上歐西的統治階級。蘇俄接收的遺產，最寶貴的：是科學家，工程師，文人，美術家，軍官及他們所創造的知識標準，建設標準，意態標準。我們看滿清遺留給民國什麼人才的產業。在民國元年，國內有幾個工程師，科學家，文人，美術家，軍官，其成績到達了歐西的水平線？我們國家的落伍是統治階級的

落伍。俄國的人民雖落伍，但統治階級不落伍，所以俄國有辦法。我們的人民落伍，統治階級也落伍（最使我感覺我們統治階級落伍的是中央及各省政府派出來的各種考察團，尤其是軍事考察團。），所以我們追不上時潮，應付不了時局。我們的任務還是大膽的，不顧後的，猛進的西歐化。

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書於柏林

## 憑藉（續）

壽生

臘月十五的下半天，桿子從場上稱了預備拜年送保爺的豬腿回來，坐在門口吃烟，看見由那邊村頭來了三個人。一個手裏提個烟匣子，背上背個傘籠子，但放的不是傘，是一枝銅包頭亮晃晃的烟槍。一個背一個花背籃，空的，拿一柯尺把長的草烟竿。這二人，都是一二十歲的年輕人。還有個三十來歲的陰拖拖的跟在後面。一直向他走來。桿子常在城裏跑，是很見過一些世面的，一看就知道是衙門裏的帽頂，慌站起來打招呼。「有個叫馬來貴的請問是那家？」呵，唉，……那，就，是我，請進屋坐，帽頂。」桿子知財神爺來了，慌天臉招待。他在先是諒定天壽不敢惹他的，他有那麼硬的靠山，一定會找人來說和，萬

想不到天壽去告案，不免有點兒悔意。鄉下人有句說他們怕差人的話：「閻王易見，小鬼難纏；不怕老爺的硬板子，只怕差公的軟彎珊。」又想，五輩人沒有差人上過門了，現在年三十夜的弄些差人來，真是，唉。但一想到保爺，心安了些。差人們進門，把東西放下，一個個伸了伸懶腰，毫不客氣的喊「快拿洗腳水來。」桿子奉命唯謹。急吩咐家裏人弄飯，泡茶。那位打空手的洗了腳，吃了一竿烟，無憑無故的發脾氣道：「姓馬的，跟老子知趣點，老子不是自己滾到你家來的，正月忌頭臘月忌尾，不是縣長的生命，誰愛出門。到你這裏這一陣，烟舖不舖，糖不找點來，水果不預備點，你沒見過也該聽過，這是老子們

有癡的人空得一個時候的嗎。雞也不見捉個把來殺。等老子們白坐着，難道一定要老子開口。是行家，要祭閉口佛，不祭開口佛，哼！」他說了，就直條條的躺在火舖上，連一連二的打呵欠。那背烟槍的個說：「老馬，快去找油來，灌燈，大哥發癡了。烟完了，快找幾兩陳烟來熬好。」那一個又死眉翻白眼的說：「有米口袋，裝一袋米出來，我還要背進城呢，家裏等用。有醃肉，要一塊。」桿子自從得保爺後，從沒有受人大聲吼過一句，只有自己說人的，就是那天在千人尊萬人敬的「大公」前，也不會低聲下氣，今天可不能不忍氣吞聲了。他們要一樣，桿子給他找來兩樣。喜容悅色的陪他們燒了烟吃了飯，又出去找新鮮水果來給大哥解烟喉。大哥一翻眼，看見壁頭上一枝豬腿，就命令：「老馬，把他拿去紅炖，明早上下飯。」桿子聽說，嚇慌了，說：「對不起，大哥，這是送保爺的，明早上我去河裏找幾尾魚來給大哥吃，祇顧。」所謂保爺者，一定是有些來頭的人了，這惹起了大哥的酸意，把剛才桿子的孝順遮沒了，罵：「餓，你要拈出大帽子來抗我？老子就不信這些教。」順手拿着一個茶碗、往香火上去打去。桿子慌陪小心，急叫炖豬腿。還虧得那位「小帽頂」幫着勸，大哥的氣才消。慢慢言歸於好，擺龍門陣。「你保爺是那

個？」「朱二老爺。」「哦，二老爺。不要緊，都是一把子的人些，他同我們班長王福，一年要交往好多生意呢。乾大小爺，以後的事好商量。」桿子經他這麼一喊，心頭不禁發癢。雖然受了這樣多氣，踏踏了好些東西，有點心痛，但是那能不快活呢？他有保爺後，這是第一次被人叫少爺呢。他又不能不感喟鄉下人真笨，稱呼一點不講究，老是桿子桿子的；而悅服街上人之「懂禮」了。這時桿子心頭之癢，梭梭就恰如漢高帝感嘆「今而後乃知皇帝之貴」時的癢梭梭。兩人益談益上勁，一直到磕睡上了眼，桿子才進自己的小屋裏去，老婆正在切肉。他還在細細回味「大少爺」。正要想上床去睡，忽然聽得堂屋裏「吃噉噉」的一聲，他慌出去看，原來是小帽頂拿一柯竹竿，把梁上吊的一陀包谷戳下來了。桿子慌喊：「老哥子，那是我們選擇留下的種子，你愛吃包谷，我們格外有。」「誰不知你格外有，因為大哥愛吃包谷花，看見這幾個包谷太好，叫拿來炒包谷泡，管你腫爛爛。」桿子不敢出聲。反說：「大哥，我這回真要睡了，對不起不能陪你。」這樣那樣整整鬧了一夜。桿子想，再鬧一天，不得了，地馬龍神都要跑。第二天下午，大哥一起來，桿子就捧出三十吊錢，一碗鴉片烟來，說了好些大小爺不會說過的話。又說「大

哥先走，我隨後就來，只要到保爺處一叫就有我的。」才把財神爺送出門。

鄉下人是最怕事的，但在他心一橫的時候，他就不怕了。也是最愛錢的，只是爲一點小錢心裏一痛苦，在一股子勁想應付對手的時候，他就不難去多花冤錢了。「他們」就因爲這一點愛「他們」爭氣的脾胃養胖了街上許多很光彩的差頭紳士。

桿子想到衙門，想到縣長發氣驚堂拍桌子的响聲，着實有些害怕，但隨着「保爺」浪花在腦海裏一翻，他又泰然了。「把契紙拿去交與保爺，由他老人家辦，無事不了」。

鄉下人有甚爭田，搶水的事，在還未開進城時是爭田搶水；到神差鬼使一開進衙門了，第一步望的是怎樣把這事情卸脫，然後才期圖能打一個「贏官司」。「這時他們要的是贏官司，也只能贏「官司」。這時爭的也不是氣，一會到老爺，先生氣早平了，爭的是「臉面」。傾家破產把這臉面從城裏背回去，再一天餓起肚子，含着眼淚在山上沒命的工作。自然這「臉面」的質料，他們是不清楚的「他們」當時所見的，只是賣主很高明的廣告藝術。

桿子到保爺府上，豬肉，洋烟，雞蛋陳一桌子。「保

爺」知道他來了，叫人喊他到內屋裏烟舖前去。二老爺是這樣一個人，身高三尺五，滿臉絡腮鬚，一個馬臉臉，和人說話時都是把嘴一湍，收小一隻眼睛，放大一隻眼睛，看着你，那意思是說「我的心子都給你看了，我們是莫逆的人嘍，什麼事不可商量呢。」他一看見桿子的情景，就知道有事，心裏暗暗快樂。問：「你年三十夜的，進城有那樣事？只要你們一進城，我就深怕你們有不順意的事，乾爺保憲的，這顆心是離不開的。」來看看保爺」。抽煙，抽煙，夾七夾八的亂說，混了兩三個鐘頭，快要吃晚飯了，桿子才冷淡淡淡的說：「保爺我來找你老人家商量點事情。」唉、要算你們，望着有要緊事來找人說話，別人問他，他還不說，等別人要想做別樣事了，他才說。你們這些脾胃，要不得。頭場你八乾哥的媽病了，進城找醫生，他一來我就問他有什麼事，他不說，——還送我一碗上好的火石地出的白花烟。半天，他說母親病了，紮實得很，請我馬上替他找醫生。這個，這個，這這這，你們都是這樣。」桿子等二老爺指教完了，才小心的清楚的一個「略人」不帶的把天壽要取用的事，原委奉告。二老爺小着一隻眼睛，很焦慮的看了桿子一陣，脚在地上一踏，才說：「這是什麼時候，你還這樣！待兩天，封印了，不要多費時

日嗎。——咳，這個，又是我的麻煩事了。再麻煩，你的事，我能不能管嗎。這個，這個這個，你這案子，險得很：一，你卡紙不取。二，污人名譽。三，詐財。四，爲富不仁。五，連累得都不好！依勢陵人。這五樣，要認真起來，合起算，罪該多大！這個案子兇險，嚇人！」以上的話是一腔一板的，慢慢說的，還加上一些千變萬化的臉色。突然，把聲音提高，很氣憤，嚴正的說：「但是，來貴，我能讓你吃虧嗎！我朱唐潔，護一個自己的人都護不下台，還成！貴，你一式放心有我，有保爺。這點小事，算什麼，你就把天踢翻了，我有本事拉轉來，只要你一事由我。周天壽，可惡，他傷犯你，就是同我鬥法，要給他點利害嘗。這一次是小事，以後你還要在鄉下做人嘞！這事情要費點事，——不惡緊！縣長同我是呼哥呀弟的朋友。哈哈，太太和你保娘才好，有一次當着多少人喊你保娘作姐姐。還要那樣緊花幾個錢，錢是身外之物，在人面前的臉面要得緊嘞，依保爺的，只要在衙門裏花點錢，包你好看。貴，我們人生處世，有句古言說得好：『一事擋不開，萬事湊攏來。』薛仁貴你是曉得的，他一箭就定了天山。貴，你一身的關節在這一次囉！這一仗打勝，哈，哈，哈，哈就好了！這個這個，貴，我兩保爺不能丟這個場面，是

不是？幹；有我。」用手在烟盤子上一拍，烟具跳動得「花湯」的一聲。桿子的心就跟着「保爺」的臉色，聲調起伏飛騰，興奮得腦大身粗，保爺的話完說時，他眼前的一切都變成高貴，勝利的了。用了很大的力，才說出一句：「我一色靠保爺，保爺廊（怎樣也）做廊「好。」「貴，你五乾哥在下首點開棧房，你是知道的，吃了飯你就走他家去，挨近點便當些。」「我把紙交給保爺。」「嘿。」

二老爺叫人打聽知道周天壽落在班頭「黃玉黃頭」家。到半夜才叫人把黃玉請來，黃玉一進屋就問：二老爺，又有那樣事找在我頭上來了。」「不用來那些調門，快來燒烟。」「快到年了，手邊緊得很，還望二老爺想個法。」「老哥，不用裝窮訴苦，我不曾向你借錢的，——你吃，你吃，——問你，周天壽是你什麼人？」「什麼人也不是，有一點比北京還遠的親。」「這好。馬來貴是我乾兒子，我自然不能不管。這事情我們看怎在衙門裏把牠按下，總不能讓這點子事叫我兩個比手脚，是不是？」這話說完，有隻眼睛小得利害。「噯呀，二老爺，你總不肯饒過我一次，我過三十夜的東道都望在他身上出血吓。不過，你老人家吩咐什麼，我怎好不聽呢。最好，二老爺先借三四十吊錢給我用過這幾天，好嗎？」「可以，可以。你急什麼，

我又不是要搶你的財神。把衙門裏的路子打好後，你那邊的人我不過問，由你擠去。我這邊的你也不用管，由我處置。到已經可以的時候，我們私下給他們了結就是了，總要設法叫他們都滿意。這些一切都有我辦，你只把你的籠緊點就是了。」「好的，好的，全憑二老爺照顧。」黃玉在這邊得了三十吊回家。

二十的早上，二老爺叫桿子來家吃早飯，對他說：「這兩天我腳板皮都跑脫一層了，這事情太辣手。前晚上縣長親自讓我到簽押房裏去把狀紙給我看，嚶呀，那上邊十條十款的說得了不得的很。縣長說這事情他都很爲難，你想那邊的理由太充分很了，過堂時怎麼說呢？縣長滿口說對不過我的話，叫我不用管。你想，縣長這樣的內心話都對我說了，我還好怎麼說呢，只得請他看情維持維持，後來我出來時，縣長的三小子才對我說，那邊是縣長面前的紅人黃玉作靠竿，已經在裏進了水了。你看這事情。」二老爺說到這裏兩手一抱，頭一偏，做出一種很煩腦的樣子。桿子簡直嚇呆了。「不過我能這樣放手嗎？哼，黃玉，這回我不把他打下馬，不算角色。貴，你怕什麼？有保爺在！」在此突然停住，嘴一湍，很親密的走到桿子身邊去，左手掌斫在口邊，右手把桿子的頭搬低下來，耳語道：

「你保娘才神通廣大，她只是不肯輕易出馬，但你的事她也不能不管了。後天叫你保娘去請太太來吃飯，一說，無事不了。貴，一式放心，有保爺。」用手在桿子身上一拍。桿子那會沐過這樣的光寵？身子都酥了。「嚇嚇，是是，保爺。」「貴，我殺了三個過年豬，還不夠用，不曉你們近圍轉有肥豬沒有？一則，請客，自己殺個豬，樣也便當些是不是？哈哈。」「保爺，我還有個肥豬沒賣，就去抬來吧。」「這也好，抬來用了再說。有子雞母最好找幾隻來，後天好調湯。後天你來這裏帮忙，也好看太太，這典子是不易碰的，貴，我要讓你見見世面，哈哈。這個。這這這，你那天拿來那碗烟是白膏泥地出的，香味沖頭都好，哈哈，快吃完了，人客多，人客多，哈哈，可惜可惜，那個香味真好，哈哈，哈哈。」「保爺，我那里還有兩碗，你老人家愛，一共帮你老人家拿來吃。」「哈哈，那個烟的香味沖頭好，哈哈，哈哈。這個這個，這個，這貴，這個官司，要好看點，你我兩保爺的臉面，是不是？縣長太太，我們送五十塊，是不是？哦，這算什麼。黃玉，你周天壽錢多，你越不過我這個身分去，是不是？縣長「太太面前還是」情面要得緊嘞！貴，差不多的人，有錢也放不在好看處！是不是？哈哈，哈哈，貴，保爺那樣不



想你們站在人面上呢！」

二十二，桿子一早起來，就到二老爺家去洗掉子抹布，做些二老爺家的用人不愛做的粗活。一直到下午七點鐘客才來齊，安席吃飯。在傳菜時，桿子想任端菜的差使，好瞻仰瞻仰縣長太太，他的意思還沒有表白得完時，早被用人些笑够了。「你以為像你們鄉下，只要有個人腦殼逗在頸子上，就四處去得囉？這是什麼地方，這講的是些什麼客，要你去端菜？常在這裏跑，眼睛也該學亮少點，還在鄉巴菇努的，拿起一個心子亂想，拿起一張嘴巴亂說。」看着一碗碗希奇古怪的菜端出去。這些新經歷使得他滿心歡喜。紅的辣椒，黑的木耳，綠的分葱，白的蒜片，雜炒在各樣的菜裏面，多美麗！萬想不到一個豬身上的肉，在街上廚子手裏會做出這樣多花樣來。他全未想到她們是在吃他。起先是斯斯文文的，吃到後來，太太們也大說大笑起來了。零零散散的話句，常常傳到後面桿子們的耳裏來。桿子硬拉一個用人來，兩個伏在板壁上聽。「茲個囉不要緊喇馬，二太太。」「聽聽，這個撇省腔的就是太太。」「呵呵。」「攔得住。——只要低低的個！」「太太。」「呵呵。」「明天二太一定到我們衙門頭去玩囉，大姑婆和三姑媽快回省上去嘍。——我叅你說，馮大嫂，我們省上的狗

爺(魚)很多。今天這個酸辣爺(魚)還好。馮大嫂你記着，要是下也，(雨)我就不來了。——是呢嘍，二太。」「來貴哥，這個省腔你聽見過沒有？」「走那裏去聽？常時聽人說省腔，沒聽見過，這才是好聽呢！」

逗，哄，嚇，詐，桿子一直被弄到二月十五「保爺」才拿起一張硃筆寫的紙條條給桿子看。說：「貴，贏哩！官司打好哪！你看，這就是縣長親手寫的硃諭。堂都不過，脆都不離就打贏官司，這把保爺費得有力，貴，我們兩保崽來算一算賬嘍，哈哈，哈哈。這個這個這個，要得家門把得住，除非打場贏官司。哈哈。三十吊，五十塊，一百吊，……」

桿子背着臉面回家，到得村頭遇着幾個鄰人就高談了一陣。回到家裏，情境與前大是兩樣。一天，兩天，三天，慢慢回味，慢慢嘆氣，慢慢也就話少了。一直到現在，逢年遇節，還沒有力量稱稱進城送保爺。有人問到「桿子昨天進城去來嗎？」只聽得幾個「啞人，啞人啞人，……」

二老爺那年多加了一筆地方，每年倉裏多進三十挑谷。

附註

(一)「三小子」：縣長挨身的聽差，我們那里叫作

「三小子」。凡無廉恥的紳士，就叫他「特號三小子」。

。言其雖不是三小子，其卑賤與三小子等耳。

# 編輯後記

適之

△這一期有三篇討論「民主與獨裁」的文字：一篇是

丁在君先生在大公報上駁我的原文，一篇是我答他的一篇

短文。還有「明生」先生的雙週閑談也是論這個問題的。

這一期也可以說是一個「民主與獨裁」的專號了

△蔣廷黻先生曾發表過一些贊成專制的言論。但他在

他的遊蘇聯最後感想中，却很明白的指出中國的統治階級

太落伍了。這是中國最吃虧的一點。這個觀察，我們認為

很對的。但我們要問：統治階級這樣落伍的國家，是不是

配行新式獨裁的政治？我們疑心蔣廷黻先生的專制論似乎有點轉變了罷？

△「中國與國際」的作者張忠統先生是北京大學政治

系的主任教授。在這個大家漠視世界國際形勢的時候，他的

警告是值得政府的深切注意的。

△這一期出版的時候，已是民國廿三年除夕前一天了

。我們在這裏恭恭敬敬的給國內外的讀者賀新年，很誠懇

的祝禱我們的國家在這一年裏無災無難的天天有進步！

## 第五卷

# 行健

## 月刊

## 第六期

收回外人在華租界問題.....	劉相華	日英同盟論之抬頭.....	張偉三
現階段中國財政與金融.....	劉海峰	未來戰爭與日本農村問題.....	王世安
我國中等教育之危機.....	滄波	蘇俄與土耳其之經濟關係.....	丁振宇
遠東大戰與中國.....	何雪人	世界軍備工業之現狀.....	劉振宇
從經濟上觀察一九三六年危機之避免性.....	陳芳林	海軍會議之前途.....	沈適從
現階段遠東局面的檢討.....	陳芳林	德國之匯兌清算協定.....	閑和
以遠東為中心之列強關係的分析.....	陳芳林	朝鮮問題之史的演進.....	李承驥
太平洋風雲中之菲律賓.....	丁鍾濤	音樂與民族復興.....	周柄
最近之日本對外貿易.....	丁鍾濤	功與罪.....	尚十八

# 獨立評論合訂本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獨立評論 第一三三號 編輯後記

二五

## 每冊價目：

-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定價：零售每冊一角五分 預定全年一元七角 郵費外加  
主編者：北平東北行健學會

# 北平晨報

第一一卷

農委會  
農村復興委員會

第六期

第一卷  
社會經濟  
月刊  
第十期

正論

第八期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及「教育界」等欄，分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體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體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彈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彈述。

設立糧食運銷局案

地下水之研究（本會專門委員）

浙江地下水調查報告及開鑿井泉計畫書（本會專門委員河南新鄉輝縣修武博愛等縣地下水調查第二次簡報）

本會調查專員

晚近日本茶業之趨勢

內政部廿三年度實施全國倉儲總檢查辦法大綱各省市

精設統計表  
課稅和土地利用的關係  
編輯者：南京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秘書處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米業之回顧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麥業之回顧

中國茶業的病原

農產價格之變遷與中國農村經濟

農產品之國際貿易

中國農產品輸出貿易指數（二十三年九月）

上海農產品銷售物價指數（二十三年九月）

現代之農業方法

五中全會與國人期望

言論自由之範圍

窮極奢靡之交通宮闈

從修正中小學制度提案論今後教育家應有的態度（續完）

刑法修正案之評論（續）

新運會幹的甚麼？

編輯後言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外）每月二元三角  
 內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  
 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洋（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  
 歐（美洲）每月四元一角

朱庭祐  
舒文祐  
馬振圖  
王振鈺  
徐方鈺

定價：  
 每冊三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二角  
 二十一年全  
 元三冊二十一年全  
 （內在費郵內國）

定價

唐文愷  
徐佩初  
李述農  
吳覺農  
姚慶三  
李述農  
編者  
李述農  
譯者

定價：每期三角全年十二期  
 本埠三元國內及日本  
 三元四角國外六元郵  
 費在內  
 所：上海南陽路四四號本

定價

每期四分  
 預定全年  
 五十期  
 一元六角

社址：南京紫金坊五號